

第37年

40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刀不留人」巨型小說乃狄心先生所著。「刀魔」尉遲軒的赤煉刀法名震天下，代表正義之刀的練承風大俠之「飄幻神刀」亦一樣名聞遐邇，然則練大俠為何容忍尉遲軒橫行無忌呢？反之，尉遲軒却找練承風了斷二十年前恩怨，那時的練大俠年僅十五歲……狄心先生撰著的故事引人入勝，情節峯廻路轉。欲解「念君二十載，今日乘風來。七月初七日，了斷恩仇時。」之疑惑，請閱本故事，當給讀友滿意的答覆，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之外，請莫錯過。

*　　*　　*

本期選刊麥浪先生所著的「血旗」，宦官劉瑾弄權，以梁天傑為首的一班俠義之士寧灑熱血正朝綱，他們以血旗……故事內容令人閱之熱血沸騰，請欣賞。另有「刀劍雙雄」一期完短篇，人之惡——貪乎？希望能警醒世人誡貪誡惡。

*　　*　　*

下期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龍騰鳳飛」，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0期
（總號19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刀不留人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狄可

文‧圖 心‧飛

兩本刀譜 蘊藏禍根

六月下旬。

「刀魔」尉遲軒到了保定城，這消息迅即傳遍全城武林。

「刀魔」尉遲軒多年來到處挑戰武林高手，以印証自己武功，以致樹敵無數，多年來，無數武林高手死在其「赤煉刀」下，因而成爲武林公敵。

傳說，當今武林中，能與尉遲軒匹敵的高手，就祇有「飄幻神刀」之稱的練承風。

練承風就住在保定城外，所以，一般猜測，尉遲軒在此間出現，目的是挑戰「飄幻神刀」練承風。

武林中人都感到奇怪，練承風與尉遲軒十年前俱已成名，且二人皆是絕頂高手，尉遲軒十年來打遍天下，何以今天才挑戰練承風？而練承風多年來行俠仗義、嫉惡如仇，又何以一直容忍尉遲軒濫殺無辜，而不殺尉遲軒替武林除害？

莫非雙方都沒有信心能勝對方？

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以兩人的性格來說，又豈會沒有信心去取勝對方？

可是，這兩人一直以來都好似沒有找對方一拚的念頭，甚至有人曾目睹過兩人有碰過面，但雙方都好似視而不見，因此，這事在武林中一直成了一個謎。

尉遲軒今天忽然在此間出現，這又意味着甚麼？

這個一直困擾着武林中人的謎，多年來都令人猜不透，在尉遲軒出現在保定城的第二天之後，又出現了另一個更深奧的謎，因爲尉遲軒在城中最繁忙的街道上張貼了一張觸目的告示。

這告示開首以橫行寫着「致練承風」四個字，然後直行寫着「念君二十載，今日乘風來，七月初七日，了斷恩怨時。尉遲軒。」

這告示一出，又在城中惹起議論紛紛，告示內容明顯是尉遲軒約戰練承風解決二十年前的恩怨。

練承風現年卅五歲，尉遲軒則四十六歲。

二十年前，雙方一個祇有十五歲，一個廿六歲，以練承風當年祇有十五歲的少年，可說羽翼未豐，又何以會跟廿六歲的尉遲軒有恩怨？到底是甚麼恩怨？莫非是上一代的恩怨？若然，又爲何在二十年後才解決？

沒有人能猜透其中玄機，但每個人都知道，七月初七，這二人將會來一場生死存亡的龍爭虎鬥，每個人都渴望能親睹這兩大絕頂高手的拚鬥，這實在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大事。

但是，尉遲軒的告示中，有約戰日子，而沒有時間及地點，因此每個人都感到異常失望。

很明顯，尉遲軒要公告自己與練承風決鬥之事，但又不想有第三者在旁目睹。

* * *

保定城外近郊的一條寧靜的道上，房屋並不多，但每所房子都氣派萬千，這裡的確是理想的居住環境。

練承風就住在其中一所房子裡，但他的屋並不太大，因爲屋內祇住了十一人，包括練承風夫婦，他們的十歲大兒子練無爭，練承風的四名弟子及四名下人。

練承風醉心武學，連同自己兒子，一共有五名弟子，其中兒子練無爭年紀最幼小，雖祇有十歲，卻是師門中的大師兄，因爲打從練無爭三歲開始，練承風便授其武藝，要把他訓練成一個頂天立地，鋤强扶弱的好漢子，但教導他莫爭名利，所以替兒子改名無爭。

練承風其後所收的四名弟子，都比無爭年長，其中二弟子布天成年紀最大，已廿三歲。

練無爭年紀最小，但性格甚倔强，且有乃父見義勇爲之心，爲人更有笑傲江湖之氣概。

練無爭以大師兄自居，因爲他比其餘四人都早入門。

練家門前的院落，就是練承風五名弟子日常練武之地。

這天練無爭正與四名師弟在練武，有的在練拳脚，有的在練刀劍。

練無爭掄着一柄單刀，正在練習乃父傳授的刀法，莫看他年紀小小，手中單刀重量也不輕，但舞弄起來，却是虎虎生風，剛勁有力，四個比他年長的，且入門祇比無爭遲一兩年的師弟簡直自慚不如。

五位師兄弟正練得認眞而投入之際，前院大門忽然發出「噗」的一聲不尋常的聲響。

練無爭警覺性甚高，聽了此聲響，停止了動作，其餘四人也跟他停了下來。

師兄弟五人互望一眼，練無爭率先提着單刀向大門奔去，其餘四人也跟着。

五人來到門前，二弟子布天成把大門打開，門外却是靜悄悄的，人影全無。

練無爭眼尖，抬頭一望，祇見朱漆木門上以一柄飛刀釘着一封信，他向門上一指，道：「你們看！」

各人望向門上，見了那封信，祇見信封上寫着「練承風」三個字。

各人都知這信是給師父的了，布天成便把飛刀拔起，把信拿在手中。

練無爭看着布天成手中的飛

刀，仍是小孩子心性的他，似乎對那柄飛刀甚感興趣，便從布天成手上拿過飛刀，祇見這飛刀打造得異常精緻，刀身閃閃生光，寒氣逼人，且鋒利無比，而刀身每邊各刻上一個「軒」字。

原來此飛刀是尉遲軒的得意武器之一，尉遲軒除了刀法精湛之外，飛刀技術更是百步穿楊，江湖傳聞，尉遲軒從來不會以飛刀作暗箭傷人，這飛刀是專對付暗器之用的。

練無爭見了此飛刀精美，頓時愛不釋手，對布天成道：「這飛刀我要了，莫對爹說。」說着，把飛刀藏在靴側。

布天成見了這個小大師兄鍾愛，微笑點了點頭，然後道：「你們繼續練武，我把信交給師父。」

練無爭雖以大師兄自居，但也要聽年長的二師弟的話。

四人應了一聲之後，布天成便把信拿進屋內。

* * *

練承風當然一早已知道了尉遲軒已到了保定城，亦知道尉遲軒在城中張貼了約戰的告示。

布天成同樣也知道此消息，所以他在門外收到這封以不尋常的手法投遞的一封信，一點也不感到不尋常，他幾乎可以肯定，此信必定是尉遲軒向師父言明決鬥地點及時間的了。

練承風從布天成手中接過信件後，拆開一看，祇見箋上寫着「七月初七，辰時，忘憂谷，幸勿失約。」

函中沒有上下欵，大抵尉遲軒以飛刀代替簽署。

布天成知道了信中內容，有點沉重地道：「師父，你眞的去應約？」

練承風一臉威嚴，淡淡地點了點頭。

他妻子孟秀清憂心忡忡的道：「你到底跟那個尉遲軒的有甚麼恩怨？」

練承風眼中放出光芒，微有怒意，道：「若不是我和尉遲軒有二十年之約，我早就跟他一拚了。」

孟秀清與布天成以詢問的眼光望着練承風。

練承風眼光更銳利，開始講述二十年前的往事。

* * *

原來，二十年前，練承風的師父司空越與尉遲軒之父尉遲森是一對朋友，兩人都是出了名的脾氣古怪，當年兩人都自創了一套刀法，兩人甚是好勝，相約比試武功。

其實，兩人當年爲了自己的武功更上一層樓，且互相都希望得到對方的刀譜，因此協議，誰勝了誰就可以擁有對方的刀譜，兩人都同意了。

比試結果，司空越勝了，尉遲森祇好把自創的「赤煉刀譜」雙手奉送給司空越。

尉遲森甚不服氣，決定以二十年時間再創另一套刀法，因此相約司空越二十年後再一拚高下，二十年後，若果尉遲森勝了，就可以奪回刀譜，否則刀譜繼續由司空越擁有，當年司空越也同意了二十年之約。

當年，由於兩人已七十多歲，於是雙方協議，二十年後若果一方不在世，就由後人或弟子應二十年之約，雙方也同意了。

其後，雙方先後離世，因此，這個約就落在練承風與尉遲軒身上。

練承風由於與尉遲軒有約，所以約期未屆，二人即使有碰頭之機會，更有找對方一拚的念頭，也祇好壓制下來了。

當年，司空越雖然勝了尉遲森而奪得對方的刀譜，按照協議，司空越可以按刀譜練習尉遲森的刀法，但司空越不屑這樣做，所以司空越根本不懂「赤煉刀法」。刀譜傳到練承風手上時，更叮囑練承風不要練「赤煉刀法」，因爲這很不光彩，練承風秉承師父遺訓，所以從沒有練「赤煉刀法」之心。

* * *

孟秀清與布天成聽了這段不爲人知的往事之後，終於揭開了這個謎。

孟秀清甚是擔心，幽幽地道：「這一仗，也不知誰勝誰負，你就把刀譜還給尉遲軒算了，免傷和氣。」

練承風目光如炬，道：「簡直婦人之仁！」

孟秀清道：「難道非打不可？」

練承風道：「即使我不怕武林同道耻笑，把刀譜交給尉遲軒，你以爲尉遲軒會罷手嗎？」

布天成插嘴道：「尉遲軒這一仗除了要奪回『赤煉刀譜』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目的。」

孟秀清道：「甚麼目的？」

布天成道：「師母難道沒有聽說過，尉遲軒一直以來到處找高手比拚，目的是印証自己的武功，他又怎會不找師父一拚的機會？若不是有二十年之約，他早就跟師父轟轟烈烈打了一仗了，還用等到今天嗎？」

孟秀清明白了。

練承風一臉威嚴地道：「這一仗，我絕對不能輸！」

布天成道：「對，尉遲軒現在的武功已如此了得，假若他勝了師父，重奪『赤煉刀譜』，然後把刀法練成了，他的武功就會如虎添翼，

那時他就更加目中無人了。」

練承風道：「就是這個道理。」

布天成道：「師父最好把此人除去，莫敎他再濫殺無辜。」

練承風道：「爲師正有此意。」

孟秀清愛夫情切，越聽越憂心。

練承風見了愛妻的樣子，柔聲道：「妳放心，我不會輸的。」

孟秀清仍是一臉憂色。

練承風道：「是時候讓無爭見一見這種場面了。」

孟秀清微吃一驚，道：「你意思是帶無爭去應尉遲軒之約？」

練承風點點頭。

孟秀清急道：「但無爭祇是個小孩子！」

練承風道：「我的心願是要無爭將來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兒漢，我已敎他七年武功，現在我要他看一看眞正的高手較量場面，讓他眼光放遠，更加要讓他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這樣，他才更有進取心，習武更加不會怠慢。」

孟秀清雖然心中不願，祇好說道：「相公既然心意如此，我還有話可說嗎？」

* * *

七月初七，晴空萬里。

忘憂谷的清早一片和諧。

這偌大的山谷長滿了奇花異草，甚是迷人。

未屆辰時，練承風與練無爭父子二人合乘一騎來到谷中。

練無爭已知道此行目的，自從他知道父親要帶自己應尉遲軒之約那天開始，心中已興奮難耐，渴望這一天快點來臨。

或許是父親的血脈關係，練無爭是個天生的武學奇材，也是天生的武學愛好者，所以他非常興奮能目睹這一場被武林中人譽爲驚天動地之戰。

天下武林中人都渴望能一睹兩大絕頂高手的比拚，祇可惜，除了練無爭外，天下人都無緣目睹這場預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龍虎之爭，所以練無爭感到有點驕傲。

練承風儘管有必勝之信心，但也把自己的「飄幻刀譜」與「赤煉刀譜」帶在身上，按照二十年前之協議，今天這一仗，誰勝了，誰就可以擁有這兩本刀譜。

若果尉遲軒勝了，他可以練成兩套刀法，那時就可以稱霸武林。

所以練承風告訴自己，絕不能輸。

此時，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馬嘶之聲。

練氏父子知道尉遲軒來了。

這一聲馬嘶的響起，也意味着大戰一觸即發。

練承風氣定神閒地屹立在山谷中央。

練無爭也有乃父之風，祇是心中更是興奮。

馬嘶聲響起不久，傳來馬蹄聲，聲音由遠而近。

練承風並未因這些聲響而有半絲緊張。

練無爭却緊張地望着山谷入口處。

練承風把兩套刀譜交到兒子手上。

練無爭接過刀譜，愼而重之，緊緊地夾在脅下。

一匹通體烏黑得發亮的駿馬終於進入山谷。

鞍上人威風凜凜，但一臉戾氣，此人正是「刀魔」尉遲軒。

練承風目光如炬地盯着奔進谷來的鞍上人。

練無爭見了父親的神情，有樣學樣，以同樣的神情，同樣的目光盯住尉遲軒。

尉遲軒馭馬奔到谷中，離練氏父子三十來尺前勒停了馬匹，然後在馬背上縱身一躍，再一翻身，手握未出鞘的赤煉刀，平平穩穩的站立在地上。

練無爭見了他的身手，心中暗自佩服，本想大讚一聲，但想着不該「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此把想說的話吞了回去。

尉遲軒甫一着地，遠遠地向練承風一拱手，道：「練大俠果然守時。」然後目光集中在練無爭身上。

練承風向他拱手還禮，見了他的目光，道：「這是犬兒。」

尉遲軒見了練無爭，雖見他祇是個小孩子，但已知這小孩子並非同年小子可以比擬之輩，目光不其然透出一點鍾愛之情，忍不住道：「此子相貌清奇，一看已知並非平庸之輩，他日必非池中之物，果然是虎父無犬子！」

練承風一臉嚴肅，道：「謬讚了。」看看兒子脅下的兩套刀譜，續道：「兩套刀譜都在犬兒手上，今天閣下若然勝了，在下就會把刀譜雙手奉送上！」

尉遲軒收起笑容，道：「今天這個日子，尉遲某整整等了二十年了。」

練無爭一臉自負神色，忽然道：「我爹也等你二十年啦，廢話少說，動手吧！」

尉遲軒聽了練無爭之言，竟暗自點了點頭，好似很欣賞一樣。

練承風能有這個兒子，似乎很感驕傲，回頭道：「無爭，你退下。」

練無爭神態更自負，因爲他深信父親必勝，在他心目中，父親是個永遠不會倒下的巨人，他說聲「好」，便向一旁退了下去，然後站

在一邊，看着父親如何收拾尉遲軒。

尉遲軒也不打話，「錚」的一聲，拔出父親當年的得意兵器——「赤煉刀」。

祇見這刀通體血紅色，刀一出鞘，寒氣逼人。

練承風也拔出了他外形獨特的「飄幻刀」，此刀的刀形有別於一般單刀，祇見銀光閃閃，前端是平的，刀柄近刀身處另有一柄向橫伸出，有如拐杖向橫伸出的扶手般，因此此刀除有一根直柄外，尚有一根橫柄，配合其獨有的刀法，使用起來，刀法飄幻無定，因此名為「飄幻刀」，其刀法則名為「飄幻刀法」，當年，司空越也使用此刀及其刀法，由於司空越為人古怪，又不愛出風頭，所以當年不為大眾所認識，傳到練承風手上時，由於練承風鋤强扶弱，把刀法發揚光大，才為人所知，因此練承風被冠以「飄幻神刀」之外號。

一個「神刀」，一個「魔刀」，代表一正一邪，正邪自古勢不兩立，這兩大高手今天一戰，幾乎繫着正邪之間的榮辱。

兩人已握刀在手，雙方四隻眼睛都精光四射地望着對方。

雙方都充滿必勝的無比信心。

練無爭聚精會神，等着戰幕揭開。

雙方互相對望一會，尉遲軒臉上肌肉一動，更增戾氣，然後大喝一聲，便採取主動，提刀向練承風衝殺過去。

練承風本來屹立不動，但尉遲軒行動甫一展開，他就動了，動得有如一陣飄風一樣，也提刀迎向對手。

練無爭見雙方終於動手了，登時精神大振，瞳孔也大大地擴張了。

這兩個被譽為當今武林最傑出的人物的一戰終於爆發了，事前，武林中都預計這將是一場生死存亡之戰，將會鬥至其中一人倒下方休。

這兩人雖然都有取勝之信心，但雙方都知道對方絕非簡單的人物，所以絕不敢輕敵。

雙方一經碰上，手中武器絕不容情，招招之殺着蓋向對方，剎那間，爆發出連串武器碰撞聲，聲音直扣人心弦。

練無爭看得瞠目結舌，莫說他年紀小小，即使成年的武林中人，也未曾見過此等驚心動魄的打鬥場面。

但練無爭毫無懼怕之心。

戰陣雙方一開始便打得異常激烈，生平所學毫不保留地使將出來，打得直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

這一仗，雙方都不能敗，練承風不能讓尉遲軒得到刀譜後武功更上一層樓而為禍武林。尉遲軒此戰一則為了奪回父親的刀譜，二則要證明自己武功比練承風强，因此二人都產生不能敗之心。

這二人刀來刀往，鬥個你死我活，兩個都是遇强愈强之人，越打鬥志越旺盛，且都全心投入這場激戰之中。

兩人激鬥中，激起連串急勁風聲，把四週的落葉捲得四下飛舞。

練無爭也全神地融入了這一場劇鬥中。

雙方仍難分勝負，一時在地上惡鬥，一時又鬥至半空，兩人武功都旗鼓相當，祇要一方稍有差池，或稍微分神，必定會吃對方重重一刀，那時非死則重傷。

雙方都不能有一招錯失，否則敗局已定，所以勝敗都在一招之間。

一直鬥持下去，雙方都希望能找到對方的破綻，然後一招把對方擊倒，但兩人武功已達登峯造極之境，豈會如此容易有破綻給對方？雙方的武功路數竟有幾分相似，因而深明如何招架，二人都明白，雙方的武功源自上一代，尉遲軒武功源自父親尉遲森，練承風武功則源自師父司空越，當年，尉遲森與司空越雖是怪人，兩人卻是好朋友，經常一起研究武功，因此二人的武功有幾分相似。

練承風與尉遲軒本來尚有幾分淵源，憑着上一代的關係，該不至勢成水火，祇可惜，尉遲軒行的是歪路，所以才有今天這一戰。

雙方仍打得極不要命，練無爭則一直看得目瞪口呆，與同年的小孩子來說，見了此等驚心動魄的場面，恐怕早已嚇得哇哇大哭，不敢再看下去了，但他非但毫無懼怕之心，反而一直在留心二人每一招每一式，看到精采處，忍不住大聲叫好。

戰陣中雙方仍打得落葉亂飛，呼喝連聲，每一招每一式都剛勁有力，雙刀碰撞破空聲，由開始便沒有停止過半刻。

惡鬥由清晨開始，鬥至黃昏日落，仍是高下難分，兩人全身已被汗水濕透，彷似從水中爬起來一樣。

兩人由於一開始便使盡全力，其間並無片刻停止過，儘管雙方都健壯如牛，但經過數個時辰的劇鬥後，體力消耗最大，所以雙方都開始感到乏力，尤以四十六歲的尉遲軒更為明顯，但他仍苦撐下去。

雙方從來都未遇過如此高强的對手，打到後來，二人開始佩服對方的武功，繼而生出識英雄重英雄

之心，打到此時，雙方不約而同地消除了你死我活之心，就好似好友切磋武藝一樣。

雖然如此，但兩人都沒有鬆懈下來，同樣都仍具非勝不可之心，所以仍繼續打下去。

暮色四合，兩人的拚鬥仍沒有片刻停止過，練無爭仍看得精神大振。

練無爭也看得出，拚鬥中的雙方已排除了你死我活的念頭，他見了尉遲軒武功如此高强，父親由早上至夜晚也不能擊敗他，不由也佩服起尉遲軒來了，甚至還對他產生了好感。

戰中雙方已是筋疲力盡，年紀較長的尉遲軒已氣喘如牛，口中開始吐出白沫。

練承風也呼吸急速。

但勝負仍未分，雙方更不是輕易認輸之人。

練無爭希望二人能握手言和，他看着手中的兩套刀譜，想着若果雙方握手言和，兩套刀譜如何分配？各自擁有一套？但他清楚父親曾表明，任何一套刀譜，絕不能落在尉遲軒手上。

正當練無爭想得入神之際，他身旁不遠處的叢林忽有一條黑影撲出，並直撲向練無爭，他見了這突如其來的黑影好似衝着自己而來，連忙閃身避開，再定睛一看，黑夜中，祇見一個穿黑衣的蒙面人。

蒙面人一撲落空，一個翻身，雙臂張開又撲向練無爭，練無爭看對方來意，似是要搶奪手中的兩套刀譜，便把刀譜緊緊抱在懷中。

蒙面人目的果然要搶奪練無爭身上的刀譜，見他緊抱不放，竟然一掌印向練無爭的胸膛。

練無爭吃此一掌，悶叫一聲，口中噴出一蓬鮮血，人也向後直飛出丈外，蒙面人足尖一點，直趨向練無爭倒地處。

激鬥中的練承風與尉遲軒見了這個變故，二人大吃一驚，不約而同停止打鬥，同時生出了要營救練無爭的念頭。

二人甫一停止打鬥，雙雙快步趕前，但尉遲軒雙腳好似不聽使喚一樣，雙腿一軟，竟倒了下去。

原來尉遲軒疲勞過度，因虛脫而倒地不起。

練承風同樣筋疲力竭，欲救愛兒，已鞭長莫及，但仍盡最後一點力氣，快步趕前。

却說蒙面人兩個起落，已落在練無爭倒地處，然後伸手搶奪刀譜。

練無爭雖然受傷，但仍拚死保護刀譜，蒙面人雙手已伸前，並抓着刀譜一端，此時，練無爭目露凶光，一隻手摸向靴側，同時在靴側摸出事前藏起的一柄飛刀，並出奇不意的一刀插向蒙面人右胸。

蒙面人不虞有詐，冷不防吃了一刀，惱羞成怒之下，握起巨拳，便一拳揮向練無爭頭部，「碰」的一聲，練無爭吃此一拳，登時不省人事，蒙面人亦很輕易地奪去兩本刀譜，瞥眼一看，見練承風已追至，慌忙挾着刀譜而去。

練承風見愛兒吃蒙面人一拳，先前更挨了一掌，現下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情急地奔到兒子身旁，狂叫道：「無爭！」

練無爭毫無反應。

練承風心如刀割，亦目眥欲裂，擰頭一看，見蒙面人挾着刀譜而去，端的悲憤難禁，發一聲喊，便使出最後一點氣力，從後追向蒙面人。

虛脫倒地的尉遲軒祇眼巴巴的看着事情的轉變，而欲助無能。

蒙面人見練承風從後追來，心中有點慌亂，此時，他忍着痛楚，拔出胸前的飛刀，便向從後追來的練承風使勁一擲。

疲乏的練承風在黑夜中看不見擲過來的飛刀，待飛刀接近時，已無力閃避，那飛刀不偏不倚，直中練承風咽喉。

尉遲軒見狀，登時呆住。

練承風中此一刀，慘叫一聲，身子向前一仆，便倒地死去。

蒙面人帶着兩本刀譜揚長而去。

尉遲軒驚呆住了。

明顯地，蒙面人此行目的是搶刀譜，他知道兩大高手在場，要下手一點也不易，因此等待兩大高手鬥過兩敗俱傷才下手，但兩大高手一直難分勝負，最後却是兩人都筋疲力盡，這也是下手的時機。

蒙面人果然在此機會成功得手了。

尉遲軒眼見練承風中飛刀喪命，練無爭倒地不起，生死未卜，他已無力改變事實。

練承風喉部中的刀，就是尉遲軒的成名飛刀。

＊　＊　＊

先前還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現在一切已回復死寂。

練氏父子一死一重傷，此刻的尉遲軒的心情相當沉重。

他與練承風鬥了一整天後，雙方惺惺相惜，他第一眼見練無爭，不期然產生鍾愛之情，目下練氏父子的遭遇，自己又愛莫能助，竟教他滴下了幾滴英雄淚。

尉遲軒一生殺戮無數，面對過無數次死亡，從來沒有哼上過一句，遑論悽然落淚了。

他此刻方知道，自己也有情感的一刻。

經過運氣生息之後，尉遲軒終於可以站起來了。

他首先走到練承風陳屍處，祇見練承風喉部中刀，早已氣絕，不禁爲一代大俠之死搖首嘆息，更可悲的，一代大俠竟無力抵抗地死在一個宵小之輩手上，不由對那蒙面人的卑鄙行徑切齒痛恨。

黑夜中，尉遲軒並未察覺，練承風喉部中的飛刀，正是自己的飛刀。

然後他走到練無爭倒地處，見他一動不動的躺臥地上，伸出手指探了探他的鼻息，尚幸還有呼吸，心中稍感安慰。

他知道練承風胸前吃了蒙面人重重一掌，弱小的身軀如何經受得起？猜想他已受了嚴重內傷，恐怕拖下去會危及他的小性命，第一個念頭就是馬上替他醫治。

心念及此，連忙拉過兩匹馬，先把練承風的屍體搬上其中一匹馬鞍上，然後再抱起練無爭騎上自己的坐騎，便策馬向城內進發。

尉遲軒打算把練氏父子送回練家，讓練家安葬練承風及醫治練無爭。

他策着馬一路向城中而去，練承風之死已成定局，他要盡快令練無爭得到醫治，所以一路馬不停蹄。

駄着練承風的馬是練承風日間騎來的，這馬不但有靈性，也認得回程路途，所以一路緊跟着尉遲軒坐騎身後。

兩匹馬一路向城中進發，爲救練無爭，尉遲軒已顯得有點心急，當下把脚程加快了，馬匹再奔馳一會，昏迷中的練無爭口中忽然又吐出了大量鮮血。

尉遲軒心下大急，把馬勒停，見練無爭仍舊昏迷不醒，伸手探他的鼻息，祇覺他的呼吸開始微弱，再探他的脈搏，祇覺脈搏跳動也慢了下來，而且極不規則。

他不能讓練無爭死去，必定要盡快讓他得到醫治，但此去保定城仍路途遙遠，恐防躭下去會危及他小命。

尉遲軒知道不遠處有一市鎮，所以他捨遠求近，改變路程，向附近市鎮而去。

駄着練承風屍體的馬匹在尉遲軒停下來後，並未停下，仍繼續向保定城奔去。

尉遲軒知道這匹練承風生前的坐騎甚具靈性，牠知道主人有難，必定會帶着主人回家，所以尉遲軒很放心，牠一定能把練承風屍體帶回練家去的。

尉遲軒改變路程後，一路快馬加鞭，不讓馬匹稍慢，約莫一頓飯時間，已抵達蓬萊鎮上，那時已是亥時，鎮上一片寂靜。

尉遲軒策馬在鎮上街道穿插了一會，便找到一家客棧，當下抱着練無爭跳下了馬，然後快步奔進客棧內，情急的喚過店中伙計外出找大夫。

那掌櫃的見他手抱一個面無血色的小孩，而且又昏迷不醒，也無暇問情由，便催伙計外出找大夫，再安排尉遲軒住進一間上房。

尉遲軒見掌櫃熱心，也心下感激。

進得房內，把練無爭放在床上，豈料練無爭又吐出一口鮮血，又把他嚇了一跳，他見練無爭呼吸越來越微弱，已把他急得滿頭大汗。

尉遲軒一生從沒經歷過這種心情，他也不明白，自己爲何對練無爭的生死如此着急？

他此刻對練無爭生死存亡的感受，尤過於對自己的兒子。

他望着躺在床上的練無爭，他除了盼望大夫盡快出現之外，一切已沒有辦法。

這樣一路等下去，大夫尚未出現，他已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他甚至覺得這是一種煎熬，一生從未嘗過的難受煎熬。

他出道以來，面對過無數風浪，面對過無數次死亡之威脅，但從未皺過一下眉頭，今番竟爲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孩子而承受着這種煎熬，他也不明所以。

他情急地在房中來回地踱着方步，額上的汗珠如豆般，不斷地冒出。

此時，他走到床邊，忍不住伸手打開練無爭的上衣，觸目處，把他嚇了一大跳，祇見練無爭胸前瘀黑一片。

練無爭中掌時，把兩本刀譜抱在胸前，蒙面人這一掌隔着刀譜仍能把他打至重創，可見其掌力之大，而且也表示，蒙面人對刀譜是志在必得，以致不惜下重手傷害無辜小孩。

到底這蒙面人是誰？爲何下手如此狠毒？

尉遲軒根本無暇去想。

他看着練無爭危在旦夕，甚至不忍心再看他一眼。

他無疑在逃避，他也不明爲何在逃避面前的事實。

這樣在房中煎熬了大概半個時辰，此時，房門被拍響了。

尉遲軒大喜過望，一個箭步衝前便把門打開了。

這半個時辰，是尉遲軒一生最漫長的半個時辰。

他把門打開，祇見掌櫃帶着一個瘦削的中年人出現在眼前。

尉遲軒見那中年人提着一個木箱，箱內還傳出濃烈的藥味，猜想此人必定是帶着藥箱的大夫了，連忙把二人迎入房內。

那中年人果然是大夫，來時已

從掌櫃口中知道病人病情危急，連忙走到練無爭床邊，開始替其醫治。

* * *

深夜。

四週一片寂靜。

保定城內練承風的住宅內外却是燈火通明，而且內外佈滿公差，以及城中一些成名的武林人物。

原來練家發生了命案，衆多公差正在徹夜調查。

這宗命案共有八個人被殺，死者包括練承風妻子，三名練承風的徒弟，及四個練家的下人。

命案是由更伕陳森揭發的。

據陳森向辦案的公差表示，初更時份，他途經練家大宅門前，忽見練承風的二弟子布天成滿身染血，手上還握着兩本書，倉皇地從練家大宅奔了出來，當時布天成走得非常情急，並未知道行藏被陳森發現。

全城皆知道練承風於今天與尉遲軒決鬥，晚上就發生這宗八屍命案，所以人人都認定兇手是尉遲軒，也沒有人去深究尉遲軒的殺人動機，但聽了更伕陳森述說之後，事情頓時複雜了，到底兇手是尉遲軒還是布天成？在辦案人員心目中，尉遲軒是個大魔頭，殺人就是他的天性，根本無需動機，但若果兇手是布天成，然則他殺人動機何在？何況他是練承風的愛徒，當時布天成手上拿着兩本書，這兩本又是甚麼書？

命案雖在晚上發生，但消息很快傳了出去，城中一些武林人物聞訊紛紛趕到現場，這些人還包括了練承風的師兄傅曉天及兒子傅星豪。

這傅曉天約莫四十七八歲，身形高大，慓悍威武，知道師弟家中發生命案，當眞悲憤交集，恨不得馬上抓來兇手正法。

至於那傅星豪，約莫廿一二歲年紀，生得氣宇軒昂，一臉正氣，聞得師叔一家被殺，也恨得咬牙切齒。

聞訊而至的，還有孟秀清之父，亦即練承風的岳丈孟春雷和兒子孟迎翔。

孟春雷六十多歲，身體建壯如牛，是武林中一派掌門，生平嫉惡如仇，是個脾氣十分剛烈的人，至於他兒子孟迎翔，三十多歲，無論性格與脾氣，皆與乃父相似，同樣的剛烈，同樣的不懼强權。

父子二人知道命案的發生，又目睹孟秀清慘死，都認定兇手是布天成無疑，父子二人都恨不得煎其皮，吃其肉。

衆人都在議論，練承風父子日間外出赴尉遲軒之約，何以深宵尚未回來？父子二人又知否家中發生巨變？

八具屍體都是中刀而死。

但陳森表示，當時布天成手上除拿着兩本書外，黑夜中並無留意他手上是否有兵器，但命案現場並無遺留下兵器。

辦案公差及武林中人視察現場，發覺四週並無打鬥痕跡，而且明顯地，死者都是在沒有抵抗之下被殺。

死者中，除了三名練承風徒弟中，其餘五人都不懂武功，但這三名弟子因何不反抗？

事情已很明顯，八個都是在毫無防備之下被殺，這事說明了兇手是自己人，因此布天成嫌疑最大，同時衆人也否定了尉遲軒是兇手，因爲假設兇手是尉遲軒，三名弟子不可能不防備也不反抗，起碼屋內有兵器架，一兩件兵器抵抗是必然的，但屋內兵器架根本絲毫未動過。

最令衆人擔心的，是練承風父子深夜未歸，是否已遭了毒手？

正在議論之際，屋外忽然傳來一陣馬嘶聲，傅曉天父子及孟春雷父子聽見了，以爲練承風父子策馬歸來，都心急地奔出屋外，幾名當地的武林人物亦一併跟了出去。

衆人甫踏出屋外，只見一匹馬打橫駄着一個人立在大門前。

傅曉天認得這是師弟練承風的愛駒，但看不見打橫伏在鞍上之人的樣貌。

衆人但覺事情不妙，孟春雷一馬當先，奔到馬前，其餘人亦跟在其後。

孟春雷上前托起鞍上人頭部，當衆人看清楚，不禁嘩然大叫。

那鞍上人正是練承風，明顯已死去多時，再看清楚，練承風喉部插着一柄飛刀。

公差聞訊持火把走出屋外。

衆人合力把練承風搬了下馬，把其屍體放在地上。

傅曉天恨得五臟俱裂，他蹲下身，把練承風喉部的飛刀拔了出來，在火把照耀下，衆人清楚看見，這柄飛刀兩旁各刻上一個「軒」字，衆人也知道，這是尉遲軒成名武器之一。

傳說中，尉遲軒的飛刀百發百中，能一擊中正咽喉的，除了他還有誰？

孟春雷一夜之間痛失女兒及女婿，悲憤交集，仰天狂叫道：「尉遲軒，我與你勢不兩立。」

他這一聲狂叫，就好似他的名字一樣，如春雷般响亮，足可以驚醒很多人。

傅曉天雙目恨意極深地望着手上的飛刀，拳頭握得「勒勒」作響，恨恨地道：「尉遲軒，無論天涯海角，我父子都

要找到你，大不了以死一拚。」

＊　＊　＊

屋內的八具屍體，衆人幾乎可以肯定兇手是布天成，練承風之死也可以肯定是尉遲軒以暗器奪命，但兩者之間是否有關連？

父子兩人齊去，只有一具屍體返回，練無爭呢？是否已遭了尉遲軒毒手？

衆人都認定練無爭已死在尉遲軒手上，而且屍體一定留在決鬥現場。

但無人知道練承風與尉遲軒的決鬥地點，因此衆人想替練無爭收屍也辦不到。

孟春雷想起孫兒練無爭死無葬身之地，更是老淚縱橫了。

傅曉天情急之下要驅駛那匹馬帶大家到決鬥現場，無論他如何表達，那畜牲仍無反應。

練家連同弟子下人，一共有十一人，除了布天成外，其餘十人在一夜之間盡皆命喪，端的令聞者痛心。

＊　＊　＊

練無爭在蓬萊小鎭的客棧經當地大夫醫治了三天，病情並無起色，尚幸在藥物控制下，亦沒有惡化。

大夫表示，練無爭受了嚴重內傷，以致瘀血積聚，頭部亦曾受過重擊，同樣亦積聚了瘀血，若不盡快醫治，恐有性命之危。

尉遲軒為救練無爭，已心急如焚，他知道在此等人口不多的小鎭上，要找個好大夫並不易，所以他決定把練無爭盡快送到保定城練家，再由練家找名醫診治。

他心意決定之後，次晨就傳來練家一家被殺的消息，口述者還繪形繪聲說殺練家上下人等的兇手是布天成，而練承風則被尉遲軒的飛刀所殺，練無爭也遭了尉遲軒毒手等。

尉遲軒聽了這個傳得沸沸揚揚的消息後，對練家一家被殺頓感痛心疾首，對於兇手殺練承風後再嫁禍給自己，更恨得咬牙切齒。

尉遲軒雖殺人無數，但自問一直以來行事光明磊落，絕不暗箭傷人，但傳說中，竟說他以飛刀暗算練承風，更向無辜小孩練無爭痛下殺手。

他知道，練承風在武林中人人敬仰，他之死，在武林中必定起了強烈的反應，無論殺練承風的兇手是誰，既然以暗器奪命，又涉及一家十口，此兇手必定成為武林公敵。

尉遲軒本來就是武林公敵，發生此等大事後，保定城中勢必羣情洶湧，所以他不能到保定城去。

無論眞兇是誰，目下已不重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救練無爭性命。

＊　＊　＊

優悠山並不是甚麼名山巨川，山上却風景如畫，四週都是奇岩怪石，奇花異草，置身其中，令人有不吃人間煙火之感。

此山其實是一個好去處，但沒有必要者，都不會置身其間，因為山上於數年前有一夥綠林大盜聚衆其間，其後更把山上據為大本營，更索性把幫會名稱改為「優悠幫」。

「優悠幫」的幫主就是洛正陽，四十歲出頭，他率衆打家劫舍為生，由於他武功高强，為人心狠手辣，又却是個重情義之人，也因此，跟隨其左右的手下日漸增多，時至今日，已發展成為一個中型幫會。

這天早上，洛正陽正在居所的大廳享用早飯，忽有一小嘍囉奔進廳來，隨即行禮道：「稟幫主，尉遲先生求見。」

一臉威嚴的洛正陽聞說，頓時喜上眉梢，道：「尉遲先生？莫非是尉遲軒大哥？」

小嘍囉應道：「正是。」

洛正陽更喜，當下長身而立，忙道：「快把尉遲大哥請到迎賓廳。」

小嘍囉不敢怠慢，應諾一聲，便躬身退了出去。

洛正陽飯也不吃，忙離開大廳，步過長廊向迎賓廳而去，有四個幫衆則跟在其身後。

片刻，洛正陽已到迎賓廳，但他沒有進內，祇站在門外等候，可見他對來訪者的重視程度。

沒多久，小嘍囉帶着尉遲軒向迎賓廳走了過來。

洛正陽見了，臉上先是露出驚喜之情，但隨即臉容沉住了。

因為洛正陽看見尉遲軒手中打横抱着一個小孩，而尉遲軒臉色甚是凝重。

洛正陽連忙迎了上去，看看他手上小孩，奇道：「尉遲大哥，這是怎麼回事？」

尉遲軒手上抱着的小孩，正是受了重傷，至今身體仍異常虛弱，臉色也異常蒼白的練無爭，他聽了洛正陽一問，忙道：「洛老弟，這孩子受了極重內傷，若不及早醫治，恐怕性命不保，所以愚兄不惜千里迢迢，專程帶他來給司徒大膽醫治。」

洛正陽皺眉道：「此小子是大哥貴親？」

尉遲軒急道：「此等小節容後再說，馬上叫司徒大膽替孩子治病吧。」

洛正陽見他情急，也不怠慢，忙向左右手下道：「馬上傳司徒大夫。」

一名幫衆應了聲，便馬上轉身而去。

＊　＊　＊

「怪醫武侯」司徒大膽在江湖上鼎鼎有名，此人來無影，去無踪，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江湖怪人。

此人號稱「怪醫武侯」，是因他不但脾氣古怪，醫術也古怪，而且是江湖上第一名醫。

司徒大膽非但醫術聞名江湖，武功也堪稱在一流之上，因此江湖上人稱他「怪醫武侯」。

司徒大膽有兩個徒弟，一直以來，師徒三人都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也從不插手江湖上任何紛爭，但三年前，他忽然帶着兩個徒弟加入了「優悠幫」。

「優悠幫」在江湖上是個聲名狼藉的幫會，司徒大膽此舉，令江湖中黑白兩道的人想破腦袋也弄不清，以司徒大膽的性格，從來不與邪派人物打交道的他，何以會加入一個聲名狼藉的江湖黑幫？

尉遲軒與洛正陽步入迎賓廳後，先把練無爭放在一張床上，然後心急地等待司徒大膽。

沒多久，門外長廊傳來一把慢吞吞的聲音，道：「你有沒有告訴幫主，這世上有三種人我是不醫的？」

有人應道：「沒有。」

另一把聲音道：「師父，哪三種人你不醫？」

「第一種是死人。」

「哦？」

另外一把聲音道：「第二種人呢？」

「痳煩透頂的女人，這種女人我最怕。」

「第三種人呢？」

「我不喜歡的人。」

「為甚麼我們一直不曾聽你提及過那三種人呢？」

「因為我還未碰上過這三種人向我求醫。」

「我們明白了。」

「明白了最好。」

聽了以上對話，尉遲軒大喜，他知道司徒大膽與兩個徒弟終於出現了，因為祇有他們徒弟間才有這種跡近廢話的對話。

尉遲軒連忙出外相迎，洛正陽也跟着其後。

向門外望去，果見司徒大膽師徒三人正朝長廊走了過來，一名小嘍囉則在前引路。

祇見這司徒大膽五十左右，身材瘦削高挑，形貌本已夠猥瑣的了，唇上還蓄着兩撇髯子，更添其滑稽。單看他外貌，絕難相信他是個身懷上乘武功，又是江湖第一名醫的一號人物。

跟在司徒大膽身旁的，就是他的兩名弟子，兩人都約莫卅歲年紀，其中一人身材十分高大，且異常結實，膚色黝黑，一雙眼又圓又大，樣子老實得似個渾人，此人名叫胡不悲。

另一人叫張不愁，普通身材，樣子有點狡猾。

三人接近迎賓廳大門，司徒大膽未見過尉遲軒，問小嘍囉道：「就是此人來求醫？」

小嘍囉應道：「正是！」

尉遲軒本來一張臉充滿戾氣的，自從關心練無爭性命安危之後，戾氣盡消，倒似個慈父，否則不難成為司徒大膽不醫治的第三種人——不喜歡的人。

司徒大膽走到尉遲軒面前，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胡不悲也有樣學樣，也向尉遲軒上下打量。

司徒大膽打量尉遲軒一輪後，以慢吞吞的語調道：「你這人氣色不錯，看不出有病。」

尉遲軒作個揖，道：「閣下必定是江湖第一名醫司徒大夫了。」

司徒大膽漫不經心地道：「正是，你是誰？」

尉遲軒有求於人，甚是恭敬地道：「在下尉遲軒。」

司徒大膽一怔，胡不悲與張不愁同聲驚詫地道：「刀魔尉遲軒？」

尉遲軒點點頭。

司徒大膽忽然轉身便拂袖而去，而且去得甚快，比來時的行動快了好多倍。

尉遲軒有點慌張，忙追上去，攔在司徒大膽面前，道：「司徒大夫……」

還未說完，司徒大膽截住道：「別廢唇舌，你這人連練承風也殺，而且用暗器飛刀殺人，我不喜歡得很，我不醫你。」

胡不悲接口道：「我師父今天終於碰上一個不醫治的人了，你走吧。」

尉遲軒氣極，洛正陽見狀，忙道：「司徒大夫，求醫的不是他，是另有其人。」

司徒大膽一動容，道：「為甚麼不早點說？」

胡不悲道：「現在時候尚早，所以現在說也不遲。」

司徒大膽想了想，道：「這也是。」

洛正陽礙於司徒大膽醫術高明，所以一直很尊重司徒大膽三師徒，當下道：「司徒大夫，請移玉步。」作了個請他入迎賓廳的手勢。

司徒大膽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回復緩慢的脚步步進迎賓廳。

洛正陽見尉遲軒受了司徒大膽的閒氣，見他一臉不快之色，行到他身邊，輕聲道：「這人脾氣古怪，我這個一幫之主也不敢開罪他們三師徒，恐怕他一怒而去。」

當年，司徒大膽自動加入「優

悠幫」，洛正陽大喜過望，因爲他和一眾手下過的是刀光劍影的生活，幫中正需要一個郎中，何況司徒大膽醫術高明，日後果然救活了不少幫眾的性命。

所以就連洛正陽也要看司徒大膽的臉色。

司徒大膽首先步進廳內，向前一望，祇見一張床上躺着一個似受了重傷的小孩。

司徒大膽走到練無爭床前，往他臉上一望，驚異地道：「誰人如此狠心，竟下重手把此孩子打至嚴重內傷？」

尉遲軒見他祇望了練無爭一眼，便清楚病情，不由暗自佩服。

司徒大膽見練無爭雖陷半昏迷狀態，但見他樣子清奇，不自禁地從心裏喜歡出來，當下也不打話，便開始替練無爭把脈。

司徒大膽探了練無爭脈搏後，搖頭嘆息了一聲。

尉遲軒微吃一驚，忙道：「司徒大夫，孩子怎樣？」

司徒大膽慢慢回轉身來望着他，道：「這孩子是你帶來向我求醫的？」

尉遲軒點頭承認。

司徒大膽道：「若不及早醫治，這孩子絕對不能活過十日。」

尉遲軒急道：「司徒大夫，醫者父母心，請你馬上替孩子醫治吧！」

司徒大膽道：「可惜得很！」

尉遲軒又微吃一驚，道：「可惜甚麼？」

司徒大膽道：「可惜我很不喜歡你。」

尉遲軒雖怒，但忍住，又道：「但求醫的不是我，是孩子。」

司徒大膽道：「孩子是你帶來的，這有否分別，況且現在是你求我醫孩子，並非孩子求我醫他自己。」

洛正陽插嘴道：「司徒大夫，這孩子……」

還未說完，司徒大膽搶白他道：「這裏好似沒有你的事，閉嘴吧。」

洛正陽祇好沒趣地閉嘴。

尉遲軒已顯得有點急。

司徒大膽見了他情急的樣子，好似看見一件極有趣的事一樣，忽然道：「你要我救孩子也可以，我有條件。」

尉遲軒喜道：「說吧！」

司徒大膽鄭重地道：「你若答應，我就馬上醫他，否則我祇好告辭。」

尉遲軒道：「司徒大夫但說無妨。」

司徒大膽道：「從今日起，你不可以再殺人，被殺則無妨，因爲我很不喜歡你殺人。」

尉遲軒毫不猶豫，道：「我答應你。」

司徒大膽道：「答得如此爽快，我不信你。」

尉遲軒一怔，隨即道：「尉遲某雖然爲人所不齒，但也是個重承諾守信用的漢子。」

司徒大膽好似沒有興趣聽他來這一套，又道：「爲了表示你的誠意，我開一服藥給你服下。」

尉遲軒道：「甚麼藥？」

司徒大膽道：「你服了我的藥後，你的眞氣會消減一半。」

尉遲軒頓時臉有難色。

洛正陽吃驚地道：「眞氣削減一半，豈非有再好的武功也是徒然？」

司徒大膽應道：「不錯，而且餘下的一半眞氣很難凝聚，眞氣不聚，就不能用武，否則很易內傷，但絕不影響日常生活，你就當自己是個不懂武功的普通人好了。」

尉遲軒仍難以委決，若果不答應，他可以保留上乘武功，但練無爭就祇有死路一條。若果答應，練無爭就馬上可以得到醫治，但自己數十年苦修回來的武功就會傾刻間付諸流水。

這是個痛苦的抉擇。

司徒大膽見他猶豫不決，忽然一聲不响地朝廳外走了出去，張不愁與胡不悲則跟在他身後。

尉遲軒見他已走出門外，內心仍在痛苦掙扎。

洛正陽見了他的樣子也替他難過。

司徒大膽師徒已走到長廊上，口中嘀咕着：「這姓尉遲的怎地如此口硬？」

張不愁道：「師父，這孩子多半是無辜受害者，你爲甚麼不救他？」

司徒大膽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也不想這孩子白白死去，算啦，我鬥那姓尉遲的不過，還是救人要緊。」

司徒大膽改變主意，正想閃身返回迎賓廳，此時，尉遲軒忽然追了出來，並叫道：「司徒大夫，我答應你，馬上開藥給我吧！」

司徒大膽背着尉遲軒，暗地裡發出極之猥瑣的笑容，然後整理一下面容，回復嚴肅，才回轉身望住尉遲軒，鄭重地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你想清楚了沒有？」

胡不悲接口道：「今生今世也不能跟人打架了，你想清楚了沒有？」

尉遲軒甚是堅決，道：「想清楚了。」

司徒大膽便慢慢步回迎賓廳。

司徒大膽毫不客氣地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忽然聲若洪鐘地道：「文房四寶。」

跟在洛正陽身邊的幫眾不敢怠慢，反應奇快地拿文房四寶去了。片刻，幫眾已把紙、筆、墨、硯備在書桌上，並且磨好了墨。

尉遲軒走到司徒大膽面前，唯恐他再使性子，恭敬地道：「司徒大夫，文房四寶備齊了。」

司徒大膽漫應了聲，然後慢慢條斯理地站起來，再慢條斯理地走到書桌前。

洛正陽作了個請他入座的手勢。

司徒大膽坐在書桌前，執起筆，便在白紙上龍飛鳳舞一番，不消一刻，如畫符般填滿了一張紙。

沒有人明白他在紙上寫甚麼。

司徒大膽兩個徒弟明白。

司徒大膽拿起那張墨漬未乾的紙，交給張不愁，道：「不愁，配藥，煎了再給尉遲先生服下。」

尉遲軒始知他在開藥方。

張不愁接過藥方，隨即離開。

尉遲軒道：「司徒大夫，藥方既然開了，該馬上給孩子診治了。」

司徒大膽道：「你服了藥我才開始，煎藥要一個時辰。」

尉遲軒道：「但孩子病情危急。」

司徒大膽不理他，道：「我要趁這個時辰睡他一覺，服了藥才叫我吧！」說完起身走出門外。

饒是尉遲軒與洛正陽殺人不眨眼，但却奈何不了一個司徒大膽。

* * *

尉遲軒目送司徒大膽師徒走出迎賓廳，想起他以練無爭性命作威脅廢自己武功，端的恨得咬牙切齒。

一個武學愛好者，數十年的修爲一旦消失，確是一件十分痛苦之事。

尉遲軒雖痛苦，但絕不後悔。——既然作出了決定，再後悔豈非很沒意思？

尉遲軒實在不明白，自己爲何爲了練無爭而作出如此大的犧牲？

他此刻的心情很沉痛。

洛正陽乍見尉遲軒之時，本想與他痛飲一頓，敘敘舊情，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他見尉遲軒對一個小童的性命看得如此着緊，終忍不住問道：「大哥，這孩子到底是甚麼人，竟令你以數十年武功換取他的性命？」

尉遲軒沉默了一會，終於開口，道：「他叫練無爭，是練承風的獨生子。」

此語一出，洛正陽大感驚愕道：「江湖傳聞中，說練承風的兒子是被大哥你殺了。」

尉遲軒無奈地道：「愚兄非但沒有殺練無爭，也沒有殺練承風。」

洛正陽更感愕然，良久說不出話來。

尉遲軒又道：「我是被人嫁禍的。」

洛正陽道：「大哥，到底這件事葫蘆內賣甚麼藥？」

尉遲軒祇好把事件的眞相從頭說了一遍。

洛正陽聽後，一方面佩服練承風武功高強，另一方面則對蒙面人痛恨不已。

洛正陽想了想，道：「若果兇手眞是布天成，當時他手上拿着的兩本書一定就是從練無爭手上搶去的兩本刀譜了。」

尉遲軒道：「有可能。」

洛正陽道：「大哥和練承風決鬥震動了武林，但無人知道兩人決鬥地點，而布天成知道，練承風妻子和徒弟也知道，布天成既然殺了師母，祇好把幾位師弟也殺了，目的就是滅口。」

尉遲軒道：「我的想法不同。」

洛正陽望着他。

尉遲軒又道：「殺練承風和他一家人的眞兇不是布天成，是另有其人。」

洛正陽詫異道：「爲甚麼？」

尉遲軒道：「若果兇手眞是布天成，他就是天下間最蠢的人。」

洛正陽等他說下去。

尉遲軒道：「布天成搶刀譜目的何在？」

洛正陽道：「爲了練刀譜上的武功。」

尉遲軒道：「普天之下，祇有練承風一人懂『飄幻刀法』，而『赤煉刀法』就連我也沒有機會練，即是說，世上根本無人懂『赤煉刀法』，現在練承風已死，也表示這世上已無人懂『飄幻刀法』和『赤煉刀法』，若果布天成練成了這兩套刀法或其中一套刀法，日後使將出來，豈非公諸天下，他就是欺師滅祖之徒？」

洛正陽聽了，也覺得不無道理。

尉遲軒續道：「莫說日後，就講目前，若果布天成眞是兇手，即使他沒有被人發現滿身染血自兇案現場倉皇逃走，但練家全家被殺，祇有他一個人倖免於難，事後又音訊全無，任誰都會懷疑他是兇手了。」

洛正陽道：「但傳說中，布天成的確滿身染血，手上拿着兩本書自兇案現場慌忙覓路而逃，還被一個更伕看見了。」

尉遲軒道：「揭發命案的人是更伕，若果更伕所言屬實，這其中必有內情，但我懷疑，那更伕根本在說謊。」

洛正陽道：「他爲何要說謊？」

尉遲軒道：「更伕受眞兇指使

說謊，目的是要嫁禍於布天成，以轉移視綫，其實布天成早已給眞兇一併殺了，並棄屍他處，眞兇再製造一個布天成欺師滅祖之後失踪的假相，以瞞騙天下人。」

洛正陽道：「如此說來，無論殺練承風也好，或者殺他一家人也好，眞兇其實就是當時在決鬥現場出現的蒙面人了？」

尉遲軒道：「不錯。」

洛正陽道：「若果眞兇不是布天成，就很難肯定眞兇是誰，蒙面人搶刀譜的目的，就是要練刀譜上的武功，若果蒙面人學有所成，把武功使用出來，豈非告訴全天下人，他就是眞兇？」

尉遲軒道：「我已想得很仔細，蒙面人搶刀譜，最大目的不一定是爲了學刀譜上的武功，因爲學了不能使用，就失去了意義，蒙面人搶刀譜其實另有目的。」

「甚麼目的？」

「甚麼目的則很難猜，但肯定另有目的。」

「莫非兩本刀譜藏有甚麼大秘密？」

「不會。」

「何以見得？」

尉遲軒道：「二十年前，兩本刀譜分別在我父親和司空越手上，若果刀譜有甚麼大秘密，我父親和司空越早就知道了，其後兩本刀譜一併落在司空越手上，再傳到練承風手上，若果有秘密，練承風早就知道了。」

洛正陽在咀嚼他的話，也覺得他想法有道理。

尉遲軒輕輕嘆息了一下。

洛正陽道：「大哥與練承風決鬥，除了要奪回刀譜外，另一目的是要印証自己武功比練承風强，練承風仗着『飄幻刀法』，才能與大哥打成平手，那麼練承風的武功其實不比大哥强了。」

尉遲軒點點頭，道：「若果我今次的對手是狄昭的話，他憑着『飄幻刀法』一定會把我打得一敗塗地。」

洛正陽微一詫異，道：「狄昭？」

尉遲軒道：「司空越當年有三個弟子，狄昭就是他的第三弟子，年紀與練承風相若，大弟子是傅曉天，祇是資質平庸之輩，二弟子就是練承風，三個弟子之中，狄昭最聰明，對武學領悟力極强，可說是武學奇材，所以司空越最痛愛的人就是狄昭，三師兄弟中，以他的武功最高强。」

洛正陽道：「狄昭在年輕時的確在武林中顯赫一段時間，但後來却音訊全無，至今已無人知其下落。」

尉遲軒道：「十三年前，狄昭已被司空越逐出了師門，斷絕了師徒關係，由那時開始，狄昭便在江湖上消失了。」

洛正陽奇道：「司空越爲甚麼把最心愛的弟子逐出師門，還斷絕了師徒關係？莫非是他的古怪脾氣發作？」

尉遲軒道：「因爲當年狄昭爲了一個女人而與練承風反目成仇，師兄弟更大打了一場，激怒了司空越。」

洛正陽道：「此事在江湖上好似未有所聞。」

尉遲軒道：「這些事也是我從先父口中才得悉的。」

洛正陽道：「事情到底怎樣？」

尉遲軒道：「十三年前，當時練承風和狄昭同樣是廿二歲，可說年少氣盛，當時，狄昭戀上了一個名叫花常艷的女子，據家父所說，那花常艷非常美麗，當時狄昭非常喜愛她，花常艷也愛狄昭，後來，花常艷在一個機會下與練承風初次邂后，花常艷愛上了練承風，當時練承風根本不知花常艷是狄昭心愛的人，也喜歡上了花常艷，並過往甚密，後來狄昭極知道了，既恨花常艷移情別戀，更恨練承風橫刀奪愛，竟找練承風算帳，練承風知道了原委之後，決定退出這場三角之爭，但那時，花常艷只愛練承風，對狄昭極其冷淡，狄昭於是對練承風含恨在心，師兄弟二人越吵越劇烈，兩個都是血氣方剛之人，吵將下去，便出現同門師兄弟內鬨，互以師門武功決鬥，當時練承風不敵，被狄昭打至重傷。

「司空越知道事件始末之後，認爲一切事皆由狄昭引起，一怒之下，便把狄昭逐出師門，並斷絕師徒關係。

「此舉令練承風一直感到心中不安。其後司空越便把『飄幻刀法』傳授給練承風，而先父與司空越的二十年之約，也就落在練承風身上，否則，我的對手不是練承風，而是狄昭了，以狄昭的武功，我根本很難勝他。

「發生師門變化之後，練承風已不再見花常艷了，儘管花常艷仍苦纏他，兩年後，練承風便娶了孟春雷的女兒孟秀清爲妻，一年後誕下了練無爭。

「練承風娶了孟秀清爲妻之後，據說花常艷把練承風和孟秀清恨之入骨。」

洛正陽道：「如此說出來，狄昭忽然在江湖上消失，一則是爲情，二則是因被師父驅逐出師門了？」

尉遲軒道：「大概如此。」

洛正陽道：「狄昭恨死了練承風了。」

尉遲軒道：「據先父說，當時狄昭簡直把練承風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大哥無故提起狄昭和花常艷，莫非懷疑練承風之死及他一家被殺跟他們有關？」

「我的確懷疑是他們兩個其中的一人所爲。」

＊　＊　＊

張不愁已把藥煎好了，並把藥端到迎賓廳，洛正陽也叫人把司徒大膽傳到廳中。

司徒大膽在胡不悲陪同下一起進入。

尉遲軒見司徒大膽重回迎賓廳，毫不猶豫把藥端起，便在司徒大膽面前把藥服了。

張不愁看着尉遲軒服藥，嘴角發出詭秘微笑，在胡不悲耳邊輕聲道：「我配藥時，把藥加重了，現在尉遲軒只餘下三成功力。」

胡不悲也發出會心微笑。

司徒大膽見尉遲軒把一碗藥一飲而盡，甚感滿意。

尉遲軒把藥服罷，慷慨地放下藥碗。

司徒大膽點點頭，微笑道：「一個時辰後，藥力就要發揮作用，從此之後，尉遲先生就不能運勁了。」

尉遲軒道：「司徒大夫，請履行諾言。」

＊　＊　＊

司徒大膽悉心替練無爭治病並安排練無爭與自己同睡一房。

次天一早，司徒大膽起了床，第一時間走到練無爭床邊，剛巧練無爭也在此時悠悠醒了。

司徒大膽見他醒了，大喜過望。

練無爭身體異常虛弱，他睜開眼，第一眼見了怪模樣的司徒大膽，登時吃了一驚，道：「你是誰？」然後環視房內四週。

司徒大膽喜道：「好了好了，你終於醒了，我來自我介紹，我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江湖第一神醫，外號『怪醫武侯』，名叫司徒大膽，你聽過我的大名沒有？」

練無爭只怔怔的望着他。

司徒大膽笑道：「你年紀尚小，當然沒有聽過我的大名。」頓了頓，又道：「是我把你醫好的，你傷得好重啊，若不是我醫你，你恐怕命不久矣。」

練無爭受傷以來，第一次完全清醒，之前，他只是迷迷糊糊，依稀記得有人背着自己奔波，又延醫診治，根本不知爲自己奔波的人是誰？

他聽了司徒大膽一番話之後，登時生出感激之心，道：「多謝救命之恩。」

司徒大膽滿心歡喜，道：「小事而已，小事而已，不必掛齒。」

練無爭又環視房內一遍，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司徒大膽道：「你莫理這是甚麼地方，你只管靜心在此靜養，你的傷再過十天八天，就會完全康復了。」

練無爭點點頭。

司徒大膽堆滿笑容，道：「我剛才自我介紹過了，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練無爭道：「我姓練，名叫無爭。」

司徒大膽道：「原來你叫練無爭，那麼你和尉遲軒先生是甚麼關係？」

練無爭道：「那個尉遲先生？」

司徒大膽道：「帶你來向我求醫的尉遲軒。」

練無爭奇道：「是他帶我來的？」頓時明白一直帶着自己奔波，並延醫診治的人就是尉遲軒，也對尉遲軒充滿感激。

司徒大膽道：「就是他了，你與他不同姓，我知他不是你爹，你與他有甚麼關係？」

練無爭知道與尉遲軒毫無關係，所以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

司徒大膽在等他回答。

練無爭忽然道：「我爹怎樣了？」

司徒大膽奇道：「我並不認識你爹，到底你爹是誰？」

練無爭道：「我爹就是練承風練大俠。」

司徒大膽聞說，幾乎跌坐在地，良久說不出話來。

練無爭有點急，追問道：「我爹怎樣了？」

司徒大膽想起尉遲軒是他的殺父仇人，一時間不知是否照實相告，但想起他大病未癒，還是別告訴他父親死訊，只好道：「你問尉遲先生吧，我也不知道。」心想：「尉遲軒不是連練承風的兒子也一併殺了嗎？看來江湖傳聞多半是假的。」

練無爭道：「尉遲先生在那裡，我要見他。」

司徒大膽臉帶笑容，語帶安慰，道：「待你的傷全好了，我就叫尉遲先生來見你，好嗎？」

練無爭無神地點了點頭，然後，他憶起了父親與尉遲軒當日決鬥現場的情形，當時一個黑衣幪面人搶奪自己手中的兩本刀譜，蒙面人向自己下手，自己以飛刀傷了蒙面人，父親與尉遲軒欲救，但鞭長莫及，其後蒙面人向自己頭部轟了一拳，接着自己人事不醒，更不知父親當時有否把蒙面人追及。

司徒大膽實在料不到，尉遲軒帶來向自己求醫的人，竟是鼎鼎大名的練承風之子。

救命之恩　義結父子

如是者過了十天，練無爭的傷已大致康復了。

司徒大膽不斷的被練無爭追問其父親情況，他本不想見尉遲軒，但經不起練無爭的不斷追問，只好命兩名徒弟把尉遲軒帶到居所，然後由尉遲軒親口對他說及父親死訊。

尉遲軒知道練無爭想見自己，大喜過望。

司徒大膽雖不想見尉遲軒，但看在練無爭份上，只好接見了。

尉遲軒甫一踏入，便看見精神奕奕的練無爭，更是歡喜，道：「無爭，你復原了？」

司徒大膽驕傲地道：「在我手上的病人，那有不復原之理？」

尉遲軒對司徒大膽道：「司徒大夫的確醫術高明，華佗也自慚不如。」

司徒大膽乘機吹虛一番。

練無爭問尉遲軒，道：「尉遲先生，我爹怎樣了？」

尉遲軒頓時臉露哀色。

司徒大膽師徒在冷眼旁觀。

練無爭見了尉遲軒的神色，心感不妙，又追問道：「到底我爹怎樣了？」

尉遲軒正在遲疑好不好把他父親死訊相告，司徒大膽嘆了口氣，道：「尉遲先生，不要逃避了，你就照實相告吧。」

尉遲軒明白始終瞞不了練無爭，只好直說，道：「你爹已給當時那個蒙面人殺了。」

此語一出，他們猜想練無爭必定傷心得放聲大哭了。

練無爭的確很傷心，可是他非但沒有放聲大哭，甚至連眼淚也沒有流一滴，祇是眼神充滿仇恨。

眾人對他的出奇的鎮定及堅强感到意外。

練無爭年紀雖幼，但是個聰明人，自從清醒那天開始，他已感到父親必定凶多吉少，因為他清楚記得父親與尉遲軒決鬥當日，蒙面人出現時，兩人已筋疲力盡，根本難以抵擋蒙面人，其後自己不省人事，接下來，就是尉遲軒帶着自己奔波求醫，若果父親不是遇害，帶着自己奔波求醫的，又怎會是尉遲軒？

所以，練無爭已隱約猜到父親遭遇，早已有了心理準備，當父親死訊傳到耳中時，並沒有强烈的反應，更何況，他早已視自己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大丈夫是不該流淚的。

尉遲軒見他堅强如斯，但對他年幼痛失雙親，也不由感到唏噓，正在盤算如何開口，講述他家中遭逢巨變之事。

練無爭目光有殺氣，望住尉遲軒，道：「是否我家裏也發生了事？」

尉遲軒一怔，道：「你為甚麼如此問？」

練無爭道：「若果我家不是發生了大事，我現在該在家中，不會在如此遙遠的地方。」

他的想法雖是單憑自己想像分析，但眾人不由不暗讚他頭腦聰明，竟作出如此正確的推斷。

練無爭同樣作好了心理準備，祇在證實自己推測是否正確。

尉遲軒在搖頭嘆息。

練無爭目光銳利地在等他回答。

尉遲軒無奈，祇好道：「你一家除了二師弟布天成之外，全都被殺了，而且是在你爹被殺的同一個晚上。」

眾人都在為年幼的練無爭遭逢巨變而哀傷，司徒大膽的眼眶也濕了。

練無爭想放聲大哭，但强忍住淚水，可是心中的哀傷是不能忍的，在過度傷心之下，忽覺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

尉遲軒見他快將倒地，連忙把他扶着。

尉遲軒微吃一驚，望着司徒大膽道：「司徒大夫，快救孩子……」

司徒大膽連忙上前，然後替練無爭把脈，一會吁了口氣，道：「放心，無爭祇是傷心過度暈了而已。」轉頭對張不愁道：「不愁，快配藥，煎了馬上餵無爭服下。」

張不愁大概學了司徒大膽不少的醫術，知道如此情形該服甚麼藥，所以馬上飛奔內堂去。

尉遲軒把練無爭抱到廳中一角的一張牙床放下，胡不悲則從旁照顧。

司徒大膽搖頭嘆息了一聲，回頭望着尉遲軒，道：「尉遲先生，江湖傳聞中，練承風是給閣下所殺，但閣下剛才却說練承風被甚麼蒙面人所殺，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尉遲軒臉上泛出比哭還痛苦的苦笑，道：「江湖傳聞？江湖傳聞不是說無爭也被我殺了嗎？但笑話得很，我却不斷為無爭日夜躭心，是不是很笑話？」

這個笑話無人笑得出。

司徒大膽眉頭緊皺地望着尉遲軒，眼光似在盼望他解釋事件的始末。

尉遲軒道：「這件事我必定要向無爭這個苦主交代清楚，日後再在無爭面前一併向你解釋吧。」

胡不悲在練無爭床邊加以照顧，並替他擦了藥，不久，練無爭已甦醒過來。

＊　＊　＊

過了數天，練無爭情緒已較為平伏下來，並向司徒大膽追問殺父仇人，司徒大膽表示一無所知，便叫張不愁把尉遲軒再召到居所，向練無爭講述事件始末。

尉遲軒來到司徒大膽居所，講述當天事情的經過。

尉遲軒述說時，也道出自己懷疑布天成很可能早已被眞兇一併殺了，而眞兇就是狄昭。

司徒大膽聽罷，對練無爭道：「無爭，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日後一定要為父母及師弟報仇，還有你家裏的下人，還要搶回刀譜。」

練無爭望住尉遲軒，道：「你懷疑兇手是我三師叔狄昭？」

尉遲軒道：「我祇是懷疑罷了。」

司徒大膽道：「無爭，要報仇就要練武，司徒伯伯教你武功，好不好？」

練無爭望住尉遲軒，好像要他作主似的。

尉遲軒一點頭，道：「報不報仇都好，武功一定要學，就由司徒大夫教你武功吧，然後我才教你。」

練無爭道：「但這裏優悠幫是壞人的地方，無爭不想留在這裏。」

尉遲軒道：「你跟隨司徒伯伯半年，半年之內學了武功，再加勤練，然後我才帶你離開這裏，好嗎？」

練無爭勉强點頭答應。

司徒大膽能收了這個徒弟，頓感大喜，忙道：「好極好極，改天行拜師之禮吧。」

練無爭忽然在尉遲軒面前跪下。

司徒大膽心感奇怪，心道：「我收他為徒，應該跪我，怎地跪他？」

尉遲軒見他此舉，也奇道：「無爭，你怎麼啦？」

練無爭道：「尉遲先生救了無爭一命，無爭在此叩謝。」說完向尉遲軒叩了三個響頭。

尉遲軒微笑道：「司徒伯伯才是你救命恩人啊。」

司徒大膽笑道：「無爭已向我叩謝過了，現在應該向你叩謝。」

練無爭仍跪在尉遲軒面前，又道：「尉遲先生對無爭的大恩大德，無爭不知如何報答，無爭希望……希望……」說得欲言又止。

尉遲軒道：「希望甚麼？無爭，你說吧。」

練無爭想了想，道：「無爭希望由今天起，叫尉遲先生做義父，無爭日後要好好孝順義父，以報救命之恩。」

尉遲軒先是一楞，隨即大喜，道：「你要作我義子？」

練無爭點頭。

尉遲軒甚是開心，看着練無爭，越看心裏越是喜歡，笑道：「好極了，這樣吧，改天你向司徒伯伯行拜師之禮時，再一併行禮吧。」

練無爭終於有一點笑容了，道：「那你是答應了？」

尉遲軒喜道：「那有不答應之理？」

司徒大膽望着尉遲軒，道：「你是無爭義父，我是他師父，那我們豈非成了自己人了？」

尉遲軒笑道：「這豈非美事？」

二人相視大笑。

胡不悲與張不愁為有了練無爭這個小師弟也很感高興。

＊　＊　＊

很快又過了半年，時值嚴冬。

這半年內，司徒大膽把武功向練無爭傾囊相授，他深信，以練無爭的天資，祇要日後勤加練習，不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尉遲軒自從武功被廢之後，已不敢在江湖走動，亦決定從此退出江湖，他知道練無爭極不願再在優悠幫逗留下去，所以雖然到處佈滿積雪，也履行諾言帶他離開優悠山。

司徒大膽當然捨不得練無爭離開。

胡不悲與張不愁也不捨得。

洛正陽與練無爭見面機會少，雙方毫無感情，對練無爭的離開，並無感覺。

尉遲軒帶着練無爭來到下山的道口，各人都相送到道口。

司徒大膽雙眼紅了。

尉遲軒向各人道別之後，拉着心愛的黑馬，便踏上佈滿積雪的道路下山而去。

練無爭雖然不捨得司徒大膽、胡不悲與張不愁，但想着能離開這個罪惡之地，心情倒也愉快。

父子二人手牽着手，尉遲軒牽着黑馬，一路向山下而行。

父子二人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練無爭但覺欠尉遲軒的實在太多，因為自己性命是他撿回來的，所以他對尉遲軒這份感情，有別於司徒大膽那份師徒感情。

練無爭年紀雖幼，但已愛憎分明，心中更已劃清了何謂恩，何謂怨，更深明恩必報，怨必記的道理。

這是他自懂事開始已有的個性。

＊　＊　＊

尉遲軒的家鄉是一條偏僻村落，他已超過二十年沒有回故鄉，故居亦已破爛不堪，不能居住，所

以他在離村落數里處的一座山上搭建了一間屋，與練無爭相依爲命。

尉遲軒決定把所有的武功傳授給練無爭，一則可助他報滅門之大仇，二則要他日後從神秘兇手手上奪回兩本刀譜。

他不敢肯定兇手搶刀譜的眞正目的，但不排除對方爲了練刀譜上的武功，他知道，要習成兩套刀法或其中一套，非一朝一夕之事，例如「飄幻刀法」，要練上三數年才能發揮其威力，而且練者必定具備良好的武功底子，否則事倍功半。

他告訴練無爭，日後若聽到傳出「飄幻刀法」或「赤煉刀法」重現江湖，使用者必定就是眞兇，這亦是唯一的線索。

「赤煉刀法」已二十多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除了老一輩武林中人有印象外，年輕一輩根本不知何謂「赤煉刀法」，尚幸練無爭見過「飄幻刀法」的招式，起碼練承風與尉遲軒決鬥當日，練承風曾反覆使用過，練無爭一直目睹。

尉遲軒與練承風決鬥時，他領教過「飄幻刀法」，對一些招式不但印象深刻，亦了然於胸，所以他在練無爭面前，模仿了幾招，要他謹記招式，若日後遇上有人使出此等招式，那人必是大仇人無疑。

練無爭緊緊牢記。

* * *

光陰荏苒，又過了兩年多，練無爭已十三歲，身材日漸高大，由於天天苦練武功，日子有功之下，身體異常結實，外形也越發硬朗。

尉遲軒退出了江湖三年，這三年來，他的心境出奇地平靜，過往那種爭强好勝的個性早已盪然無存，而且深深地體會到平淡安逸是幸福的道理。

這是不是因他以後不能再動武，所以性格也改變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山區居住兩年多以來，每天就教練無爭武功，其餘時間則教他讀書，而且在屋後開墾了一塊農田，自耕自食，父子二人又經常到處狩獵，又或到山下的一個大湖畔垂釣、打漁，生活過得相當優悠自在。

尉遲軒知道，練無爭不能長久逗留在山區生活，所以這天的傍晚，父子二人坐在門前的時候，尉遲軒對練無爭道：「孩子，我打算把你送回保定城去。」

練無爭反應奇大，道：「爲甚麼？」

尉遲軒道：「讓你外祖父或者大師伯照顧你。」

練無爭忙道：「不，無爭要永遠和義父在一起。」

尉遲軒慈祥地笑道：「傻孩子，你大師伯和外祖父才是你最親的人，你該跟他們一起生活才對。」

練無爭道：「義父，別說了，你才是無爭最親的人，無爭是不會回保定城的。」

「難道你大師伯和外祖父不疼你？」

「大師伯和公公都很疼無爭，但義父更疼無爭，無爭也疼義父。」

尉遲軒何嘗捨得離開練無爭，想了想又道：「你的親人全都以爲你在三年前已死了，你該回去讓他們見一見你，讓他們知道你尚在人間，更要讓他們知道，你練家還存有你這一點血脈，況且，你爹娘去世三載，在情在理，你該回去拜祭一下爹娘。」

提起父母之死，練無爭又哀痛起來，然後目光充滿仇恨地望着遠山。

尉遲軒知道他在想甚麼。

過了一會，練無爭道：「對，我該回去見見大師伯、公公、舅父、舅母，還有表弟，還要拜祭爹娘和三個好師弟，還有非常疼愛我的幾個下人。」說到這裡，眼淚已濕了雙眼。

尉遲軒長長嘆了一聲，良久，才道：「此去保定城，路途遙遠……」

練無爭道：「無論多遠，也要回去，然後我們再回來這裡。」

尉遲軒點點頭。

練無爭道：「義父，我們何時起程？」

尉遲軒又嘆息了一聲，道：「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想帶你回去，祇是義父恐怕在道上遇上仇人，那時把你也連累了。」

練無爭一臉大無畏之色，道：「無爭不怕，義父還怕甚麼？」

尉遲軒道：「若去保定城，萬安鎮是必經之路……」欲言又止。

練無爭奇道：「這又如何？」

「萬安鎮項家莊有義父的大仇人。」尉遲軒道。

練無爭知道他的過去，也知道他以前樹敵甚多，問道：「項家莊的人很厲害？」

尉遲軒點點頭。

練無爭道：「你跟他們的仇如何結下的？」他也感到自己明知故問。

尉遲軒道：「五年前，我殺了項家莊老莊主項斌。之後他的兒女、女婿和一衆弟子都要找我報仇。」

「你爲甚麼要殺那個項斌？」

「這個項斌生前曾經大吹大擂，說自己武功如何了得，又說『刀魔』尉遲軒到處找高手較量，但不敢找他，就因爲怕不是他對手。」

練無爭插嘴道：「你忍無可忍，所以找他較量，然後把他殺了，是嗎？」

尉遲軒道：「本來義父也不屑跟這種人交手，因爲他還沒有資格，但他不斷吹噓，自誇自己武功是天下第一，又不把義父放在眼內，所以義父跟他拚了一場，最後把他殺了。」

「他的武功如何？」

「非常了得，尤其是他的項家劍術。」

「但他最後還是死在義父手下。」

「據說，他的兩個兒子項飛和項傑，還有女兒項冰都得到他的眞傳，武功也相當了得，項冰的丈夫薛永也是出自非泛泛之輩的武林世家，再加上項家的衆多弟子，義父實在鬥他們不過。」

「以義父的武功，五年前能殺得了項斌，還怕他的兒子和徒弟徒孫？」

練無爭並不知尉遲軒武功已廢，所以才這麼自負。

尉遲軒黯然無語。

練無爭見了他的表情，甚感奇怪，道：「你怕遇上項家的人？」

尉遲軒不自主地點了點頭。

練無爭道：「既然如此，義父可以化了粧才上路，那就無人認得義父了。」

尉遲軒淒然一笑，道：「義父行走江湖二十多年，從來都以眞面目示人，現在竟然爲了逃避仇家而不敢出示眞面目？」

練無爭無奈地道：「既然如此，無爭祇好一個人上路好了，見了親人和拜祭了爹娘後，再回來跟義父一起生活。」

尉遲軒道：「你小小年紀，義父怎放心讓你一個人遠行？」

練無爭道：「有小黑陪我。」小黑就是尉遲軒的愛駒。

尉遲軒苦笑道：「小黑怎懂得照顧你？」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也可以照顧小黑。」

「別說了，義父和你上路吧，但無論如何，義父是不會化粧的。」

練無爭天眞地笑道：「這才是英雄本色嘛！」

他相信義父武功高强，即使遇到再强的對手也可應付，而且他對自己的武功也充滿信心。

* * *

清晨。

山區一片和諧景象。

練無爭心情特別開朗，因爲今天是他首次與義父遠行。

尉遲軒預備了簡便行裝，頭戴一頂闊邊斗笠準備上路。

練無爭與黑馬玩了一會以後，便與黑馬一起行到尉遲軒面前，然後父子一起騎上馬背，便展開了保定城的行程。

道上風光明媚，父子二人牽着黑馬，一路上逍遙自在，有說有笑，甚是愉快。

談話間，練無爭忽然問道：「義父，你一向甚麼人也不怕，傳說，最强的對手你也不放在眼內，但現在爲甚麼如此怕遇上萬安鎮項家莊的人？」

尉遲軒沉默了良久，終道：「因爲義父的武功已被廢了，現在祇餘一半內力，從此已不能動武了。」尉遲軒並不知道自己的內力祇剩三成而已。

練無爭吃驚地道：「誰人把義父的武功廢了？」

尉遲軒心境平和地道：「你師父。」

練無爭詫異道：「我師父？」

尉遲軒微笑點頭。

練無爭道：「莫非師父的武功比你更高，竟把義父的武功也廢了？」

當下，尉遲軒便把司徒大膽當年如何以練無爭性命作威脅，最後以藥物把自己武功廢了一事，都照實對他說了。

不易流淚的練無爭聽了，竟然熱淚盈眶，尉遲軒奇道：「甚麼事哭了？」

練無爭語氣哽咽，道：「義父爲了救無爭性命，不惜被廢了數十年武功，無爭感激得很，所以哭了。」

尉遲軒道：「傻孩子，這不是甚麼大事。」

「義父武功被廢，難道不難過？」

「當初的確很難受，但過了一段時間，反覺得平靜了，還很感激你師父。」

「此話怎講？」

「過去二十多年，義父仗着一身武功，到處找人較量，殺了不少人，也樹下不少仇家，這三年來，若不是你師父把義父武功廢了，說不定還不斷在殺人，現在武功廢了，那還有能力找高手較量？所以祇好過些平淡生活了，想不到，義父這一生中，竟是這三年過得最是幸福愜意，實在是一件大大的諷刺。」

「你恨不恨師父把你的武功廢了？」

「當初的確非常痛恨他。」

「你不覺得師父太過份了一點嗎？」

「他其實是一番好意的。」

「哦，我明白了，師父的意思就是要義父退出江湖，從此之後不要再殺人，然後過些平淡生活。」

「你如此聰明，當然明白。」

練無爭面露憂色，道：「若果眞的遇上仇家那怎麼辦？」

尉遲軒道：「若果對方武功平凡的話，義父剩餘的一半功力尚可應付，但現在義父連你也打不過了。」

練無爭一臉自信，一拍胸膛，道：「別怕，若遇上仇人，無爭會保護義父。」

尉遲軒當然清楚練無爭的武功的確不差，但到底還欠缺一點火候，倘遇上眞正高手，根本應付不來，聽他說得如此天眞，也不禁笑了，但也笑得甚是安慰，因爲他知道練無爭的確很孝順自己，比親生兒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 * *

父子兩人，曉行夜宿，每當到了一個城鎭，尉遲軒都把闊邊斗笠垂得低低，把一張臉盡量遮蓋，恐怕被人認出盧山眞貌，而他隨身携帶的得意武器「赤煉刀」，也以布包着。

因爲此刀在江湖上也甚有名氣，見過的人不在少數，爲免惹起注目而洩露身份，只好以布包着携帶。

* * *

道上風光如畫。

父子二人在道上不徐不疾的前進着，一路上有遊山玩水的感覺，心情倒也暢快。

不一日，父子二人已抵達萬安鎭，那時才是中午時分。

尉遲軒知道離萬安鎭數十里外有另一個名叫平揚鎭的城鎭，便打算於日落前趕路前往，住宿一晚後才繼續保定城之路。

尉遲軒希望盡量縮短在萬安鎭逗留的時間。

父子二人進入萬安鎭後，尉遲軒謹愼起來，在鎭上草草吃了午飯，又匆匆離開，朝鎭外而去了。

走在街上，練無爭牽着黑馬，正沿路出鎭，正步行間，前面忽有十五六個人，個個手握兵器，且聲勢極不尋常的迎面而來。

練無爭見狀，脫口道：「發生甚麼事？」

尉遲軒也忍不住抬頭望了望。

前面十數名大漢迅速趨到父子二人面前，並在二人面前停下，攔住去路，且人人都一臉怒容，街上行人見了，都紛紛走避。

十數人全都手握長劍，且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握着劍柄，大有隨時把劍拔出之態，衆人中，其中一人約卅三四歲，身材高大，國字型臉，樣子嚴肅中帶幾分傲氣，似是這班人中的爲首人物，其餘的，全是十多歲的青年大漢。

尉遲軒抬頭見了此人，再垂下頭，細聲地對練無爭道：「他就是項斌的第二兒子，號稱『傲氣神劍』，項傑。」語氣甚是平和，就好似遇上這班人是預料中事一樣。

練無爭聞說，望着項傑，泛出一臉不羈之色，且毫無懼意。

項傑甫一停下，毫不客氣，指住尉遲軒，道：「老兄，快把斗笠除下，讓我看清你樣子。」

練無爭見他無禮，斜睨他一眼，道：「你在命令誰？」

尉遲軒知道此仗難免，緊緊握着手中「赤煉刀」，刀柄亦已露出布外，方便出鞘。

項傑被練無爭以不禮貌語氣回敬，氣道：「小子，你是誰？」

練無爭毫不示弱，加重了語氣，道：「小子，你又是誰？」

項傑更氣，他身旁一名青年開口道：「小子，聽着了，他是我師父，武林中人稱『傲氣神劍』的項傑大俠。」

練無爭輕佻地笑道：「臭小子原來是自稱甚麼神劍的項傑，不過少爺沒有聽過。」

項傑氣得七竅生烟，但不再與練無爭作口舌之爭，目光回到尉遲軒身上，語氣仍舊毫不客氣，又道：「把斗笠除下。」

尉遲軒毫不猶豫，把斗笠脫下並抬頭臉向項傑等人。

項傑等人見了尉遲軒的盧山眞貌，登時微吃一驚，都身不由主地向後退了兩步，而且紛紛把劍拔了出來，人人心情極之緊張，氣氛則更緊張。

練無爭見了此等情景，不屑地一笑，道：「先前氣焰如此高漲，現在見了我義父就怕成這個樣子，你們到底是甚麼脚色？」

項傑强自鎭定，但已無話可說。

尉遲軒淡淡地道：「聽說你找得我好辛苦？」

項傑語氣已軟下來，更不敢輕視尉遲軒，道：「尉遲軒，我們的確找得你好苦，我要爲父報仇！」

尉遲軒道：「五年前，令尊爲人不是如此飛揚跋滬的話，根本不會死在我刀下，項二公子，請三思吧。」此話明顯向項傑警告。

項傑咬牙道：「廢話少說，受死吧。」說着擺起了架式。

尉遲軒知道今天是血債血償的日子，他有自知之明，不想連累練無爭，在雙方劍拔弓張之時，一手提起練無爭，把他放在馬背上，道：「孩子，快走！」說完，在馬臀部一拍，馬匹便邁開四蹄而去。

練無爭不走，想把馬匹勒停，但黑馬似乎明白尉遲軒心意，並不停步，馱着練無爭向鎭外飛奔而去，練無爭則一路大叫，命黑馬停步，但黑馬不理，仍舊向前飛奔。

站在項傑身旁的，正是項傑的大弟子，叫楊坤，眼見練無爭騎馬

杜夫人追出門外，白馬已馱着練無爭、杜心怡……

遠去，一臉憂色地對項傑道：「師父，那小子是尉遲軒的義子，他這麼一走，正是放虎歸山，後患無窮。」言下之意，似是尉遲軒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上般。

項傑那有想得如此長遠？似是聽不見楊坤之言，向身旁衆人命令道：「上！」

此令一出，十多名大漢把尉遲軒團團圍住。

尉遲軒動也不動的站着，只是眼觀鼻，鼻觀心地凝站着，十多人一時間不敢貿然動手。

尉遲軒心知此仗難打，只希望以餘下的一半內力應付，再伺機脫身。

項傑不想再僵持下去，大喝一聲，便持劍殺向尉遲軒，其餘等人亦從不同方向蜂湧殺上。

尉遲軒只好拔刀了。

整把血紅色的「赤煉刀」出鞘，寒氣森森，果然懾人，項傑的一衆弟子也心中打了個突，只好硬着頭皮繼續衝殺而前。

雙方一經碰頭，尉遲軒只好迎戰，首先把十多柄攻來的長劍一一化解。

尉遲軒的確已厭倦了殺人，他此仗只想退敵，並不想殺敵，所以只招架而不還手。

以尉遲軒的武功，雖只餘下一半內力，但要應付項傑的十多名武功平凡的弟子，一點也不難，但交手一會，他已發覺力不從心，出招也毫不順意，已開始感覺招架乏力了，再加上劍術精湛的項傑，根本難以應付。

尉遲軒又怎料到，自己的內力其實只餘下三成，此時的他，就好似一個未曾練過功的普通老人一樣，體力大走下坡，又如何應付眼前强敵？

項傑先前對尉遲軒仍顧慮多於一切，所以打得十分謹愼，毫不敢托下，但交手不久，發覺尉遲軒出招渙散，又似是氣力不繼，登時加强了信心，知道可獨自應付，便喝退一衆圍攻的弟子。

衆弟子紛紛聽令退下，項傑也先退了下來。

尉遲軒稍有喘息機會。

項傑回復一臉驕傲之神態，道：「尉遲軒，爲免武林朋友取笑在下以多欺少，今天在下與閣下堂堂正正打一場。」他知尉遲軒現在處境不妙，才敢出此大言。

尉遲軒自知這天終會降臨，只好接受現事，淡淡地道：「項二公子，動手吧。」

項傑勝劵在握，臉色一沉，便再度殺了上去，他的一衆弟子則圍觀着替他打氣。

* * *

且說練無爭說甚麼也不願撇下

尉遲軒，何況他還知道義父只餘一半內力？根本不是項傑對手，但奈何甫一騎上馬背，黑馬毫不受控制，只拚命向前奔，最後，只好在急速奔馳的馬匹背上，冒險翻身下了馬，然後沒命地飛奔回鎮上，心情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一路奔走間，沒多久返回鎮上，再氣急敗壞地返回打鬥現場，離遠一望，登時把他嚇得魂不附體，原來他一看之下，第一幕映入眼簾的，是項傑一劍刺中義父心窩，項傑再把劍抽出，義父心窩處隨即噴出一支血箭，然後項傑再在義父身上加了一脚，義父登時向後飛出丈外摔在地上，項傑一眾弟子則鼓掌叫好。

練無爭見了此幕光景，頓時晴天霹靂，聲嘶力竭地狂叫着：「義父！」便發足向尉遲軒倒地處奔去。

項傑擊倒了尉遲軒，也不追擊，只得意地望着垂死的尉遲軒。

練無爭撲到尉遲軒懷中，見他奄奄一息，傷心得撕心裂肺，眼淚如泉般湧出，叫道：「義父，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尉遲軒氣若游絲，道：「孩子，快走！」說完，雙脚一伸，雙眼一合，便死在練無爭懷中，練無爭傷心欲絕，撫屍痛哭。

項傑見尉遲軒已死，發出得意的冷笑。

楊坤走到項傑身旁，道：「師父，斬草除根，把這小子也殺了，免除後患。」

項傑道：「爲師自有主張。」他想起「刀魔」尉遲軒死在自己手上，勢必揚名立萬，心情愉快之極，望着尉遲軒屍體，忍不住仰天狂笑，邊笑邊道：「『刀魔』尉遲軒，傳說中你武功蓋世，想不到你今天會死在我項傑劍下。」說完又仰天狂笑，笑得更是愉快。

練無爭哭得死去活來，抬頭望望項傑，他淚眼模糊中，只見項傑在仰天狂笑，登時仇恨澎湃到了極點，再瞥眼一看，見義父手中握着「赤煉刀」，忽然伸手取去義父手中的「赤煉刀」，接着臉容可怖的握刀直殺向項傑。

項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仍在得意忘形，此時練無爭已提刀殺到，他身後一眾弟子見了，驚呼道：「師父，小心！」

項傑一個驚覺，定睛一看，祇見練無爭有如受了傷的猛獸般殺了過來。

他見練無爭年紀小小，壓根兒不放在眼內，馬步向旁一踏，避了練無爭重重一刀。

練無爭悲憤塡胸，雙眼發紅，一招落空，一個轉身，又向項傑殺將過去，項傑一跳避開，望着練無爭，道：「小子，大爺不想欺負你，我就空手讓你十招，十招過後，莫怪我不客氣。」說完，把手中長劍向衆弟子拋去，其中一名弟子把它接住了。

練無爭悲憤交集，握着「赤煉刀」，又向項傑當頭劈下，項傑向旁一閃避開，練無爭心中雖然悲憤，但出招毫不混亂，一刀落空，迅速改劈爲掃，並且掃向項傑腰部，項傑以橋手格開他握刀的手，但練無爭變招奇快，速度也快若閃電，一刀被格開之後，馬上一個反手，從身後一刀向項傑切去，項傑欺身而前，右手欲想格開練無爭這一擊，練無爭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見他右手伸來，馬上把刀收回，迅速轉身，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身子一彈而起，「赤煉刀」直向項傑來不及收回的右手重重一劈。

這一劈快若閃電，也蘊含了盛怒，項傑來不及收手，一條右臂登時被練無爭砍斷了，他的衆弟子嚇得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

項傑未交手便出現輕敵之心，還揚言要空手讓練無爭十招，豈料三招已喪失一條手臂，他此時方知，面前這小子原來武功不弱。

他知道已太遲了，一臂斷去，血流如注，把他痛得臉色發青。

練無爭要替義父報仇，一招得手，毫不放鬆，發一聲喊，又提刀殺向項傑，痛苦中的項傑大吃一驚，見他殺了過來，忙把身子矮下，狼狽萬分地向旁滾開才避過了，與此同時，項傑的衆弟子見師父勢色不對，十五個人連忙握劍殺向練無爭。

練無爭雙眼赤紅，正要向項傑乘勝追擊，但十五人迅速掩至，唯有回身迎戰。

十五人從不同方位向練無爭衝殺而上，練無爭怒吼一聲，揮舞着「赤煉刀」迎向從不同方向殺來的十五把長劍，一時間，但聞「叮噹」之聲響個不絕，祇見練無爭忽高忽低，一把刀或劈或砍、或切或削、或掃或刺，使得相當純熟，對方十五個人一時也討不了半點好處。

雙方混鬥了一會，楊坤忽然叫道：「退下！」

十五個人動作一致地向後退了下去。

楊坤望着其中二人，道：「你們先把師父扶回去。」

有兩人便把項傑扶起，並拾回他那條斷臂，然後從另一方走了。

練無爭見項傑被人扶走，大叫一聲，便向項傑飛身殺將過去。

楊坤等人見狀，也動作一致飛身而前，並再度把練無爭纏上了。

練無爭目的是要殺項傑爲義父報仇，但被纏住了，祇有眼巴巴的看着項傑離開，登時把楊坤等人也

恨透了，當下便與這十三人苦戰。

練無爭武功雖然不弱，但到底火候未夠，加上臨敵經驗全無，而且對手衆多，在强弱懸殊之下，不多久，身上已中了多劍，全身也染滿了血漬。

受了傷的練無爭越發瘋狂，此時已把性命豁了出去，把全部所學施展出來，經他一輪不要命反擊之下，其中五個人被他重創倒地不起。

楊坤見他連傷五人，恨上心頭，領着其餘七人，又向練無爭前後夾攻。

此時的練無爭傷勢越重，流血更多，雖然打得性起，但對手劍招密集，已開始難以應付，看來已情形不妙，在此危急關頭，忽聞一聲馬嘶之聲，楊坤等人瞥眼一看，祇見一匹黑馬向衆人衝了過來。

楊坤等人正在圍攻漸感乏力的練無爭，本來眼看可取他小命了，但見了龐然大物的黑馬衝了過來，全都嚇得雞飛狗走。

黑馬迫退衆人後，踱到練無爭身旁，好似要他騎上背，然後一起逃命一樣。

練無爭雖然恨透對方，但知道寡不敵衆，亦想着留着性命替義父報仇，也要替父親報仇，便打算先行離開方是上策。

他不會遺下義父屍體不理，便含淚把義父屍體搬上黑馬背上。

楊坤等人站在一邊，見練無爭彎身搬動尉遲軒屍體，知他想離開，正想衝殺上前，但他們的舉動被黑馬看見，黑馬又向他們撞過去，衆人心知鬥這龐然大物不過，登時不敢接近。

黑馬逼退衆人後，又返回練無爭身邊。

練無爭把尉遲軒屍體搬上馬背上，呆望着黑馬一會，拍拍馬頭，哽咽地道：「小黑，你眞夠義氣，若不是你，無爭會死在這班卑鄙小人手上了。」登時對黑馬感激得再度落淚，然後飛身騎上馬背。黑馬也邁開四蹄直向鎮外奔去。

楊坤等人眼見黑馬把練無爭馱着離開，心有不甘，紛紛從後追逐，八個人不約而同地把手中長劍朝黑馬擲將過去。

這八把長劍直飛向黑馬，其中三把劍刺中黑馬臀部，且入肉極深。

黑馬臀部插着三把劍，雖然痛楚之極，可是非但沒有停下，甚至脚下也沒有慢下來，仍奔跑如飛。

楊坤等人見了黑馬這個情形，看得不由睜大了雙眼，也在睜大的雙眼中目送黑馬遠去。

騎在馬背上的練無爭根本不知黑馬臀部連中三把劍，他恐防楊坤等人也騎馬追趕，當下催着黑馬沒命似的直奔到郊外，一路上不讓馬匹稍慢。

＊　＊　＊

日已西斜。

練無爭策馬一口氣奔出二十多里外，那時已處身荒野之中。

他勒馬放緩步頭，望望四週，又望望義父屍體，眼淚又如泉水般湧了出來，邊哭得抽搐着身體，邊叫着「義父，義父」的叫個不停。

黑馬慢步踱了一會，此時，黑馬終於奔走間失血過多，四蹄一軟便倒了下去。

練無爭跌了下馬，向黑馬一看，登時嚇得呆住了，因爲他看見黑馬臀部插着三把長劍，接着哭得凄切地叫道：「小黑，你爲甚麼這樣傻，受了傷仍走得這麼快？」

可是小黑毫無反應，因爲小黑已死了。

對於黑馬的捨命相救，練無爭又感激又傷心，傷心得連自己身上受傷帶來的痛楚也忘了。

他看着義父及黑馬的屍體，又想起往日與義父及黑馬相處的情形，傷心也達到了頂端。

他萎頓地坐在一人一馬的屍旁，祇覺疲倦不堪，同時也希望這祇是一場惡夢，最後他知這不是夢，是活生生的事實，他告訴自己，要面對現實。

他不能讓義父及小黑曝屍荒野，他以手中的「赤煉刀」，替義父和小黑分別掘了兩個墓穴，再把人馬分別葬了，那時他的眼淚已流乾了。

葬了人馬之後，再以用作包裹「赤煉刀」的白布替自己包紮了傷口，最後，在義父墓旁再掘了一個小穴，再把「赤煉刀」埋葬了，此舉是讓「赤煉刀」長伴義父。

折騰了一輪後，太陽亦已下山，此時，他不知該往何處，但還是離開了兩個墳墓，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荒野之地向前行。

＊　＊　＊

夜幕低垂，大地蒼茫。

低垂的夜幕中，蒼茫的大地上，祇餘下一個滿身泥汚和血漬的練無爭，正在無助地、孤獨地隻身向前行。

夜涼如水，疾風急勁，祇把身上帶傷的練無爭冷得全身發抖。

堅强的意志告訴他自己，不能停下來，更不能倒下去，否則可能永遠不能站起來。

所以儘管多疲倦，他還是繼續前行，有無目的地，對他來說已不重要。

廣大的荒野上，漆黑中，祇有他一個人，顯得他是多麼的渺小。

行行重又行行，也不知行了多少時間，不覺天色已大白，他竟然行了一整晚，完全沒有停下半步，

此時的他，已是筋疲力盡，臉青唇白，但他仍沒有停步的打算。

又走不久，向前望去，目光模糊中，祇見面前不遠處有一城鎮，便朝城鎮走去。

原來在不知不覺間，他已到了平揚鎮。

平揚鎮上的清晨已繁忙一片，人們也開始爲了新一天而忙碌。

練無爭進入鎮上，身子虛弱得雙眼半開半合，身不由己地在街上胡亂踱着，此時，他的脚步亦已開始不穩，隨時都會倒下去。

練無爭盡量不讓自己倒下。

街上行人雖多，但無人理會他，行人大多祇望了他一眼，便又擦身而過。

在行人眼中，這個衣衫襤褸，滿身泥污和蓬頭垢臉的小子，祇是個小乞丐而已。

在尋常人心目中，乞丐是自生自滅的，無人關心的，也無人理會的。

練無爭繼續漫無目的地前行，走不多時，忽然傳來陣陣急速的馬蹄聲，他強自睜開雙眼，祇見迎面不遠處有八乘人馬急速馳了過來，騎者似是不管路人死活，繼續前奔，以致街上行人嚇得雞飛狗走。

疲乏的練無爭見了這情形，正擬閃身避開，他向前一望，祇見街中心一個年約卅歲的婦人和一個約十一二歲的小女孩正在買東西。

這兩人狀似母女，眼看快要被從後而至的馬匹撞着了，練無爭不理一切，出盡全身僅餘的力氣，千鈞一髮之際雙掌推向母女二人，那雙母女中掌，打橫飛向路邊，亦在此一瞬間，八匹馬如飛地在母女身旁掠過，而練無爭一個閃避不及，被其中一匹馬重重踢了一脚，登時被踢得飛出丈外，口中噴出一蓬鮮血，接着便不省人事，昏死過去。

八乘人馬已絕塵而去。

這雙母女中，那母親樣子相當漂亮，外表也極是溫婉，而那女孩樣子也很標緻可愛，但有點倔强的味道。

危險已過，行人紛紛回到路中，有人在痛罵騎者不管他人死活，有人走到母女身旁，其中一人道：「杜夫人、杜小姐你們怎樣了？」

那杜夫人拍拍身上塵埃，道：「沒事了，謝謝關心！」

那女孩則一臉憤怒地望着遠去的八乘人馬。

看這雙母女的衣着，似是鎮上的富有人家。

練無爭仍躺在地上昏迷過去，但無人理會。

杜夫人驚魂稍定之後，定過神來，想起一個小乞丐捨命相救，甚是感激，她走出人堆，向前望去，祇見那相救的小乞丐倒地不起，一個吃驚，便向小乞丐走去，小女孩見狀，也吃驚地跟着母親。

她們母女心目中的小乞丐，當然就是練無爭了，母女二人見了他不省人事，小女孩驚叫道：「娘親，他傷得很重。」

杜夫人看個清楚，祇見練無爭非但人事不省，身上還源源流出大量鮮血。

原來練無爭身上的傷口被震裂了，以致大量鮮血流出。

杜夫人忍不住打開練無爭的上衣，祇見他身上纏滿白布，鮮血就由白布內滲了出來，她知練無爭本已受傷不輕，有感他捨命相救，感激得幾乎當場落淚，連忙站起身，對身旁的人道：「各位，行行好，請幫忙把這孩子抬到我家去。」

旁人聽她這麼說，竟紛紛散開，大概嫌這小乞丐滿身汚泥，更滿身血漬，怕染汚自己衣衫。

杜夫人一臉無助，小女孩望着旁人，又道：「你們知不知甚麼叫惻隱之心？」

無人理會。

小女孩目光極瞧不起四週的人，又道：「你們簡直連一個小乞丐也不如。」

杜夫人道：「心怡，他不是乞丐，來，我們把他扶回家再說吧！」

那小女孩怒目橫掃了衆人一眼，便與母親合力把練無爭扶了起來，然後向街道另一邊而走。

街上行人見無熱鬧可看了，方才紛紛散開。

* * *

鎮上近郊處有一所大院落，院落正中大門有個牌匾，牌匾上寫着三個金漆大字，就是「形意門」。

「形意門」是鎮上一個無人不識的武林門派，掌門人就是外號「影子劍」的杜貫生，練無爭捨命相救的母女，就是杜貫生的妻子，和獨生女兒杜心怡。

杜貫生年約四十歲，外形威武嚴肅，地方上，甚至附近城鎮都甚敬重他，是武林中名頭甚响的一個人物。

練無爭傷勢重上加重，但經杜貫生悉心醫治之下，生命已無危險，刻下已沉沉睡着了，杜心怡對他不顧自己性命相救，同樣感激涕零。

杜貫生望望昏睡的練無爭，又望望女兒，道：「心怡，莫打擾這位哥哥靜養，我們出去吧！」

杜心怡道：「我要在這兒陪着他，否則他醒了我們不知道。」

杜氏夫婦互望了一眼，然後互相點了點頭，就任由女兒陪伴練無爭，然後夫婦出了房間。

夫婦二人在大廳坐下，杜貫生

一臉敬佩之色，道：「這孩子事前已受傷不輕，正是自顧不暇，竟然不顧自身安危捨命救了你們母女，這種人，在這年頭已甚少有，何況他祇是一個小孩子，實在太難得。」

杜夫人道：「若不是他，我和心怡的後果眞不堪想像。」

杜貫生微有怒意，道：「萬安鎮項家莊的人也太過份了，爲了要找尉遲軒的義子斬草除根，竟然騎馬進入市中也不下馬，還罔顧路人安全，實在太目中無人了。」

杜夫人道：「我也有聽說過項家莊人的所爲，他們自命爲正派，又自認武林第一劍，全不把中原武林人士看在眼內。」

杜貫生道：「項斌生前自高自大，以致樹大招風，被尉遲軒所殺，想不到他兩個兒子秉承了他的個性。」

杜夫人道：「項傑能夠把武功高强的尉遲軒殺了，的確值得他驕傲的。」

「但他的手被尉遲軒的義子砍斷，那麼尉遲軒的義子武功也甚了得了。」

「所以項家莊的人追殺尉遲軒的義子追到了這裡。」

「不錯，斬草不除根，項家日後的確後患無窮。」

「尉遲軒自從殺了練承風父子之後，忽然間在江湖上消失了，三年後，他又忽然間重現江湖，還多了一個義子，現在尉遲軒又被項傑所殺，日後他的義子必定上門尋仇了。」

杜貫生長長嘆了口氣，道：「江湖上就是這樣，無日安寧，若果尉遲軒的義子承受了他的武功和性格，看來日後還有連場殺戮呢！」

杜夫人道：「這些江湖中人，不斷在結仇樹敵，難道不覺厭倦？」

杜貫生苦笑無語。

杜夫人也不再提江湖恩怨，改變話題道：「這個救了我們的孩子，鎮上人都當他是小乞丐，我見他身上傷得如此重，不該是小乞丐這麼簡單，其中必有別情，到底他是誰家孩子？」

杜貫生道：「待他稍爲康復了，我們再問他來歷吧，或者把他送回家去。」

杜夫人道：「他有恩於我們母女，一定要好好報答他。」

杜貫生親切一笑，道：「這個一定。」

* * *

杜心怡仍很有耐性地一直伴在練無爭床邊，見他睡得安詳，也甚感安慰。

她目不轉睛地望着練無爭的面孔，好似練無爭的樣子有無比吸引力一樣，把她深深吸住了，她甚至看得一直沒有眨眼。

經過悉心的治療與靜心的休養，練無爭的傷已大致復原了，這些日子以來，杜心怡一直都陪伴在側。

義父死後，練無爭一直悶悶不樂，無論杜心怡如何逗他，他仍舊沉默寡言，令杜心怡也無法可施。

這天，杜貫生把練無爭喚到大廳，杜夫人與杜心怡也陪伴在側。

杜貫生一臉親切笑容，道：「我祇知你姓練，名叫無爭，你家住何處，因何受了如此重的傷？」

想起家人，練無爭又悲從中來，但堅强的他强忍眼淚，當下說道：「無爭自幼喪母，與父親相依爲命，幾天前，無爭與父親在路上遇上强盜，强盜把爹殺了，又把無爭打傷，無爭已無依無靠，所以才流落街頭。」他不想別人知道自己身世，更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是尉遲軒義子，所以編了這個故事。

更重要的一點，是練無爭從杜心怡口中知道，杜貫生武功十分高强，他想留在「形意門」學武。

杜氏母女聽他說得凄涼，心中憮然。

杜貫生聽得眉頭緊皺，道：「你有甚麼打算？」

練無爭道：「若果杜大俠不嫌棄，無爭想拜杜大俠爲師，專心學武，日後找那强盜爲爹報仇。」

杜心怡拍掌稱好，杜夫人也微笑點頭。

杜貫生白了女兒一眼，杜心怡馬上住嘴，杜貫生望着練無爭，道：「拜師之事，日後再談吧！」

練無爭祇好點點頭。

今天一早，練無爭起了床，梳洗過後，正想走出大廳，見了杜貫生和夫人坐在一起，似是傾談甚麼似的，忽然聽見他們的話題涉及自己，便站在屏風後面，細聽之下，祇聽見杜夫人道：「無爭這孩子聰明過人，天份高，悟性强，這正是你渴望的人材，他將來必定能把『形意門』的武功發揚光大，你却拒絕收他爲徒，還打算叫他離開？」

杜心怡也哀求道：「爹，你就收無爭哥哥爲徒吧，不要叫他走，我求求你。」

杜貫生一臉爲難之色，道：「他來歷不明，身世不詳，我豈能收他爲徒？若果他身世不清白，日後被揭發了，會大大影响我一生的聲譽。」

杜夫人道：「他不是清楚說了自己身世嗎？」

杜貫生道：「我覺得他的話不盡不實。」

杜夫人道：「是否不盡不實，你和我都不知道，但你難道不覺得他可憐嗎？」

杜貫生道：「大丈夫做事英明果斷，豈能有婦人之仁。」

杜心怡急道：「但無爭哥哥對我和娘親都有救命之恩。」

杜貫生語氣決絕，道：「你們別再說下去，我無論如何是不收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爲徒的，至於他對你們有救命之恩，我會送他一些銀兩報答他。」

杜夫人道：「這孩子性格如此倔强，你送他銀兩，豈非在侮辱他？」

杜貫生道：「除此之外，我還可以做甚麼？」

杜夫人正要爭辯，練無爭忽然自屛風後走了出來。

各人爲之一愕，杜夫人道：「無爭，剛才我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練無爭心境平和地一點頭，然後道：「無爭多謝杜大俠、杜夫人，還有心怡小姐的照顧之恩。」說一拱手，道：「無爭就此告辭。」說完大踏步向大門走去。

杜夫人母女甚是不捨，也一臉情急，杜貫生忽然叫道：「等一等！」

練無爭停了步，但沒有回頭。

杜夫人母女以爲杜貫生回心轉意。

杜貫生望着練無爭，道：「我送些銀兩給你再走吧。」

母女二人十分失望。

練無爭回頭望着杜貫生，微笑道：「心領了。」便又回身向大門走去。

杜夫人急道：「無爭，等一等。」

練無爭回頭望着杜夫人。

杜夫人望着丈夫，哀求道：「他小小年紀，無親無故，又身無分文，你就收留他吧。」

不待杜貫生開口，練無爭已道：「杜夫人放心，無爭懂得照顧自己。」

杜夫人以質問的語氣對杜貫生道：「你決定不收無爭爲徒？」

練無爭搶着道：「杜大俠若收無爭爲徒，只會大大影响聲譽。」

杜貫生只覺他是諷刺自己。

練無爭說完，又大踏步向大門口走去。

杜夫人甚是不捨，望望丈夫，一臉哀求之色，杜貫生決絕地道：「讓他走吧。」

杜心怡望着練無爭背影，忽然叫道：「無爭哥哥，等等我。」說着，快步向他走去。

練無爭停下，並回頭望着走過來杜心怡，臉上也露出驚喜之色。

杜心怡來到練無爭面前，以堅定的語氣道：「無爭哥哥，我跟你一起走。」

練無爭喜極點頭，說聲「好」，便伸手握杜心怡的手，杜心怡也伸出手，二人的手緊緊握着。

杜氏夫婦吃了一驚，杜貫生喝道：「心怡，回來！」

杜心怡充耳不聞。

練無爭也不理會，拉着杜心怡的手，便快步奔出門外。

杜夫人急道：「你們兩個快回來。」

杜貫生氣叫道：「這個到底是誰家孩子，竟如此目中無人？」

練無爭與杜心怡已快步走出門外，穿過前院，打開大門，便一溜烟的走了出去。

杜夫人大大地慌張起來，望着丈夫，急道：「這……這……怎麼辦？」

杜貫生怒道：「我就不信這丫頭眞的不回來。」

杜夫人道：「你難道不清楚你女兒的個性？她比男孩子還要倔强。」

杜貫生道：「夫人放心，日落之前，相信兩個小傢伙會一起回來的。」

杜夫人好似很不樂觀，終忍不住追了出去。

* * *

練無爭拉着杜心怡的手奔出大宅之後，輪到杜心怡拉着練無爭的手快步而走，不一會，二人來到大屋旁邊。

原來屋旁正是杜家的馬房，馬房內養了數匹馬。

杜心怡進入馬房，解開其中一匹通體雪白的馬，然後將馬牽出馬房。

練無爭見了，笑道：「我們騎馬？」

杜心怡興奮地一點頭，道：「牠名叫白飛，是我最好的朋友。」

練無爭看着白馬白飛，不禁想起小黑，登時情緒也低落了。

杜心怡對白馬道：「白飛，跪下！」

那白馬竟然很聽使喚的跪了下來。

練無爭不禁笑了。

杜心怡首先跨上馬背，回頭道：「無爭哥哥，上馬啊。」

練無爭一點頭，也騎上了馬，並坐在杜心怡面前。

杜心怡向白馬叫道：「白飛，起來。」

白馬果然站直了身子。

杜心怡又向白馬叫道：「走！」

白馬邁開四蹄，便往前奔。

* * *

杜夫人追到大門口的時候，只見白馬馱着兩小已遠去，登時看得呆住了……

練無爭與杜心怡騎着白馬，一口氣奔出鎭外的郊野，兩個無知小孩，竟覺得開心極了。

遠離城鎭之後，杜心怡才命白馬慢下來，此時練無爭道：「爲甚麼走得這麼急？」

杜心怡道：「我怕爹會從後追來。」

練無爭道：「妳眞的決定不回去？」

「爹連你也不要了，我爲甚麼要回去？」

「但妳爹娘會很掛念你的。」

「他們喜歡掛念就任由他們掛念好了，我不管。」杜心怡說得好似理所當然一樣。

練無爭竟然也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笑道：「好啊，這好玩極了。」

杜心怡道：「我們去那裡？」

練無爭道：「我帶妳去一個既好玩，又漂亮的地方。」

杜心怡興奮地道：「好極了，那是甚麼地方？」

練無爭道：「我住的地方。」

杜心怡道：「有甚麼好玩的？」

練無爭道：「去到那裡後，我教你打獵，教妳耕田，教妳打漁，教妳游泳，教妳縫補衣服，教妳燒菜做飯，房子破了教妳修補，教妳……」

不待他說完，杜心怡驚詫地道：「這些你全都懂，這麼本事？」

練無爭道：「這本來很簡單嘛，爲甚麼不懂？」

杜心怡興奮得拍掌叫道：「那我們快些去吧。」

「但那兒很遠，要兩天才能到。」

「這麼好玩又漂亮的地方，再遠我也要去，我們馬上走吧。」

「好，現在先去另一個地方，然後再帶妳去。」

杜心怡已急不及待，又把白馬的脚程催快了。

* * *

練無爭首先帶杜心怡來到義父尉遲軒及小黑的新墳前，目的是要把義父的「赤煉刀」掘出帶在身邊，他已決定返回山區的茅屋苦練武功。

杜心怡不明所以，便問個究竟，練無爭便把自己身世及種種遭遇向她說了。

杜心怡聽了，覺得他身世可憐，竟對他更是鍾愛，同時也知道他身懷武功。

練無爭望着手中的「赤煉刀」，眼光仇恨極濃，道：「義父常說我的武功火候不夠，只要我苦練幾年，我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項傑，我要爲義父報仇，然後訪尋殺我一家人的大仇人。」

杜心怡道：「你一直想拜我爹爲師，爲甚麼不求他一句而一走了之？」

練無爭道：「我不喜歡求人。」

杜心怡道：「我也是，爹娘也不例外。」

「還有，若果我拜你爹爲師，我可能會連累他的。」

「爲甚麼？」

「我砍斷了項傑一條手臂，項家莊的人到處找我，平揚鎭距離萬安鎭不遠，他們很容易會找到我，只要項家莊的人找到我，就會人人都知道你爹收『刀魔』尉遲軒的義子做徒弟，那時你爹會很不好過。」

「原來如此，怪不得你這麼堅決要走了。」

「你不怕我是『刀魔』尉遲軒的義子嗎？」

杜心怡天眞一笑道：「不怕。」

「其實項家莊的人要找我很容易。」練無爭道。

「如何容易？」

「他們只要向外面說，尉遲軒的義子是個只有十三歲的小子，就很容易找到我了，那需派人四處去找？」

「是啊，項家莊的人很蠢。」

「他們不是蠢，是太要面子。」

「哦！」

「假如向外說尉遲軒的義子只有十三歲，整個項家莊都會很沒有面子。」

「爲甚麼？」

「因爲人人都知道項傑的手是被尉遲軒的義子砍斷的。」

「我明白了，項傑武功這麼高强，竟給一個祇有十三歲的小孩子砍斷一隻手臂，的確很丢臉。」

「就因爲他們爲了面子，我才能保住這條小命。」

「我聽爹和娘親說，項家莊的人是非常可惡的。」

「那麼他們更加該殺。」

「時候不早啦，你快帶我去那個又漂亮又好玩的地方吧。」

發奮練功　挑戰項家

尉遲軒與練無爭離開故居，抵達鎭上時用了兩天時間，是因爲他們一路祇信步而行，並不急於趕路，但練無爭與杜心怡則加快脚程，直奔往山區，所以祇用了一天時間，於次日午前，已返回了山區。

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童性格相近，一路上嘻嘻哈哈的，不知有多開心，飢餓時，就摘些野果充飢，晚上則在荒山席地而睡，根本天不怕，地不怕，可謂後生可畏。

當抵達山區的時候，杜心怡見了四週風光如畫，有如人間樂土，登時喜歡得雀躍不已，深深地愛上了這一片土地。

練無爭見了她興奮難禁的樣子，道：「妳剛剛來到會覺得這裏很美，但時間一長了，我恐怕妳會

覺得一切都很平凡了。」

杜心怡道：「不會的。」

「妳怎知不會？」

「你在這裏住了多久？」

「差不多三年了。」

「你討厭這裏嗎？」

「不討厭。」

「你覺得這裏平凡嗎？」

「不平凡。」

「就是了，你既然住了三年也不討厭，又覺得不平凡，我住下去也一樣的。」

「你眞會說話。」

「本來就是這樣嘛。」

「但這裏祇有我和妳兩個人，恐怕妳會覺得悶。」

「和無爭哥哥在一起，怎會悶？」

練無爭喜道：「眞的？」

杜心怡一臉天眞，笑道：「心怡永遠不會在無爭哥哥面前說謊。」

兩人相視大笑起來，然後，杜心怡急着要練無爭教她打漁、打獵、種田，認爲很好玩的事。

這兩個小傢伙，竟然眞的決定在渺無人跡的山區住下來。

尚幸山上的茅屋內日用品一應俱全，而練無爭與尉遲軒在山上住了三年，一切維生的本能全都駕輕就熟，所以兩人年紀雖小，求生絕對沒有問題。

練無爭與杜心怡相處得雖然十分開心，生活也着實逍遙自在，無拘無束，但練無爭絕對沒有忘記滅門的血海深仇，更不會忘記義父如何死在項傑的劍下，所以他立誓要報這兩樁大仇。

練無爭本來就是天生的武癡，加上在報仇的慾望驅使下，便天天在勤加練武。

他年紀雖小，但已身懷三派武功，包括父親的刀法，司徒大膽的古靈精怪、而且有如大雜燴的武功，還有義父尉遲軒一身的「赤煉刀法」的武功。

他知道杜心怡也從父親處學了幾年劍術，尤其是杜貫生威震武林的「影子劍法」，所以連「影子劍法」的主意也打上了。

杜心怡當然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便反覆在他面前舞起「影子劍法」，而他則從中學習，最後連杜貫生的絕學「影子劍法」也學懂了，並加以勤練，至此，練無爭已集四家之長的上乘武功於一身，他甚至打算日後再要求外公孟春雷傳授武功，欲把多派武功集一爐共冶。

* * *

時日如飛，練無爭與杜心怡在山區不覺已生活了五年。

練無爭已十八歲，成年了，身體異常結實，樣子更與父親有幾分相似，祇是多了幾分不羈的味道。

杜心怡亦已十六歲，長得亭亭玉立，漂亮大方，但樣子卻增添了幾分反叛的味道。

練無爭天天苦練武功，風雨無間，四派武術被他練得爐火純青，武功已達到另一境界。

杜心怡在家時，因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所以對練武並不熱衷，但自與練無爭一起之後，受了他的薰陶，對武學也熱愛起來了，經過五年時間勤練苦學，武功也大有進展。

二人相處五載，相互間的感情不自覺產生出來，已不是兒時般兒戲，是眞眞正正不可分離那一種。

練無爭既然從杜心怡處學會了「影子劍法」，自己也毫不吝嗇地把全部所學教會了杜心怡。

所以，就連杜心怡也身懷了四家上乘武功了。

練無爭已對自己的武功很具信心，所以他決定找項傑報殺義父之仇，然後返回保定城，探望大師伯和外公，更決定要外公傳授武功，而最主要的目的，是返回保定城查探當年殺害父親及一家人的兇手。

杜心怡當然樂意與他同行，而且在情在理也該回家見父母了，同時她也知道練無爭五年來未忘要報大仇。

對於練無爭誓查殺父及一家人的兇手，杜心怡似是不太樂觀，說道：「你爹和一家被殺已事隔八年了，要查兇手是誰，豈非很艱難？」

練無爭道：「八年來，我未回過保定城，這八年來，江湖上有沒有人使用過飄幻刀法或赤煉刀法，我一無所知，所以我要回去打探一下。」

「兇手會不會眞的是你二師弟布天成？」

「難說得很，但義父生前曾推測過，二師弟布天成應該被眞兇殺了，目的是制造二師弟殺人後潛逃的假局，以轉移視線，祇要二師弟一輩子不出現，天下人都一直會以爲二師弟是眞兇。」

「你義父的推測也有道理，假如布天成未死，他終有被人發現的一天。」

「現在唯一的線索就是打探一下，兩套刀法有否被人學會了，若然，使用兩套刀法的人必是眞兇無疑。」

「我也希望你能早日大仇得報。」

練無爭一面情深地望住杜心怡，一面道：「祇要大仇得報，我們就馬上成親，永結爲夫妻，從此在此山區住下來。」

杜心怡聞說，笑得甜蜜之極，情不自禁地倒在練無爭懷中。

練無爭把她緊緊的擁着。

二人沉醉在甜蜜之中。

不遠處的白馬白飛竟也好似知情識趣般慢慢地踱開了。

* * *

天還未亮，杜心怡已起了床，她從睡房走出廳，再進練無爭的睡房，見他睡得仍酣，也不打擾，便躡足走了出去，梳洗過後，便開始做早飯。

她下廚時，也唯恐吵醒練無爭，所以把手脚都放輕了，一切顯得是那麼的細心，那麼的關懷備至。

一頓早飯預備妥當，杜心怡便再走進練無爭的睡房把他弄醒，着他起床吃早飯，可以趁早上路。

杜心怡甚至已替練無爭預備好了梳洗的用具，然後出屋外把白馬餵飽了。

練無爭覺得自己實在很幸福，因爲杜心怡非但對自己情深義重，更是無微不至，體貼入微，日後能得這個妻子，夫復何求？即使長居山區，也不枉此生了。

早飯吃罷，杜心怡收拾簡便行裝，便預備上路了，練無爭則隨身攜帶了義父生前的得意兵器「赤煉刀」，他也知道「赤煉刀」相當注目，爲免惹起不必要的痲煩，便以布把刀包着。

一對小情人牽着白馬向山下而行，練無爭忍不住回頭望着那間住了八年的茅屋，有點不捨地道：「屋呀屋，暫且別過了。」

杜心怡抿嘴一笑道：「我們暫時離開而已，很快會回來的，怎麼如此捨不得？」

練無爭道：「此行是爲了查探滅門元兇，也不知查到何年何日，所以有點感慨。」

杜心怡又笑道：「你這人就是感情太豐富了。」

練無爭也笑道：「是嗎？」

杜心怡忽然正色道：「你可別對其他女子也一樣感情豐富呀。」

練無爭正經起來，道：「天變地變，無爭對心怡的情永遠不變，無爭祇愛心怡一個，直到天荒地老……」

正想要說下去，杜心怡笑得甚是甜蜜的道：「夠啦夠啦，肉痲極了，再說連白飛也會取笑你了。」

練無爭瞪着白馬，道：「你敢！」

白馬竟把頭擰轉了。

二人見了，不禁大笑起來，練無爭笑得甚是豪邁奔放。

二人帶着笑聲踏上了路途。

* * *

道上風光如畫。

練無爭與杜心怡合乘一馬在道上不徐不疾而行，他們打算先回平揚鎮，杜心怡探望父母報平安之後，再取道往萬安鎮殺項傑，然後去保定城。

五年前，練、杜二人從平揚鎮往山區祇消一天路程，若按照路程，他們由清晨出發，在入黑後該抵達平揚鎮了。

但事隔五年，二人已長大了，體重亦增加，再加上白馬已步入老年，所以非要兩天才可抵達平揚鎮了。

兩天後的午前，二人終於抵達平揚鎮。

杜心怡闊別父母五年，也知父母惦掛了五年，抵達家鄉後，心中祇感對父母有愧，所以顯得歸心似箭。

二人拉着白馬，在鎮上街道穿插了一會，一路上，杜心怡祇感到處景物依舊，祇覺親切感越濃。

不多久，已來到「形意門」外。院落的大門關上了，二人可清楚聽見院內傳來練武之聲。

杜心怡很心急，撇下白馬，便快步上前拍門。

不久，院落的大門打開了，開門的，是個廿四五歲的青年，這青年赤膊着上身，滿身大汗，想必是練武所致，祇見他身體異常結實，樣貌也極老實。

原來他就是杜貫生的得意弟子聶青，他甫一開門，見了面前的練無爭與杜心怡，當然認不出來，正想開口詢問，杜心怡已興奮的道：「大師兄，我回來了！」

成年人容貌不易改變，所以杜心怡一眼便知他是聶青。

聶青一臉茫然，皺眉道：「妳叫我大師兄？妳到底是誰？」

練無爭道：「幾年了，我們已長大了，難怪你認不得我們了，她就是你的心怡小師妹，我是無爭。」

聶青向二人詳細打量一番，才依稀認得他們的樣子，不禁喜道：「你們眞是心怡小師妹和無爭？」

二人忙不迭點頭，齊聲道：「就是我們。」杜心怡指一指門外白馬，道：「認不認得白飛？」

聶青探頭望了望白馬，見果然是白飛，興奮得扭頭向院內高叫道：「心怡小師妹和無爭回來啦！」

他這一聲叫喊，頓時驚動了在前院練武的十多名弟子。

聶青把練無爭和杜心怡引進前院，再把門關上，白馬則留在門外。

練、杜二人甫一進入前院，一衆弟子連忙湧了過來，衆弟子初則不相信眼前的人就是練無爭和杜心怡，經過仔細打量之後，終於把二人認出來了，一時間，衆人七嘴八舌問個不停，有人叫道：「小師妹，這五年來你和無爭去了那裡？」

有人道：「你知不知道師父和

師母多掛念妳?」

有人道:「小師妹和無爭已長得那麼大了。」

有人道:「想不到小師妹長大後竟是這麼漂亮。」

有人道:「無爭長大後的樣子更好看。」

有人道:「小師妹和無爭簡直郎才女貌，天生一對，匹配極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個不休，又向杜心怡爭相問長問短。

杜貫生夫婦聽見門外一片熱鬧聲，雙雙走出屋外看個究竟。

衆弟子見了杜貫生夫婦二人，有人喜叫道:「師父、師母，心怡小師妹和無爭回來了。」

杜心怡走出人羣，見了父母，心中興奮難禁:「爹、娘親!」

夫婦二人同樣一愕，杜貫生望着二人，有點難以置信的樣子，道:「妳眞是心怡?」

杜心怡開心地道:「一點不假。」

夫婦二人同樣仔細打量女兒一番，終認出女兒樣貌，一時歡喜若狂，夫婦二人連忙快步上前，同樣心情有點激蕩，杜夫人喜極落淚，道:「心怡，乖女兒，妳終於回來了，妳知不知道，爹和娘多麼掛念妳!」

杜心怡心中有愧，心中一熱，便向母親懷中撲去。

母女二人緊緊擁抱着，同樣都落下了眼淚，「形意門」一衆弟子也爲師父一家團聚而心情興奮。

杜貫生望着妻女爲重逢而擁抱，愛女又重返家園，也開心得說不出話來。

練無爭備受冷落，但他不介意，還替杜家一家開心。

母女二人緊緊擁抱。

杜貫生眼光離開妻女，轉而望着練無爭，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後，有點不客氣地道:「你就是練無爭?」目光也甚不友善。

練無爭見了他的表情，知他恨自己令他骨肉分離五年，但他不介意，應道:「晚輩正是練無爭。」

杜貫生眼光怒意頓生地瞪着他。

杜夫人尚未察覺丈夫臉色有異，一臉歡喜地走到練無爭面前，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後，喜道:「你就是無爭?長得這麼高大了。」

杜貫生惡瞪住練無爭，恨恨地道:「你果然夠膽，竟幹出這種好事。」

母女二人頓覺不妙，杜心怡明白父親怪練無爭於五年前帶着自己離家，而且一去五年，明顯懷恨在心，連忙走到父親面前，道:「爹，這事與無爭哥哥無關，當年是女兒自願跟他走的。」

杜貫生臉色一沉道:「住嘴!」

杜心怡並不住嘴，反駁道:「練無爭哥哥沒有錯，你要怪，就怪女兒好了。」

杜夫人忙道:「算啦算啦，既然女兒已經回來啦，一家團聚開心還來不及，別爲這些事爭辯了。」

杜貫生仍瞪住練無爭，責道:「若不是他，心怡怎會一去幾年，我和妳又怎會幾年來日日牽掛?」

練無爭道:「既然如此，無爭在此向杜大俠謝罪!」

杜貫生毫不客氣，道:「這幾年來，你對心怡做過甚麼?」

杜心怡一愕，臉上也爲之一熱。

練無爭氣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杜貫生正想說話，杜心怡搶着道:「無爭哥哥是正人君子，沒有對女兒做過甚麼，爹可別想歪了。」

杜貫生怒道:「這小子當年來歷不明，身份不詳，也不知道是誰家孩子，他會是正人君子?」

練無爭怒道:「杜貫生，你嘴巴可要放乾淨一點，別連我父母也侮辱了!」

杜夫人一臉爲難之色。

杜貫生斜睨練無爭一眼，鄙視地道:「有這樣的父母，才有這樣的兒子，我說錯甚麼?」

杜夫人及杜心怡以及一衆弟子以爲練無爭聽了此話，必會更怒，豈料他非但不怒，還仰天發出豪邁的笑聲。

衆人愕住了。

杜貫生怒道:「你笑甚麼?」

練無爭回以鄙視的目光望住杜貫生，道:「杜貫生，你侮辱我父母，若果你知我父親是誰的話，相信你會覺得慚愧之極，恐怕還要自摑耳光呢，因爲你和我爹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杜貫生簡直不屑望他一眼，道:「你父親是誰，如此了不起?」

練無爭道:「你聽着，我練無爭沒有說謊的必要，我爹就是鼎鼎大名的『飄幻神刀』名諱上承下風，練大俠是也。」

杜貫生臉容僵住了，怔怔的望住他。

杜心怡道:「是眞的，無爭哥哥的爹的確是練承風大俠!」

一衆弟子均驚愕之極，前院頓時鴉雀無聲。

練無爭不甘示弱，手中握着的「赤煉刀」本以布包着，此時把刀亮出，出示在衆人面前。

杜貫生見了此刀，登時瞠目結舌，脫口道:「赤煉刀?」

練無爭歸刀還鞘，得意地道:「你倒還有點見識。」

杜貫生臉色鐵青，道:「尉遲軒的赤煉刀怎會在你手中?你與刀魔尉遲軒是甚麼關係?」

「記不記得尉遲軒有個義子?五年前把萬安鎭項家莊項傑的一條手臂砍了下來?」

杜貫生怔怔的望着他，說不出話來。

練無爭冷冷地一笑道:「不要瞎猜了，我就是尉遲軒的義子，五年前項傑殺了我義父，其後我用這把刀把項傑的手臂砍斷了，項家莊的人爲了斬草除根，到處找我，但找不到我。」

杜貫生忽然怒叫道:「臭小子，你是刀魔尉遲軒的義子是事實，可別以爲與練大俠同姓，就胡謅是練大俠之子，意圖玷污練大俠之威名，因爲練大俠的兒子於八年前已被尉遲軒也一併殺了。」

練無爭不理他，望着手中的赤煉刀，眼光放出殺氣，道:「五年前祇斷項傑一臂，沒能取他性命，今天我是爲義父報仇來了。」

杜貫生失笑道:「憑你就可以找『無敵莊』的人報仇?」

練無爭道:「甚麼『無敵莊』?」

杜夫人道:「五年前，項傑殺了尉遲軒後，名頭更加响亮了，認爲他項家的劍術才是天下無敵，所以把『項家莊』改名爲『無敵莊』了。」

練無爭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簡直目中無人，我非要領教他的甚麼劍術不可。」

杜貫生正色道:「練無爭，你既是邪魔外道之子，別在我家逗留，快給我滾，否則休怪我替天行道。」

練無爭望着杜貫生，一笑，道:「果然是名門正派。」

杜夫人急道:「無爭，你眞的要去『無敵莊』報仇?」

杜貫生怒道:「讓他去送死吧!」

練無爭怒瞪杜貫生一眼，轉而對杜心怡道:「心怡，我們走!」說完拉着杜心怡的手，便大踏步朝大門走去，杜心怡也不考慮，竟也跟着他而走，杜貫生見狀，大怒，叫道:「心怡，回來!」

練無爭不理會，仍拉着杜心怡的手向大門而去，杜心怡則回頭望住父母，道:「我祇有和無爭哥哥在一起才開心，爹、娘親，你們保重啦!」

杜氏夫婦目送二人走出大門外，杜夫人一臉無奈之色，杜貫生則怒火衝天，一個箭步衝到一名弟子身旁，奪去該名弟子手中的長劍，然後足尖一點，整個身子騰空而起，在半空中一個翻身，便翻出大門外。

練無爭與杜心怡拉着白馬，正想離開，練無爭忽見杜貫生從天而降，並攔在面前，登時立住了脚步。

杜貫生怒得臉容也扭曲了，以劍指住練無爭，道:「小子，你一再跟我作對，今天休怪我不客氣，反正你這種邪魔外道本就不該留在世上。」

杜心怡吃了一驚，忙道:「爹，你幹甚麼?」

杜貫生怒道:「若果妳執意要跟這邪魔小子一起，我就殺了他。」

杜心怡一臉不服，道:「那你是存心拆散我們了?」

杜貫生斬釘截鐵道:「對!」

杜夫人與衆弟子也走出屋外，衆人不料事情竟弄到這地步。

練無爭道:「杜大俠，你要拆散我和心怡，就算你殺了我，心怡還會獨活嗎?」

杜心怡也道:「不錯，如果你殺了無爭哥哥，我祇好跟無爭哥哥做對鬼夫妻了。」

杜貫生被氣得七孔生烟。

練無爭輕佻一笑，道:「更重要一點，你未必能殺得了我。」

杜貫生盛怒難禁，道:「好，今天我就殺了你。」

杜夫人急道:「千萬不可。」

杜貫生怒道:「今天我寧可不要女兒，也要把這小子殺了。」

這一鬧，登時引得街上行人駐足圍觀。

杜貫生爲保存面子，免被人指責以前輩身份欺負小輩，當下向不知情由的圍觀者朗聲道:「各位，這個就是武林公敵尉遲軒的義子，五年前，就是他砍斷了項傑二莊主的手臂，杜某今天要替天行道。」

圍觀者聽了，一時間在議論紛紛，都一致認爲，既然是尉遲軒的義子，就非殺不可，更有人稱讚杜貫生行俠仗義，嫉惡如仇。

練無爭目光銳利地望住杜貫生，道:「杜大俠，我根本沒有興趣跟你打架，但看來這一場架我不打不行了。」說完，「錚」的一聲，赤煉刀拔了出來，並擺起了架式。

圍觀者見了這把前所未見的通體血紅色的刀，不由一愕，有人脫口道:「這把是甚麼刀?」

有人答道:「據說刀魔尉遲軒用的刀是全身血紅色的，名叫赤煉刀，這把刀想必就是赤煉刀了。」

杜心怡知道無法改變事實，便走到練無爭身邊，輕聲道:「無爭哥哥，小心點!」

練無爭點頭道:「上馬等我。」

杜心怡也一點頭，接着翻身騎上了白馬。

杜貫生見女兒對練無爭言聽計從，對自己說話則充耳不聞，不由對練無爭恨意更深，當下怒不可

過，怒叫一聲，便握劍向練無爭殺了上去。

練無爭也想一試自己武功，見他動手，爲之精神一振，便握刀迎了上去。

一刀一劍終於對上了，杜貫生面對的雖是小輩，但有言在先，練無爭是邪魔外道，所以出招也無需顧及前輩身份，一開始便採取搶攻。練無爭心中祇有喜歡與不喜歡，那管對方是甚麼人？你要打，我就陪你打好了，也採取主動，一把刀運用得剛勁有力，全力進攻。

杜貫生見他狂妄如斯，越發憤怒，殺氣也越重，一把劍使得有如毒蛇飛舞，劍招不斷向練無爭蓋將過去。但練無爭豈是弱者，一把赤煉刀也使得虎虎生風，毫不退縮，一時間，祇見刀光劍影，雙方刀來劍往，打得激烈異常。

杜夫人看得驚心動魄，一顆心在砰砰亂跳，任何一方損傷她也不願見到，所以緊張得手心也滲出汗來。

杜心怡騎在馬背上看得清楚，知道練無爭可從容應付父親的劍招，他知道父親要傷他並非易事，同時也知道練無爭衝着對手是自己的父親，並無傷害之心，所以也極放心，心情就好似在觀賞一場武藝比試般，並不緊張。

杜貫生一衆弟子看得屏住了呼吸。

圍觀者亦看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杜貫生連番進招，但都被練無爭一一化解，這時他方知道，自己的劍招已被練無爭從女兒身上學會了，因而知道如何出招應付。

交了數十招，杜貫生仍得不到好處，在數十圍觀者面前不能打敗年紀輕輕的練無爭，端的顏面何存，於是發一聲喊，便使出得意絕學「影子劍法」，但他又豈會料到，練無爭連「影子劍法」也學懂了，他一招使出，練無爭已知他出那一招，便以刀法破解，是以，杜貫生仍舊得不到半點甜頭，也不由心中更怒。

這個時候，練無爭已打得性起，本想來個全力反擊，令杜貫生知難而退，但想到他到底是愛侶之父，更知他爲人極重面子和聲譽，若把他挫敗，杜心怡的心也不好過。

練無爭想起這等關節，也不再與杜貫生糾纏下去，想賣個人情給他，讓他討點面子便抽身而退。

心念至此，見杜貫生劍招連綿攻至，故意賣了個破綻給對方，詐作被攻個措手不及，身子向後翻了翻，杜貫生乘勝追擊，雙脚一蹬，直向練無爭欺身而前，練無爭剛站定脚步，祇見杜貫生長劍直指胸膛，連忙一側身閃避，杜貫生變招也不慢，馬上改刺爲掃，練無爭本可回刀格開這一掃，但他故意不招架，身子微一後退，前胸登時被杜貫生的劍尖劃了一劍，隨即滿身染血。

杜貫生雖然劃了練無爭一劍，以致他受了劍傷，但心中却勃然大怒，還認爲練無爭在侮辱自己。

高手過招，杜貫生豈會不知道練無爭其實在讓自己？而且還故意中招，這種打法，後輩讓前輩，杜貫生如何不羞怒交加。

旁觀者看了，以爲杜貫生技勝一籌，見練無爭中招，頓時响起掌聲。

騎在馬背上的杜心怡見愛郎讓招而觸怒了父親，實在始料不及。

杜夫人與心怡同一想法。

練無爭故意中招後，見杜貫生盛怒難却，心中祇感他不知好歹，本想拿出眞功夫與他拚個明白，最後還是念在他是杜心怡父親份上而不想損他面子，見他追擊而至，不想再糾纏下去，便快速向後翻開，看準白馬的位置，接着一個翻身，便平平穩穩的騎上了白馬，並坐在杜心怡身前，雙腿一夾，叫聲：「白飛，走！」白馬便邁開四蹄向前直奔。

杜心怡在馬上回轉身來，叫道：「爹、娘親，你們保重啦！」

杜貫生恨到無以復加，正待要追，但白馬迅即在街道消失了。

圍觀者見練無爭策馬而去，還以爲他不敵大敗而逃，都在大讚杜貫生武功高强，此時，人羣中忽有人叫道：「杜大俠，剛才騎在馬上那女孩叫你爹，莫非她就是失踪多年的杜大小姐？」

又有人叫道：「杜大小姐怎會和一個杜大俠口中所說的邪魔外道在一起？」

杜貫生聽了，心中怒火達到了頂點。

又有人叫道：「杜大俠，那小子既然不是好人，爲甚麼輕易讓他走了？」

有人附和道：「既然那小子與杜大小姐一起，兩人的關係應該非比尋常，所以杜大俠放他一條生路了？」

杜貫生越聽，心中越難受，便向圍觀者道：「各位，這小子將會去萬安鎭無敵莊找項二莊主報仇，到時我一定把他殺了，替武林除害。」

有人叫道：「這小子看來武功也不弱，杜大俠，你就先讓他殺了那個目中無人，自高自大的項傑，你才殺他吧！」

從這句話中，可見項家的人並不得人心。

杜貫生聽了那人之言，不置可

否，還裝作若無其事，便返回屋內去了，其餘一衆弟子也跟着。

杜夫人長長嘆了口氣，與闊別的女兒甫重逢，以爲可以一家團聚了，不料事情却演變到這個地步，除了一臉無奈之外，還能怎樣？

* * *

練無爭大鬧「形意門」，此時很快傳遍平揚鎭，而尉遲軒義子要找項傑報殺義父之仇亦很快傳到附近武林中人耳中，萬安鎭「無敵莊」亦已收到這個消息。

這時候，武林中人方知道，尉遲軒的義子名叫練無爭，年方十八歲，那麼項傑於五年前被練無爭砍斷一臂，又連傷五名弟子，竟是一個祇有十三歲的孩童所爲，然則，項家劍術豈非連一個小孩子也打不過？還說甚麼「項家劍術是天下第一劍」？

這些傳言慢慢散了開去，「無敵莊」項氏兄弟面目無光，只得揚言祇要練無爭找上門來，就可向武林中人証實項家劍術確是天下第一，因爲項傑於五年前，連武功高强的「刀魔」尉遲軒亦可殺掉，而向武林中人的解釋，是項傑的一條手臂，是被練無爭暗算所斷的。

當被人問到，當時十五名弟子圍攻練無爭，非但不能把他置諸死地，還反而被他連續重傷五名弟子又作何解釋？

項氏兄弟則無言以對。

所以，項氏兄弟誓殺練無爭，替「無敵莊」討回面子。

練無爭本打算離開平揚鎭後，就馬上到萬安鎭找項傑報仇，但他身上受了劍傷，雖傷得不重，但也需數天方可復原，所以抵達萬安鎭後，待養好了傷方才報仇。

他這一躭，消息就傳了出去，報仇行動未展開，江湖上已把消息傳得沸騰起來，以致人人都欲一睹尉遲軒義子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既然揚言要替義父報仇，然則他的武功又達到甚麼境界？

在好奇心驅使下，人人都想一睹練無爭廬山眞貌，所以「無敵莊」天天聚集了一大班好奇之人，和一些好事之徒，目的是要看一場好戲。

重視面子的項氏兄弟也很熱誠招待衆多人客，更揚言要在衆多來客面前除掉尉遲軒之義子，莫教他日遺害武林。

數十人拭目以待，他們都知道，練無爭被杜貫生所傷，一俟傷勢復原，必前來無敵莊了。

* * *

練無爭在客棧靜養了數天，傷勢已復原，這天的午時已過，便決定前往「無敵莊」，儘管他知道莊上聚集了不少聞風而至的武林人物，但毫無懼色。

杜心怡當然會伴隨他左右，而且一直都支持他爲義父報仇。

兩人騎着白馬，不多久抵達「無敵莊」的圍牆外。

「無敵莊」是一所大莊院，院外的正中大門上有一牌匾，牌匾上以斗大的金漆字寫着「無敵莊」三個大字，旁邊則寫着「天下第一劍」五個字。

練無爭坐在馬背上，抬頭望着那個觸目的牌匾，祇覺心中有氣，不屑地道：「天下第一劍？好大的口氣，果然目中無人。」

杜心怡也看不過眼，道：「無爭哥哥，把它拆下來吧。」

練無爭道：「我正有此意。」話音一落，便在馬背上一躍而起，在半空中一翻，同時亦拔出赤煉刀，身子直向牌匾飛去，手中赤煉刀揮了兩揮，「颼颼」兩聲響起，門上那塊牌匾登時化作四塊跌了下來，練無爭身子仍在半空，在電光石火間，半空中連踢四脚，每一脚都踢中墮下的四塊碎牌匾，而四塊碎牌匾也應聲飛進莊內。

此際，「無敵莊」內甚是熱鬧，因爲好客的項氏兄弟正在招待來自各處的武林朋友。

項氏兄弟身爲主人，能有這許多武林中人作客，當然臉上貼金，甚至已出嫁的項冰亦與丈夫專誠來到莊上。

項傑的兄長項飛大概四十二三歲左右，身形比項傑更健碩，可是傲氣比項傑也更重，此人有個外號，叫「臥龍神劍」，至於其妹項冰約莫三十歲左右，一副成熟婦人模樣，一看外表已知此人性如烈火，是個絕不好惹的女流。

項冰的丈夫薛永約三十五歲，中等身材，外表甚是斯文，樣子倒似是個讀書人。

廳上衆多武林人物，「影子劍」杜貫生赫然也在其中。

項氏兄妹正在熱誠招待人客之際，大廳門外忽然響起幾下聲響，衆人起初不以爲意，沒多久，忽有幾名弟子快步奔了進來，大弟子楊坤叫道：「師父，你看！」說着向身後的幾名師弟一指。

衆人眼光朝他手指望去，祇見有四名弟子手上各執一塊門外大牌匾的碎片。

項氏兄妹一看，登時怒得身子也發震了，項飛咬牙道：「誰人如此大膽？」

在場衆武林人物見狀，常即知道發生何事，有人衝口道：「莫非練無爭來了？」

衆武林人物中，幸災樂禍的倒大有人在。

項氏兄妹在盛怒下，此時，院外大門忽然傳來一聲巨響，登時把衆人的目光引了出去。

項氏兄妹憤怒莫明，各握着長劍，便奔出大廳外，衆武林人物知道好戲在後頭，唯恐錯失良機，都紛紛湧了出去。

數十人湧出大廳，來到前院，祇見兩扇大門倒了下去，一男一女正走了進來。

這一男一女，就是練無爭和杜心怡。

練無爭毀了牌匾後，使勁一脚把莊門踢開了，然後踏着門板昂首闊步走了進來。

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練無爭身上。

杜貫生見了女兒與練無爭一起，當眞羞怒交加，百般滋味湧上了心頭，他甚至愧對在場的一衆武林同道。

項傑與練無爭雖有斷臂之仇，但一時間未能把他認出來，項飛與項冰及薛永未見過練無爭，更不必提了。

項飛眼中如要噴出火來，道：「你就是練無爭？」

練無爭以不屑的眼神望了望他，道：「好說，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練無爭，你一定是項飛了。」環視衆武林人物一匝，冷笑一聲，續道：「姓項的，你們知道我會找上門來，竟請來這許多人助拳？」

有人叫道：「我們大多數都是來看熱鬧的，不會插手，你放心好了。」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項傑以惡毒的眼神瞪住練無爭，叫道：「要殺你這邪魔小子，何需人助拳？」

練無爭臉色一沉，呼喝道：「獨臂王八，今天我要和你作個了斷。」

項飛望着項傑，道：「他衝着你而來，你就上去把他殺了，在衆多武林朋友面前，爲無敵莊討個光彩吧。」

項傑早就對練無爭痛恨不已，一咬牙，便握劍直殺向練無爭。

項傑自斷一臂後，苦練左手劍，幾年後，對自己已回復信心，早就想找個人比試一下了，今天正好一舉兩得。

主戲上演，衆人都全神貫注。

祇見項傑握劍如飛般殺向練無爭，劍光撩亂，這個情形，該是謀定而後動，是採取守勢了，練無爭不守反攻，掄着赤煉刀便直撲上去。

項傑一柄長劍左穿右插，練無爭招數攻中帶守，刹那間一刀一劍硬拚起來，此時，項傑右邊空蕩蕩的衣袖忽地向練無爭拂將過去，而且幻化成無數，令對手一時之間難以觸摸虛實，而且一隻衣袖表面輕飄，實在上蘊含着強勁的殺傷力。

原來這是項傑苦練的「衣袖功」，其中可攻可守。

練無爭不料項傑的一條空衣袖竟有此等威力，本來採取攻勢，頓時逼得退後，並改攻爲守。

場邊衆人見了項傑的「衣袖功」，也不由讚嘆起來，項飛見兄弟把練無爭攻了個措手不及，神色立時驕傲起來，起碼項傑把失去的面子挽回來了。

項傑逼得練無爭連退數步之後，便以劍招爲主，一柄長劍舞得劍氣縱橫，直攻向練無爭，練無爭不把他的劍招放在眼內，大喝一聲，也迎了上去，眼看雙方又來一個硬拚了，但此時，項傑忽然把身子躍起，練無爭招數落空，項傑趁居高臨下，無數袖影蓋將過去，練無爭祇好舉刀橫格，但衣袖極之柔軟，飄忽無定，而且十分靈活，練無爭根本擋格無從，而項傑趁他陣脚大亂之際，長劍在袖影間穿插擊出，練無爭逼得緊守門戶，向後一翻，先行避開，來個謀定而後動。

項傑的「衣袖功」揉合劍招出擊，果然佔了上風，引得旁人陣陣喝彩之聲。

杜心怡開始替練無爭擔心。

項傑傲氣更濃，直盯着練無爭，得意地笑道：「這點三脚貓功夫竟敢上門報仇？」

練無爭冷笑一聲，道：「別得意，我今天誓取你狗命而來。」

項傑聞言仰天狂笑，笑得是那麼的傲氣十足。

練無爭站着不動，眼觀鼻，鼻觀心。

項傑狂笑過後，眼光放出怨毒，咬牙道：「小子，我就要看看今天死的是誰了。」

練無爭仍石像般屹立不動。

項傑說完，大喝一聲，又持劍殺將過去。

衆人眼見項傑長劍已殺到，但練無爭仍屹立不動，不禁替他急了。

練無爭仍在眼觀鼻，鼻觀心，待項傑的劍招殺到，他動了，但祇是動手，全身仍沒有半絲移動過，他竟原地立着迎擊項傑的劍招，而且應付得從容不逼，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

原來，他發覺項傑的「衣袖功」表面上與劍招混合使用，但實際上，項傑發揮「衣袖功」的時候，劍招威力大減，同樣使用劍招時，「衣袖功」也威力大減，兩者根本不能混合使用，祇能擇其一。

練無爭更明白到，項傑右手齊臂而斷，當使用「衣袖功」時，右邊肩膊動作奇大，否則難以發揮，根本無可能一邊肩膊作大幅度動作，另一手握劍揮灑自如，尤其是在近距離，兩種動作更不能同時發揮。

他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原地立着不動，項傑要攻他，自然非近身不可，這樣，他就可以破了項傑的「衣袖功」。

項傑一輪劍招攻過去，但都被練無爭一一化解了招數，他本想以「衣袖功」攻之，但近距離之下，加上衣袖殺傷力不及長劍，根本沒有信心，所以仍舊以劍招應付。

項傑久攻不下，這時候，他方知道練無爭採取這種原地不動的打法，原來是想破自己的「衣袖功」，也不由心裏發毛起來。

練無爭知道，這種打法祇守不攻，相當吃虧，久守必定有失，所以他一路防守，一路留意着項傑右邊肩膊。

項傑久攻未能取得甜頭，又羞又怒，劍招又連綿擊出。

練無爭本來一直不動，但忽然大喝一聲便動起來了，而且動作大開大合，一輪反攻蓋向項傑，項傑見他終於移動了身子，大喜，便施展「衣袖功」擊之，但他右邊肩膊一動，眼光銳利的練無爭已有所準備，他看準項傑衣袖拂過來，右手握刀格開他劍招之後，馬上回刀一揮，把項傑的衣袖割斷了。

項傑衣袖剛被扯着的同時，暗吃一驚，右邊身子使勁一側，意圖從練無爭手上把衣袖扯脫離手，不料練無爭隨即把衣袖割斷，以至身子失去着力處，狼狽的向後退了幾步。

練無爭受制於他的衣袖，看穿他破綻之後，非但破了他的衣袖功，還把它毀掉，此時去了制肘，不搶攻更待何時？便飛身而前。

一經再度正式交手，開始時還打得旗鼓相當，鬥將下去，練無爭使出尉遲軒所授的刀法，過不了數合，項傑已漸感吃力，被逼得節節後退，練無爭此時腦中不斷浮現五年前項傑殺義父時，及殺義父後那副不可一世的情景，義父慘死那一刻的光景更爲深刻，是以仇恨也越深重，因而出招也更狠辣。

項傑被練無爭一輪快打狂攻之下，終於抵擋不住，身上連吃重重的兩刀，已倒在地上。

練無爭毫不放鬆，正想置他於死地，便撲前一刀向倒地的項傑劈下，在電光石火一刻，忽有四條人影迅速衝上前，並把練無爭這致命一擊擋開了，同時以第一時間向練無爭齊齊圍攻上去。

練無爭不慌不忙，馬上回身迎擊，再看清楚，這四個人原來是項飛、項冰與丈夫薛永，還有項傑大弟子楊坤。

在場衆武林人物見項傑不敵，「無敵莊」竟然不顧面子地四個人圍攻一個練無爭，不由嘩然起來，同時亦議論紛紛。

項飛已不理會旁人之言，心中只想殺了練無爭，因爲他今天已令「無敵莊」面目無光，豈能不殺？

受了傷的項傑亦已爬起身來，他把練無爭恨之入骨，甫一起身，便也加入戰陣，變了五人圍攻練無爭。

在一旁的杜心怡見了此等情形，一則恐怕練無爭不敵，二則不值「無敵莊」等人的所爲，喝聲「卑鄙」，便握着一柄長劍，飛身加入了戰圈，與練無爭並肩應敵。

就在杜心怡加入戰陣的同時，忽然間有一條人影從天而降加入了戰圈，圍觀衆人見了，微一愕然，也不知此人站在那一方，看清楚，來者甫一加入，原來是站在練無爭一方應付項家的人，衆人皆不其然替練無爭鬆了口氣。

練無爭不知相助者是誰，看個清楚，只見相助者手執一根鑌鐵槍，以黑布蒙頭，身穿勁裝，而且武功非常了得，一根長槍使得潑水不入直逼項家五人。

練無爭無暇去猜來者是誰，更無暇言謝，先應敵是爲上策。

鬥不多時，練無爭發覺蒙面人目標直指項傑，而且好似想把項傑逼得落單，製造機會給自己報仇一樣。

練無爭何不明白此人心意？果然也把目標放在項傑身上。

項傑自斷臂後，武功大不如前，雖苦練左手劍，到底與斷臂前相去甚遠，現在又受了傷，更不用提了。

不一會，練無爭終纏上了項傑，剛勁無比的刀法招招蓋向項傑，項傑苦撐一會，終被練無爭砍殺當場，發出一聲慘叫聲便寂然不動了。

項飛四人目睹項傑慘死在練無爭刀下，大吃一驚，同時亦悲憤交集，四柄長劍直取練無爭，但練無爭三個人的力量也非同小可，對方一時間也攻不進去，蒙面人忽然向練無爭與杜心怡叫道：「走！」說時，一根長槍如靈蛇飛舞，把項飛等人纏住了。

練無爭本不想撇下蒙面人，但見他也好似不想打下去，而且明顯逼退敵人後便會抽身而退，爲了尊重蒙面人，便拉着杜心怡的手，朝莊上大門奔了出去。

項飛等人恨極了，正想追向練、杜二人，但蒙面人一根長槍封住他們去路，令對方欲追無從。

練無爭見報仇目的已達，也不與項飛等人糾纏下去，便一口氣奔出大門外，只見門外除了騎來的白馬外，尚有一匹馬，想必是蒙面人的坐騎了。

練無爭與杜心怡先跨上自己的白飛馬背上，等蒙面人出來後，便

一起離開。

沒多久，蒙面人果然一翻身便出了莊門，項飛等人則從後窮追。

很明顯，蒙面人目的是助練無爭報仇，目的已達，也抽身而退。

蒙面人甫踏出莊外，便飛身上了馬快速前奔，練無爭見狀，也策馬跟着其後，項飛等人追出來的時候，兩匹馬已去得遠了。

練無爭策馬跟着蒙面人，欲想道謝一番，但蒙面人好似不受這一套，催着坐騎去得甚快，而且明顯想擺脫練無爭。

練無爭與杜心怡合乘一騎，白馬怎追得上蒙面人？不消一會，這個來去神秘的蒙面人便在道上消失了。

練、杜二人只覺這蒙面人神秘莫測，的確是一個神秘人，但這神秘人是誰？因何相助？

兩代深仇　一併報償

項飛等人追回出莊外，只能目送神秘蒙面人與練、杜二人遠去，恨得牙癢癢的，只好返回莊上去了。

甫一返回莊上，門外忽有三個人走了進來，其中一人怪叫道：「怎地這齣戲這麼快便做完？沒趣極了。」

衆人向門口望去，有人脫口叫道：「怪醫武侯司徒大膽？」

來者正是司徒大膽和他兩個弟子，胡不悲與張不愁。

項飛等人見了項傑陳屍地上，悲憤難禁，也無暇理會司徒大膽師徒。

司徒大膽進了院內，見了項傑屍體，喜道：「我徒兒終於報了大仇了。」

項飛一動容，目光射向司徒大膽，沉着臉道：「誰是你徒兒？」

司徒大膽笑道：「練無爭。」

項飛等人頓時對司徒大膽不友善起來，項飛恨恨地道：「原來這邪魔小子是你調教出來的，那莫怪我要跟你清算這一筆帳了。」

司徒大膽臉上堆滿笑容，道：「跟我算帳？那是甚麼道理？」

項冰已執劍在手，怒道：「跟你這種人何需講道理？」

司徒大膽仍舊笑容滿面，道：「說得對，項家的人是不會跟人講道理的，可你們要明白一點，你們連我徒兒也打不過，現在竟敢跟我徒兒的師父打架？」

項飛等人也知「怪醫武侯」並非等閒之輩，一時間也不敢貿然動手。

司徒大膽道：「我今天到來，目的不是要打架，若你們要打，我當然會尊重你們。」

項飛道：「然則你今天到來敝莊目的何在？」

司徒大膽豎起三隻手指，輕鬆地笑道：「有三個目的。」

「甚麼目的？」

「我聞得我徒兒要找項老二報仇，所以來看他仇報得怎樣，這是第一目的。第二，我已跟這徒兒八年不見了，惦掛死我啦，所以想見見他變成個甚麼樣子。第三，是要向武林朋友証實，項家劍不是天下第一劍，而今天已証實了。」

項冰怒吼道：「五年前，我二哥能殺得了尉遲軒，就可以証明我項家劍術非同凡响。」

司徒大膽微笑道：「因此你們把『項家莊』改名爲『無敵莊』了？」

項冰道：「難道當之有愧？」

司徒大膽道：「但五年前，我徒兒只有十三歲，却有本事把項老二的一條手臂砍斷了，其後，十幾名弟子圍攻我徒兒，非但殺不了他，還被我徒兒重創五名弟子，今天，項老二又死在我徒兒刀下，若果這叫天下第一劍，那我徒兒是甚麼？」

項冰一時說不出話來。

司徒大膽面向武林羣雄，道：「各位，今天司徒某要向大家揭露一個在江湖上不爲人所知的眞相。」

羣雄一齊嚷道：「甚麼眞相？」

司徒大膽道：「其實在八年前，尉遲軒已被司徒某以藥力廢了他七成功力，其後退出江湖，自此疏於練武，因此五年前，項老二才能輕易把尉遲軒殺了，否則，即使項家莊傾巢而出，也只能夠給尉遲軒大開殺戒，那會如此容易命喪？但項家的人却大吹大擂，不知情由的人，還以爲項老二眞的武功了得，連尉遲軒也可以殺掉。」

羣雄聽了，都面面相覷，也不知司徒大膽說的孰眞孰假。

項飛怒道：「司徒大膽，你別胡說八道。」

司徒大膽斜睨項飛一眼，又面對羣雄，道：「各位，你們可知司徒某爲何要廢去尉遲軒的功力？」

衆人都很有興趣聽他述說。

司徒大膽便把一切前因後果從頭說了。先從八年前練承風與尉遲軒決鬥開始說起，二人爲何決鬥，如何疲乏力盡，蒙面人如何重創練無爭搶奪刀譜，練承風如何被蒙面人飛刀所殺，以至江湖中人誤以爲練承風被尉遲軒所殺，後來尉遲軒帶着傷重垂危的練無爭往優悠山求醫，司徒大膽不想尉遲軒再殺人，以練無爭性命作交換條件，要廢尉遲軒一半功力，後來二弟子張不愁配藥時加重了藥力，把尉遲軒七成功力給廢了，練無爭如何拜自己爲師，又如何相謝尉遲軒救命之恩，後來結爲父子等等都詳細無遺地說出來了。

在場衆人聽得鴉雀無聲，至此，羣雄方知道練無爭竟是「飄幻神刀」練承風之子，也難怪他刀法如此精湛了，見過練承風的人，也覺得練無爭樣貌確與練承風有幾分相似。

場中的杜貫生想起練無爭曾自稱是練承風之子，當時並不相信，但聽了司徒大膽之話印証之後，已深信不疑，也不禁想起，五年前，問起練無爭身世時，他當時極力掩飾，原來當時練無爭不想被人知道身世，更不想讓人知道是尉遲軒義子，以免影响杜家聲譽，而寧願飄泊天涯。

杜貫生想起此點，雖知練無爭個性倔强，但也不由敬佩他的情操。

練無爭終於在司徒大膽口中身世大白。

司徒大膽向衆人述說完畢，又向衆人道：「我徒兒殺了項老二後，必定回保定城找滅門元兇去了，我要趕往保定城會一會他，惦掛死我啦。」說完向莊上大門闊步走了出去，胡不悲與張不愁隨後跟着，項飛等人雖氣憤，但已不敢阻撓。

司徒大膽走了幾步，忽回轉身，望着項飛，道：「項老大，若果你要找我徒兒算帳的話，大可以到保定城走一趟。」

項飛等人好似正有此意。

司徒大膽鄭重地道：「別忘記，我徒兒在保定城有很多親人，例如他大師伯傅曉天父子，外公孟春雷、舅父孟迎翔，你要找他報仇恐怕不易，當然，還有我們三師徒。」

項飛怒道：「一人做事一人當，這是我和練無爭的恩怨，其他人難道要插手？」

羣雄中忽有人叫道：「既然一人做事一人當，剛才練無爭找項二莊主報仇時，你們又爲何插手？」

項飛頓時說不出話來。

司徒大膽微笑道：「項家的人果然很不講道理。」說完哈哈大笑，步出大門離開了。

羣雄對項家的「天下第一劍」相當失望，隨着司徒大膽的離開，也一哄而散。

面子重於一切的項飛，甚麼面子也丟光了，對練無爭更恨得咬牙切齒。

今天項家之所以弄致面目無光，全拜練無爭所賜，所以項飛誓殺練無爭，更何况他還殺了二弟項傑！

* * *

練無爭報了義父之仇後，可說了却一樁心事，向天遙拜了義父之後，也不再在萬安鎮逗留，便取道直往保定城去了。

他與杜心怡心心相印，二人一路上騎着白馬上路，並不覺悶。

對於那個蒙面神秘人是誰？又爲何相助？二人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

當日，練無爭要找項傑報仇，之前消息已傳得甚囂塵上了，神秘人當然知道他的行踪，因此有機會出手相助。

「無敵莊」上弟子衆多，若不是神秘人相助，練無爭能否順利報仇？

練無爭沒有想過。

二人一路上曉行夜宿，不一日，已進入保定城了。

練無爭八年來初次踏足家鄉，祇覺四週景物依舊，不由想起兒時往事，而往事之中，最令他刻骨銘心的，莫過於滅門慘事了。

八年前，人人都以爲他已死於尉遲軒刀下，親人都不知自己尚在人間，所以他第一件事是找大師伯一家，然後是外公。

兩人進入了城中近郊處，下了馬，牽着馬在街上漫步着。

街上人來人往，甚是熱鬧，一片繁榮景象，杜心怡來到一個新環境，久居山區的她，乍到大城市，祇覺樣樣事物都很新鮮，心情也甚開朗。

練無爭回到家鄉，想起滅門慘事，心情本來沉痛之極，但見了杜心怡開心，也漸漸開朗起來。

二人在街上行不多久，迎面有一女子走了過來。

這本來是件平常不過之事，但不平常的是，這女子見了練無爭之後，竟目不轉睛的向他注視，練無爭也不由把她多看了兩眼。

祇見這女子約莫三十多歲年紀，樣子成熟，而且相當美艷，身段也十分勻稱，看她一身衣服，似是武林中人，但手上却沒有兵器。

杜心怡也發現對方向練無爭注視，見練無爭看多了她兩眼，登時醋味大作，很不開心。

練無爭與那女子互望一會，雙方對向前行，稍刻便擦身而過，練無爭也不把她放在心上。

練、杜二人繼續向傅曉天住宅而行，行不多久，二人發覺，那女子竟折向隨後一路跟着二人，不由覺得奇怪起來，到底此女子是誰？因何一路上盯梢着自己？

不久，那女子知道自己被練無爭發現暗中盯梢，便不再跟下去，且很快消失了。

練、杜兩人祇覺事情越發古怪，過了一會，二人見那女子不再跟隨着來，又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練無爭雖八年來首次踏足保定城故鄉，但對四週印象却深刻，也認得每一條街道，走不多久，便抵

達大師伯傅曉天之大宅門外。

傅曉天的大宅是座四合院建築，甚具氣派，練無爭望着大門，忽然一陣唏噓湧上心頭，呆了半晌，便上前在門環上把門敲響了。

片刻，一個年約三十歲，樣子老實的健壯漢子把門打開，練無爭依稀認得他是傅曉天的二弟子，名叫沈剛。

沈剛向練無爭和杜心怡打量一會，還未開口，練無爭已道：「你一定是沈剛師兄了。」

沈剛喜道：「你莫非就是無爭？」望望杜心怡，續道：「這位一定是平揚鎮『影子劍』杜貫生杜大俠的千金，杜心怡姑娘了。」

練無爭不由愕然起來，沈剛何以知道自己未死？又認得杜心怡？

練無爭亦感到奇怪不已。

沈剛見了二人表情，笑道：「覺得奇怪是嗎？當初我們知道你尚在人間，更加感到奇怪呢，後來證實了，師父和星豪大師兄也不知多高興，師父還開心得眼淚也流下了。」

練無爭奇道：「你們怎知我未死？又怎知我會回來？」

沈剛道：「你師父全都對我們說了。」

練無爭道：「我師父？」

沈剛道：「『怪醫武侯』司徒大膽不是你師父嗎？還有你兩個師兄，一個叫胡不悲，一個叫張不愁。」

練無爭喜道：「師父和兩位師兄都來了？」

沈剛道：「是啊，兩天前到埗的，現在住在師父家中。」

練無爭喜極，拉着杜心怡的手便往屋內奔去，邊走邊高聲叫道：「師父、大師兄、二師兄。」

杜心怡也很替他開心。

沈剛心情也興奮，忙把大門關上，便也快步走進了屋內。

傅曉天和兒子傅星豪正陪着司徒大膽在大廳中談兵論武，忽聞門外叫聲，便望向門外，同時都猜想大概是練無爭回來了，稍後，果見一對男女手拖着手快步奔了進來，沈剛則在後跟着。

傅曉天父子及司徒大膽師徒忙走到廳門口。

雙方在門口相遇，練無爭一眼把各人認了出來，心情興奮難禁，連聲叫道：「大師伯、星豪師兄、師父、大師兄。二師兄。」

各人都在八年前最後見過練無爭，那時他年方十歲，八年後乍見，也依稀認得他的輪廓，更何況他樣子與父親有幾分相似，都知道面前所見的確是練無爭無疑了。

傅曉天父子在兩天前方知練無爭尚在人間，今番相見，端的仿如隔世，傅曉天尤爲激動，忙把練無爭擁在懷中，老淚也忍不住掉了下來，顫聲地道：「承風師弟還存一點血脈，太好了，太好了。」

雙方重聚，都有說不出的喜悅，練無爭向各人介紹了杜心怡，衆人讚練、杜二人郎材女貌，匹配得很。

練無爭急於要見外公，於是，包括練、杜二人，司徒大膽三師徒，傅曉天父子及沈剛，一行八個人便聯袂往孟府而去。

一路上衆人心情興奮，約莫一頓飯時間，便抵達孟府。

孟春雷的住宅同樣是一座四合院，但氣派則不及傅宅。

孟春雷一家亦於兩天前得知練無爭尚在人間，亦知他在萬安鎮「無敵莊」發生的事。衆人抵達孟宅，孟氏一家同樣心情激盪無比，孟春雷見了外孫非但尚在人間，也已長大成人，更練得一身好武功，激動之情尤甚傅曉天，眞是老淚縱橫。

雙方相見，激情過後，才在大廳上坐了下來，孟春雷道：「無爭大鬧『無敵莊』，此事已傳遍江湖，江湖傳說，項飛不會就此罷休，相信這一兩天就會來到保定城了。」

傅曉天嘆道：「江湖就是這樣，冤冤相報，當年，無爭義父殺了項斌，項斌之子殺了尉遲軒報仇，無爭殺了項傑替義父報仇，現在項飛又要替項傑報仇，到底這些恩怨要待何時才能了結？」

練無爭道：「項家的人我還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呢。」

孟春雷喜極，道：「好，不愧爲我的乖孫兒，項飛算是甚麼腳色，難道要無爭怕他不成？」

傅曉天道：「聞說這號稱『臥龍神劍』的項飛武功也非比尋常。」

孟春雷道：「難道無爭的武功會比他弱？」

傅曉天知他性格剛烈，也不說下去了。

孟迎翔插嘴道：「據說，除了項家的人外，這幾天將會有不少武林中人到來保定城。」

杜心怡道：「這些武林中人前來有甚麼目的？」

孟春雷微露傲色，笑道：「來看我的乖孫兒，你的未來夫婿嘛。」

杜心怡粉臉通紅，道：「無爭哥哥有甚麼好看？」

傅星豪道：「杜姑娘有所不知了，無爭在『無敵莊』一役之後聲名大噪，後來司徒前輩當衆講述了無爭的身世，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無爭既是練大俠之子，又是尉遲軒的義子，所以人人對無爭都起了好奇心，都欲一睹他的風采，再加上五年前，無爭祇有十三歲，竟可斷項傑一臂，又重創項傑五名弟子，五

年後的今天，武功豈非更厲害？江湖人都知道，項飛要爲弟報仇，這些人前來保定城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看這個集『飄幻神刀』與尉遲軒『赤煉刀法』兩大高手武功於一身的練無爭，如何決戰『天下第一劍』的『臥龍神劍』項飛。」

孟迎翔接口道：「也不知是武林中人太抬舉項飛的武功，還是無爭的吸引力太大，竟然有人把無爭與項飛一戰稱爲武林盛事。」

杜心怡道：「項家的人稱無爭哥哥爲邪魔小子，這些前來保定城的人會不會一樣把無爭哥哥當邪魔小子看待？」

司徒大膽怪叫道：「你以爲人人都好似項家的人如此心胸狹窄嗎？」

傅星豪道：「杜姑娘意思是說，無爭既是尉遲軒義子，因此武林中人會否把無爭跟尉遲軒相提並論，因而敵視無爭？」

杜心怡點頭。

孟春雷說話永遠聲若洪鐘，祇聽他笑道：「未來孫媳婦兒，這個妳可放心，尉遲軒生前確殺人無數，武林朋友都會明白，尉遲軒殺人罷了，又不是無爭，與無爭扯上甚麼關係？」

杜心怡道：「若果人人都這樣想就好了。」

孟春雷道：「根本人人都是這樣想，未來孫媳婦兒，莫非妳擔心妳的無爭哥哥會好似尉遲軒一樣，成爲武林公敵？不會的，公道自在人心。」

杜心怡大大吁了口氣，笑時斜眼望了望練無爭，笑得甚是甜蜜。

司徒大膽奇道：「小娃兒，你笑甚麼笑得這麼開心？」

孟迎翔笑道：「爹一再稱杜姑娘爲未來孫媳婦兒，杜姑娘不笑得開心才怪。」

衆人不由也笑了。

練無爭被笑得有點不自然。

杜心怡本來不知何爲害羞，在衆人的笑聲之下，也害羞起來了。

屋內充滿歡樂之聲，練無爭忽然道：「無爭這次返回保定城，最大的目的是查探當年的滅門元兇。」

氣氛頓時不同了。

傅曉天道：「八年來，大家都以爲殺承風師弟的是尉遲軒，後來從司徒大夫口中方知道，當年尉遲軒非但沒有殺承風師弟，還救了無爭性命，那麼當年在決鬥現場搶奪刀譜的蒙面人是誰？莫非眞是布天成？」

練無爭道：「這八年來，布天成有沒有出現過？」

衆人都搖頭。

練無爭道：「當年揭發命案的人是更伕陳森，陳森還說親眼看見布天成從兇案現場，手拿兩本書，滿身染血慌忙逃出來，這事是否屬實？」

傅曉天道：「當時陳森確是這樣說。」

練無爭道：「當時，除了陳森之外，有沒有其他人目睹事件？」

傅曉天道：「沒有，若不是陳森打更經過現場，根本無人知道布天成與事件有關。」

練無爭道：「我要見一見陳森。」

孟春雷道：「你要見他甚麼事？」

練無爭道：「我誓報此血海大仇，現在唯一的線索就在陳森身上。」

孟迎翔道：「即使你見了陳森，又能發現甚麼？」

練無爭道：「証實他當年有沒有說謊。」

孟春雷道：「這幾年來，根本未聽聞過有『飄幻刀法』或『赤煉刀法』出現，否則這是很大的線索，現在唯一的線索的確在陳森身上了，你不妨問一問他，或許發現蛛絲馬跡也未可料。」

練無爭道：「陳森住在那裡？」

司徒大膽道：「乖徒兒呀，這些日子以來，你和杜姑娘都風塵僕僕，現在回來了，你該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先拜祭一下你的爹娘，明天才去找那陳森不遲。」

練無爭想了想，也同意了。

＊　＊　＊

由於傅曉天住宅面積廣大，客房也多，練無爭和杜心怡便住在傅宅。

次日，在傅曉天與及孟春雷父子帶領下，練無爭往父母及三名師弟墓前拜祭，對着父母及師弟墳墓，練無爭傷心得潸然淚下，恨意更深，報仇慾望更濃。

拜祭完畢，練無爭別了傅、孟等人，便與杜心怡往訪陳森而去。

這陳森已六十歲過外了，身體略胖，面貌也甚慈祥，他與妻子居住在一條胡同的一間殘舊的房子裡，看來也甚清貧。

練無爭見了陳森，自我介紹了，並道明了來意，陳森知他是練承風之子，又訝異他尚在人間，便熱誠的招待他與杜心怡坐下。

雙方坐定後，陳妻奉出了茶，練無爭開門見山道：「陳老伯，請你把當年揭發練家命案的過程說一遍吧！」

陳森先是搖頭嘆息了一聲，道：「整整八年了，八年前的一個晚上，那天是七月初七，我打更途經你家大門外，發覺大門半開着，心感奇怪，何以深夜還不把門關上？

好奇之下，便在門外望了一會，發覺屋內有燈光透出，何以練家深夜還點着燈？這時候，忽見一個人倉皇從屋內跑了出來，我馬上躲在你家門外的大樹後，看個清楚，那人正是練大俠的二弟子布天成，當時他手上還握着兩本書，而且全身染滿了血，他逃出來後，左右張望了一會，好似要擇路而逃一樣，然後一臉惶恐，接着快步走了。」

練無爭略一沉思，道：「當時除了你之外，有沒有第三者在場？」

陳森道：「三更半夜，除了我們這些爲了幹活的，那還有人在街上？」

「當布天成離開之後，你跟着如何？」

「我見他滿身染血，好怕人，感到非常奇怪，便推門進入你家一看，一進入大廳，就看見八具屍體，我馬上報官去了。」

練無爭在沉思。

陳森又嘆口氣，道：「這布天成實在是狼心狗肺。」

練無爭再想不出問題來發問，而且問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當下向陳森道了謝，便離開了陳家。

練、杜二人離開陳家後，走在街上，練無爭一路走，一路在沉思，杜心怡終忍不住，道：「無爭哥哥，你一直懷疑陳森在說謊，你剛才已見過他了，你還認爲他是說謊嗎？」

練無爭道：「很難判斷他的話是眞是假。」

「假如他所說完全屬實又如何？」

「如果屬實，布天成極有可能是眞兇。」

「但你不信陳森的話？」

「我的確懷疑陳森說話的眞實性。」

「爲甚麼？」

「若果他說話屬實，當年在決鬥現場搶刀譜的蒙面人一定是布天成，殺我一家的人也是布天成。」

「這個推論也很合理。」

「但布天成殺人動機何在？」

「他殺你爹，又傷害你，目的是搶刀譜，爲了滅口，連你娘親，三個師弟及四個下人也一併殺了。」

「他搶刀譜目的又何在？」

「當然要練刀譜上的武功。」

「練成了又如何？他根本不能使用這些武功，否則會自暴身份。」

杜心怡頓時說不出話來了。

練無爭道：「當年義父對我說過，他懷疑二師弟布天成根本也被眞兇殺了，目的是轉移視綫，陳森祇不過是受眞兇收買說謊瞞騙世人罷了。」

杜心怡道：「你仍認爲陳森在說謊？」

「極有可能，而且他會把這個大謊言一直說下去，令眞相一直成謎。」

「但看他的樣子不似一個擅於說謊的人。」

「就因爲他樣子慈祥，外表老實，加上又生活清貧，所以人人都不會懷疑他說謊。」

杜心怡道：「這也是道理，因爲這叫人不可以貌相。」

二人一路行，一路談論，行走間，忽有一個漢子站在路中央，看情形似是存心阻住二人去路般。

祇見這站在路中央的漢子手握一柄閃閃生光的朴刀，此人四十來歲年紀，身材適中，皮膚白晰，樣子甚是好看，且一臉威嚴，看此人樣子，年輕時該是十分英俊，但此刻，他卻一臉戾氣，目光殺氣尤盛。

練無爭與杜心怡見了此人，立感對方不存善意，也雙雙停下步來，練無爭更緊握赤煉刀戒備着。

街上行人彷彿也感到一陣殺氣，紛紛走避，唯恐殃及池魚。

練無爭甫一站定脚，面前的漢子忽然冷森森地道：「你就是練無爭？」

練無爭戒備之心更重，道：「正是，閣下是誰？」

那漢子殺氣更盛，語氣更冷，道：「別問我是誰。」

練無爭道：「你想怎樣？」

漢子一字字地道：「我想要你的人頭。」

練無爭冷哼一聲，道：「有本事的，盡管來取吧。」說時，「錚」的一聲，把赤煉刀拔了出來。

杜心怡也拔出了隨身帶着的長劍。

漢子眼光直盯杜心怡，道：「我從不跟女人交手的，滾！」

杜心怡毫不示弱，道：「廢話少說，動手吧！」

漢子臉上肌肉一顫動，也不打話，便提刀殺向練無爭，練、杜二人一刀一劍迎了上去。

雙方甫一交手，街上行人頓即鷄飛狗走，頃刻走了個清光。

一經碰上，練無爭發覺此人武功似是源於本門，且是使刀的好手，他也不理對方因何要殺自己，既然碰上了高手，爲之精神大振，好歹打上一架再說，是以便全力以赴。

那漢子一把刀使得虎虎生風，刀法極之嫻熟，但交手時，好似有所制肘一樣。

原來漢子言明不與女子交手，竟對杜心怡的進攻祇避而不反攻，因而造成了制肘。

練無爭看在眼裡，爲了能痛痛快快地與對方打一場，便叫杜心怡退下。

杜心怡對他武功甚具信心，果然退到一旁。

漢子去了制肘，頓時如虎添翼，已達招由心發的境界，練無爭憑着堅强的鬥志，無比的信心，不把漢子放在眼內，也招招强而有力攻向對方。

鬥不多久，練無爭忽然大大地驚愕起來，心神也爲之一亂，險些兒中了對方的殺着，便向後翻了翻，先行避開。

原來這漢子所用的招式，竟與練無爭從父親身上所學的招式一樣，即是說，二人武功源自一派了，怎不教練無爭驚愕？

練無爭向後一翻，站定脚步後，直盯對方，道：「你到底是誰？因何懂得我派刀法？」

漢子毫不理會，臉色一沉，又提刀殺前，練無爭心神定了下來，便又握刀殺了上去。

眼看二人又碰上了，此時，忽有一人從天而降，而且迅速降到二人之間。

交手中的雙方向來者一看，祇見來者穿一身黑衣勁裝，以黑布蒙頭，且手握一根鑌鐵槍。

在旁的杜心怡見了，爲之詫異，心道：「莫非此人是在『無敵莊』助無爭哥哥報仇的蒙面神秘人？」

戰陣中的練無爭也是同一想法。

蒙面神秘人甫一落到陣中，便以一根長槍直逼向那漢子，那漢子祇好以刀反擊。

神秘人出現後，練無爭滿腹疑團，一時間竟呆住了，祇呆呆的看着神秘人與那漢子激鬥。

練無爭與杜心怡看了那神秘人的身形、衣飾、招數、武器、步法，與日前在「無敵莊」出現的神秘人一樣，已可肯定根本就是同一人。

神秘人與那漢子打了一會兒，兩者武功都十分了得，還未分出勝負，那漢子在激鬥中，忽然向後翻開，並遠離神秘人，而神秘人也不追擊。

那漢子站定脚步後，對神秘人道：「我從來不跟女人交手。」顯得有點意興闌珊。

練、杜二人聽了，詫異不已，道：「神秘人是女人？」

那漢子說完，轉而對練無爭道：「練無爭，我改天再取你人頭。」說完，縱身一躍，便躍上了街旁的屋頂，迅即消失了。

神秘人回頭望了望練、杜二人，練無爭正想上前道謝，但蒙臉神秘人隨即快步奔離了現場。

練、杜二人只能目送神秘人消失於街角。

這兩人的出現，以及行動，都令練、杜二人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練無爭喃喃地道：「這神秘人是女人？她到底是誰？爲甚麼一再幫助我？」

杜心怡忽然有所醒覺一樣，道：「無爭哥哥，記不記得昨天我們一到埗，就碰上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而且還一路跟着我們？」

練無爭也猛然想起，道：「你懷疑那神秘女人就是昨天碰上的那個？」

杜心怡反問道：「會不會是她？」

練無爭道：「不知道。」

杜心怡道：「爲甚麼一到埗就有人要殺你？那個要殺你的人武功與你從令尊身上所學的一樣，那麼他與你們練家豈非有關？」

「懂我派武功的人除我之外，就只有大師伯、星豪師兄和幾個弟子，而且這班人當中，相信沒有人的武功能比剛才那人還要高。」

杜心怡驚詫地道：「剛才那人會不會是……」好似不敢說下去。

練無爭道：「我三師叔，狄昭？」

杜心怡道：「就是了。」

練無爭道：「三師叔與我爹同年，現在該是四十三歲，剛才那人正是這個年紀，而且義父曾對我說過，三師叔年輕時非常英俊，這人年紀大了，樣子仍不差，年輕時該是個美男子。」

杜心怡道：「年紀脗合，樣子也依稀脗合，又懂你派武功，會不會眞的是他？」

「也說不定。」

「若果他眞是狄昭，爲甚麼要殺你？」

「義父生前曾懷疑過，殺我一家的眞兇就是狄昭。」

「他知你未死，所以連你練家最後一個也不放過？」

練無爭搖頭嘆息，道：「眞是師門不幸，師祖調教出這種弟子，在泉下有知，相信會痛心疾首。」

杜心怡道：「若果剛才那人眞是你三師叔狄昭，而當年的眞兇果眞是狄昭的話，那麼搶刀譜的人也是他了，但剛才他與你交手，爲甚麼不使出『飄幻刀法』或『赤煉刀法』兩種刀法應付？因爲他存心要殺你的。」

練無爭道：「若果他使出這兩種刀法，就會自揭是眞兇，所以不會輕易使用。」

杜心怡道：「這也是道理。」

練無爭道：「問題就是，他究竟是不是狄昭，若然，他又是否就是當年的兇手？」

「這一切，都好似很難有答案。」

「因爲一切都是謎，好多個謎。」

杜心怡道：「事情豈非越來越複雜？」

練無爭肯定地道：「不對，雖然有這許多謎，但事情開始簡單了。」

「哦？」

「因爲終於有一個關鍵性人物出現了，他揚言要殺我，必定會再度出現，只要證實他的身份，和要殺我的動機，事情就更清楚了，眞兇身份也很快暴露了。」

「事隔這許多年，那人爲甚麼今天才要殺你？」

「因爲最近才有人知我尚未死，而且我回來保定城的消息也散播了出去，要找我的人就很容易。」

「你義父懷疑狄昭是當年眞兇，其實，狄昭當年恨你爹拆散他與心愛的女子，難道這就足以構成他要殺你一家的動機？」

練無爭嘆口氣道：「一個人懷恨在心時，所作所爲，旁人是難以想像的，而且，當年師祖本來決定把『飄幻刀法』傳給三師叔的，因爲他資質最好，必能把刀法發揚光大，但後來三師叔被逐出師門，師祖才把刀法傳給我爹。」

杜心怡道：「會不會因此而心有不甘，因此奪回兩本屬於自己的刀譜而殺你爹？再殺你娘親和你幾個師弟，來個一舉兩得？」

練無爭道：「當年義父就如你想法一樣，因此懷疑眞兇是狄昭。」

杜心怡嘆口氣，道：「懷恨在心和心有不甘的人眞是這麼可怕嗎？」

* * *

練無爭與杜心怡在滿腹疑團中，不覺已返回傅家。

傅家有客臨門，傅曉天正在招待客人，來客正是「影子劍」杜貫生，且是隻身而來。

杜心怡見了父親，也不知是喜是憂，喜的是因爲父女又見面了，憂的是父親與練無爭恐防又生磨擦。

杜貫生見了女兒，開心不在話下，見了練無爭，也一樣高興，似是對練無爭另眼相看了。

自從「無敵莊」一役之後，杜貫生的確對練無爭改觀了。

練無爭身世被披露之後，頓成爲武林中一個矚目的人物，那是因爲他既是「飄幻神刀」練承風之子，又是「刀魔」尉遲軒的義子，更是「怪醫武侯」司徒大膽的徒弟。練承風行俠仗義，尉遲軒是武林公敵，司徒大膽不正不邪，因而構成了練無爭最微妙的身份。

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練無爭十三歲的童年，能以武功斷去項傑一臂，又重創項傑五名弟子，十八歲大鬧「無敵莊」，挫項飛銳氣，破項傑的「衣袖功」，更大敗項傑。

練無爭這兩樁事跡，可能由於天下太平的關係，竟被人大事渲染，因此令他名噪一時。

杜心怡既是練無爭愛侶，愛面子的杜貫生當然也沾了不少光彩，怎不教他對練無爭另眼相看。

杜心怡見父親不再視愛郎爲「邪魔小子」，還接受了他，當然高興萬分。

練無爭見杜貫生對自己客氣有加，也把前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雙方重見，聚首一番之後，杜貫生道：「無爭，我前來保定城時，在道上碰上了項飛一班人，他揚言非殺你不可，你可要小心一點。」

練無爭毫不放在心上，不屑地冷笑一聲。

傅曉天道：「他一行有多少人？」

杜貫生道：「除了項飛本人外，還有項冰、項冰丈夫薛永、項飛大弟子蕭龍、二弟子秦英，還有項傑的大弟子楊坤，一共六個人，全都揚言要替項傑報仇，相信他們現在已到步了。」

傅星豪道：「項家的人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司徒大膽忽然走了出來，接口道：「十年前，項斌一再向尉遲軒挑戰，當時他們是光明正大比拚的，結果項斌不敵，被尉遲軒殺了，既然向人挑戰，技不如人，他的後人還報甚麼仇？」

練無爭道：「項家面子重於一切，他們被我挫了銳氣，看來項飛此行目的是討光彩多於爲項傑報仇。」

杜心怡道：「這世上，竟有人視面子如此重要？」說時，有意無意間望望父親。

杜貫生知女兒之言中帶刺，面上微有窘態，輕咳一聲，改變話題，道：「在下既然專程來到此間，好應該拜會一下無爭的外公孟老英雄。」

司徒大膽笑道：「說得好，孟春雷是無爭外公，杜大俠是無爭未來岳父，兩家也快結親了，應該一聚。」

杜心怡又羞怯得粉臉通紅起來。

當下坐言起行，衆人又聯袂到孟府去了。

雙方見面，自是熱鬧非凡，開心不已，孟春雷也熱誠招待了杜貫生，衆人在孟家享受了一頓豐富晚餐才盡興而散。

當晚，杜貫生也留住在傅家。

傅曉天之家內，連同無爭、杜

氏父女、司徒大膽三師徒，一共有六個客人，令傅宅熱鬧之極。

* * *

深夜，到處一片寂靜。

傅曉天的大宅內，客人及上下人等全都睡了。

練無爭獨住一房，他雖然躺在床上，可是一雙眼仍未合上，因爲他根本毫無睡意，只不停在想着日間碰上那個要取自己首級的漢子，那人會不會眞是狄昭？又會不會與當年的滅門慘案有關？若果他眞是當年眞兇，豈非證實了更佚陳森的確把這謊言說了八年？

那個一再相助的神秘女子又是誰？會不會眞是到步即碰上的那個美艷女子？若然，這美艷女子又是何方神聖？又爲何既相助又以神秘姿態出現？

一切盡是謎，令練無爭更急於要知道眞相，也因此令他作出種種揣測。

夜更深，更靜，練無爭仍無睡意。

他也知時候不早，開始不作他想，準備好好睡一覺了。

窗外只有「唧唧」蟲聲。

此時，靜夜中的窗外忽然傳來一陣不尋常的聲響。

練無爭警覺性甚高，立感不妙，連忙起床，輕輕推開窗門，再由窗縫望出去。

他睡房的門窗正好對着大宅的後院。

從僅有的窗縫望出去，清楚看見一條人影在後院正有所行動。

微光中，練無爭看得清楚，那人穿一身夜行衣，且蒙着臉，手上還握着一柄單刀。

蒙臉人正想躡足進入屋內，練無爭見了，拿起赤煉刀，便推窗衝出後院，冷聲道：「你是誰？」

蒙臉人見行藏被識破了，竟一言不發，便提刀向練無爭刺了上去。

練無爭見對方先動手，豈會怠慢？也拔刀衝殺而前。

兩把刀立時碰在一起，隨即激鬥起來，發出連串武器碰撞聲，在此夜闌人靜之際，聲音份外響亮。

練無爭的武功已達一流境界，那蒙臉人初而招架乏力，但打了一會，招式竟然變幻莫測，而且招招凌厲之極，但練無爭集多派武功於一身，且是個遇强愈强之人，一時間還可應付對方的强勁招式。

練無爭從未見過此等上乘的刀法，打起上來，也爲之精神大振。

再打一會，大概聲音驚動了傅曉天，這時候，傅曉天也握刀衝到後院。

他見練無爭與一個蒙臉人纏上了，唯恐練無爭不敵，便欲加入戰圈，但此時，他見了蒙臉人的招式，忽然驚訝地道：「『飄幻刀法』！」

蒙臉人使用的招式，正是「飄幻刀法」，也難怪招式如此凌厲。

激鬥中的練無爭聽了傅曉天一叫，精神又一振，因爲眼前這人可能是當年滅門慘案的最關鍵人物，當下加强了攻勢，如瘋似狂的攻向對方，並誓擒此蒙臉人。

傅曉天驚訝過後，也不打話，便也提刀殺了上去，與練無爭並肩作戰，亦誓擒此蒙臉人，所以出招亦甚凌厲。

練無爭終於證實蒙臉人採用的，果然是「飄幻刀法」，因他對其中幾招印象深刻，而蒙臉人已把這幾招使了出來。

蒙臉人對着傅曉天與練無爭兩個高手，一時間竟可應付，可見「飄幻刀法」之厲害。

練無爭有見兩人聯手仍不能打敗對方，便使出義父傳授的刀法應付。

尉遲軒的刀法本源自其父親尉遲森，當年尉遲森創此刀法，目的是爲了剋制「飄幻刀法」，以圖二十年後奪回「赤煉刀譜」而創，也因此，八年前，尉遲軒方能以此刀法抵擋練承風的「飄幻刀法」，但當時，雙方只能打成平手。

練無爭使出尉遲軒刀法應付蒙臉人，再加上傅曉天之助，形勢果然扭轉，已開始微佔上風，但這個時候，蒙臉人似是感到難有勝望，在激鬥中，忽然後退，施展輕身功夫躍上圍牆，再縱身向下一跳，便跳出牆外，練無爭心有不甘，正想追趕，奈何輕功不濟，只能目送蒙臉人消失。

傅曉天見蒙臉人跳出牆外，也躍上圍牆，從後追趕，但遲了一步，當他跳上牆上時，向四週一望，蒙臉人早已消失不見影踪，只好氣惱的躍回後院。

師伯侄二人碰上這個大有可能涉及練家滅門慘案之元兇，二人都呆了半晌，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雙方都明白彼此心中想法都相同。

二人互望一會，練無爭恨恨地道：「眞兇終於出現了！」

傅曉天道：「這人會不會眞是布天成？」

練無爭道：「無論此人是誰，他必定是眞兇無疑，因爲除了眞兇之外，世上已無人懂得『飄幻刀法』。」

傅曉天道：「此人既然練成了『飄幻刀法』，必定把『赤煉刀法』也練成了，他身懷兩種刀法於一身，武功豈非很厲害？」

練無爭點點頭。

傅曉天又道：「對方此行目的，明顯要殺你，現在對方在暗，你在明，那實在危險之極。」

練無爭好似沒有顧慮此一點。

經過一番激鬥，屋內的人全都被吵醒了，紛紛起來看究竟，第一個走出後院的，是杜心怡，她見傅曉天與練無爭都手執武器，剛才又聞激烈打鬥聲，見愛郎無恙，才吁了口氣，然後急問道：「發生甚麼事？」

傅曉天道：「有人要殺無爭。」

杜心怡微吃一驚，正想說話，此時，沈剛也走了出來，接着司徒大膽三師徒也出來了，過了一會，傅星豪也出來了。

傅星豪也知道發生了事故，問道：「剛才發生甚麼事？」

話音一落，杜貫生邊走邊穿衣也走了出來，又是同一句問話：「發生甚麼事？」

練無爭便把此事向大家說了。

各人聽後，都爭相詢問練無爭有否受傷，傅曉天叫各人返回屋內再說。

衆人在屋內大廳坐下之後，杜貫生道：「只可惜我們來遲了，否則合我們九人之力，必能把對方手到擒來。」

傅星豪道：「到底此人是誰？」

杜心怡道：「這人會不會就是無爭哥哥懷疑的狄昭？」

衆人脫口道：「狄昭？」

練無爭便把日間於街上懷疑是狄昭之人一事向各人說了，也向各人道出懷疑狄昭是眞兇之事，並說明懷疑之理由。

衆人聽後，只見傅曉天在搖頭嘆息，不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傅曉天又長嘆一聲，道：「當年，二師弟和三師弟爲了花常艷這個女子的確起過紛爭，後來三師弟還被師父逐出師門，之後，三師弟失去了繼承『飄幻刀法』的機會，花常艷又對他很冷淡的，當時三師弟對二師弟的確很痛恨。」

司徒大膽怪叫道：「難道爲了這個原因，他就要非殺練承風一家不可？」

杜貫生道：「最近他知道無爭未死，竟連練家最後一個也不放過，眞太狠毒了。」

傅星豪道：「他日間殺不了無爭，竟然在深夜潛進來，欲進行暗算，太卑鄙了。」

練無爭忽然道：「在街上碰上那個人，不是剛才那個蒙臉人。」

衆人都感到奇怪。

杜貫生道：「你何以如此肯定？」

練無爭道：「兩個我都交過手，在街上碰見那個懷疑是狄昭的人武功非常厲害，至於剛才那個蒙臉人武功則嫌遜，後來改用『飄幻刀法』才把形勢扭轉。」

杜心怡吃驚地道：「如此說來，欲想殺你的人起碼有兩個了？」

練無爭恨恨地道：「這兩個人，到底誰才是我的大仇人？」

衆人一怔，只感事情複雜得很。

那個被練無爭懷疑是狄昭的漢子，不是夜闖傅宅的蒙臉人，然則兩者有何關係？那漢子要取練無爭首級，與當年的滅門慘案是否有關連？那蒙臉人懂「飄幻刀法」，看來才是最關鍵人物，然則他又是不是眞兇？否則「飄幻刀法」如何練成？

這一切問題，衆人只感撲朔迷離。

練無爭尚在人間的消息一傳開，又甫到保定城，便引來了兩個關鍵性人物，兩者都耐人尋味，尤以那蒙臉人尤甚，他練「飄幻刀法」，八年來初次出現，其目的何在？

一切都是謎。

練無爭舉起「赤煉刀」，目光如炬的盯着血紅色的刀身，怨毒甚深地道：「無論兇手是誰，只要被我查出來，我此刀絕不留人！」說完，狠狠向空氣虛劈了一刀。

衆人見了他的樣子，也不由一怯，同時也體會到他的仇恨有多深。

自那個懷疑是狄昭的人出現後，練無爭覺得更伕陳森是在說讌，但蒙臉人出現後，似乎又証明了陳森說話的可信性。

一切都疑幻疑眞，令人摸不着頭腦。

＊　＊　＊

早上，街道上開始出現繁忙景象。

沈剛和兩名師弟在街上漫步而行，邊行邊談論着項飛領人前來找練無爭報仇一事，並在估計他們會在何時找上門來。

三人邊行邊談間，向前望去，忽見前面人羣對着一堵牆壁在指指點點，還在議論紛紛。

好奇心起，三人便走向前看個究竟。

原來牆上貼有一張告示，內容寫着「敬告武林同道，江湖好友，本人項飛將於本月初十日，親臨傳曉天大俠府上，與練無爭了結私人恩怨，承蒙各方好友作證，萬安鎮無敵莊臥龍神劍項飛示。」

沈剛見了此告示，憤恨地道：「無爭說得對，項飛此行目的是討光彩多於報仇，他公然張貼告示，目的是想惹人注目，他以爲自己必勝，想當衆討威風，果然目中無人。」

他身旁的師弟陳明道：「這姓項的竟做法當年尉遲軒約戰二師叔，豈非把自己的武功跟當年的尉遲軒相提並論？」

另一師弟鄭勝道：「尉遲軒當年公開約戰二師叔，目的是向武林中人公告消息，但決鬥地點是不公開的，那像姓項的，公佈時間地點，目的是惹來大量圍觀者。」

陳明嘲笑道：「讓人欣賞他項家的天下第一劍？」

鄭勝道：「無爭在無敵莊挫他項家銳氣，他竟嫌還不夠丟人現眼，現在竟自動送上門來自取其辱了。」

陳明道：「本月初十，豈非還有五天？」

沈剛道：「我們回去把消息告訴師父和無爭吧。」

圍觀者仍對告示議論紛紛，師兄弟三人正想轉身離開，沈剛忽然有所發現，只見他眼光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人看完告示之後，也正想離開，且顯得有點謹慎地低頭而行。

沈剛連忙跟着那人，陳、鄭二人也發現那人，臉上都顯出驚詫神色。

待離開人羣時，沈剛從後向那人叫道：「朋友，站住！」

那人果然站定了，可是沒有回轉身。

沈剛沉着臉，道：「布天成，不要藏頭露尾了。」

陳明道：「八年了，我們找得你好苦！」

鄭勝也道：「想不到你還敢在此招搖過市！」

那人把手中單刀緊緊握着，慢慢回轉身來，這人果然就是布天成。

師兄弟三人見了他的眞面目，證實是布天成，想起他可能就是夜闖傅家大宅的蒙臉人，且練成了「飄幻刀法」，不由大爲緊張起來，不期然的緊握手中單刀，且目透恨意的怒視着他。

布天成木無表情，好整以暇，目光掃了掃他們手中單刀，淡淡地道：「我不想與你們交手。」說完回轉身便向前行。

沈剛怒極，一咬牙，道：「追！」便發足向前追去，陳、鄭二人自不甘後人，也快步趕上。

布天成見三人從後追來，忽然一陣風也似的發足狂奔，並擇人多處而走。

沈剛三人從後窮追，但由於雙方本有一段距離，還是被布天成遠遠拋離了。

三人再追一會，向前望去，布天成已消失在人叢中，三人左右尋覓，還不見布天成影子，最後只有失望而回。

＊　＊　＊

練無爭一早已收到了項飛的戰書，項飛在信中言明，五天後將親臨傅家爲弟報仇。

練無爭當然不把項飛放在眼內。

傅曉天很氣憤，因爲項飛竟然選在他家裏作爲戰場，並在街上把消息公佈，到時勢必引來無數人來到傅家觀戰了。

一衆人等包括練無爭、傅曉天父子、杜貫生父女以及司徒大膽三師徒，正在傳家大廳氣憤地議論着項飛的所作所爲，這時候，沈剛、陳明及鄭勝亦從外回來。

三人甫進入大廳，沈剛便急不及待把遇上布天成一事對各人說了。

各人聽後，反應不一，練無爭目光仇恨極深，傅曉天則怒叫道：「這個欺師滅祖之徒，竟然還敢露面！」

杜貫生道：「他忽然間出現，到底目的何在？」

沈剛道：「他在街上見了項飛向無爭下的戰書，他到時會不會出現？」

傅星豪怒道：「若果他敢出現，就比項飛還要目中無人了。」

沈剛道：「大師兄何出此言？」

練無爭道：「因爲五日後，我與項飛一戰必定有無數高手觀戰，而且大師伯、星豪師兄、外公、舅父必定不會放過他，他難道不怕我們對他羣起而攻嗎？所以，到時他是不會出現的。」

司徒大膽道：「尉遲兄生前曾經懷疑這姓布的傢伙早已被眞兇殺了，看來尉遲兄的想法全錯啦！」

杜貫生道：「無爭懷疑眞兇是狄昭，但現在布天成出現了，到底狄昭與事件有沒有關連？否則，他何以聲言要取無爭人頭？」

杜心怡望着練無爭，道：「無爭哥哥，你一直懷疑更伕陳森在說讌，現在布天成原來未死，那豈非表示陳森並非說讌？」

沈剛道：「那晚偷襲的蒙臉人會不會就是布天成？」

陳明道：「若果當晚闖進來偷襲的是布天成，以他練成了『飄幻刀法』，剛才在街上我們三個人也未必是他對手，但他爲甚麼有意避開我們？」

鄭勝道：「而且他的行動還顯得有點鬼祟。」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每一句都是沒有答案的疑問，也因此令事情更爲複雜，更是撲朔迷離，耐人尋味。

練無爭雙拳握得「勒勒」作響，一雙眼如要噴出火來，恨恨地道：「無論眞兇是誰，只要被我知道了，我練無爭絕對刀不留人。」說到「刀不留人」，可見他仇恨之强烈。

＊　＊　＊

一大清早，傅曉天的大宅前院

已擠了近百人，也幸而前院面積寬敞，才能容納這許多人，傅曉天恐防人多造成擠塞，便下令弟子關上大門，不再招待來客，遲到者只好望門興嘆了。

今天就是項飛約戰練無爭的日子，因此才惹來這許多人前來傅宅。

無人知道挑戰者項飛何時才出現，唯恐錯失機會，所以一大清早便趕來了，這近百人中，大部份都是城中的武林人物，且人人欲一睹練無爭的武功究竟達到甚麼境界。

近百人耐心地在前院等候戰幔揭開，爲了尊重主人，沒有人進入屋內。

屋內一衆人等包括練無爭、傅曉天父子、杜貫生父女、司徒大膽師徒、孟春雷、孟迎翔父子及傅曉天一衆弟子都聚在廳上。

今天雖是項飛挑戰練無爭，但衆人只當這是個普通的日子，沒有特別的感覺，也沒有絲毫的緊張氣氛，因爲人人都知道項飛只是自高自大，武功並無突出之處，練無爭必能穩勝此一仗。

前院羣雄却有人在打賭這一仗誰勝誰負?有人表示練無爭既承受了練承風、尉遲軒及司徒大膽武功於一身，又能殺了項傑，此仗必勝。也有人表示，項飛外號「臥龍神劍」，又是一莊之主，門下弟子衆多，又不惜遠道而來，必有其過人之處，否則不會貿然下戰書，更把戰場選在傅家，至於練無爭能把項傑殺掉，那是因爲項傑只有一臂，武功大遜，練無爭才能殺他。

雙方都有人看好，比例是五五之數。

屋內似是一家聚首。

屋外也熱鬧非凡，衆武林人物新知舊雨，濟濟一堂，氣氛也算熱鬧，雖正戲未上演，也不覺沉悶。

這樣過了大概半個時辰，前院大門忽然打開了，原來項飛一共六人終於出現，負責接待的弟子見了便把大門打開，隨即把門關上了。院中圍觀者全都靜止下來。

項飛率先踏進院中，高視闊步，神態傲慢地走在前頭，跟在他身後的，是項冰、薛永、楊坤、蕭龍及秦英。

武林羣雄見了項飛那副不把武林人物放在眼內，且不可一世的神情，都不由生出厭惡之心。

早有弟子奔進屋內報告了，各人接報，也一同步出前院。

傅曉天身爲主人，本想與項飛來個見面禮，客套一番，不料見了他目空一切的臉容，也爲之一怔，隨即打消了念頭。

練無爭由衆人陪同下步出門外，連正眼也不望項飛一下，還故意作了個比他更傲慢多倍的表情，故意交叉着雙手在胸前，臉孔朝天，不屑地從鼻孔噴出了一口氣。

項飛心胸何等狹窄，見了此已氣上心頭。

練無爭知他德性，有意氣他，便抬頭望天，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打個哈哈道：「項莊主，今天天氣委實不錯，所以你故意選在今天，並且一大清早就送上門來自取其辱，是嗎?」

項飛被氣得七孔生烟，說不出話來。

練無爭見了他的樣子，笑道：「項莊主好似不喜歡開玩笑?」

項冰怒極踏步上前，怒叫道：「臭小子，你別得意!」

練無爭道：「你們送上門來給我消遣，我若不得意，豈非很不敬?」

項冰更怒，正想動手，但想起他武功高強，最後還是忍住，以免再度當衆丟項家面子。

薛永感到汗顏無地，甚至不敢面對羣豪。

項飛怒極，「錚」的一聲拔出長劍，雙眼怨毒極深地盯着練無爭。

練無爭仍雙手交叉着擺在胸前，好似在等他動手。

傅曉天本來想化解一場恩怨，但見了項飛極之不敬的態度，也生氣了，心想：就讓練無爭再度挫他銳氣也好，於是便如大部份人一樣袖手旁觀了。

項飛惡瞪練無爭一眼，叫道：「小子，取你狗命!」說着便欲飛身而前，而練無爭亦把赤煉刀抽了出來，準備搶攻，但雙方欲動手之際，忽然有人大叫一聲：「住手!」

雙方不期然的停下了動作，場內衆人循聲一望，只見有個人不知何時已站在前院圍牆之牆頂上，縱身一跳，便跳落院中，並站在項、練二人之中。

練無爭與杜心怡見了此人，不由愕住了。

傅曉天更是大大的詫異起來，脫口道：「三師弟!」

場中也有人叫道：「狄昭!」

這人正是日前在街上向練無爭襲擊，並聲言要取練無爭人頭的漢子。

他就是狄昭，練無爭的三師叔。

羣雄中，大部份人都認識狄昭其人，但却未見過其面，當有人叫出他名字時，人人也爲之驚愕不已，因爲這狄昭整整二十一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他因何忽然出現?

狄昭甫落到場中，盯着項飛，道：「要殺練無爭，先過我狄昭這關吧!」

練無爭更感奇怪，因爲狄昭日前還想殺自己，現在却明顯在維護

自己。

項飛不忿地道：「狄兄，這是我與令師侄的恩怨，請別插手!」

狄昭道：「我非插手不可。」

項冰怒叫道：「那你是有心維護他了?」

狄昭道：「是維護他。」

項冰道：「那是爲甚麼?」

狄昭忽然冰冷着臉孔，盯着練無爭，冷冷地道：「因爲我要練無爭的人頭，所以任何人也不能殺他，否則就是跟我狄昭過不去。」

狄昭的出現，人人都以爲他維護練無爭，就連練無爭也如此想，不料他說出此話，眞當出乎意料之外，因此衆人都嘩然不已。

傅曉天、杜貫生等已聽練無爭提及過碰上狄昭一事，雖不明他何以執意要殺練無爭，但已不感到意外。

但傅曉天仍心痛不已，忙上前道：「三師弟，你這是爲了甚麼?」

狄昭望了望傅曉天，道：「大師兄，二十一年不見了，別來無恙吧?」

傅曉天急道：「無爭是你師侄，你爲甚麼要殺他?」

狄昭正色道：「別問我爲甚麼。」

項飛幸災樂禍道：「好，就由狄昭把姓練的小子殺了，替我二弟報仇吧!」

傅曉天正要向狄昭追問，但練無爭不値項飛所爲，怒瞪項飛一眼，對狄昭道：「三師叔，既然你要殺無爭，那就讓無爭先教訓姓項的，然後才向三師叔討教吧!」

狄昭道：「姓項的我早就不値他的所爲，就讓我把他殺了，再殺你吧!」

項飛也知狄昭不是等閒人物，聽了不由心中一怔。

狄昭目光向項飛狠狠射去，道：「姓項的，你是不是執意要殺練無爭?」

項飛吞了口口水，强打精神，道：「姓練的小子硬闖我『無敵莊』，毀我莊上牌匾，又殺我二弟，難道還不該殺?」

狄昭目光如炬直盯項飛，道：「你莊上牌匾寫着甚麼，練無爭要毀你牌匾?」

項飛微吃一驚，不敢答。

狄昭又冷聲道：「你二弟本就該殺。」

項飛仍强自鎭定，道：「是否該殺是另一回事，但弟弟之仇，難道我不該報?」

狄昭語氣咄咄逼人，道：「那麼練無爭爲甚麼要殺你二弟?」

項飛一怔，又不敢答。

狄昭替他答，道：「因爲你二弟殺了尉遲軒，所以練無爭爲義父報仇，你二弟因爲尉遲軒殺了你老子項斌，所以殺尉遲軒報父仇，可別忘記，當年你老子項斌一再挑戰尉遲軒，目的爲了成名，但最後死在尉遲軒刀下，他們是光明正大比拚的，既然如此，你們還要報仇，到底你們姓項的知羞不知羞?」

項飛被數落得面目無光。

狄昭語氣冰冷，道：「姓項的，若果你一定要爲二弟報仇的話，今天我就替練無爭跟你來個你死我活吧。」

項飛頓時臉色變青起來。

狄昭之言明顯句句維護練無爭，但他的出現又揚言要取練無爭人頭，到底他是否眞的爲了要親手殺練無爭，因此阻撓項飛殺練無爭?但他的而且確是練無爭師叔，關係密切得很，因何又要殺他?這一下，可把場中百人都弄得頭大如斗，不明所以，可也有人覺得有趣極了。

但狄昭顯見是認眞的。

狄昭又沉聲對項飛喝道：「姓項的，給我站在一邊。」

項飛不由自主地退後。

羣雄見了他懦弱的樣子，都竊竊笑了。

狄昭望着練無爭，道：「該打發的，都打發了，輪到我們啦!」

傅曉天大急，道：「三師弟，你這是爲甚麼?」

狄昭冷聲道：「大師兄，請你讓開。」

練無爭也道：「大師伯，就讓無爭向三師叔討教一下吧。」

傅曉天一臉無奈，正想出言相阻，但練無爭已提刀面向狄昭，道：「三師叔，那就休怪小輩不敬了。」

狄昭豪邁一笑，道：「好，爽快。」說完提刀便向練無爭衝殺而前，練無爭見他動手了，亦握刀相迎。

兩人互向對方衝去，眼看雙刀就要碰上了，但此時，忽然又有一條人影落到場中。

只見此人穿一身勁裝，黑布蒙頭，手握一柄鑌鐵槍，甫一落地，一根長槍有如毒蛇般直逼向狄昭，狄昭本準備與練無爭拚鬥，見狀唯有側身迎架來人的進逼。

本擬進招的練無爭頓時立住了脚，因爲令他疑惑的蒙面神秘人又出現了。

傅曉天等人聽練無爭提及過神秘人一再出手相助一事，今番這個手握鑌鐵槍的神秘人又再度出現，且顯見助練無爭而來，均感奇怪不已。

杜貫生見了此神秘人，忽然表情大大的驚愕起來，就好似曾見了甚麼一樣。

場中觀戰的羣雄見又殺出一個蒙面人，事情又有轉變了，都好奇

地在等待事態的發展。

　且說神秘人甫一出現，長槍直逼狄昭，狄昭只招架而不還手，羣雄見狀都奇怪狄昭爲何不還擊？

　狄昭再架幾招，忽然向後翻了開去，遠離神秘人，而神秘人也不追擊。

　狄昭站定脚後，直盯神秘人，道：「我說過我不跟女人交手的，別逼我。」

　衆人聽了，起了一陣哄聲，這神秘人原來是女人？衆人看個眞切，只見神秘人胸部果然隆起，雙手十指非常白晰，且手指纖幼，果然是活脫脫的女人手。

　神秘女人聽狄昭說了那話後，也不理會，喝叫一聲，便提槍殺向狄昭。

　狄昭見她攻來，叫道：「那就休怪我欺負女流了。」聲音未落，便迎向神秘女人，且毫不退讓地與對方拚上了。

　練無爭呆站在旁，因爲他感到此人實在神秘莫測得很，他知神秘人武功相當了得，爲了尊重神秘人，便暫時退下戰陣，而且也不想以二敵一對付狄昭，因此只站在一邊觀戰。

　狄昭看在神秘人是女流份上，起初只招架而不還手，但當衆表明態度之後，打法完全不同了，他明顯恨神秘人一再阻撓，因此打得特別兇狠。

　神秘人雖是女流之輩，但一點也不弱，一根長槍舞得靈活之極，且招招殺着攻向狄昭，大有與狄昭週旋到底之態。

　雙方打得毫不要命，直把衆人看得屏住呼吸。

　杜貫生看得緊張異常，額上已滲出了豆大的汗珠。

　杜心怡見了父親神情比任何人都緊張，而且明顯地一直在替神秘人擔心，心中也大惑不解。

　戰陣中雙方打得異常兇險，經過幾十招後，狄昭已佔了上風，神秘人已開始不支。

　杜貫生緊張得一顆心彷彿隨時會從口中跳將出來。

　此時候，戰陣中的狄昭已佔盡優勢，只見他一輪快攻蓋向神秘人，神秘人被逼得節節後退，最後一個踉蹌便向後跌了下去，而且手中長槍亦被狄昭一刀震脫離手。

　狄昭見神秘人倒地，身形向前一欺，手中舉起單刀，便一刀砍向神秘人，神秘人見已是閃避無從，便躺着等待這劈下一刀。

　杜貫生大吃一驚，雖是鞭長莫及，仍握劍撲上前，欲以劍擋格狄昭這致命一擊。

　同一時間，練無爭亦衝前欲營救神秘人。

　場中衆人見杜、練二人根本來不及相救，只瞠目結舌的看着狄昭向神秘人痛下殺手。

　由神秘人倒地，狄昭欺身而前下手，及杜、練二人欲出手相救這一刹那，說來雖則話長，其實只是電光石火之間。

　狄昭一刀向躺在地上的神秘人猛力劈下，一把刀去勢快若閃電，眼看神秘人必死無疑了，但狄昭這一劈只離神秘人身上一寸左右，去勢却兀然停了，然後把單刀收回，並退後了兩步。

　杜貫生與練無爭見狀，也兀然停步，並長長吁了口氣，可兩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尤以杜貫生爲甚。

　狄昭收刀後，淡淡地道：「我不殺女人。」

　杜貫生忙走到神秘人身旁蹲下，並把神秘人扶了起來。

　杜心怡見父親扶着一個女人，心中微有怒意。

　練無爭望着狄昭，眼光充滿感激。

　杜貫生扶着神秘人，語氣帶有責備之意，道：「你爲何如此魯莽？」

　神秘人正想說話，狄昭不屑地道：「閣下何不光明正大以眞面目示人，却鬼鬼祟祟的以布蒙頭？」

　神秘人一怔，似是想了想，最後還是伸手把蒙頭的布巾拿下。

　神秘人眞面目一現，練無爭與杜心怡均呆住了。

　這神秘人赫然是杜貫生的妻子。

　場中衆人雖未見過杜夫人，但見了杜貫生的神態，也猜到二人的關係了，只聽杜貫生道：「你爲甚麼瞞着我做出這些事，你知不知道這很危險？」語氣對妻子甚是關懷。

　杜夫人恨恨地瞪了狄昭一眼，對丈夫道：「無爭是我未來好女婿，我不容任何人傷害他。」

　練無爭聽了大爲感動。

　杜貫生道：「即使你要相助無爭，也該對我說一聲，尤其更不該蒙頭行事，我杜貫生行事素來光明磊落，何必藏頭露尾？」

　杜夫人道：「我若不蒙臉行事，以神秘人姿態出現，恐怕會引起你不滿。」

　「爲甚麼？」

　「你不是一直不太喜歡無爭嗎？」

　杜貫生笑道：「那是以前的事了。」

　杜夫人喜道：「那你是對無爭改觀了？」

　杜貫生微笑點頭。

　這邊廂，杜氏夫婦小別重逢，心中喜悅難禁。

　另一邊，狄昭瞪住練無爭，道：「好師侄，現在眞正輪到我們了。」

　練無爭爽快地道：「對，該輪到我們了。」瞥眼一看，見大師伯傅曉天及外公孟春雷正想上前阻止，忙對二人道：「大師伯、公公，別多說了，若然無爭死在三師叔手上，有勞大師伯和公公替無爭收屍。」

　狄昭朗聲正色道：「任何人不得插手我和練無爭之事，否則我必跟他玉石俱焚。」這是個十分嚴重的警告。

　項飛一行人在幸災樂禍。

　練無爭望着狄昭，苦笑道：「我以爲我今天的最大敵人是項飛，眞想不到，這個最大的敵人竟是自己師叔。」

　狄昭冷笑道：「世上出人意表的事還多着呢！」

　練無爭又苦笑一下，道：「若果我今天死在你手上，當眞死不瞑目。」

　「爲甚麼？」

　「因爲我死到臨頭，仍不知道你爲甚麼要殺我？」

　「你毋需知道。」

　「可否回答我一些問題？」

　「問吧。」

　「你到底與我一家被殺有無關連？」

　狄昭爽快地答道：「毫無關連。」

　練無爭道：「你要殺我，是不是恨我爹當年拆散你與心愛的女人，因而懷恨在心？」

　狄昭道：「就算我要恨，也是恨你爹，與你何關？更何況，我早已對你爹不存恨意，因爲我們到底是同門。」

　練無爭道：「那是說，你要殺我，絕對與我爹當年的恩怨毫無關連了？」

　狄昭斬釘截鐵地道：「絕無關連。」

　練無爭豁達一笑，道：「三師叔快人快語，而且是個光明正大的君子，我絕對相信你所說的一切。」

　狄昭臉色一沉，道：「廢話少說，受死吧。」話音一落，隨即發動攻勢。

　練無爭見他甫一動身，他也動了，只見他大喝一聲，足尖一點，凌空握刀直向狄昭撲過去，狄昭見他躍起，同樣一躍而起，兩把刀也在半空中碰上了。

　這兩師叔侄耐人尋味一戰終於爆發。

　場中衆人此行目的是要一睹練無爭的武功達到何境界，衆人本以爲他的對手是項飛，不料却是武功比項飛還要高出多倍的狄昭，實在感到是意外收穫，因爲可觀性加强了，也令此仗更引人入勝。

　狄昭年輕時武功已名震江湖，今天步入中年，武功更勝當年，此刻二人一戰是一場生死決鬥，因此衆人都擔心練無爭不是狄昭對手。

　場中最開心的，莫如項飛一行人了。

　項飛被狄昭數落一番之後，那還有顏面對練無爭提報仇二字，只望狄昭能把他殺了。

　最痛心的，當然是傅曉天父子及孟春雷父子等一班人了。

　却說練無爭與狄昭兩個使刀的高手由地上打上半空，打得沙石紛飛，花草紛擺，雙方打得彷似把性命豁了出去，每一招每一式都絕不留手，直把場中衆人看得驚心動魄，連呼吸也屏住了，傅曉天、孟春雷、杜氏夫婦與女兒、司徒大膽等人更緊張得手心也滲出汗來，深怕練無爭一招錯失便會命喪當場。

　但一時間，練無爭非但可以應付狄昭的狂打猛攻，而且攻中帶守，守中帶攻，完全無懼對手是長輩高手，看來可應付裕如。

　項飛先前還在幸災樂禍，而且不斷發出不屑的冷笑，因爲他猜想練無爭非命喪狄昭刀下不可。

　現在，項飛再也笑不出來了，因爲練無爭的武功比自己想像高出多倍，見他年紀輕輕便有如此武功修爲，心中爲之感到汗顏，就算練無爭今天不死在狄昭刀下，日後那還敢找他報仇？

　戰場上，此際兩把刀硬生生碰在一起，立時火花四濺，這一碰撞，兩人都使出了平生力氣，力度之大難以想像，因此碰撞之力量把二人反彈開去。

　這一反彈，二人在半空中向後一翻，然後雙方遠離對方平平穩穩的站立住。

　兩人第一次分開，並離遠互盯着對方，作謀定而後動。

　勝負未分，兩個都旗鼓相當，鬥將下去，鹿死誰手？無人知道。

　觀戰衆人暫時吁了口氣。

　傅曉天正想上前阻止，孟春雷在他身旁輕聲道：「曉天兒，他們都全神貫注在戰鬥中，絕不能分神，千萬別打擾。」

　傅曉天急得滿頭大汗，道：「一個是我師弟，一個是我師侄，我豈能不理？」

　孟春雷道：「無爭是我乖孫兒，我豈非比你更急？但這個時候，他們任誰的話也不聽了，何況若激怒了狄昭更大大不妙。」

　傅曉天既無奈，又痛苦。

　戰陣雙方仍在對峙着，都好似在盤算如何破解對方的招數。

　狄昭目光如炬盯着練無爭。

　練無爭目光如一把利劍般銳利直盯着狄昭。

　練無爭應敵之道是「敵不動，

我不動，敵欲動，我已動」。所以他在等狄昭動。

再對峙一會，狄昭欲動了，練無爭目光何等銳利？他見狄昭肩膊微動，便先發動攻勢了，狄昭動作也不慢，亦提刀飛身而前。

兩把刀眼看又再度要碰上了，此時忽然傳來一把女子聲音：「狄昭，不要打啦，停手吧。」聲音雖然不太響亮，每個人亦聽得清楚，而且是溫柔得足可以溶化大部份男人。

狄昭本來如箭般殺向練無爭，且神情極之可怖，但忽聞此聲音，整個人好似軟了下來，並在急速去勢中向後翻了開去，遠遠離開練無爭。

練無爭乍見此一變故，也停止了進攻，和場中衆人一樣，眼光不期然望向聲音傳來處。

衆人眼光向大門一望，只見一個年約卅歲，樣子美艷得不可方物的女子正婀娜多姿的走了進來。

練無爭見了此女子，登時楞住了。

杜心怡同樣也楞住了。

二人同時心想：「到底這女子是誰？」

原來走進來的美艷女子，正是練無爭與杜心怡初到保定城時在街上碰見的美艷女子，當時她還一路暗中跟踪練、杜二人。

狄昭見了此美艷女子，爲之心旌一跳，隨即道：「常艷，妳來了？」

練無爭聞言，脫口道：「莫非你就是花常艷？」

美艷女子向練無爭一點頭，溫柔一笑，道：「小女子正是花常艷。」

杜心怡也爲之一怔，心道：「這花常艷該四十歲過外了，但看她樣子只像三十歲左右，果然駐顏有術，也難怪狄昭當年如此迷戀她了。」

狄昭見了花常艷，一副痴情的樣子，柔聲道：「常艷，我答應過取練無爭的人頭送給妳，我一定辦到。」

衆人爲之吃驚不已，原來狄昭殺練無爭，並非出自原意，是受花常艷所託，衆人不由地聯想，花常艷與練無爭到底有甚麼深仇大恨？

練無爭雖然也感到震驚，但也猜到事情一二了——狄昭對花常艷痴心一片，因此花常艷要狄昭殺自己，狄昭爲討好紅顏，竟然鞠躬盡瘁，就如此簡單。

花常艷聽了狄昭之話後，嫣然一笑，然後走到他面前，以衣袖擦去他額上汗水，表現得是那麼溫柔體貼，並溫柔地道：「我現在才體會到甚麼叫『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這句話。」

狄昭道：「常艷，妳說過，只要我殺了練承風跟姓孟的賤人所生的兒子後，妳就跟我雙宿雙棲，此生永不分離，妳就看着我把練無爭殺了吧！」

練無爭爲之氣上心頭。

花常艷又柔聲道：「當年你對我痴心一片，想不到廿一年再相見，你對我的心仍未變，十多天前，你我偶然重逢，爲了考驗你對我的愛是否眞心，所以才戲言叫你殺練無爭罷了，眞想不到，你爲了我，可以大義滅親，眞令我太感動了。」

狄昭道：「只要妳開口，我可以爲妳做任何事，包括殺任何人。」

花常艷一副幸福的樣子，道：「算了，其實我對練承風一段情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這廿一年來，我何嘗不思念你？」

狄昭喜道：「那你是不用我殺師侄了？」

花常艷道：「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我要你殺師侄，只是考驗你的一番戲言罷了。」

練無爭終忍不住，怒道：「三師叔，原來你爲了一個女人一句話，就非殺我不可？」

狄昭好似理所當然般道：「好師侄，你和心愛的人日夕相對，心心相印，你知我有多苦？我不想再失去我心愛的人，你明白嗎？這叫愛情，你懂嗎？」

練無爭越聽越氣，道：「三師叔，你簡直枉爲大丈夫男兒漢！」

狄昭理直氣壯，道：「難道大丈夫、男兒漢就不需愛情？你不是我，根本體會不到我心中的苦處。」

場中忽有人慨嘆道：「果眞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練無爭雖氣，但不再與之爭拗，轉而對花常艷正色道：「花常艷，當年我一家慘遭滅門，是不是妳所爲？」

花常艷抿咀一笑，道：「我一個弱質女子，怎有這個本領？」

練無爭怒道：「做得出來就要認。」

花常艷淡淡地道：「你說得對，做得出來就要認。」

練無爭怒吼道：「那妳認不認？」

花常艷仍很鎮定，正想開口，忽然一把響亮的聲音傳來，道：「她當然不會認，因爲兇手不是她，是另有其人。」

衆人又循聲望去，只見一個人立在圍牆之上，然後「颯」一聲便跳落院中。

場中部份人不由脫口叫道：「布天成？」

這人正是布天成。

練無爭眼中放出怨毒的眼光望着他，手中刀仿似會隨時殺將過去般。

布天成望着練無爭，興奮地道：「無爭師兄！」

練無爭仇恨澎湃，一手緊緊握着手中刀，另一手緊緊握着拳頭，頸上青筋暴現，咬牙道：「你這欺師滅祖之徒！」

布天成一臉無奈道：「無爭師兄，別誤會，我今日來的目的是爲指證眞兇而來的。」

練無爭恨恨地道：「莫非你想告訴我，當年的兇手不是你？」

布天成一副求練無爭相信的樣子，道：「無爭師兄，眞兇的確另有其人。」

練無爭略一沉吟，正想說話，忽有兩條人影從人叢中掠起，並落到場子中央。

這兩人是孟春雷和孟迎翔父子。

孟春雷怒得鬚髮皆張，叫道：「你這卑鄙小人，今天我要取你狗命，爲我女兒一家報仇！」話音一落，便握着單刀向布天成殺了過去，孟迎翔一咬牙，也提刀衝殺而前。

布天成見二人殺了過來，逼着提刀迎戰。

練無爭怔怔的望着孟氏父子二人夾攻布天成。

傅曉天見到事情的轉變，神色一變。

傅星豪也一臉恨意，蠢蠢欲動想加入戰圈。

布天成只招架孟氏父子的攻擊而不還手，而且好似沒有還手的意圖，練無爭見了，忽然飛身加入，並擋開了孟氏父子的攻擊，叫道：「公公，舅父，把事情弄清楚再殺他不遲。」

孟春雷吼叫道：「跟這種人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孟迎翔也叫道：「讓我們一起把他殺了，替死者報仇吧！」

狄昭忽然插咀道：「布天成不是說過是爲了指證眞兇而來的嗎？」

杜貫生此時亦走到場中，道：「這種欺師滅祖之徒，何需給機會他辯護？就算我們合數人之力把他殺了，江湖中也不會有人取笑我們以多欺少，因爲對付這種人根本無需講江湖道義的。」

羣雄大多認同杜貫生之言，都一致贊同先殺布天成再說。

練無爭望了望布天成，只見他一臉無奈之色。

傅曉天亦走到場中，低沉道：「先聽他有何話說吧！」

練無爭也道：「布天成清楚自己的身份，他膽敢在此種場合公然露面，想必大有原因，大家不妨聽他說些甚麼吧！」

布天成吁了口氣。

孟春雷瞪着布天成，道：「你說你與當年命案無關？」

布天成嘆口氣道：「天下人都以爲我當年殺了師母及其他人，令我含冤整整八年。」

孟迎翔不屑地道：「閣下言下之意，當年的殺人元兇並非閣下了？」

布天成堅定地道：「我根本沒有殺人。」

孟春雷仍是那麼火氣旺盛，叫道：「但當年陳森的確看見你滿身染血，且手握兩本書自兇案現場倉皇逃走，難道陳森在說謊？」

布天成道：「陳森沒有說謊，他說的一點不假，全是事實。」

孟春雷怒道：「這就是證據了。」說完又想動手。

練無爭忙阻止道：「公公，聽他說下去吧！」

孟春雷盛怒難禁，大有要取他性命之意，一刀便向布天成劈去，練無爭連忙以刀擋開，並叫道：「公公，你冷靜一點。」

孟迎翔也怒叫道：「我今天不殺了他，難洩我心頭之恨。」說完，又提刀向布天成殺過去，練無爭又忙於招架孟迎翔。

孟迎翔被架了幾招，唯有停手，不忿地道：「他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爲何一再阻撓我們殺他？」

練無爭道：「公公，舅父，請恕無爭無禮，無爭何嘗不想報此血海深仇？既然他有話要說，就讓他說完了再殺他不遲吧！」

孟氏父子只好打消動手之念，但仍眼光怨毒地瞪着布天成。

風波暫時平息了，杜貫生面向布天成，道：「你剛才說，當年更伕陳森所見全是事實，你想否認甚麼？」

布天成道：「敢問各位，當年陳森目睹在下自兇案現場逃出來罷了，但陳森有否目睹在下行兇？」

場中衆人都鴉雀無聲。

孟春雷又沉不住氣，吼叫道：「難道要親眼目睹你殺人才能證明你是兇手？」

布天成道：「在下就把當年的情況說一遍吧！」

此際，傅曉天低沉地道：「你說吧，沒有人會阻止你的。」

布天成長長嘆了一口氣，整理一下思緒，開始述說，只聽他道：「八年前，尉遲軒以寄刀留簡方式約戰師父，決戰當日，師父和無爭師兄一早赴會去了，後來，傅曉天來到練家，向師母打探決鬥地點，師母擔心師父安危，便把決鬥地點對他說了。

「到了黃昏，我見師父和無爭

師兄尚未歸來，師母擔心得很，我決定到決鬥現場看個究竟。

「我到了現場後，那時天色已入黑，此時，我離遠看見一個蒙面人躲在叢林中，我正感奇怪，那個蒙面人忽然自叢林撲向無爭師兄，並下手搶奪無爭師兄手上的兩本書，當時我已知道那兩本書一定是刀譜，蒙面人爲搶刀譜，竟向無爭師兄下重手，無爭師兄誓保刀譜，便在靴側拔出屬於尉遲軒的飛刀，並一刀插向蒙面人胸膛，蒙面人中刀惱羞成怒，出重手打向無爭師兄，師父見狀，拔足追向蒙面人，蒙面人拿着兩本刀譜逃走，見師父追來，忍痛拔出胸前飛刀向師父擲去，師父就這樣死在那蒙面人手上。

「當時我見了，吃驚不已，本想現身與蒙面人拚命，但我知道絕不會是蒙面人對手，所以想着弄清楚這蒙面人是誰，保住性命日後替師父及無爭師兄報仇，所以忍住了。

「蒙面人殺了師父後揚長而去，我藉着夜色掩護，一路跟踪着蒙面人，當遠離決鬥現場後，蒙面人由於傷得太重，便在一棵大樹下坐下來替傷口止血，並且揭開蒙面的黑布。

「我離遠看不清這人樣貌，但我見他止血時，把兩本刀譜放在地上，機不可失，便悄沒聲息從後把兩本刀譜奪了過來。

「這人見我奪去刀譜，便從後向我窮追，我終於被他追上了，那時看清了他的樣子，他竟是傅曉天。

「他被我看見了眞面目，便想殺我滅口，於是我跟他打了一場，他傷口的血也因而濺在我身上，以致我滿身染血。

「當時我根本不是這個人的對手，但我不能死，還要留下性命日後替師父和無爭師兄報仇，因此我覷準機會逃出生天，否則我已死在他手上了。

「我擺脫他後，拿着兩本刀譜，馬上飛奔回練家，半個時辰後，當我踏進練家，就看見師母、三個師弟和四個下人都死在血泊之中了。

「不問而知，兇手一定是傅曉天，因爲師母等人知他到過決鬥現場，所以殺人滅口，當時我悲憤莫名。

「我悲憤過後，猛然想起他絕不會放過我，我恐怕他仍在屋內，又或者殺了師母等人之後再回來殺我，於是我帶着兩本刀譜，倉皇地離開了練家，想不到我的行踪被更伕陳森看見了，以致天下人都以爲我就是殺人兇手。

「第二天，我返回決鬥現場，想替無爭師兄收屍，但我到現場後，不見無爭師兄的屍體，想必被尉遲軒帶走了。

「我不敢肯定無爭師兄是否已死，但心中仍存着一點希望，所以一直等待無爭師兄生還的消息，然後把刀譜交給他，讓他長大後練刀譜上的武功，替一家報仇，但我一等就是七年，無爭師兄仍音訊全無，我爲了報仇，也不理甚麼禁忌了，一年前便私自學習『飄幻刀法』，至於『赤煉刀法』，師父生前說過，這不是本門武功，絕對不能學，師父雖然保存了『赤煉刀譜』十多年，非但沒有學此刀法的念頭，他甚至連翻開來看也未嘗試過，所以我更不能學，也沒有翻開來看過。」

布天成一口氣把事情經過說完了，場中衆人聽得鴉雀無聲，幾乎落針可聞。

練無爭聽得張大了口，良久才道：「你說的可是事實？」

布天成道：「全是事實。」

練無爭道：「那晚深夜潛進傅家大宅的人就是你？」

「不錯。」

「目的爲何？」

「報仇。」布天成道：「可惜我不成功，更可惜的，當時我根本不是碰上傅曉天。」

練無爭道：「後來如何？」

布天成道：「一次不成，本來要作第二次，但第二天，就聽說項飛找你報仇，我知道必會引來各方朋友觀戰，於是打算當衆揭露這兇手。」

練無爭道：「你剛才所說，全是片面之詞，你憑甚麼要我相信你？」

布天成一怔。

傅曉天忽然低沉地道：「布天成說的全是事實。」

衆人都「哦」的一聲，以奇異眼光望着他。

孟春雷道：「曉天兄，這可是眞的？」

傅曉天垂頭不語。

布天成目光充滿仇恨地怒瞪着傅曉天，狠狠地道：「因爲當年的殺人元兇確就是傅曉天！」

衆人爲之嘩然。

練無爭更瞠目結舌。

傅曉天滿臉歉疚之色，道：「一念之差，鑄成大錯。」

練無爭耳中嗡嗡作響，痛苦萬狀地叫道：「是不是眞的？」

傅曉天萎頓地道：「千眞萬確。」

練無爭表情更痛苦，叫道：「爲甚麼？爲甚麼？」

傅曉天也垂頭說不出話來。

傅星豪及一衆師弟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傅曉天親口直認不

諱，只好接受了。

練無爭悲苦地道：「你搶了刀譜，根本心知不能練刀譜上的刀法，正是得物無所用，你爲甚麼要做這傷天害理的錯事？」

傅曉天凄慘地道：「我搶刀譜，目的不是要練刀譜上的武功。」

練無爭心痛得眼淚也流下了，叫道：「那你是爲甚麼？」

傅曉天定一定神，抬起頭，大有面對現實之態，道：「因爲我要毀滅證據。」

衆人都不由愕然起來。

練無爭叫道：「毀滅證據？甚麼證據？」

傅曉天道：「我當年害師父的證據。」

狄昭吃驚地道：「師父是你害的？」

傅曉天頹然點頭。

狄昭怒道：「當年我已覺得奇怪，師父身體一向强壯得很，但忽然間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後來便一病不起，你到底如何把師父害了？」

傅曉天道：「我是以慢性毒藥把師父毒殺的。」

練無爭吼叫道：「原來你才是欺師滅祖之徒！」

狄昭恨得身子也震顫了，叫道：「師父當年對我們三師兄弟恩重如山，當年，師父雖一時之氣把我逐出師門，但我對師父仍然十分敬重，可你身爲大弟子，竟把恩師毒殺，你爲甚麼要把師父害了？」

傅曉天似是不存生還希望，已把性命豁了出去，所以心境也平和了，只聽他道：「當年，師父決意把『飄幻刀法』傳給三師弟，我這個大師兄心裏很不好受，後來，三師弟被逐出了師門，對我來說是個喜訊，因爲我可以繼承師門絕學了，當時師父也答應過我，在臨死時把刀法傳給我。

「我知道師父脾氣古怪，會隨時隨地改變主意，爲了在他改變主意前能早日得到刀譜，便以慢性毒藥毒殺他，他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後來大病了一場，他臨死前，派人把我們召到家中。

「當時第一個到場的是我，當我到師父家中時，只見他在『赤煉刀譜』空白的第一頁寫了些字，我一看，原來我下毒殺他被他知道了，他把我殺他的過程寫在『赤煉刀譜』內。

「當時我想把兩本刀譜一併搶去，剛好二師弟趕到，我只好停手。

「師父見了二師弟後，便把兩本刀譜交給二師弟練承風，師父當時已離死不遠，只對承風二師弟重複說了『赤煉刀譜』四個字，之後便死了。

「師父把我殺他的過程寫在『赤煉刀譜』上，一則可能『飄幻刀譜』並無空白之頁，二則可能臨死隨便寫在其中一本上，他臨死前向二師弟强調『赤煉刀譜』，其實目的是想告訴二師弟，他的死因就在『赤煉刀譜』上。但師父生前曾一再强調，『赤煉刀譜』並非本門武功，因此任何人也不能學，亦不能翻開來看，所以當時承風二師弟就誤會了以爲師父叫他不要學『赤煉刀譜』。

「我知道承風二師弟爲人老實得很，兩本刀譜雖在他手上，他是絕對不會把『赤煉刀譜』翻開來看的，因此我暫時可以保住這個欺師滅祖的秘密。

「但尉遲軒與師父二十年之約很快又到了，代表師父出戰的是承風師弟，承風師弟與尉遲軒一戰，若果承風師弟勝了，他可以繼續擁有『赤煉刀譜』，我這個秘密就可以保住，但若果尉遲軒勝了，他就可以奪回兩本刀譜，尉遲軒亦可以名正言順練『赤煉刀譜』，只要尉遲軒奪回刀譜，我這個秘密就守不住了，因此我向承風妻子打探決鬥地點。

「我去到決鬥現場後，見他們戰況激烈，猜想他們必打個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了，到時我才奪刀譜未遲，但他們打將下去，竟出現識英雄重英雄之心，我不能再等了，趁他們打至筋疲力盡，無力追我時，便從無爭手上搶去兩本刀譜，然後逃走，但承風師弟却從後追來，當時我已被無爭刺了一刀，受傷之後根本不是承風師弟對手，便忍痛拔出飛刀向承風師弟擲去，當時我並無心殺他，目的是以飛刀阻止他追來，然後趁機逃走而已，但不料承風師弟太疲倦而無力閃避飛刀，才被我所殺。

「後來我被布天成見了眞面目，又殺他不成，爲了滅口，一不作、二不休，便把承風師弟一家殺了，但最後還是走漏了布天成。」

衆人聽傅曉天說了事情的始末，不由震驚不已，若不是他親口招認，有誰會相信這個德高望重的人會是當年的殺人兇手？

練無爭舉起赤煉刀，痛苦得涕淚交流，握刀的手也震顫了。

他知道不能再猶豫了，否則衝動之後，日後就很難下手，而且可能悔恨一生。

他下手時狂叫了一聲「刀不留人」，此後他就被人冠了一個外號，就叫「刀不留人」。

「刀不留人」練無爭竟然因殺了大師伯而名震江湖，無人不識。

但自這件事後，練無爭與杜心怡已退出了江湖，再無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全文完）

血旗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麥可 浪飛 文・圖

逼迫忠良　招子投降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一五一七年。

秋天。

*　*　*

秋風蕭瑟，落葉飄飛，滿眼肅殺之氣。

時值申正，夜幕將臨，一列馬隊，打從正北奔馳呼嘯而來，細數之下共有二十一騎。

前行十六騎，馬上人敞着鮮明盔甲，手執紅纓銀槍，後五騎則坐着五個灰衣漢子，各佩利劍，面覆黑紗，祇露出兩道森森的目光。

領先一名騎士手中高舉一面旗幟，青底金邊，當中一個猩紅的「都」字。

原來，這十六騎盔甲鮮紅的騎士都是指揮使轄下的軍官，那五個灰衣漢想必是東、西兩廠的蕃子了。

馬隊進行的速度很快，大旗斜斜地舉着，掃落得一地楓葉，遠遠望去，就像是洒了一地的血漬。

馬隊越過一條小溪，眼前出現了一座莊院，那莊院佔地約二畝，不算太大，在一片蒼松中半隱半現。

這時，一個灰衣漢子縱前上來，揚臂一揮，那十六騎軍官，立刻一分爲二，從莊院兩側包抄過去。

蹄聲如雷，早就驚破了山林的寂靜，只聞得莊院內一片雞飛狗跳之聲。

莊院的大門是深深的緊閉着，大門的上端有一塊黑色的橫匾，書着「養韜別院」四個大字。

養韜，豈不是養晦韜光？看來莊院的人是爲了避免是非，才隱居到這山林裡來的。

彭彭彭，爲首那個灰衣大漢，敲着了莊院的那大門。

大門很快打開，露出一張蒼老驚慌的面孔。

砰地一聲巨響，微微打開的兩扇大門，被那灰衣漢子用脚踢開了，扶着門的老人立刻摔了個狗吃屎地跌倒在地上。

五個灰衣大漢，大搖大擺地走進莊院。

距離大門約莫有五丈之處，就是這莊院的中堂，這時階前站立一個年約四旬的中年人，氣勢沉穩地叱道：「何方狂徒，膽敢如此無禮？」

領頭的灰衣漢子向其餘四人打了一個眼色，那四個人立時分邊守住了大門。他才緩緩地向中堂走過

去，在距離階前約莫十步之處站定，拱了拱手道：「在下姓馬名駿，在谷公公手下當差……」

中年人截口問道：「哪個谷公公？」

名叫馬駿的灰衣漢子臉上掠過一絲陰狠之色，冷聲道：「西廠統領谷大用谷公公。」

馬永成，谷大用，是宦官劉瑾的左右臂，分掌東西兩廠，操生殺予奪之權，黎民百姓莫不聞名喪膽。

誰料那中年人却神色不動，冷冷的道：「我家老爺曾任中書令，官拜極品，目下雖然解甲歸林泉，却不時受聖上眷顧，聖上賞賜的衣冠如今還供奉在中堂之上，即使是谷公公親自前來也當報名而進，何況你這小子當差！」

馬駿顯然被唬住了，一時答不上話來。

這時，中堂內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梁進，還不快些退下？」

話聲中，走出一個白髮，年約六旬的老者。

老者揮退了中年人，向馬駿拱拱手道：「老朽梁步倫，不知谷公公專使前來有何教諭？」

作主人的一客氣，來客又不免升高氣焰，大模大樣地拱手道：「谷公公想請梁老爺子到寓所一敍。」

「這……」梁步倫不禁愕了一愕。「老朽自問從未作奸犯科，與谷公公又無私交……」

馬駿截口道：「梁老爺子當年在朝官拜極品，自是不屑與敝上交往，只不過今天一定要請老爺子勞駕，因爲有點誤會，需要梁老爺子向谷公公當面解釋一下。」

梁步倫倏地一驚，疾聲道：「甚麼誤會？」

馬駿搖搖頭道：「在下不知道。」

梁步倫那鎮靜的臉色也有些變了，他長長的吸一口氣，轉身向身邊的梁進吩咐道：「備車。」

「老爺……」梁進似想勸阻。

「快備車，聽見了沒有！」梁步倫揮退了梁進，向馬駿問道：「據老朽所聽，莊院週圍已被官軍包圍，難道還要拿問老朽的家小？」

馬駿一連聲道：「那裡，那裡，谷公公只想請梁老爺子到寓所一敍，絕不敢驚動寶眷。」

梁步倫稍顯驚慌的臉色恢復了常態，從容笑道：「請尊駕到中堂小坐，容老朽換件衣服。」

馬駿哈着腰，道：「請梁老爺子自便，在下在階前恭候便可。」

梁步倫轉身走入了中堂。

門扉之後，站着四個健壯的漢子，各人手中都拿着刀劍，先前那個迎客的梁進，此刻也是執劍在手，臉上佈滿了殺氣。

梁步倫使了個眼色，與那五個人一齊退入屏風之後，才沉聲道：「梁進，你等不可輕舉妄動！」

梁進道：「老爺，谷太監着人來請，那會有甚麼好事，你千萬不能去啊！」

梁步倫搖搖頭，喟然道：「梁進，難爲你一片苦心，看看來勢，我不去行嗎？」

那四個健壯漢子異口同聲地道：「老爺，軍官迫人太甚，反正是活不成了，不如拚上一拚，你快些和夫人從地道中逃走吧！」

「使不得，使不得，那樣一來，正好留給奸人一個藉口。」說到此處，梁步倫抬手擱在梁進的肩膊上，說道：「梁進，多謝你服侍我許多年，如今我要交一副重擔給你。你一面吩咐備車，一面火速告知夫人和小姐，教她們打點細軟，從秘道逃出莊外，先到鄉下避一避，我如無事，再派人接她們回來，如是三日無訊，你們就隱姓埋名，向南逃命去吧！」

梁進連連搖頭，道：「不，不，不，要死，我也要和老爺死在一處。」

「不許胡鬧，夫人和小姐還要靠你照顧。」說着，梁步倫又抬手向那四個健壯的漢子一指：「還有你們，務必要聽我的話，拚命祇不過是血氣之勇，留待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再說，夫人和小姐南逃途中，還要你們全力保護。」

「老爺……」那四個健壯漢子竟然不約而同地落下了英雄淚，一個個泣不成聲。

梁步倫搖搖手，制止他們說下去，然後轉身向梁進吩咐道：「快些照我的話去做，若是夫人問起，不可告以眞相，就說過幾天我會與她們會合，梁進……一切靠你，請受我梁某人一拜……」

梁進連忙上前一步，雙臂將梁步倫托住，疾聲道：「老爺，這如何使得，往後小的一定捨命呵護夫人和小姐，你安心吧！」

約莫一盞茶光景之後，梁步倫換妥衣衫，態度從容的走出中堂。登上停在階前的套車，在那五名灰衣漢子前呼後擁下揚塵駛出了莊院。

那十六名盔甲鮮明的騎士，却沒有離去，顯而易見，他們是在監視梁步倫的家人，聽候進一步的命令。

夜幕已垂，莊院內外一片漆黑，只有遠處山頭上燒起一些野火，照亮了一角天際。

*　*　*

鞋底鑲嵌鐵釘的皮靴，走在花崗石鋪砌的地面上，發出清越而又

冷酷的聲音，那靴底的鐵釘，似乎敲在梁步倫的心砍上，使他的心一直往下沉。

但是他的神情却出奇的鎮定。

來此之前，他已作了妥善的安排，如今已無後顧之憂。

儘管谷大用那張沒有鬍子的面孔上的猙獰神情已告訴了梁步倫，他的前途凶多吉少，他仍然鎮定地坐在那兒，紋風不動。

谷大用示威地踱了一陣方步，停留在梁步倫的身前，冷笑道：「梁中書，你大概知道俺找你來是爲了甚麼事？」

梁步倫欠了欠身冷冷道：「老朽如今已是辭官歸隱，身爲庶民，中書之稱不敢領受。」

「辭官歸隱，哈哈……」谷大用仰天大笑，「說得眞好聽，哼，你是看不慣朝廷中的事，說得再明白一點，你是看着劉公公不順眼……」

梁步倫疾聲截口道：「這等罪狀，老朽可承受不起，誰不知道，劉瑾公公在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

谷大用擺了擺手，說道：「好啦，好啦，別說好聽的話，咱們言歸正傳，你那寶貝兒子如今身在何處？」

梁步倫楞了一楞，道：「可是不肖子天傑？」

「正是他。」

「天傑生來頑劣不冥，不喜讀聖賢書，只愛弄棒舞槍，逞勇鬥狠，惹事生非，老朽一再管教，都不生效，忍無可忍，早在三年前已將他逐出家門，業已遍告鄉里親朋，並在官府登錄備案，這劣子如今身在何處，老朽那裡知曉？」

谷大用冷哼一聲道：「你倒推得一乾二淨。」

梁步倫道：「老朽所說的俱是實情，請谷公公明察秋毫。」

「放屁！」谷大用暴叱一聲，右臂揮動，祇聽篤地一响，几上立刻插着一面三角白旗。旗杆是用細竹管所製，却深深嵌進了紅木茶几上，可見谷大用也具備了一身深厚內功，他指着那面旗幟，沉聲道：「可曾見過這面旗子？」

那面白旗上寫着「誅宦官、匡社稷」六個字，字跡紅中帶黑，分明是以血漬代替墨汁所書的。

一見那面「血旗」，梁步倫的心沉到了底，但他的心情却更加平靜了，搖搖頭道：「老朽不曾見過。」

谷大用沉聲道：「所謂逐出家門，不過是掩人耳目，據俺所知，令郎三年前被送到一位異人處學習武功，如今已是亂黨的頭目，四處滋事，這面血旗上的兩句口號就是他叫出來的。」

梁步倫連連否認道：「不，不，這是天大的寃枉，犬子資質頑劣不堪，那裡能作甚麼頭目，這一定與犬子無關。」

谷大用冷笑道：「你曾官拜中書令，當該知道王法，密謀反叛是甚麼罪？」

梁步倫道：「罪誅九族。」

谷大用沉聲道：「九族戚友尚要誅連，何況你這生出叛賊的老子，你兒子作亂，怎能逃脫關係？」

梁步倫道：「請公公明察，如不肖子的確爲亂黨之首，老朽甘願受一刀之刑，如今公公祇憑揣測……」

谷大用截口大叫道：「將人犯帶上來！」

堂下一聲吆喝，鎖鏈叮噹，一個遍體鱗傷，受盡酷刑的少年漢子，被兩名瞪眼豎眉的兇惡壯漢攙扶着上堂來。

谷大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少年漢子道：「小人名叫蕭青山。」

「你密謀行刺劉公公的，是受了何人主使？」

「是受了梁天傑的主使。」

梁步倫插口道：「公公，容或有同名同姓……」

「請不要插口。」谷大用叱喝了一聲，又繼續問道：「那梁天傑是何方人氏？」

「河北人氏。」

「多大年紀？」

「二十一歲。」

「可知他的家世？」

「聽人說他是前任中書令梁大人的獨子。」

「帶下去！」待那犯人帶走之後，谷大用才轉頭向梁步倫沉聲說道：「罪証確實，你還有甚麼話說？」

梁步倫仍是神情鎮定地道：「老朽爲人剛正，必然樹敵，這恐怕是小人攀噬，若是犬子犯案，老朽才甘心認罪。」

「辯得好，辯得好。」谷大用臉上那股猙獰之色突然消失了，浮上了假笑，語氣也突然一改：「梁老爺子，俺專程請你來，可不是要你來認罪的。」

「那是……」

谷大用截口道：「劉瑾公公雖是九千歲，畢竟不是聖上，密謀行刺他，祇落個謀刺朝中大臣之罪，還談不上反叛二字，梁老爺子不必驚慌。」

「多謝谷公公。」

「再據密探報告，令郎也是受了奸人所惑，誤入歧途，罪不至死，劉公公又是一向慈悲爲懷，因而傳諭下來，此事從寬發落。」

梁步倫起身離座，拱手一揖道

：「待老朽長拜謝恩！」

「且慢！」谷大用臉色又沉了下來道：「劉公公命你親書告文，教令郎三日內親率亂黨份子來我處投案，否則，哼……」

「怎麼樣？」

「誅滅九族，絕不寬容。」

這八個字猶如一道催命符，梁步倫一顆熱騰騰的心房頓時冷透了。

他頹然落座，默然良久，吁了一口長氣，道：「拿筆來！」

谷大用呵呵笑道：「俺早就知道梁老爺子是個識時務者，明大體的人，來人啦，濃墨侍候。」

知子莫若父，梁步倫最了解他的愛子，若是他親筆告文一旦張貼出去，梁天傑必會前來投案。

現在，他要當着谷大用的面前寫下他的絕命書，好讓他的愛子放手一幹，豪氣上衝，筆蘸濃墨，梁步倫握管在手，一揮而就。

谷大用探頭一看，雪白的宣紙上龍飛鳳舞的寫着：

「誅宦官、除奸佞、正法紀、匡社稷。」

他怒火上衝，一聲暴吼尚未出口，梁步倫已挪身離座，一頭撞向石柱，腦漿與熱血迸流，向奸人作了嚴正的抗議。

＊　＊　＊

正德十二年十月，劉瑾赴山東賞菊，途中遇刺，惜一劍誤中副車，烈士自毀面目嚼舌而亡，袖中留有「誅宦官，匡社稷」的血旗。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東廠頭目馬永成奉命赴法場監斬忠烈之士，歸途遇烈士圍攻，馬永成右肩中了一劍，傷創不深，五名烈士全數成仁，不詳姓名。

同年臘月，劉瑾假作慈悲親往貧戶發放冬糧，一女烈士暗藏匕首於糧袋中，圖謀行刺，事敗被擒，雖百般酷刑拷問，堅不吐實，祇是反覆說「誅宦官、匡社稷」兩句話，後遭殺害，瞎眼孀母同時受戮。

＊　＊　＊

正德十三年清明。

北京近郊南苑山麓。

梁步倫的墳頭已長滿了青草，一片綠油油充滿了生機。

梁步倫寫下了十二字的絕命書，撞柱而亡，使得宦官劉瑾非常震怒，照說要下令對梁步倫的屍首碎成萬段，並捉拿梁之族人斬首於市才洩心頭之恨。

但他却沒有如此做。

西廠對外宣稱，說梁步倫年高老邁，失足跌斃，還在南苑山麓選了一塊龍脈地，建了一座非常堂皇的墳墓。

這天，掃墓的人不絕於途，一時香烟嫋嫋，紙箔飛舞，從早到晚，一向清冷的南苑山麓，顯得特別熱鬧。

過了申正，日頭已靠近了西邊，掃墓的人已紛紛登上了歸途。當夕陽在西天消失之際，山麓地之間已不見一個掃墓的人了。

這時，却有一個年輕人低頭疾步，手挽香籃，匆促地來到了梁步倫的墳前。

他生得劍眉星目，英氣勃勃，但是眉宇之間，却籠罩着一片愁容。

他默默地燃起香燭，焚燒錫箔，淚珠自眼眶中泉湧而出，他不時用袖管擦拭頰上的淚水，竭力壓制心中的悲痛。

當他跪倒在地，連連長拜之時，似是再也忍不住悲感，竟嚎啕失聲道：「爹，孩兒不孝，連累你晚年受苦，本當追隨你老人家於泉下，祇因大惡未除，死不甘心，孩子立誓，要以劉瑾之心，祭於你老人家的靈前。」

原來這個年輕人是墳中人的獨子梁天傑。

他越哭越慟，長嘶不已，山風呼呼，似要與他同聲一哭，在痛哭之中，他忘記了自身的危險。東、西兩廠的偵騎四出，正在嚴密地緝拿他。

暮色將臨，墓地除他之外，別無人踪，因此他毫無顧忌地放聲痛哭，伏地不起。

殊不知西廠總管谷大用是一個奸狡之徒，絕不會輕易放過這個孤哀子，這座墓地，就是一處陷阱。

當梁天傑伏地痛哭，疏於防範之際，墓頂的青草在緩緩移動，露出了四個人頭，原來墓上加蓋了一層活板，墓穴內藏得有人。

這四個人窺伺了一陣，發覺梁天傑毫無防備，又繼續探出了上半身，紛紛自懷中取出鍊子鎖。

其中一個打個眼色，祇聽得嗆郎一聲，四條鍊子鎖，抖得筆直，似是出洞靈蛇般向梁天傑奔去。

梁天傑一驚抬頭，本能地揮動雙臂去擋格，嗆地一响，兩條鍊子鎖正好扣住他的雙腕。

恁他有天大的本事，雙腕一旦被扣，就如同沒脚的螃蟹，再也動彈不得。

但是，梁天傑却絕不甘心就此被擒，他仍是拚命掙扎，妄圖以他的天生臂力，扭斷鍊子，就在他掙扎時，另兩條鍊子又扣上了他的脚脛，此時四肢被縛，連掙扎的餘地也沒有了。

這時，穴中又走出另一個人，他正是那日前往養韜山莊去請梁步倫的馬駿。

馬駿嘿嘿笑道：「梁天傑，果然不出谷公公所料，你竟夠膽前來掃墓，今天你的劫數難逃了。」

梁天傑破口大罵道：「呸，我

梁天傑死有何懼，天底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的志士們還多得很，宦官劉瑾的腦袋總有一天會被割下來，遭千萬人踐踏的。」

馬駿沉聲道：「小子，別說狠話，既然落在我們手中，今晚就有你好看了。」

梁天傑冷笑道：「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少說廢話。」

馬駿一揮手道：「帶走！」

那四個嘍囉分別扯動鐵鍊，梁天傑猛一沉腰，穩住下盤，說甚麼也扯不動。

馬駿冷聲道：「小子，最好別自討苦吃，乖乖地跟大爺走。」

梁天傑道：「沒那麼容易，要死，也要死在我爹的靈前。」

馬駿哈哈大笑道：「你要死在你爹的靈前，好個渾小子，你爹的屍體早就成了肉醬餵狗去了。你這渾小子，剛才是衝着馬大爺磕頭啊！」

這也許是姓馬的拿話激他，但是聽在梁天傑耳中，却幾乎使他目眥皆裂，怒氣上衝，大吼一聲，雙臂猛地向懷中一收，那兩個嘍囉冷不防有此一着，身子不禁向前一衝。

梁天傑右手一揮，鎖住腕部的鐵鍊正好箍在那嘍囉的下頦處，那倒霉的嘍囉立刻向下倒去，手中的鐵鍊也隨之鬆脫。

鐵鍊在手，梁天傑猶如猛虎添翼，全力向右一揮，叭達一聲，左邊那個嘍囉立刻腦袋迸裂，當場殞命。

梁天傑同時揮動手中兩條鐵鍊，向另外兩個嘍囉揮去，但那二個人眼見同伴一傷一死，早有警覺，紛紛閃到梁天傑身後，同時還猛拉扯鐵鍊，祇因爲梁天傑在揮動鐵鍊時沒有顧及下盤重心，不禁向前仆倒。

墓地滿是大小亂石，仆倒之際，前額碰撞亂石，一時流血如注。

馬駿已抽出身上佩劍，在等待機會，此時一縱上前，長劍猛地砍向梁天傑後腦。

當長劍砍及一半，他突然將劍身一側，以平面擊向梁天傑腦部，由此可見，他並不想殺死梁天傑，而是要逮住一個活口，以便緝捕其他熱血烈士。

梁天傑雖前額碰破，血流如注，但還沒有昏迷，當他發覺腦後勁風呼呼時，立刻向旁一滾。

由於脚上扣着鍊子鎖，他並不能滾動自如，祇堪堪將對方長劍避過，馬駿一擊成空，劍中亂石，頓時激起了一陣火花。

在這一刹那間，梁天傑手中的鐵鍊飛快揮出，刷地一聲，不偏不倚地擊在馬駿的腰上。

馬駿沉叱道：「小子找死！」劍柄一反，劍口向下，直切向梁天傑的頸項。

梁天傑再次滾動他的軀體，無奈雙脚套牢，根本無法閃避，祇不過略略偏了一偏頭，祇覺得頸項上一涼，立刻被利劍劃破了一道口子。

馬駿手腕一翻，第二劍又削了過去。

突然，在昏濛的暮色中，一點銀芒劃空而至，祇聽得馬駿一聲低呼，手中長劍嗆啷落地。

緊接着，兩道人影如閃電般來到了墓前。雖然天色昏暗，仍可看清來人是一男一女。

男的手執雙刀，左右一揮，那兩名手扯鍊子鎖的嘍囉立刻遭到身首異處的厄運。

女的則揮舞一柄匕首，直取馬駿的咽喉，勢如鷹隼攫食，銳不可當。

馬駿右手中了暗算，又失去了兵刃，自然不敢戀戰，雙足連彈，人已倒飛一丈開外。落地後，身形電旋，疾步向暗影中逃竄，眞料不到他有一身上乘的輕功。

那女的也沒有追趕，連忙旋身問道：「哥哥，梁公子傷勢如何？」

那男的已揮刀砍斷四條鍊子鎖，正待趨前探視，梁天傑已自地上坐起，疾聲道：「千萬別讓那姓馬的蕃子逃走，快追！」

女的一見梁天傑滿身是血，驚呼道：「梁公子，你傷得不輕啊！」

梁天傑截口道：「別管我，快追那蕃子，他已和你們兄妹打了照面，日後……」

男的搶着說道：「公子，別將這事記掛在心上，我門奇君爲了參與誅奸救忠，除暴安良的大業，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何懼東、西二廠的蕃子，香君，快些扶起梁公子離開這裡。」

「是！」她應了一聲，毫不忸怩地勾起了梁天傑的右臂，名叫門奇君的男子也走過來以鐵樣的胳臂勾起了梁天傑的左臂。

梁天傑奮力擺脫，逞强地道：「二位快走，我要趕去西廠，殺他個片甲不留。」

門奇君揮動右掌，閃電般地在梁天傑後頸處一擊。

門香君驚呼道：「哥哥你……」

門奇君肩負昏迷過去的梁天傑，疾聲說道：「快走！」

當他們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消失，那個被梁天傑的鐵鍊子擊碎了下顎的嘍囉，掙扎着爬了起來。

＊　＊　＊

燈火通明，人影幢幢。

谷大用脚上的皮靴子敲得地板嗒嗒作響，四週站滿了西廠的蕃子，不但沒有人開腔說話，甚至連

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啪地一聲，右手腕纏着白布，垂頭喪氣的馬駿立刻重重的挨了一個耳光，跟着響起了谷大用如暴雷般的聲音道：「飯桶！飯桶！五個對一個，竟然也讓那小子跑了。」

「回稟公公……」

那一記耳光打斷了馬駿的話，谷大用又轉向那個下頦處血肉模糊的嘍囉問道：「你看清楚那兩個人的模樣兒沒有？」

「回……稟公公……」想必牙床已碎，說起話來模糊不清：「那是一男……一女……」

「我知道是一男一女，我問的是他們生得是甚麼模樣？」

「都是年紀輕輕的，男的叫門……奇……君……女的……」

谷大用截口道：「你說他們叫甚麼名字？」

那嘍囉自知說不清楚，於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几上寫出了門奇君、門香君的姓名。

站在谷大用身邊的，是一個生着絡腮鬍髭的漢子，恭聲道：「啓稟公公，這『門』字是個冷姓，屬下這就去查，想必連夜就可以查出。」

「好！」谷大用點點頭，然後用目光四處掃了一下，沉聲道：「從此刻起，烏格昇任本座副統領，馬駿留着腦袋待罪圖功。」

那生滿絡腮鬍髭的漢子和垂頭喪氣的馬駿，齊聲道：「多謝公公恩典！」

馬駿上前兩步，壯着膽子道：「公公，屬下有直言待陳。」

谷大用沉聲道：「講！」

馬駿語氣緩慢道：「這批亂黨，大都受過異人傳授，武功非凡……」

谷大用眼珠子一瞪，叱喝道：「胡說，難道我們的人都不如他們？」

馬駿低聲下氣地道：「並非不如他們，而是敵暗我明，所以咱們就難免吃虧。」

谷大用似乎沒興趣聽下去，截口道：「乾脆點，你有甚麼主意？」

馬駿胸有成竹地笑道：「屬下有一制敵良策，還請公公附耳過來！」

谷大用挺不願意地偏過頭去，當他聽了一陣之後，冷峻的臉上竟然浮起了笑容，連連地點頭不絕。

＊　＊　＊

夜已深了。

門奇君正守候在大門邊，他妹妹門香君從堂屋裡跑了出來，神情緊張地問：「哥哥，王大夫回來了沒有？」

「別急，約莫就快回來了。」門奇君邊說邊走到他妹妹跟前，低聲道：「香君，梁公子怎樣？」

門香君語氣焦急地道：「傷勢不輕，一道口子有半寸深，差一點就割破了喉管，前額也破了一個大洞，我……我……」

「怎麼回事？說話吞吞吐吐的？」

門香君羞怯不勝地道：「我剛剛摸了他的身上，好燙人，是在發燒。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王大夫抓藥抓了半個時辰啦！」

門奇君嘆了口氣，道：「唉！妳也別埋怨啦，路上到處都是蕃子在巡視，王大夫要閃閃躲躲的才到了藥鋪，又要敲上半天門，還得小心配藥，說實話，像王大夫這種大好人天底下祇怕難找了，換了別的大夫，早就去通風報訊，求賞格去啦！」

門香君凝聲說道：「哥哥，你看，王大夫會不會……」

門奇君顯然已知道妹妹下半截要說的是甚麼，於是叱道：「胡說，王大夫是咱們家的世交，看着咱倆長大，他的獨子也是被東廠蕃子殺害的，說甚麼也不會作這種傷天害理之事。」

門香君拍打着胸脯，道：「唉！我眞擔心！」

突然，長街上傳來疾重的步履聲，那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這使得他兄妹二人的心情都緊張了起來。

幸好，那一夥人又過去了。

這時，門上又響起了敲門聲兩聲，歇一會兒之後，三聲，正是預定的暗號，是抓藥的王大夫回來了。

王大夫約莫五十出頭，一進大門，就連連向門香君招着手，道：「門姑娘快跟我來，這包藥是服的，拿到廚下去煨上，敷貼的藥由我來整治。」

這三個人忙得不亦樂乎，到了三更，湯藥已經灌下了梁天傑的肚子，頸和前額的創傷也包紮妥當，傷者雖然還在昏睡，但已鼻息均勻，身子也不像先前的燙手，他們才算是吁了一口氣。

王大夫揮了一揮手，將兄妹二人帶到另一間屋子裡，吁嘆着道：「唉，你們在京城已經待不下去了。」

門奇君訝道：「怎麼啦？」

王大夫道：「幸虧你們帶着受傷的人直接到我這裡來，若是先回家去，這會兒只怕已經被囚在大牢裡了。」

門香君道：「王大夫是說蕃子已經抄了我們的家？」

王大夫點點頭，道：「是的，方才我去抓藥時，經過你家門口，看見屋內全是人，街坊鄰居個個都嚇破了膽。」

門奇君沉聲道：「那個破家早

就不想要了，這樣也好。」

「你們……」王大夫的神情顯得有些遲疑，良久才將心裡的話衝口而出：「……可是加入了『誅宦官，匡社稷』的『血旗社』？」

門奇君點點頭道：「不瞞你說……」

王大夫截口道：「別說，我全明白，只是東西二廠高手如雲，你們那是對手？」

門香君道：「王大夫，受傷的人是前中書令梁步倫的兒子，他曾到華山練劍，武功高强……」

「算啦，香君姑娘，」王大夫已吁嘆了一聲：「唉，年輕人不知厲害，他既然武功高强，怎麼會被那些蕃子收拾成這般模樣？」

「只因爲梁公子想盡一點孝心，潛往南苑掃墓，伏地悲嘶之際，中了蕃子們的暗算埋伏。」

王大夫道：「難得你們有一片忠義之心，只是，擒賊先擒王，打蛇要打頭，整天和那些蕃子拚命，太不值得，要殺，就要先殺宦官劉瑾。」

門奇君道：「說的是啊！『血旗社』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殺奸賊劉瑾，然後是東西二廠的統領馬永成及谷大用，這三個人有一個活口，『血旗社』就會存在一天。」

王大夫道：「我有句直言，梁公子帶傷逃走，必然走不遠，蕃子必然一定嚴密搜查，我這兒也絕非久留之地。」

門奇君道：「我也明白，絕不敢連累您……」

王大夫截口道：「錯了，我並不怕連累，你們想必知道，我那獨子是怎麼死的。爲了救你們，賠上我這條老命算不了甚麼。你們三個熱血青年落進蕃子之手就太不合算了。」

門香君道：「如不是梁公子身受重傷．我們三人還可以連夜闖出城去，現在……」

王大夫截口道：「我倒有個主意。」

兄妹二人同聲問道：「甚麼主意？」

王大夫壓低聲音道：「你們該知道西門邊上那家壽材店，店東是我侄子，前兩天山西會館向他們訂了二十副壽材，我明兒一早就去告訴我侄子，要他們作上夾層底兒，讓你們藏在裡頭……」

門奇君截口道：「那樣敢情好，這十副壽材要多久才運出京城？」

王大夫道：「還有三五天，那時梁公子的傷勢也好了，乘黑夜裡溜到壽材舖，藏進壽棺的夾層裡，守城的官軍絕對料想不到。」

門香君冷笑道：「若是等到梁公子傷勢好了，咱三人硬闖也能闖出城去。」

王大夫道：「香君姑娘，妳以爲三、五天之後，梁公子就能動刀使劍了麼？」

門香君神情一楞，訝然地說道：「他的傷勢很重？」

王大夫道：「憂鬱過度，失血過多，神散精銷，三、五日之後，只不過能走動而已，若想元氣恢復，最少得一個月的時間調養才行。」

門香君的魂魄如同斷了線的風箏，飄無所歸，一時默然無語。

門香君道：「但願這三五日之內，不要出亂子才好，不然……」

王大夫捂着胸脯，道：「放心，我家後院有間地窖，天亮前你們和梁公子就躲進窖子裡去，茶飯由我送，包管你們不出差錯的。」

門奇君躬身深深一拜，說道：「多謝您老人家了。」

王大夫喟然道：「老頭兒不會動刀使劍，盡點心意，算是爲愛兒小虎報仇雪恨出一份力吧。」

門奇君恨聲道：「這筆血債，是一定要討回來的。」

*　*　*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

三河。

三河位於京城正東，相距整整百里，體健脚快之人，日出而行，日落可達，若是快馬，兩三個時辰就到了。

這兒雖與京畿相距甚近，氣勢却與京畿不同。在北京，時常見到甲胄鮮明的官軍，或勁裝疾服的騎士，使人惶惶不安，在這裡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很少見到跨刀佩劍之人物。

艷陽樓位於三河縣城的北大街，是城中頭一號的飯莊。

樓上樓下少說也有百來副的座頭，時值午正，店小二忙得團團轉，上下都滿了。

猜拳行令談笑風生，就好像是有誰在這兒辦喜事般的熱鬧。

突然，樓上樓下人聲靜止，再也聽不到一絲人聲響動，猜拳的手僵在半空中，夾菜的筷子插在菜餚中不再動彈，連那正在大笑的人也忘了將嘴巴閤攏來。

敢情是有人暗中使了定身法？

一陣鐵蹄之聲由遠而近，夾雜着吆喝之聲，懾人心魄，在座之人雖然一個個默然無語，却互相打着眼色。

那顯然是一隊馬隊，若是呼嘯而過，只不過爲衆食客帶來一場虛驚，可偏偏那列馬隊却在艷陽樓門口停住了。

在二樓一個角落的僻靜座頭上，坐着兩男一女，他們正是梁天傑與門奇君和門香君。

當馬隊的蹄聲一停，梁天傑就

抓起放在桌上的一個狹長黃布包袱，那裡八成是他所使用的長劍。

門奇君連忙向他施了一個眼色，梁天傑顯得很聽話，鬆開了黃布包袱，重又端起了酒杯。

登登登！樓梯的响聲像催命符，膽小的食客臉都嚇白了，雖然是大熱天氣，却有許多人在打哆嗦。

上來了五個灰衣漢子，俱是勁裝疾服，佩帶兵刃，爲首一人，虎背熊腰滿臉絡腮鬍髭，正是西廠副統領烏格。

烏格那一雙暴射光芒的眼珠子向滿座食客掃了一匝，然後向一個紫臉色的漢子所佔據的座頭走去。

那紫臉漢子約三十餘歲，態度十分安詳，滿樓食客，唯獨他一人還在那裡細嚼慢酌的，烏格走到他面前時，他不但沒有驚怕，反而將頭低下去。

烏格曲起食指，翻轉過來，以指骨敲敲桌面，那紫臉漢子才緩緩抬起頭來和善的一笑，露出了整齊的白牙。

烏格將他打量了一下，才緩緩的問道：「高姓？」

「姓雷。」

「打那兒來？」

「喜峯口。」

「到那兒去？」

「北京。」

「去幹甚麼？」

「看一個朋友。」

「你那朋友幹甚麼營生？」

「屠夫。」

烏格的兩道濃眉皺了一皺，沉聲道：「打開包袱！」

紫臉漢子神情一愣，站了起來，沉下了臉，道：「這是爲甚麼？」

「打開包袱！」烏格的嗓門提高了一些，活像天頂上打了一個悶雷。

紫臉漢子慢慢道：「要打開我的包袱可以，你得先告訴我，你是幹甚麼的？」

烏格掀唇露齒，顯然要大發火氣。不知何故又忍了下來，撩起衣襟，掀露出腰間的號牌。

姓雷的漢子微笑道：「原來老兄是吃糧當差的。我姓雷的，一不偷，二不盜，要看，就儘管看吧！」

他解開包袱將裡面的物件攤開，是一些碎銀，幾件衣服和一把算盤，那算盤顯得有些特別，黑得發亮，又特別大。

烏格一把拿起那架算盤，臉上神情微微一變，沉聲道：「這算盤是鐵的？」

姓雷的漢子說道：「我手重，鐵算盤打起來順手。」

烏格冷冷一笑道：「哼，原來是口外的高手，『鐵算盤』雷鐵夫，此番進京，想必又要作一筆大生意吧？」

姓雷的漢子放肆地大笑道：「天子脚下，誰敢亂動，我這番進京，祇不過爲那位屠夫朋友管管賬。」

烏格眼珠子一轉，突然改變了臉色，陪笑道：「雷兄願否隨在下走一趟？」

雷鐵夫道：「怎麼？我犯了案？」

烏格道：「在下烏格，統領谷公公求才若渴，雷兄此去，必有前程。」

雷鐵夫冷笑道：「哈，你要我去作鷹爪子，幫着姓谷的太監濫殺忠良，欺壓百姓？烏副統領，你可找錯了人啦！」

祇氣得烏格的臉色青一陣白一陣，滿臉絡腮鬍髭根根都立了起來，沉聲道：「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

話聲未落，已一掌劈了過去。

雷鐵夫揚臂去格，彭地一聲大响，他立在原處絲毫沒動，烏格却一連退了好幾步。

仗着人多勢衆，烏格並未知難而退，手臂一揮，道：「兄弟們，一齊上！」

另外四個灰衣漢子，紛紛拔劍出鞘，一湧上前。雷鐵夫臉帶冷笑，拿起了鐵算盤，以一對四，毫不示弱。

這邊門香君悄聲道：「哥哥，你聽說過『鐵算盤』這個人麼？」

門奇君點點頭，道：「聽說過，祇知道他是關外的一名巨盜，却想不到他竟有一片忠義之心，不屑作宦官走狗。」

梁天傑道：「二位！『血旗社』正需要這種人，走，咱們助他一臂之力。」

門奇君按着他的肩頭，疾聲道：「不要動，以我看來，那夥鷹犬絕不是雷鐵夫的對手。」

果然，雷鐵夫已將那四個灰衣漢子打得東歪西倒，一個個呼痛叫娘。

雷鐵夫笑道：「副統領，這地方太小，玩得眞不過癮，咱們京裡會。」

烏格正好見風駛帆，沉聲道：「好，你有種就到京裡來，大爺等着你。」

話中狠，脚下溜，五個人如喪家之犬下樓而去。

待那蹄聲遠去，艷陽樓立刻歡聲雷動，同聲稱快。

門奇君離座走到雷鐵夫面前，將手中酒盞高高舉起，道：「奉敬一杯，雷兄總算爲善良百姓出了一口怨氣。」

雷鐵夫豪爽地乾了杯中酒，笑

道：「這批鷹犬過份跋扈飛揚，若不是怕給店東添麻煩，早就將他們五顆狗頭砸碎了。」

門奇君坐了下來，凝聲道：「雷兄果眞要到京裡去麼？」

雷鐵夫道：「當然要去，我要看看他們有多狠。」

門奇君搖搖頭道：「還是不去爲妙，在下門奇君，從北京來，對京裏的情況知道非常清楚，雷兄，咱們可否換個地方聊聊，在下還要順便爲雷兄引見一位朋友。」

雷鐵夫聞言楞了一楞，說道：「哦！是哪位朋友？」

門奇君壓低了聲音道：「前中書令梁步倫之子梁天傑。」

雷鐵夫欣然道：「哦，原來是他，聽說華山派從不將他們劍法之秘授與外人，此番却破例收了梁天傑這個寄名弟子，雷某心儀已久，早想一會，祇是……」

見他停口不語，門奇君連忙接口道：「莫非雷兄還有要事，不便分身？」

雷鐵夫粗豪地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雷某心性耿直，脾氣暴躁，在江湖上又沒有甚麼好名聲，雖有心和梁公子交個朋友，却祇怕高攀不上。」

門奇君搶着說道：「這是那裡的話，梁公子雖出身書香門第，却生就江湖豪氣，最愛結交像雷兄這樣的朋友，何況方才雷兄的表現，不愧是英雄本色，太令人欽佩了。」

雷鐵夫道：「經門兄這樣一說，我再不去見那位梁公子似乎有些不識抬舉，好吧，門兄前面帶路。」

他二人那裡一聲算賬，這廂坐着的梁天傑立刻站了起來。

門香君却連忙將他的衣袖拉了一把，悄聲道：「等會兒再去。」

「怎麼了？」梁天傑有些發楞的坐了下來。

門香君吁嘆了一聲，緩緩地搖搖頭，道：「唉！想必是仇恨之火燄燒昏了你的靈智，公子最近顯得特別衝動，舉座食客衆多，怎知其中沒有鷹犬的線眼？」

梁天傑臉有愧色的道：「難得姑娘如此細心，以後還要請妳多多指教。」

「梁公子太客氣了。」

梁天傑截口道：「香君姑娘，咱們說好好的，不許妳再叫我公子，怎麼又……」

門香君連忙笑着改口道：「好！天……傑，他們倆已經下樓，咱們也走吧！」

他們付過了酒賬，剛要離去，突見一個黑衣漢子匆促離座，放了一塊銀子在桌上，疾步下樓而去。

那黑衣漢子的酒資充其量不過是二錢銀子，然而他留下的銀子少說也有一兩以上，闊綽得有點離譜了。

門香君向梁天傑打了一個眼色，二人也疾步下樓，保持適當的距離，跟在那黑衣漢子的身後。

走在最前面的門奇君和雷鐵夫走出了酒樓之後，逕奔北門，那黑衣漢子保持五十丈的距離跟在後面，行藏掩掩閃閃的，顯然是不懷好意。

門香君冷哼了一聲：「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出城之後，要他嘗嘗姑娘的袖箭。」

梁天傑說道：「咱們最好捉住他，問問他的來路。」

門香君道：「也好。」

出了三河縣北門，是通往喜峯口的平坦官道，兩旁都是槐樹，原先邊走邊談的門奇君和雷鐵夫祇是晃了一晃，兩人都不見了。

那黑衣大漢趨上前去，顯得有些焦急地東張西望，不見影兒的門奇君和雷鐵夫却突然又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立時傻了眼，逃又不是，站又不是，眞是恨不得地上立刻出現一個洞。

看看前面的情況，門香君不禁笑道：「這種蹩脚的貨色，竟然派來當探子，眞是教人笑掉了大牙！」

梁天傑道：「香君，咱們快趕過去，姓雷的一動粗，那小子就不能說話了。」

二人剛要加快了脚步，突然聽路旁有人揚聲喝道：「二位且慢走一步。」

梁天傑側身望去，祇見官道樹蔭下站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身穿青衫，背上背着行李，右手拿着一把青銅色鞘的長劍，一般人在劍未出鞘之前都是抓在左手，而他却抓在右手，梁天傑難免多看一眼。

那人臉皮白淨，看上去毫無血色，由於臉上缺少笑容，使人看上去有一種冰冷感覺。

觀察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門香君在一瞥之下，就直覺地感到可能不是好人，因此警戒地跨前一步，搶着問道：「有何見教？」

對方沒有理她，又衝着梁天傑問道：「兄台可是姓梁？」

門香君又搶着問道：「因何動問？」

那人緩緩舉起右手，這時才發覺他右手緊緊地握住拳頭，他將手臂伸出，才將手掌慢吞吞地放開。

他的手心中有着一塊綠色的玉珮，玉珮繫着一根杏黃的絲珞。

這是女人的飾物，看在門香君的眼內並不覺得怎樣，但是看在梁天傑的眼中，却使他心頭大大一震，因爲這是他母親隨身佩帶的飾物。

他疾步走了過去，低聲道：「兄台從何處來？」

那人瞪了隨後跟到的門香君一眼道：「梁兄，可否借一步說話？」

門香君道：「好話不背人，有話就請在這兒說。」

梁天傑道：「香君，妳在這兒等着我，我和這位朋友到林子邊去說幾句話。」

「天傑，你……」

「我待會兒再告訴妳。」話聲未落，他已和那個突如其來的陌生人走進樹林。

進入樹林，那人冷冷的問道：「你就是梁天傑？」

「正是。」

「我怎能相信你是不是眞的？」

梁天傑先是一楞，接着就從領口處扯出佩在胸前一塊綠色玉珮道：「這塊玉珮可以爲証。」

那人將兩塊玉珮併在一起，花紋連結，「五世其昌」四字也連了起來。

他似乎放了心，這才輕聲道：「梁兄，令堂和令妹一切安好，請勿念。」

「她們在那兒？」

「在我家裡。」

「請問高姓大名？」

「在下楊夢雲。」

梁天傑猛然省悟，難怪對方將劍抓在右手，原來他是名响江南的左手劍客楊夢雲。

梁天傑喜不自勝地道：「天傑亡命在外，無時不以家母和小妹之安危爲念，荷蒙楊兄照拂，請受一拜！」

楊夢雲連忙道：「梁兄請不必如此多禮，先父當年曾在河南布政衙門當差，祇因心直口快，得罪奸黨，惹下滔天大禍，幸經令先翁仗義呵護，免遭受一刀之罪，日後先父雖然仍然病死大牢，總算落了個全屍，在下有機會回報令先翁恩典，這也是天意。」

梁天傑道：「不知楊兄是如何遇上家母及小妹的？」

楊夢雲道：「說來湊巧，令堂、令妹在管家梁進保護之下一路南逃，那天經過應天府地面，突遇翦徑草寇，由於人多勢衆，梁進不敵被殺，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適巧在下路過，擊退草寇，相詢之下，才知是恩公家眷，在下將她們母女二人護送到故里之後，立刻北上尋訪梁兄……」

梁天傑截口問道：「對了，楊兄怎知我在這三河縣附近棲身？」

楊夢雲冷冷地道：「在下也要提醒梁兄，祇怕東、西兩廠的太監也知道梁兄的下落了。」

「哦？」

「梁兄，那位姑娘是誰？」

「姓門，名香君，有個哥哥名叫門奇君，若不是他兄妹二人，我怕早已死在西廠的谷太監之手了。」

「那個生滿絡腮鬍髭的粗漢又是誰呢？」

「方才在酒樓結識，是關外巨盜『鐵算盤』雷鐵夫，此人雖然名聲不佳，但是……」

楊夢雲截口道：「聽說梁兄主持誅奸降惡的『血旗社』，實在令人可敬，祇是『血旗社』對於所參加的份子，不問其出身，一統接納嗎？」

梁天傑點了點頭道：「對，祇要有忠義之心。」

「梁兄怎知姓雷的有忠義之心？」

「方才我在酒樓親眼目睹。」

「不錯，當時在下也在座，他那幾句話的確令人稱快，但他在動手的時候留下了餘地。」

「留下了餘地？」

楊夢雲淡淡一笑道：「並非在下多疑，自從先父在七年前棄世之後，在下從不輕信任何人，梁兄還是提防一點爲妙。」

梁天傑道：「多謝楊兄指教！」

楊夢雲拱拱手道：「在下別過……」

「且慢，我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可是要在下也參加『血旗社』？」

「憑楊兄的身手……」

楊夢雲截口說道：「人各有志，請梁兄不必相强。」

梁天傑訝然道：「人各有志，難道……」

「梁兄可能誤會了在下的心意，在下的意思是……爲報先父被害之仇，在下一定要和奸賊週旋到底，但是，在下喜歡一個人幹，更喜歡用自己的方法去幹。」

「哦，原來如此。」頓了一頓，梁天傑才接道：「請轉告家母，巨奸未除，大仇未報，我絕不去見她老人家的面。」

「這也是令堂的心意。」

「楊兄故里何處？」

楊夢雲搖搖頭道：「不便奉告。」

梁天傑疾聲問：「爲甚麼？」

「爲了令堂和令妹的安全，梁兄多多珍重，你我後會有期。」楊夢雲拱手施禮，掉頭而去。

梁天傑目送他的背影，默然無語。

不知過了多久，祇聽門香君在他身邊低聲道：「天傑，那人是誰？」

梁天傑喜孜孜道：「香君，妳猜那個是誰？」

「不知道。」

「名滿江南的左手劍楊夢雲。」

「是他？這可應了句古話——人不可貌相。」

「香君，妳猜他帶來甚麼消息？」

「天傑，你怎麼了？從來不曾見你這樣高興過。」

「告訴妳，他帶了天大的喜訊，我母親和妹妹一切平安，住在他的家中。」

「眞的？」

「當然是眞的，當然是眞的……」梁天傑似乎已經難以控制他那激動的情緒，忘形地抱起了門香君，飛也似地旋轉。

突然被一雙堅實的手臂緊緊摟抱，使門香君身心都產生了巨大的震動，那是驚慌、喜悅、羞澀所揉合的複雜情緒。

梁天傑突然冷靜了下來，他放開了門香君，神色慌亂地道：「香君姑娘，對不起，我太忘形了。」

門香君連脖子都紅了，低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良久，才輕聲道：「天傑，我們該回去了，祇怕哥哥已經等急了呀！」

「對，咱們趕快回去。」梁天傑突然想到了楊夢雲的警告。

＊　＊　＊

距三河縣北門三十里地有個地方叫戴家河，所謂河，祇不過是一條較寬的溪流，那裡住着三、五十戶人家。

逆流而上，約二里，在一片松林中，有一小小的莊院，那就是梁天傑他們的避難所，也是「血旗社」展開誅奸工作的發動地。

梁天傑和門香君回到莊院時，門奇君正站在門口翹首盼望，他已等了許久。

梁天傑連跨二大步，趕了過去，低聲問道：「姓雷的呢？」

門奇君道：「在大廳中，你們因何到現在才回來？」

梁天傑凝聲說道：「那個踩綫的傢伙，如何發落？」

門奇君道：「依我說，絕不留活口，但是雷鐵夫却祇割下了那傢伙的兩隻耳朵，教他回去傳話。」

「傳甚麼話？」梁天傑不禁大吃一驚的問道。

門奇君學着雷鐵夫的腔調說道：「你這小子回去告訴姓馬的，雷大爺不喜歡有人在後面聞屁，往後在三河地頭上見到你們的人，雷大爺就摘下他的脖子，教烏格放着耐性等着，雷大爺過十天半月就去北京會他。」

門香君抿唇低笑道：「眞是一個粗漢。」

梁天傑却沒有笑，在得到母親和妹妹安全的消息後，往日那股子衝動、煩燥已經完全消失了。此刻他的心思變得無比的冷靜，沉吟了一陣才道：「門大哥，方才在艷陽樓，雷鐵夫和那幫鷹犬動手時，你是否看清楚了？」

門奇君點點頭道：「看清楚了。」

梁天傑道：「他是不是給那幫鷹犬留了餘地？」

門奇君聞言一楞，想了一想，才道：「雷鐵夫似乎是沒有下重手。」

梁天傑道：「爲甚麼？」

門奇君沒有遽作回答，門香君却搶着道：「也許他怕出了人命，連累艷陽樓東家出麻煩？」

梁天傑道：「香君，妳方才還說姓雷的是個粗漢，倘若他在動手之際還能顧及後果，他那裡是一個粗漢，簡直就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

門香君一時啞口無言。

門奇君茫然不解地問道：「天傑，這是怎麼回事？」

梁天傑將楊夢雲告訴他的話大略提了一提，最後下結論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記住，在姓雷的面前絕不能提及京裡活動的情形，同時，這幾天也要多留意一下莊院附近是否有陌生人徘徊窺伺，若有就要捉住活口逼出口供。」

門香君冷笑道：「若是姓雷的主意打到咱們頭上，他可眞是瞎了眼。」

梁天傑道：「別小看他，方才在艷陽樓看他出手，就可了解他的武功不弱，那把鐵算盤裡面也一定藏了不少種暗器。」

門奇君皺着眉頭道：「天傑，如今咱們該怎麼辦？」

天傑沉聲道：「我要將過去那種暴躁脾氣改一改，但願他是眞有一片忠義之心，若是有所圖謀而來，我要用智慧和他鬥一鬥。」

門香君道：「對，鬥智不鬥力，謀事不論劍。」

梁天傑揮揮手，道：「門大哥，準備擺酒給雷鐵夫接風。」

＊　＊　＊

酒的力量非常奇妙，尤其是對江湖人物，更能激發他們的豪情。

一個時辰下來，雷鐵夫和梁天傑他們談得非常之投契。

他有所感慨地揚掌在桌上一拍，道：「唉，我姓雷的算是白活了三十二年。」

梁天傑道：「雷兄這是甚麼話？」

雷鐵夫道：「往日我在關外，胡作非爲，無人能將我奈何，今天和你梁老弟開懷一談，才發覺我姓雷的往日竟沒有幹過一件好事。」

門奇君道：「雷兄太自謙了，憑方才在艷陽樓那幾句教訓烏格的話，足夠資格稱爲頂天立地的英雄

好漢了啦！」

雷鐵夫連連搖頭道：「唉，那算得了甚麼，大話人人會說，得實幹才行，等那一天我姓雷的提着奸賊的腦袋來見，你再誇我一聲英雄漢子吧！」

梁天傑舉杯道：「眞是快人快語，來，小弟奉敬一杯。」

雷鐵夫乾了酒，壓低了聲音道：「聽說京裡頭有個專門對付沒鬍子奸賊的『血旗社』，你們可曾聽說過？」

梁天傑向門氏兄妹打了一個眼色，點點頭道：「聽說過，雷兄何以有此一問？」

雷鐵夫咬着牙道：「我在江湖上雖然有不少人怕我，却也有不少人罵我，我決心要幹一件驚天動地，使江湖上人人看得起我的大事。兩位可知道如何才能加入『血旗社』？」

梁天傑不禁有些猶豫，如果懷疑對方，而失去這樣一個有用的人實在可惜，若是相信他，又怕應了楊夢雲的警語。

沉吟了一陣，道：「雷兄往日嘯傲江湖，自由自在，無人管束，也無人敢管，一旦加入『血旗社』，就得事事聽從規矩，雷兄怎受得了那種約束？」

雷鐵夫道：「老弟你不知道，我早就該有個人來管束啦！」

梁天傑暗暗向門香君打個眼色。

門香君會意，連忙接口道：「雷壯士眞有意加入『血旗社』一展身手？」

雷鐵夫瞪大了眼珠，道：「姑娘，妳當我姓雷的說瞎話，我若無忠心，管教雷打火燒。」

門香君截口道：「雷壯士不必發重誓，祇要眞有誠心，我倒願意爲你引見。」

雷鐵夫連連點頭道：「行行！」

一面說一面在袖裡掏出一支亮閃閃的金釵，抛到門香君面前，接道：「我不會說假話，這根金釵是搶來的，若不嫌棄，就算送給姑娘的一份禮，我們吃飽喝足，咱們這就走。」

門香君搖搖手道：「雷壯士別急，想你也必聽說過，加入『血旗社』的人，都有一面旗，是用他自己的鮮血寫的，你先寫一面血旗，我就爲你引見『血旗社』的大當家。」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塊三角形的白布旗鋪在雷鐵夫的面前，原來她早就有了準備。

雷鐵夫道：「寫甚麼字呢？」

門香君道：「寫上『誅宦官、匡社稷』六個字。」

雷鐵夫道：「可別笑話，我寫的字歪歪斜斜，像一條條的蚯蚓，簡直就見不得人。」

門香君道：「沒關係，那祇是表明你的心意。」

雷鐵夫毫不猶豫地咬破了中指，在白布上寫了六個血字。

寫完後，揮揮手道：「姑娘，這就帶我去見大當家。」

門香君抬手向梁天傑一指道：「大當家就是梁公子。」

雷鐵夫道：「老弟，你幹嗎給我這樣大的圈子，啊，大當家，要不要給你叩頭參拜？」

梁天傑道：「雷兄，『血旗社』可沒有這些規矩，不過，往後你可要聽我的話。」

雷鐵夫道：「那是當然。」

梁天傑道：「吃完了，你立刻進京城去。」

雷鐵夫用力一點頭道：「行！」

梁天傑道：「進京後立刻去找烏格，求他爲你向西廠谷大用引見。」

雷鐵夫從座上跳了起來，嚷着道：「這是怎麼回事？我要殺太監，你反而教我去京城給太監當走狗。」

梁天傑道：「雷兄先聽我說完，你進西廠當鷹犬是假的，爲『血旗社』探聽消息是眞的。」

雷鐵夫道：「哦，我明白了，一方面打探消息，一方面等待時機，老弟，我一定用鐵算盤砸碎了谷大用的頭。」

梁天傑沉聲道：「雷兄，我不許你輕舉妄動，『血旗社』的第一目標是殲劉瑾，解決了劉瑾，才輪到馬永成和谷大用，你不要亂來。」

雷鐵夫點點頭道：「我聽你的吩咐就是了。」

梁天傑道：「咱們在京裡埋伏得有人，我會教人與你聯絡，若有重要消息就教那人火速告我。」

雷鐵夫道：「放心，我人粗心眼兒細，絕不誤事就是。」

於是，梁天傑吩咐重整杯盤，四個人直吃至日落西山，才將雷鐵夫送出了莊院。

待他走遠，門奇君道：「天傑，我看雷鐵夫不是個奸詐之徒，祇怕咱們多心了。」

梁天傑道：「祇要再過兩三天，就知心意是眞是假了。」

門香君不解地問道：「爲甚麼呢？」

梁天傑道：「如果雷鐵夫是奸賊派來的探子，知道咱們在這兒隱居，還不派大隊官軍來圍剿？」

門奇君神情一緊，道：「那麼，我們就該避一避。」

梁天傑點點頭道：「的確需避一避，門大哥，這件事交給你辦。香君，我想派妳去作一件危險的事。我要妳到京中走一趟。」

（未完・一）

新派武俠倫理故事／林森·文 可飛·圖

刀劍雙雄



情同手足 貪寶內鬨

自四川巫山起乃至湖北巴東，沿岸峯巒不絕，綿延四十公里而成巫峽，巫峽以幽深秀麗而著名，由於高山夾峙，故少受陽光，甚至「非到午夜時分不見明月」，且山高谷深，霧靄瀰漫又極富於變幻，故有「除卻巫山不是雲」之說。幽深秀麗的巫峽，時常為雲雨所籠罩，更點綴了她的神奇色彩，在巫峽千萬山峯中，「巫峽十二峯」是最特出的山峯，她們形態秀麗，嫵媚動人，不論在彩霞映照中，或陰霾襯托中，或是在烟雲瀰漫裏，甚至在雪花飛舞中，她們總是若隱若現，極其誘人，而在該十二峯中，最令人神往的要算是神女峯，她是十二峯中美麗神話的主峯。

神女峯就像一個妙絕的少女，站在高山之巔，迎着雲霞，似在凝望、沉思在白雲飄渺間，更增加她的嫵媚。傳說她本是西天王母第十三女兒，有一天，她飛到西天漫遊，路過巫山，見到江水滾滾，有十二條蛟龍在興波作浪，她用滾雷將龍擊斃，牠們的屍身就成了三峽山嶺，她又化成瑤姬，助大禹治水，大禹到巫山叩拜，又化為青烟、細雨、游龍、白鶴，最後才露出本來面目，大禹因而悟出變化之道，又從她手中得到天書，才因勢利導，平了滔天洪水，千萬年來，她站在巫山，化成仙峯，而其餘十一峯就是她的侍女……

這天，在神女峯頭，有一團白光在飛舞，時左時右，忽高忽低，旋而白光大張，令人眩目；閃動之疾，變幻之莫測，令人咋舌；大約過了一盞茶時份，白光由急而慢，由張而縮，漸漸趨於一點而靜止，細細一看，更令人圓睜雙目，並非甚麼山精妖怪在修精練元，而是一位姑娘在練劍，這一位好漂亮的姑娘，圓圓大大的眼睛，懸膽似的鼻子，加上櫻桃般的小嘴，襯托在俏美的瓜子臉兒上，顯得清麗絕俗，眞令人有「此姝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之感。只見她氣定神閒，把劍往後一插，舉步便向峯下走去，若問起這位少女的名字，她便是頂頂有名的查家堡主——「穿雲劍」查龍的千金。

據說查龍小時便有任俠氣質，後得投名師，長大後行俠江湖，鋤强扶弱，仗着一手穿雲劍法，倒也未逢敵手，老時壯志消沉，故來到巫峽隱居，建起了一座查家堡，準備安享晚年，這位查堡主的千金——查燕鳳，人雖漂亮，手底下

却毫不含糊，一身功夫盡得其父親嫡傳，眞乃「虎父無犬女」，小妮子今年十九歲，猶待字閨中，並非無人問津，而是她眼高於頂，婚姻難就而已。

再說查燕鳳由神女峯山下來，正要向歸途踏上，忽然見到前面黑影一閃，她好奇心一起，便跟了下去，跟踪到一個拐彎處，看清那人獐頭鼠目，分明並非甚麼善類，小姑娘便緊追了下去，可笑那人還不知道，大概由於有急事在身吧，他因而忽略了被人跟踪的警覺性，大約轉過了幾個拐彎處，來到一片密林前面，小姑娘正在想着：「遇林莫入，窮寇莫追。」哩。那人倏忽停住了，查燕鳳連忙閃在一個山坳之後，倒算她十數年功夫並未白費，這一閃並未被那人發現，只見他停定後，揚聲高呼：「大哥、二哥，快出來，有肥羊到了！」

「好傢伙，不開眼的賊兒，居然在查家地盤做案，這回我可要你們好看！」查燕鳳心裏嘰咕，眼睛睜得大大的，要看看這賊的兩個同黨究竟是何等模樣之人。

「颯，颯」，由樹上跳下了兩個人來，這二人粗眉大眼，全是勁服背插刀，身橫面闊，為首一人，身材偉岸，虬髯如戟，睜眉凸眼，令人有「雖無過錯，面目可憎」之感；後站者雖臉白無鬚，然亦鼠眼亂轉，難登大雅之堂；後來者站定後，虬髯者開口說：「三弟，我叫你去取水，你倒去了大半天，如今又說有肥羊，是怎麼一回事？」

獐頭鼠目者連忙答說：「大哥，我本欲前往前面村莊取水及食物，但我在途中見了一名書生，世家子弟模樣，我跟了他一會，見他包裹沉甸甸的，怕不有好幾百兩銀子，我本想立即下手，又因該處離村近，怕有閃失，故立即轉回來，這回合該我們發財了，眞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大哥，我們快去迎接這財神罷！」話說完，獐頭鼠目便想動身，但虬髯者却大喝道：「慢着，三弟，我們在縣城犯下案子，因風聲太緊而潛來這裏暫避風頭，我們在這裏做案，不是明告訴縣城的差役我們躲在這處嗎？再者，」他停了一下，又道：「……我聞得這兒查家堡的堡主——穿雲劍查龍威震一方，若被他知道我們在這兒做案，我們是不用活了！」

這時，無鬚者開口說：「大哥，這倒不用愁，我們避在這兒也不是辦法，何不做了這肥羊，然後再向西逃呢，大哥以為如何？」

虬髯漢未及答話，獐頭鼠目者已大叫：「好計，好計，二哥不愧再生劉伯溫，大哥，就這樣吧！」

「也好！」虬髯漢一點頭，於是三人展開輕功，便向來路馳去，小姑娘亦隨而綴上，到了剛才小姑娘發現獐頭鼠目之處，獐頭鼠目一指前面：「大哥，他來了，我們準備好！」三人散開，小姑娘亦閃在一塊橫出的石後。

「的答，的答，」馬蹄聲由遠而近，小姑娘禁不住伸頭偷看一下來人，這一看，可教這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查燕鳳臉紅過耳，原來馬上的青年郎星目、劍眉，英俊不凡，貌比潘安俏，洒脫自然，又怎教小姑娘不情愫暗生呢！說時遲，那時快，「颯、颯、颯」三聲，三賊一字排開，阻在道中，無鬚者接着大喝：「此山是我寨，此路是我開，若要從此過，拿出買路錢！」

馬上少年吃了一驚，抱拳說道：「各位大哥，小弟身無長物……」

「呸！」虬髯漢大喝一聲，「留下包裹，放你走路，不然，嘿嘿……」說時將手中刀一擺，少年可慌了，把馬腹一夾，直奔姑娘藏身處而來，三賊在後緊追，來到石前，虬髯漢已追及，一刀劈下，正斬入馬臀，馬兒慘嘶，雙蹄一揚，把馬上少年一摔，飛了出去，無鬚的一個飛身，接着青年，隨手搶過他手中包裹，跟着把刀一揮，斷喝一聲：「留你不得！」

但聽一聲慘叫，一人橫屍倒地，死者並非青年，而是無鬚者，原來出手救青年人殺賊的並非別人，乃是側伏一旁的查燕鳳，她惱無鬚者心狠手辣，故亦手下不容情，一劍把他了帳，虬髯漢與獐頭鼠目兩人目定口呆，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大喝一聲，一左一右，攻了上去，小姑娘武功何等厲害，這邊一劍，那邊一剁，二賊便已兵器出手，二賊見情形不對，一聲扯呼，便想逃走，小姑娘一閃，攔下二人；虬髯漢當時戰聲說：「姑娘，今日留一線，他日好相見……」

「住嘴！」查燕鳳嬌叱說：「你們若跟我回縣銷案猶自可，不然……」

虬髯漢臉上露出兇狠之色，跟着低下頭說：「好吧……三弟，我們回縣城吧！」話未說完，他左手一揚，一蓬藍星飛出，鼠目者亦撒出一把暗器，幸姑娘早對他們起了戒備心，一聲嬌叱，躍起三丈，再一式「老鷹搏兎」挽一個劍花，攔腰一劍，二賊便登時雙雙魂歸極樂，這也是三賊平日殺人放火應得之下場！

小姑娘殺了三人後，見到那青年的包裹仍在那兒，人則不知何處去了，她想了一想，取過包裹，往前追去，果然不出她所料，青年這時正在她前面拔脚飛奔，這時，她看清了那青年是書生打扮，她趕上前去，一把抓着他的衣領，少年吃

了一驚，一轉身抓着她的柔荑，跪下地來：「大王，饒命呀！」

查燕鳳當時羞得滿臉通紅，把包裹向青年一送，叫聲：「這是你的！」

書生一驚，抬頭看時，她已遠去了！雖是驚鴻一瞥，他還呆了一呆，好漂亮！雖已人跡渺渺，他還在呆看着；這個姑娘眞像一個謎！他心想。

＊ ＊ ＊

是的，一個謎，自己父親的死便是一個謎。記不得是多少年前的事，那時他還小，有一天，父親突然死了，正當家中一片愁雲慘霧的時候，來了一個僧人，他和母親商量了一會兒，便把自己帶上少室山，這便是自己的授業之所，而他便是自己的授業恩師——大覺禪師。

三月前自己藝成下山前的一番情形還歷歷猶在眼前。

那天，自己在後山行功完畢，小沙彌走來向自己說：「師兄，師傳找你！」入得禪室，今天情形有些不對，大覺禪師面目嚴肅，示意自己坐下來，便向自己說：「光達，自從爲師帶你上山，不經不覺已有十八年，今天你武藝已有小成，爲師亦應讓你下山回家去見你的母親，她必定很掛念你的！」

自己當時離愁別恨，湧上心頭，但一想到倚閭慈母，又覺歸心似箭，忽記起父親之死，與自己何以被大覺禪師帶上少室山？父親與師傅之間又有何關係？千萬問題，湧上心頭，禁不住向師傅發問，師傅當時嘆了一聲：「光達，汝父死之詳細情形我亦不很清楚；至於我與汝父乃是方外之交，交情亦是在意外之下產生的。大概二十年前，我當時奉師兄之命，下山巡視各省寺縣，查察有無犯清規之少年弟子，雲遊四海。

「有一天，我查出有一少林弟子不守清規，與苗疆之『惡頭陀』的江湖敗類『花蝴蝶』、『一見就殺』苗虎等人勾結，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我當時根據蛛絲馬跡，找着他們巢穴，一番苦戰之下，因寡不敵衆，正危急間，一黑衣人出現，助我殺退他們，並將不肖弟子正法，該黑衣人便是汝父。

「老衲當時身帶重傷，便在汝父家中暫住養傷，汝父當時亦已俠名昭著；江湖上提起『霹靂刀』駱華，宵小喪膽，兇邪辟易。

「在我休養期間，我與汝父下棋消遣，有次汝父對我說，聞得少林卜算之法尤爲精準，問我可否測算他一下；老衲對陰陽卜算亦頗有心得，當下爲他占一課，一占之下，老衲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卦象說明汝父兩年之後大限難逃，老衲當時委婉向汝父說明後，囑他多做善事，以趨吉避凶，且暫時斂跡，免爲宵小所算。

「汝父聞言後大笑道：『大丈夫死則死矣，但求死得其所，又何懼哉！』唉，眞是好英雄，好氣概。

「師傅說到這裏，自己不禁爲父親的光明磊落而感到自豪，師傅當時停了一下，又繼續說：老衲傷好後，因趕往向掌門方丈覆命，便向汝父告辭，事隔兩年，老衲前赴汝家，以期助汝父一臂之力，但可惜遲去一步，汝父已於老衲到前數個時辰回天乏術，魂歸地府；唉，當眞是『人難勝天』，『閻王要你三更死，決不留人到五更』，老衲當時察看汝父致命之傷，亦不禁大吃一驚，此人好劍法，汝父當時身中傷口大概有數十處之多，致命一擊却在丹田左右；想丹田乃人身要穴，汝父武學名家，竟會爲別人劍傷此處，此人的劍法好厲害，老衲向汝母問及時，汝母支吾以對，令老衲百思不得其解，老衲當時恐汝父仇家再來，即帶令堂令妹遷往別處，隨即帶汝上山；一爲習武，二爲避禍；汝妹則因少林規戒，不能帶同上來。

「此紙寫着汝母之地址；汝父之死，眞個好奇怪，賊人何以不趕盡殺絕；汝父又何以疏忽至此？老衲至今仍然想不通，我每年派人視察汝母，她現在仍安好，你現在回家罷！」

接過師傅給的自己母親的住址，恭聽過師傅的臨別叮囑，回到家中，闔家高興，妹妹習父遺技，倒也嚴然像個俠女，但每問及父親之死，母親即一言不發，追問急了，她便說那次是賊劫；直到十天前，那一晚，大概是二更時份，自己心有所思，到院中散步，突然聽見廳中有人細語；原來是老僕忠伯與母親在交談，自己心中奇怪，禁不住去偷聽，但聽到忠伯說：「太太，少爺如今已經長大了，練得一身武藝，你何不把當年的事告訴他呢？」

母親當時只是嘆息；忠伯又接着說：「夫人，其實老奴也覺奇怪，『刀劍雙雄』俠名昭著，『穿雲劍』查龍與我們老爺更是一盟在地，何以他竟會殺死老爺；事發前，他還和老爺在書房對飲，不久就聽見他們對打；老爺後來就死了！」忠伯的語如霹靂轟開了我的腦袋，我憤怒得情難自禁。忠伯又說：「夫人，大覺禪師當時問妳，妳又爲甚麼不告訴他眞相呢？我眞不明白，老奴大膽，不過老奴……」

「唉！你不要再說了，我是有難言之苦的！」

「太太，妳莫非想少爺親手報

仇，然則，妳又爲何不告訴他仇家姓名呢？莫非妳不放心少爺，唉，這也是的……」

自己沒有再聽下去，憤怒滿心頭，乘夜叫醒妹妹，把自己剛聽到的原原本本說了出來；妹妹也是火爆脾性，一聽之下，立時大怒，連夜二人收拾行裝，取了些銀兩，走了出來，妹妹自願混入查府，既可作內應，又可探虛實；商計已定，問明途人往查家堡的路線，妹妹幾天前混入查家堡，約定後天此時在此會見，想到自己留在書房的紙條，母親不知發覺了沒有呢？

「母親！父仇不共戴天，不孝孩兒此去誓殺仇人！母親請勿掛念，不孝兒上。」

駱夫人看完了這張紙條，戰聲的問道：「忠伯，這字條你是在那裏找到的？」

「夫人，奴才是在書房桌上找到的！」

「唉，今早以爲他們兄妹出外遊玩，誰知……忠伯，老爺被殺之事，是否你向他們講的？」

「夫人，沒有你的允許，老奴怎敢多嘴？」

「那必是昨晚他們聽到了，算來他們起程已有一日一夜，不行，我一定要阻止他們，忠伯，你快備車，我要趕往查家堡！」

「夫人，難得少爺小姐孝心，他們武功高强，也許……」

「住嘴！你知甚麼？快去，收拾行李，我們明天一早起程！」

「是，是，老奴這就吩咐秋菊她們去！」

「忠伯知道甚麼，我眞悔恨不早些將實情對他們說明，但我怎能將他們父親的卑鄙事告訴他們呢，他們一直爲自己父親頂天立地而自傲，又怎能接受殘酷的事實！」駱夫人心中在狂叫。

時光好像忽然倒流了，十八年前的事一下都湧到眼前來。

那一晚，相公和大伯——「穿雲劍」查龍，雙雙從外回來，大伯手中拿着一個長形盒子，二人好像經過了一場打鬥，坐下後便吩咐我給他們暖酒去，我在廚下暖酒時，相公忽然問我毒老鼠的砒霜放在那兒，說大伯想要些帶回家，取過砒霜後，相公叫我去看看小寶寶們，剛出廚房，忽然記起沒有告訴他還有些老酒放在灶上，回轉時却看見相公把砒霜傾在酒壺裏，我此一驚非同小可，脚也軟了；相公跟着把酒壺取出，邊行邊自語：哈哈，千年何首烏和「玉蟾蜍」如今都是我的了！自己當時已怕得沒有主意，不久，就聽得書房有打鬥聲，隨後，相公就死了，我怎能告訴達兒，他們父親是一個這樣的人！一個「因利忘義」以至同室操戈的人！我不能，我不能。

「夫人，你怎麼？」

「秋菊，我怎麼了？」

「妳剛才在大叫，我們還以爲妳受不住刺激……」

「唉，我現在沒有甚麼事了，妳們去睡罷，我也要休息一下，明天還要一早起程呢，亞福，記住我吩咐的事。」

「是的，夫人，我明天一早便上少室山通知『大覺禪師』趕往查家堡，妳請放心罷！奴才告退了！」

＊ ＊ ＊

查燕鳳回到家時，心頭還在卜通卜通的跳，十九年來，她從沒和一個男子這末親近過，而且那男子還捉着自己的手呢！想到這裏，她又覺得有點委屈：「不過，也好，他才並不是一個醜八怪！」突然，她覺得臉紅了起來：「眞沒來由，他英不英俊與我何干？不過，他今天這樣輕薄我，明天我非要去罵他一頓不可，但，不知他明天還會不會在那兒呢？當然不會了，他是過路的，又怎會躭在那兒不走呢！」她不禁有點失望起來，衝口而出道：「他不等我便罷，誰稀罕！」

「妳可估錯了，我正等得妳望眼欲穿呢！」嬌滴滴的語聲傳入耳中，小姑娘不禁臉也紅了起來，她不用回頭，便知道發話的人也是一朶花兒似的姑娘，這是她前兩天新認識的好友——兩天前的早上，她依照平時習慣上神女峯練劍，在下峯時候碰見了她——黃美兒，二人一見投緣，天南地北，說個不停，得知她是一個四海爲家的俠女，小姑娘更加仰慕，便要留她在此住數天，美兒推却不過，便在查家堡住了下來。

這時，查燕鳳回頭，果然不出她所料，黃美兒正倚門而立，偏着頭笑盈盈的向着她，小姑娘一聲「不理妳了！」便想走開。

黃美兒這時却走上來，一把捉住她，柔聲說：「都是我不好，請小姐見諒則個！」

引得小姑娘不禁笑了出來，二人又開了一會玩笑，最後一本正經的問她：「剛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告訴大姐，讓大姐幫幫眼！」

「才不告訴妳，妳笑人！」

「不笑，不笑……」

「唉，別談這些了，還是妳告訴我一些江湖掌故，以及你闖蕩江湖的經過吧！」

「這……啊，那不成，妳先告訴我，妳的事才行。」

「不，妳先說！」

「我暫時不說。」

「這樣吧，我們對弈三盤，輸了的先講好嗎？」

「也好，我去取棋！」

望着查燕鳳遠去的身形，不禁

抹了一額汗，要她說武林掌故，江湖經驗，那可乖乖不得了，要車天車地也得有點根據，自己簡直經驗全無，又怎能說出甚麼來呢？她想了一下，嗯，後天要和哥哥見面，千萬別要忘記了才好，希望神靈保祐，一擧擊殺查賊，則父親亦含笑於九泉了，正呆想間，耳畔已聞得一連串的嬌笑聲：「喂！棋已擺好了，還不快來！莫不是又在想妳的如意郎君？」

「胡說，那有此事，下棋，下棋！」

* * *

第一線曙光射入查燕鳳的香閨時，她便已起身了，盥洗過後，她便像以前做早課似的出去了，祇不過，今天有點異樣，她不是去練劍，也不是往神女峯觀日出，她來到峯脚就停住了，她在林前走了一遍又一遍，還不見昨天那少年，最後，她有些兒倦了，不禁鼓着腮兒在石前坐下來，心下委屈得很，終於禁不住抽泣起來，口中仍說道：「不來便不來，誰稀罕！」

「姑娘何事一早哭哭啼啼，敢問小生可與聞乎？」

耳畔響起這把聲，小姑娘嚇得跳了起來，憑她功力，落葉飛花，數丈之內，均能清晰聽聞，如今竟被人走到身旁而不知覺，此人功力定必厲害絕倫了。她抬頭一看，那是甚麼武林高手，原來却是她正在想着的少年書生，那名酸丁，此刻他正站在那兒，手足無措，誠惶誠恐，她一高興，正要向他走去，忽又記起自己相思之苦，不由氣惱說：「哼，我以爲你不來了！」

語氣倒像是她約定了他似的，但話才出口，她不禁羞得滿臉通紅，暗叫該死，女兒家口沒遮攔，豈不叫他輕視於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時，他却開口了：「哦，原來小姐約了人？」

一語解圍，查燕鳳連忙用力點頭，並佯作失望說：「啊，原來你不是他！」

「這……小生打攪了，告辭！」

語氣任誰也聽得出有點酸酸的。

查燕鳳沒由來的覺得一陣高興，但聽得他要走，這還得了，小姑娘一早等的就是他，談得兩句便要走，那怎麼成，急中生智，她忙叫道：「慢着！」

「姑娘還有甚麼指教？」

「古語有云：有恩不報枉爲人，我昨天救了你，你難道就連多謝一聲也沒有嗎？」

「姑娘錯矣，荀子有云：施恩莫望報，姑娘如此，豈不貽笑大方，且亦非君子所爲也！」

「我根本就不是君子！」

「呀，然也然也，豈不聞：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見到小姑娘柳眉倒豎，駱光達不禁停了口，轉口說：「也罷，君子不與小人一般見識，待小生叩謝救命之恩，多謝恩公……不對！恩婆……不對，恩女救命之恩！」

看見小姑娘杏眼圓睜，他不禁倏然的停了口，問道：「然則小生可避席乎？」

「不可，救命之恩何等……重大，豈是汝等書呆子一兩句話能報答得了的？」

「然則小生將何適從？」

「本姑娘問一你要答一，問二不許答三，方能報答救命之恩於萬一。」查燕鳳抿着嘴說。

「小生雖無所謂，唯是姑娘所約……」

「不用你多管！」

「好，你問可也！」

「你……你姓甚名誰？」

「小生姓駱名光達。」

「家在何處？」

「這……在河南歧縣。」

「因何到此？」

「這……咳，對了，遊山玩水，乃詩人墨客所爲，小生雖不至附庸風雅，然亦頗好此道，是故……」

「夠了，夠了！」

「小生可以告辭了吧？」

「慢着！你爲甚麼不請教我尊姓大名？」

「咳……對了，正要請教！」

「我叫……」小姑娘忽地記起黃美兒對她說的「逢人祇說三分話」，「我若告訴他，我是查家堡主千金，這酸丁說不定會因爲我父親的財富才看上我呢，對了……」小姑娘想定了，便說：「我叫白美兒，家中貧窮，祇有父母在堂。」

「咳……小生並沒向姑娘請教這些啊！」

「我喜歡說，怎麼樣，不許嗎？」小姑娘兇霸霸的說。

「不敢不敢，姑娘請說便是。」

「如今我不說了，你你你……一些也不關心人，我不理你了。」

小姑娘一溜烟似的走了，留下駱光達呆站在那兒，胸間充滿了甜蜜，他不禁自己問道：「這就是愛嗎？不行，父仇未報，我決不能爲了兒女私情誤了大事。」

忽然，他覺得有人向他走來，他機警的轉身，看到的是一對清澈的眸子，水靈靈的眼睛，是她——白美兒。

「姑娘，妳……」

「我……我忘了問你，你家中有些甚麼人？」不是查燕鳳不知羞恥，而是她從小與山民來往，純樸自然，要愛便愛，絕無做作，才有此一問，雖然如此，小姑娘仍有些訕訕的。

「回稟恩人，家中祇有慈母在堂，幼妹侍奉晨昏，小生至今仍未娶妻，是故……」

「人家又不是問你這些，你今年多大了？」

「咳，請姑娘勿打擾在下，這就要說到了，呀，我剛才說到那兒？」

「你說到是故……」小姑娘沒好氣的答道。

「咳，對了，是故雖行年廿二，因無家室牽掛，仍可四處閒遊。」

小姑娘聽到這裏，心滿意足的走了，一路上不禁在想：「我今年十九，他廿二，嗯……」想到這裏，她不禁臉紅過頭了。

* * *

「廿二歲，他今年應該是廿二歲了，唉！轉眼又是十八年了，這十八年來，我每想起當年那一件事，我就不禁要恨造物弄人，何至於此，要是那名老者，死時沒有甚麼寶物遺下多好，要是我們根本不曾撞上了多好，要是……」一名鬢髮皆白，但目光烱烱，兩邊太陽穴隆起，一望而知是位武林高手的老者，這時正站在一所院子裏自言自語，這所院子在查家堡內，這位老者亦不是別人，正是查家堡堡主——「穿雲劍」查龍。

* * *

時光一下子飛回了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江湖上提起「刀劍雙雄」，正道人人敬仰，宵小則聞風喪膽，他和「霹靂刀」駱華本各是威震一方的俠客，後來因同時發現一名採花賊正在作謀財害命的勾當，二人不期然同時出手，除了該名採花賊，二人就由此結識，以後就志趣相投，一同行俠江湖，進而結成兄弟，更形親密，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他們二人路經牛肝馬肺峽，該處地僻路靜，正是强人出沒之所，故此一路上，他們哥兒倆已留了心，就在他們行至一個轉彎時，順着風，他們聽到一兩聲呻吟聲，他們立即循着聲音的地方走去，那是一個密林，他們正踏入林時，「颼、颼、颼、颼、颼！」由樹上跳下了五名黑衣人，爲首一人且大喝道：「呔，來者何人？到此止步。可識得『錢家五煞』之厲害！」

刀劍雙雄一聽便知林內絕不會有甚麼好事，蓋因「錢家五煞」惡名昭著，連同他們父親「黑面妖」錢虎橫行川滇一帶，屢犯案子，雙俠早欲得而誅之，當下故作一驚，抱拳答道：「啊，原來是錢家五煞，幸會幸會，兄弟慕名已久，早欲識荊！」

「哈哈，既知錢爺們厲害，想見我們有甚麼事？」

「取你們狗命！」話猶未了，「

「穿雲劍」查龍與「霹靂刀」駱華已各自跳出，向就近的一煞攻去，他們估不到二人在談笑間，竟突施毒手，再者亦强弱懸殊，故分別應聲倒地，雖非立時了帳，亦受傷非輕，其他三煞立時閃開。

「吠，你們究竟是何人？」

「兄弟乃是查龍、駱華，江湖朋友見愛稱我們『刀劍雙雄』。」

「啊，『刀劍雙雄』！」果然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子，餘下三煞一聽之下，大爲吃驚，爲首一人不禁大罵：「呸，枉你們自稱俠客，竟然施展暗襲，不怕失了你們的面子麼？」

「哈哈，除惡務盡，俺兄弟從不講求繁文縟節，咱們上！」二俠一打招呼，一起招呼三煞，不出一會，三煞已先後倒地，離死期不遠矣，這並非五煞浪得虛名，而是五煞素來攻敵一致，佈成「修羅網」，互相呼應，就算比他們高强十倍的高手也能從容應付，唯是剛才一上來，便被二俠出其不意，除了兩個，「修羅網」既不成，威力自大減，又且爲敵人先聲奪人，自不然怯了幾分，更兼二俠名頭太响，心中吃驚，祇想開溜，在敵强我弱之勢下，亦不能專心對敵，又怎能不一戰即敗呢！可憐在江湖响噹噹的五煞很快就先後結了帳，眞是善惡到頭終須報，誠不我欺！

二俠消滅五煞後，立刻奔向林中，越接近密林深處呻吟之聲就越來越大，二俠不期然加緊了脚步，林中一片空地正有一宗慘絕人寰的勾當在進行。

一名老者雙手分別被繩繫住而吊離地，而他的一對腿已被割去，鮮血還不住自他的股部流下來，這時，一名頭陀打扮的走到他前面大聲喝道：「你說是不說？」

「我……哎，根本沒有，如何說？」

「胡說！」頭陀這時向一名臉色發白的少年男子喝道：「上來！」跟着又向那名老者道：「你堂弟說的，難道還有假，再者，若非你身懷重寶，又何必深夜出走呢？」

老者艱難的看了那少年一眼，「呸！」的一聲血痰吐在少年臉上，少年忽然走前抱着那老者道：「堂兄，我錯了，我不應勾結他們害你，我該死，我料不到他們如此兇狠。」他一轉頭，一把抱着頭陀的腿擇肥而噬，那頭陀慘嘶一聲，一掌拍下，少年便登時腦袋開花，眼看是活不成了！

正當頭陀殺機萌念之際，二俠已立時撲出，本來二俠是可以救下少年的，但另外還有人，是以他們飛身而出時，四條黑影已阻着他們去勢，且與他們大戰起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雙方一交上手，便立時知道來了扎手的人物，與「穿雲劍」查龍過招的是一名黑黑實實的漢子，此人沉橋硬馬，拳風呼呼，極是厲害，但查龍可不怕此人，因爲此人輕身功夫極差，所以他能從容應付，但第二名對手的老者——「黑面妖」錢虎則不同了，此人不但掌風厲害，且跳躍功夫絲毫不遜於查龍，查龍唯有苦苦支撐，希望盟弟「霹靂刀」駱華能盡快殺退强敵，來助自己一臂之力，不料一看之下，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原來此時「霹靂刀」駱華正被對手迫得連連後退，恐怕一時三刻也支持不住，遑論前來幫手？二人不禁相對苦笑。

這時更嚴重的事發生了，原來那頭陀敷好了被咬之傷，正準備前來幫手，幸而，這時「黑面妖」因打鬥之聲聞於外，而五子迄今仍未進來，恐兒子有意外而急形於色，這時「穿雲劍」查龍向他說道：「『黑面妖』，不用望了，汝五子這時祇怕已在黃泉路上結伴同行了！」

「黑面妖」此時急怒攻心，到底父子情深，他一聲怒喝，把身一閃，便要到林前看個究竟，在他原意，到林前一轉並不會花費很多時間，但到他回頭時，他却呆了，黑實的漢子已經倒地，頭陀亦滿身創傷，看來亦支持不住了，他一聲怪吼，便撲入戰圈，原來「黑面妖」離去之際，他同伴一呆，高手相搏，焉容分神，再兼他根本就技遜一籌，立時便傷在劍下，「穿雲劍」再補上一劍，他便頓時了帳，「穿雲劍」查龍正待撲向盟弟那一邊，頭陀已殺了上來，他便迎戰頭陀，不過他此舉雖未能親救盟弟，但亦幫了盟弟不小忙。

原來與「霹靂刀」苦戰的是「崆峒雙邪」，他們兄弟之陣法已佔盡優勢，但及見「黑面妖」離去，以爲「黑面妖」不顧義氣，不禁大怒，及見同伴死去，以爲情勢不妙，便想開溜，但「霹靂刀」却苦苦相纏，他們如一人開溜，陣法不成，另一人必被殺，二人手足相關，不能祇顧自個兒逃生，祇得勉强迎戰，既無鬥志，壓力倏然鬆弛，「霹靂刀」亦自然得以鬆卻一口氣。

「黑面妖」見五子被殺，心火上升，立時便撲向「穿雲劍」處，展開攻勢，但凡相搏，最忌心浮氣躁，因不但徒費氣力，且難向對手作致命之擊，「黑面妖」正犯了這毛病，故百招下來，他已攻擊無力，這時「穿雲劍」突起反撲，「黑面妖」自難抵禦，頭陀這時亦已牽制無力，結果「黑面妖」亦步其子後塵，趕赴黃泉道與他們兒子相見了，

這時，「崆峒雙邪」越戰越心寒，及至「黑面妖」被殺，老大首先抽身而退，老二亦想走時，已慢了

一步，被「霹靂刀」御下了一條手臂，「霹靂刀」正想上前補上一刀時，耳畔聽得「穿雲劍」驚呼，顧不得殺敵，立時抽刀往救，「崆峒雙邪」立時狼狽逃去，「霹靂刀」趕到盟兄前面，見到「穿雲劍」右臂纏着一條金碧色的小蛇，「霹靂刀」立時一刀將蛇切開兩段，蛇雖死然蛇頭仍咬着「穿雲劍」查龍臂上，這時祇見一條黑線沿着血液而上，雖經「穿雲劍」運功力抗，仍是徐徐上行，可見其毒之厲害，「霹靂刀」正急得滿頭大汗之際，被吊着的老者忽然發出了虛弱的聲音……

「快！去我馬車底取出那小包裹，給這壯士敷用還有救！」

「霹靂刀」依言立即自車底取出的包裹，拿出一長一短的盒子來，他們都不由驚呼了起來，原來此兩盒乃是武林至寶，長的是一隻成了形的「千年何首烏」，短的一盒是能避百毒的碧綠色的「玉蟾蜍」，不用老者開口，「霹靂刀」已把「玉蟾蜍」取出，說也稀奇，「玉蟾蜍」剛取出，本是咬住「穿雲劍」手臂的蛇忽然鬆了口，待把「玉蟾蜍」按在傷口處時，那條本來將到心房的黑線忽然倒退了回去，一忽兒就全被「玉蟾蜍」吸去了，這時老者又道：「給他一片何首烏，讓他療傷復元！」

「穿雲劍」剛吃下了一小片何首烏，就已覺得體力在迅速恢復，這時，他記起老者還被吊掛在樹上，連忙把他解下來，便要給老者服食「何首烏」，老者搖頭：「不用了，殘廢老人生亦何用？且我失血過多，不必浪費靈物了！唉，族弟不肖，勾結外賊搶奪傳家之寶，幸而他們未得手，唉，二位俠士，老夫滿門慘遭殺害，二位大俠爲我報仇，這兩樣靈物就贈與你們……罷！」

老者不久就斷了氣，這時「穿雲劍」正在呆呆的想着剛才自己手臂被咬，頭陀攻來，情勢極危，忽然危裏生智，一劍指向頭陀脚底，頭陀一呆，不知此招何用，就給自己乘機變招，插入他丹田……

「大哥，大哥，你在想些甚麼？我們走罷！」

「不，讓我們先埋了他們，這些惡人雖死有餘辜，但亦不要讓他們曝屍荒野，去吧！」

埋葬了死者後，「霹靂刀」提議去他家休息一下，自己一想也好，便取過那兩樣寶物，當時盟弟異樣的望了自己一下，自己邊行邊說：「二弟，我剛才死裏逃生，創了一招頗爲厲害的劍式，我名之爲『死而復生』，你要不要看看；二弟，二弟，你在想些甚麼？」

「啊，沒有甚麼，我不過在想剛才情勢好危險啊！」

「呀，對了，要不是這隻『玉蟾蜍』和這株何首烏，你大哥可不知現在還有沒有命！」

「嗯，大哥，快點回家，我現在既飢且倦了呢！」

自己當時不禁多望了這兩樣寶物幾眼，心中突然浮起一種異樣的感覺，自己不禁大吃一驚，暗罵自己這種卑劣的念頭，但這種感覺越來越强烈，在心裏叫着，跳着和膨脹長大，殺了他，殺了他！何首烏助長人功力，有如脫胎換骨，殺了他！殺了他便可獨佔這兩樣異寶了！自己愈想不理，這種聲音便越來越大，最後，理智終於不能戰勝誘惑，抽出劍，往「霹靂刀」駱華之背插下！

「我該死，我該死，我怎會有這樣的念頭！」

＊ ＊ ＊

「爹，你怎麼了？爹，爹！」

「穿雲劍」從沉思中驚醒，看見女兒滿臉疑惑的望着他，他苦笑了一下。

「乖女，爲父沒事，咦，妳又出去了嗎？」

突然，「穿雲劍」發覺他女兒臉上浮起了一片嬌羞，忸怩的點點頭，擺脫了他的手，蝴蝶似的飛走了；他不禁搖搖頭。

「唉，女兒大了，十八年前，她還是這麼小，他不覺用手比了一下，他又跌入了沉思之中……

＊ ＊ ＊

查燕鳳一出堡門，心頭就輕鬆了不少，她眞害怕父親那對似看透她的心，她的腑肺的眼睛，她怕，「他……」一想到他，她不禁更是羞紅了臉。到了，又是到了昨天見他的峯脚，他還沒來，查燕鳳惱得一頓脚，心想：「好，我躲起來，要他急一會，不好嗎？」

主意既定，小姑娘立時躲在一塊石後，不久，一陣脚步聲傳來，正是那酸丁，嗯，他還在自言自語呢：「怎麼，她還沒有來，眞個急煞人了！」

小姑娘一聽不由喜上眉梢，正想走出去，忽又想：「不行，要他急一會也好！」

主意既定，查燕鳳便不再動，看着那酸丁行來步去，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小姑娘心有不忍，正想走出時，忽然，林中有人影一閃，苗條的身形，是女的，旋聞那嬌小人影向駱光達叫道：「哥哥，快來這邊！」

「來了！你爲甚麼今天這麼遲，我以爲妳不能來呢！」

小姑娘眼前一花，酸丁已不知去向，小姑娘不禁愕然，他也是武林高手？不會的，要不然，那天……」查燕鳳一想起是否那黑影與他有約，甚麼也不想了，連忙跟着入林，果然見到駱光達和一身形

苗條的女子坐着一起，不由醋意大作，正想走近一些，但此時女的咦了一聲：「有人？」

駱光達聽了一下：「不會，快，妳進行得如何了？」

小姑娘暗罵一聲：「好厲害！」連忙就伏着不動，眼看二人交頭接耳，氣得她眼淚直流，本想一走了之，但又恐給他們看到，更難堪了。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二人終於分手了，臨別時，駱光達說：「妹妹，一切小心爲要！」

跟着駱光達便欲離去，小姑娘此時忍不住了，一長身便欲離去，怎料駱光達眼尖，一聲驚呼：「是你？小姐！」

「是我便怎樣？」查燕鳳氣鼓鼓的答道。

「啊，小生……小生對姑娘極爲仰慕……」

「鬼話，你才不稀罕我呢？你剛才……哼，以爲我不見麼？」

「咦，姑娘，你可聽見我們剛才交談嗎？」

「才不聽呢！哥哥妹妹，多親密啊！」說到這裏，小姑娘一擰頭便要離去。

突然間，駱光達一閃至她面前，一揖說道：「小姐，請聽小生解釋！」

「有甚麼好解釋，我才不聽你騙呢！」小姑娘說完便想走，但駱光達却阻住了唯一的出口。

「讓開嘛，其實何必解釋，人家年少英俊，風流成性，見一個愛一個，也是常有的，又……」

「小姐，小生豈是這樣的人，剛才……嗯，對了，剛才那位姑娘不過問道於小生罷了！」

「問道要併肩而坐在一起，不相識却哥哥妹妹的，眞當姑娘瞎了盲了不成？」

「唉，姑娘，小生實有難言之苦，小生之心惟天日可鑑，請姑娘相信！」

一番誠懇的話說得姑娘心軟了下來。

「好吧！不過下次我如見到你……你們這個樣子，我可眞不理你了！」

「小生恭敬不如從命！」

「呸，好酸啊！對了，你是否也是武林中人？」

「這個這個，呀，對了，這話從何說起，想小生五代以來棄武習文，白姑娘搞錯了！」

「哼，你不說，我會試出的！」驀地，小姑娘一轉身，從頭上拔下兩枝金釵，一聲「照打」，直攻駱光達「印堂」、「氣海」而來，此二穴乃人身重穴，凡習武者沒有不識厲害之理，小姑娘算清這書生武功高強，故出手用了五分眞力，但事實出於突然，祇見駱光達一聲慘呼，倒地奄奄一息，查燕鳳當下心中着忙，連忙趨前，祇見駱光達手掩「氣海」、「印堂」慘呼不已，小姑娘初疑有詐，及後見他呼號愈來愈弱，才吃一驚，不禁雙淚直流，手足無措。

「駱大哥，我可是無意的！」

「我……我不怪你，我死之後，你抱我到那邊樹林埋葬了行嗎？哎哎吔！」

「駱大哥，駱大哥！」小姑娘一試駱光達脈門，祇覺得他脈息全無，看情形不會是假裝的了，不由悲從中來，放聲大哭，良久，抱起駱光達，走至林前，不由哭道：「駱大哥，你原來眞不懂武功，我害死你了，我決定陪你一起去！」

「唉，這又何必呢！人死不能復生，徒悲無益，姑娘還是節哀順變吧！」不知何時，駱光達已坐了起來，把兩穴之金釵取出，原來他以兩手各接着金釵，却佯裝受傷，小姑娘不由呆在當地，想當時自己雖以五成功力發出，但亦極有斤兩，可他竟能徒手接住，看來眞是一位武林高手了！這時駱光達把金釵遞到她面前，邊說：「下次不可再作這些危險玩意了！現在還給妳！」

「不，我不要，我現在要問你，你究竟是那位高人的弟子？快快從實招來！」

「哎，說出來妳也不知道，何必多問？」

「呸，你說不說，本姑娘連當今五大派掌門名字都能背誦，你究竟是那位掌門的弟子？」

「我不是那位掌門的弟子！我的授業恩師是大覺禪師，白姑娘，妳知他老人家嗎？」

「大覺禪師？未聽過，莫不是你胡吹的！」

「姑娘見笑了，小生雖然不肖，亦不會亂認師傅！」

「好，就算是吧，呀，對了，我瞧你武功在我之上，那麼那次你爲甚麼怕那些小賊啊！」

「誰說我怕？」

「不然你爲甚麼要走？」

「好，一併告訴妳，那天我到達峯脚時已知有人伏在樹上，我還聽出有人在石後呢，所以我直奔石後藏身起來，因爲我以爲他是賊首呢！」

「哼，那我是不是賊首，快說！」

「妳還要厲害一點，妳是偷心賊！」

「你胡說，我甚麼時候偷了你的心！」

「妳剛才抱我的時候！」駱光達振振有詞地說。

小姑娘當時不知是好氣還是好歡喜，但剛才抱着他入林，多難爲

情，小姑娘羞刀難入鞘，惟有一走了之。

駱光達急得在後面直叫：「小姐，小姐，小生不過與妳開玩笑，妳怎麼眞的惱了？」

「誰惱你！」

「那麼，妳還有金釵未取回呀！」

「送給你吧！」查燕鳳一說完，再也忍不住羞意，一溜烟似的走了！

＊　＊　＊

「前面有人！」駱華突然一個箭步走了出去，自己這一劍頓時落空，這時，自己突然清醒起來，不禁自駡，慚愧充滿着心頭，一面趕上盟弟，問：「有人，在那兒？」

「剛才我見人影一閃，忽然又不見了！」

自己當時慶幸既沒有殺盟弟，亦未被盟弟發覺，但自己亦深爲自己的行動而感到可耻，祇想好好的睡一下，便提議快回盟弟家休息一下，盟弟亦立刻贊成，不一會便到了盟弟家，盟弟一坐定後，便叫弟婦暖酒，酒未來時，他說要看看姪兒們睡了沒有，好叫他們出來見大伯，我雖然大力阻止，但他還是去了！一會，他捧着酒壺出來說：「達兒兩兄妹睡了，我出來時便順手拿酒出來，來，喝吧！」

「弟婦呢？」

「她有點倦，去睡了！」

「好，我們飲！好酒，咦，老弟，你不是最喜歡這種老酒麼，爲甚麼你酒不沾唇？」

「啊，沒有，我忽然有點頭昏，你喜歡喝酒，你還是多喝兩杯吧！」

「如此我便不客氣了。眞是好酒，好酒！二弟，我告訴你，我今天最大的收穫就是創了一招『死而復生』，咦……二弟，你爲甚麼額角見汗？」

「啊，我有點不舒服罷了！」

「那麼，你去睡罷，不用招呼愚兄了，愚兄又不是第一次來這兒！」

「好的，好的……那麼，你多喝幾杯罷！」

「咦，我怎麼忽然有點頭暈，想是剛才蛇毒未清，二弟，煩你遞過那盒玉蟾蜍給我！」

「你你……你發覺了嗎？」

「你說甚麼，快，我越來越頭暈了，快，給我蟾蜍！」

「爲甚麼要這樣折磨我？你說，你是不是已經發覺了？」

「發覺些甚麼，啊，爲甚麼我有些肚子痛？」

「你，你……你一定已發覺我下毒手了，你……」

「甚麼，你……你下毒！」

「哈哈，哈哈，不錯，大名鼎鼎的『刀劍雙雄』老二謀殺老大，哈哈哈！」

「老二，你瘋了，快給玉蟾蜍讓我吸去毒！」

「我不會給你的，哈哈，你死後，『玉蟾蜍』和『千年何首烏』便是我的了，哈哈，哈哈哈！」

「你這畜牲！我和你結拜多年……」

「不要罵我，你不要以爲自己是神聖，剛才在路上，你也不是想殺我嗎？」

「你……你……」

「我駱老二命大，一早發覺你的陰謀，你以爲眞有人嗎，你錯了，我不過避免當時反目，更免你起疑，才裝出追擊敵人，不然，你怎會來這裏乖乖受死，你死了之後，我會告訴江湖的朋友，你是死於蛇毒的，『刀劍雙雄』仁義滿天下，有誰知他們竟是爾虞我詐，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哈！又有誰會思疑啊！多有趣，哈哈哈哈！」

「你……你……哎吔！」

「不要瞪着我，我讓你快點上路罷！」

「穿雲劍」查龍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當時——

不錯，當時盟弟揮刀向我攻來，我急怒攻心，奮起餘力一招「千瘡百補」向他攻去，這招「穿雲劍」法最後一招——第八十一招，厲害非常！恩師當時傳我劍法之際，規定我非遇上大奸大惡之徒不許用這招，因此招能令敵人一下子之間身上多了八十一個小洞，因此失血過多足使敵人喪命了，哈哈，我卻以這招來對付一個名滿江湖的俠士，還是我的盟弟，哈哈，多滑稽！

這招「千瘡百補」並未能重創「霹靂刀」於劍下，因自己與盟弟結義後，互相研究武功時，自己便曾提出這招來和他反覆討論破解之法，最後，雖不能研究出一招連消帶打之招，亦鑽研出了一招守禦之法「到處逢迎」；意是消除來勢，招亦處處擋劍。

當時盟弟因看見我如此神勇，亦不禁呆了一呆，待他施出「到處逢迎」之際，亦已太遲，故我此招雖未能使他身上多了八十一個洞，或使他多了八十一條傷痕，當時，我一擊不中，他形如瘋虎似的攻了上來，我連連後退，我武功雖向來較他高半籌，但此時體內毒藥發作，終於一跤倒在地上，他獰笑着向我走過來，一刀便向我插下，此時情勢危急，我一翻手便用劍挑往他脚板去，他呆了一呆，弄不清我的用意，我立時變招，劍便脫手射入他丹田，於是，他——我的盟弟——江湖上黑道聞名喪膽「刀劍

雙雄」的老二便被老大親手殺了。自己殺了他後，也體力漸次不支，急取過「玉蟾蜍」驅毒，旋即拿過「千年何首烏」便走了，後來，自己對江湖事心灰意冷，便來此隱居！

* * *

查燕鳳一口氣回到家時，心頭還如小鹿撞似的，突然有人自後面一把抱住了她，她連忙掙扎，回頭一看時，卻是黃美兒，她還在淺笑呢！

「哎吔，我的好姑娘，一早妳去了那兒？我可等得妳好苦哩！」

「快放開我，嗯，對了，我們還有一盤棋未決勝負呢！」

「好，我去拿棋！」

黃美兒盈盈的走開了，查燕鳳突然覺得她身形極熟，她這套衫也像見過似的，「怪了！」小姑娘暗說道：「別想這個，駱大哥他現在不知怎麼了！他一定很着急，他才不着急呢，那少女……」

「對了！」查燕鳳大叫一聲，目光烱烱的望着黃美兒的衣服，近膝處那裏有一塊樹葉，她不由緊張的說：「妳今天出過堡嗎？」

「嗯！」黃美兒不自然的點了一下頭！

「那你……你一定是跟駱大哥見面的女子了！」

「呀，妳莫非是哥哥所提的白美兒？」

「哼！知道就好了。」

「不對，我一定要去見哥哥！」

黃美兒說完衝了出房。

查燕鳳一想：「這還了得。」也跟着追了出去！

* * *

在離查家堡不遠的道上，這時正有十數條黑影疾向查家堡奔來，爲首三人是兩名臉肉橫生的漢子，另一名則是位雙目如鷹隼的老道，其中一個斷了手的大漢向這老者道：「師叔，我們就這樣殺進堡呢，還是投帖拜門呢？」

老道當時說：「不必多此一舉，我們入堡見人就殺！」

「好，兄弟，我們預備；哼！查老賊與駱老賊當年壞我買賣，殺我同夥，後來一齊銷聲匿跡，兩年前，才查得查老賊隱居這處，駱老賊想必在一起，哼！當時師叔雲遊四海，我們不敢妄動，今天當年斷臂之仇可報矣，我們殺進去！」

「慢着！」老者突然說道：「你們看！」

眾人朝老道指處看去，只見有兩條苗條人影，一前一後追逐而去，老道沉吟了一下：「從查家堡出來，不會是甚麼好路數，我們追！」

* * *

還未到駱光達住的小茅屋，駱美娟已大叫「哥哥」，待得駱光達出來時，駱美娟已一把衝到他面前，氣喘喘的說：「哥哥，那白美兒原來便是查賊之女！」

在駱光達目瞪口呆之際，白美兒；不，查燕鳳已衝到他面前，看見駱光達擁着駱美娟；不，黃美兒，小姑娘此一怒非同小可！

「你……你……你……說過不理她的，你……」

「白姑娘，你眞是查龍堡主之女？」

「嗯！」小姑娘點了一下頭，不明白這究竟有甚麼關係。

駱光達臉部抽搐了一下，艱難的說道：「妳……妳走罷！」

「甚麼，你叫我走！你不理我了？」查燕鳳臉色發白，禁不住大叫。

「妳……妳走罷，走啊！」

「你……你好！」查燕鳳氣得眼淚直流，一轉頭便衝了出去，突地，她撞在一個人身上；她還未來得及道歉，此人已連點了她數穴道！

駱家兩兄妹木然望着這眼前十餘大漢，最後，駱光達說：「你們是甚麼人？」

「小子，大爺們正要問你！」

「放了她！」

「哈哈，小子，捨不得了？我偏要摸她一把給你看！」看字還未出口，發言的大漢已滾倒在地，他胸部吃了一刀，看來難以活命，這是駱光達惱他行爲卑劣而施的殺着！

「殺！」又有兩個不知死的大漢衝了上去，到他們退下來時，已是兩具無頭屍首了！

「颯！」的一聲，駱光達還劍入鞘，跟着說道：「怎樣，放是不放？」

「小賊找死！」有二人正想撲上前，老道連忙喝住，露出一臉奸狡的笑容，他問道：「敢問這位小俠與大覺禪師有何關係？」

駱光達心吃一驚，暗想這人好厲害，自己才露「達摩刀法」，此人便瞧出自己與大覺禪師有所關連，其實老道早年被大覺殺破了膽，才一見，便不期然問駱光達與大覺禪師有何關連。

「大覺禪師乃在下恩師。」

「啊！呵，果然名師出高徒，老道與令師亦忝屬至交，敢問老弟台是何人子姪？」

駱光達雖初出江湖，但亦非愚笨之輩，所謂「水火不相容」，恩師焉會和這等獐頭鼠目之輩交結，但他也不點明，只答道：「先父駱華，別號『霹靂刀』！」

此語一出，羣賊動容，兩大漢飛奔而上，獨臂者大呼：「原來是駱老賊之後，與查老賊一夥，殺！」

駱光達一側避過，翻手一刀，獨臂賊剛避過這招，駱光達已刀抵頸前，他大驚之下，抽身想避已是太遲，連忙用餘下一條臂膀來擋，駱光達隨手一揮，他便連這條手臂也卸下了，登時他痛得慘叫連連，這是駱光達惱他語辱亡父，故亦手下不容情，他跟着站定說道：「誰與查老賊一夥，我正要找他報殺父之仇！」

「甚麼？查賊乃汝之殺父仇人？」羣賊不禁嘩然！

老道一邊以眼色阻止其他蠢蠢欲動之羣兇，說道：「然則，大家誤會了，我們亦是找查賊報仇的！何不一起前去，也好呼應。」

「這是你們的事，小生不用你們呼應，快放了她！」

「甚麼？此女乃是查賊之女，豈可放她！」羣兇嘩然。

「冤有頭，債有主，何必多殺無辜！」駱光達凜然地說。

「好的，好的，放了她！」老道望着查燕鳳遠去的身形，心中雖然恨極，但爲了想利用駱光達，只好先放了她！

* * *

駱光達一行人剛踏入堡，「穿雲劍」查龍已站在練武場上，查燕鳳的一片幽怨眼色．使駱光達不敢望她，查龍烱烱的眼神，最後落在他臉上，跟着說道：「光達，你終於來了，死在你手上我沒有怨言，但未死之前，我先要誅鋤了你這班豬朋狗友，『崆峒雙邪』，你們怎麼了？上來罷！」

「慢着，查賊，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我此來只爲取你性命，算你大命，我妹妹始終無法下毒，但，今天，你要死在我刀下了，看刀！」

眼見駱光達來勢洶洶，查龍仗劍相迎，二人就在練武場上大戰起來，二人功力不分上下，但千招以後，年老的查龍終究不是年輕力壯的駱光達的對手，查燕鳳見狀，一聲嬌叱，到底父女情深，便想上前助戰，但爲駱美娟阻止，二人便打了起來，這時老道一個眼色，羣兇四散，便開始入內搶物殺人，查龍見狀，急怒攻心，立時一個滾地葫蘆，準備展出那一招「死而復生」，當他一劍橫削駱光達脚底時，駱光達呆了一下，就在查龍準備飛劍出手，他突然呆了一下：我已用這招殺了二弟，我不能再用這招殺他兒子；就因此一呆，駱光達已洞悉厲害，連忙一個虎跳，乘勢一刀，在查龍左臂開了一條血口，查龍在痛楚中又聽得家丁慘呼，祇好脫手飛劍，只聽得駱光達悶哼一聲，亦被劍擦傷右臂。

這時，「崆峒雙邪」未受傷的一個見有機可乘，便一舉刀欲結果查龍，但未及揮刀，便跌倒地上，背後正插着一把刀——駱家刀，查龍無力的對駱光達點了一下頭表示感激。

駱光達說：「我對不起你，不過這班人並不是我帶來的！」

「哈哈，死期已至，去死吧！」老道一縱身而下，便欲一記「狂風掃落葉」，結果二人性命，但聽「噹」一聲，一名僧人從天而降，大喝道：「崆峒妖道，前次饒你性命，如今還不知悔改，這次饒你不得！」

老道一看竟是大覺禪師，脚也軟了，那裏還有心戀戰，正想逃走，「大覺禪師」禪杖一揮，攻了來，他不得不轉身迎戰，結果在二百餘招後，爲老禪師一杖打死！這時，羣兇正想逃遁，但那裏逃得及，不是死於杖下，便是死於堡丁手下，這時，在練武場上打鬥的只有查燕鳳和駱美娟，她們鬥得好不激烈。

「住手！」一陣聲音傳來，雖非出自武林高手之口，亦自有威嚴，駱美娟這時像觸了電似的，將刀一格，跳出戰圈，撲向來人身上，來的是駱夫人，她嘆了一聲：「唉，事到如今，我不想將眞相告訴你們也不行了！相煩大師爲他們包紮傷口！」

* * *

當所有的人都在書房時（當然，只包括駱氏三母子及查氏父女和大覺禪師），駱夫人沉痛地道出了她當年所見，查龍亦將當年事說出，他沒有說出自己欲殺駱華的動機，不願再招起無謂的風波，駱氏兄妹聽後才如夢初醒，查龍不欲他們過份難堪，便打趣說：「鳳兒，爲父傷勢已無大礙，妳去照顧光達吧！」

查燕鳳臉上一紅，才知自己對駱光達的一番心意已被父親瞧了出來，當下不依道：「才不呢，人家……」

駱光達接口道：「她是我的妹妹駱美娟。」

查燕鳳一喜，非同小可，當下忸怩的走到他跟前。

駱光達又柔聲問：「我該叫妳美兒呢，還是燕鳳啊！」

「我不理你！」小姑娘白了他一眼，說道。

滿屋的人都不禁笑了起來，查龍更打趣道：「哎喲，別那麼兇，不要嚇跑了我的乘龍快婿，因爲我好不容易才在刀口上撿他回來啊！」

說得查燕鳳和駱光達都紅了臉。

（全文完）

上文提要：查玉暗中看到楊文堯將腿上記號畫在紙上，却不懂此舉何意，便召來門下跟踪楊文堯，自己欲去找丁炎山，不料被冷公霄撞上，便決定利用他去牽制楊文堯……丁炎山半夜找來，查玉說出丁氏姐妹被挾持之事，不料丁炎山的回答令他意外，原來他已知道，此際冷公霄突出現，說出跟踪是爲了丁氏姐妹安全，其實三人各懷機心……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談笑風生困梟雄　老謀深算早預防

兩個藍衣少年來到兩人面前，左首少年右手一抖，展開一面黃色三角小旗，道：「奉堡主之令，命我二人前來引接貴客，鄭大叔可請退回。」說着雙手一舉小旗。

那身着古銅色長衫之人，朝小旗抱拳一揖，轉身退去。

冷公霄正待移動，那手執黃旗少年已迅將小旗捲收入袖，躬身笑道：「方才鄭大叔不知是丁谷主、冷谷主和查少堡主，故有得罪處。尚望看在敝堡主份上，多多海涵。」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一聽少年竟知道自己身份，不禁大感詫異。三人正怔之間，那少年又道：「敝堡主已在堡門恭迎三位大駕，小的前面帶路了。」說着，就要轉身走去。

丁炎山拂塵一拂，道：「我們來得如此匆忙，老堡主如何就得了訊息呢？」他江湖經驗老到，心中對楊文堯竟然知道自己三人來楊家堡之事，雖是大爲驚駭，但說話却依然不卑不亢，極有分寸。

那藍衣少年道：「堡主返回金陵，就知三位要來楊家堡，所以三位的起居之處，早就安置妥當。」

三人一聽楊文堯早有準備，心中都不由一震，久知楊文堯心工計謀，武林中人對他譽爲「神算子」，自非虛名，而楊家堡更被江湖中人視爲怪堡魔府，等閒之輩，絕不敢冒昧來此。

這時聽少年一說，也不知楊文堯在暗中存了何心，佈下了甚麼陷阱，是以三人略一猶豫。但是這三人都是極負盛名之人，尤其三人面對面，誰也不甘自認心有怯意，略一猶豫，立時便又恢復平靜。

查玉最是刁滑，反正自己業已抱定身入虎穴之心，何不索性擺出大方的氣派。轉臉側讓一步，對丁炎山、冷公霄道：「兩位是武林前輩，請前行一步。」他這句話聽來似極有禮貌，但骨子裏却十分陰險。

丁炎山、冷公霄被查玉拿話一扣，祇得對藍衣少年道：「既是如此，就請二位帶路。」

那藍衣少年躬身說道：「堡主有命，說敝堡處處設有埋伏，要小的上陳三位，入堡之時，千萬看準小的所走路線，以防不測……」這幾句話說得雖然甚是恭敬，但內中實含輕視之意。

查玉冷笑一聲道：「你祇管前行帶路，既然來了，難道還不知道你們楊家堡的威名麼？」

那藍衣少年也不生氣，祇微微一笑，道：「這是老堡主好意，特叫小的轉陳三位，毫無別的用心。」說罷探手取出一支冲天流星的信號，用手一引，「刺啦啦」一

響，帶着一條火花，直冲雲霄，向堡內方向飛去。

三人抬頭着那冲天流星破空飛去，尾端火花歷久不散，宛似長天霞虹，心中不由暗讚楊家堡做物之精妙。

那藍衣少年肅立片刻，方道：「三位旅途勞頓，趕快請入堡內奉茶，小的前頭帶路了。」說完話，又躬身一禮，轉身向前走去。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三人也不打話，魚貫隨着那藍衣少年走去，另一藍衣少年則跟在查玉之後。

楊家堡在江湖中，被武林中人視爲怪堡魔府，極少有人來過此間，這時冷公霄三人，心中尚不知此來如何了斷，是以一路行來，對所經之處的一切花木佈設，道路的分佈，都暗中留意。

這片楓林雖不太廣，但却因此林乃是楊文堯數代苦心經營，是以行走其間，有如進入萬里蠻荒，眼花撩亂，不辨方位。

三人方才走進楓林，祇是亂衝亂撞，這時隨在藍衣少年身後，祇見他每走三棵樹，斜岔一步，丁炎山三人心知是樹陣的行走之法，祇得亦步亦趨，默記心頭。

不過一盞熱茶工夫，已走出楓樹林，林外就設有二座哨堡，三人偷眼一望，也不見有人，但那藍衣少年停步，展開三角小黃旗，在半空左右一旋，然後才舉步前行。

又走了約莫一里路的光景，突然一陣花香襲人，放眼搜望，前面是黃金白銀紅脂般的一片花海。

眨眼已進入花海之中，這黃金白銀花朵，乃是奇種的金銀桂，那紅脂般的花朵，則是鐵梗海棠。三人一見這片花海，心中暗道：難道這花團錦簇，也是你楊家堡的機關不成？

這片花海少說也有一里方圓，走完花海，眼前奇景突現。原來沿着花海邊緣，一排圍列十二道木柵。

十二道木柵高約二丈，形式、材料，完全一模一樣，木柵上端，橫釘着枝樹綴成的五個大字：金陵楊家堡。

三人瞧了瞧這十二道木柵，心中一陣納悶，不知這一模一樣的木柵到底有何作用，到底該從哪一道木柵進去？

正在納悶之際，那領路的少年轉身笑道：「這十二道木柵，乃是依十二天干所造，看似一樣，其實方位大不相同，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條路的佈置也各不相同，祇有兩條可達內堡，如若是不知實情之人，冒失探堡，必然凶多吉少……」說罷領着三人返身重入花海，東閃西竄的走了幾步，猛的長身一躍，朗聲喝道：「三位脚下留神，請隨小的入堡。」

丁炎山三人被藍衣少年再度領入花海，走得頭暈眼花，這時被那少年突然一喝，竟都不由自主的隨那少年一起長身躍入一道木柵之內。

三人脚落實地，再四下辨認從哪一道木柵入內，眼前却是藤蘿迷障，哪裏還能辨認得出來？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三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不由暗道一聲慚愧，自己行走江湖，不知見過多少陣仗，却想不到今天竟被這個藍衣少年所賺。

那原隨在查玉之後的藍衣少年，這時借一躍之勢，已經躍到前面，跟一個藍衣少年並肩站立，二人回頭看了看三人，也不言語，舉步向前走去。

丁炎山三人這時已然深入楊家堡，自然不可能半途折回，是以也跨步隨後跟去。

走了一陣，祇見前面疏落的樹梢頂上，一柱刁斗，高插半空，刁斗之上，一面繡着「楊家堡」三個大字的長旗，隨風飄展。樹隙中，已看到碧瓦紅柱的屋宇。

那藍衣少年緩步而行，用手一指，道：「前面便是咱們楊家堡了。」

又走了約三四里的光景，才到護堡外門，那藍衣少年略展三角小旗，便順利過去。

走完一條青石板鋪的道路，才算正式進了楊家堡，那藍衣少年向各門各卡之人點頭示意，來到一座月拱門之前，那少年回身對三人道：「堡主現在後面，請三位稍候。」

三人心裏暗道：楊文堯呀，楊文堯，你既知道我們來了，却又拿出這等大的架子，眞是可惡之極。

那少年一按門上機紐，不一會工夫，重門開啟，也走出了四個藍衣少年，每人手按着一柄黑蛇劍鞘的長劍，幾人說了一陣，那藍衣少年轉身，回道：「老堡主現在花軒迎候幾位。」一說完對那四個少年微一示禮，便向內走去。

穿過一條甬道，到了一處鏤空花牆外邊，向裏低聲說道：「鬼王谷的丁谷主、千毒谷的冷谷主、查家堡查少堡主來了。」說完話，恭恭敬敬的退步後轉，逕自退了出去。

這時一陣脂粉香氣迎面送來，由花牆的圓門後面，姍姍的走出四個十七八歲的嬌美女婢，來到三人跟前，福了一福道：「堡主來迎……」

嬌聲未息，裏面一陣長笑，走出楊家堡的主人，「神算子」楊文堯。

楊文堯一見三人，抱拳笑道

：「難得，難得，你們三位竟能聯袂同來，眞使荒堡增輝不少……」

丁炎山三人都微笑應付，暗中却在留意四下環境。

楊文堯笑道：「三位不遠千里而來，路上定是辛苦，快請入花軒小歇。」說着抱拳肅客。

幾人進入花軒，這花軒三面臨水，一面依竹，這時水面尚有些許殘荷、漂浮粒粒湖菱，三數隻白鵝悠悠地漫游池中。

楊文堯奉茶之後，淡淡說道：「一谷、三堡武林齊名，不知我這楊家堡在三位眼中還成材否？」他言詞之中，甚是自得。

冷公霄道：「楊兄胸羅萬有，貴堡的佈設，可算得冠絕當今，二谷三堡雖然齊名，但哪能與楊家堡相比？」

楊文堯道：「好說，好說。」

丁炎山淡淡笑道：「咱們鬼王谷，不過是綠林草莽，哪能與楊家堡楊兄這風雅林園並論。」

楊文堯乾笑一聲，道：「丁兄過獎了，當今之世，誰不知鬼王谷的大名，據兄弟所聞，鬼王谷的佈設堪稱奇絕無比，據說進得鬼王谷，絕無法看得一間房屋，這等空前未見的佈置，我小小這楊家堡如何敢與之相比……」

丁炎山心中雖甚受用，但臉上却無一點表情，道：「那不過是仗着一點地利，也算不得甚麼，還是楊家堡才是楊兄的眞才實學。」

楊文堯笑了笑，又道：「千毒、鬼王二谷名震遐邇，鬼王谷以奇詭勝，而冷兄的千毒谷却竟能將天下宇內的奇毒蟲蛇，搜羅無遺，集千毒於一谷，令人聞名而悚，也可說前無既有，後無來者了。」

冷公霄正想說話，楊文堯未待他開口，又把臉轉向查玉，道：「冀北查家堡在武林之中，也是威名赫赫，尤其令尊學究天人，胸羅古今，眞是當今第一人……」

查玉還沒有來得及謙讓，楊文堯又道：「我楊家堡，雖然依仗着一點點微末小技，加以佈置，但與查老堡主那種五行奇門的詭譎變幻，令人難測玄奧的大手筆相比，那可就是小巫之見大巫了，今天三位却如此自謙，硬朝兄弟臉上貼金，倒眞令兄弟慚愧。」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齊聲道：「楊老堡主也太過謙虛了，外間傳說，不過是以訛傳訛，浪得虛名罷了，哪裏能比得上楊家堡的風光，適才我們已是領教過了，實在是鬼斧神工，令人拜服。」

楊文堯呵呵大笑，道：「兄弟對你們貴處，早已心慕甚久，祇是疏懶成性，很少在外走動，不過有生之年，我楊文堯總想到幾位那裏瞻仰一番，那才算不虛此生……」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冷公霄低頭默默想道：咱們來你這楊家堡，又豈是來和你談這等無關緊要之事？他心裏雖是這般想法，自己却不願意出頭，轉臉對丁炎山瞧了一眼，說道：「咱們二谷三堡，如今丁兄的鬼王谷，眞是鼎盛昌隆，尤其他那一雙賢姪女，人稱雲夢二嬌……」

冷公霄口中稱讚雲夢二嬌，實際他乃是借這冠冕堂皇的話，來挑逗丁炎山，使他記起丁玲、丁鳳被楊文堯擄來楊家堡之事。

他這一着果然收效，丁炎山聽了臉色鐵青，道：「楊堡主，我……」

楊文堯一見冷公霄暗中挑撥丁炎山，丁炎山這一開口，必然說不出甚麼好話，是以，他連忙起身離座，道：「對了，你們三位同時光臨敝堡，也可算得江湖盛會，現在正是江南秋深，小池裏還留得半池殘荷，對此情景，豈可無酒。」說到此處，捋髯呼道：「來人……」

坐在軒外花廊上的四個嬌婢聞聲走來，楊文堯道：「你們傳話出去，要他們挑選四十盆名菊，送到內軒來，再叫人開兩罈百年封陳的紹興酒來。」說着又回過頭來對丁炎山等，道：「三位來得正是時候，金陵秋蟹正肥，我要他們挑上好的送來，咱們持蟹把酒賞菊，忙中且偷半日閒……」說完，哈哈大笑。

不一會，花、酒、蟹齊齊送到，四個嬌婢在一旁伺候。

楊文堯舉杯道：「今日之會，甚是難得，咱們不醉不休……」

幾人酒過三巡，冷公霄心中道：楊文堯倒眞的不是易與之人，他見一提丁玲、丁鳳，立即把話引開。他這時却一味勸酒，準是沒安甚麼好心，你怕提，咱就是非提不可，不然，又何必這等辛苦來到你楊家堡呢？

他心念一動，乾咳了一聲，說道：「楊兄眞不愧是江南人物，看你此處這等佈置，實在風雅得很，在平時一家人閒坐此處，那種人間天倫樂趣，眞是神仙不如，怪不得楊兄很少在江湖間走動。」他說到「天倫樂趣」之時，聲音說得特別響亮，眼睛也瞟着丁炎山。

楊文堯哪有看不懂的道理，心中暗罵道：好一個老奸巨猾的冷老二，你怎的如此跟我過不去，好，這筆賬，咱們往後慢慢的再算吧。他瞧了冷公霄一眼，忙接着道：「冷兄說的怕有點過份了，兄弟哪裏配稱甚麼風雅，甚麼神仙，祇不過近年已無在江湖稱雄爭利之心，株守舊地，落個『安靜』二字罷了。」

丁炎山看了他一眼，楊文堯不等他開口，舉杯道：「兄弟有句放肆的話，我這裏先飲乾這杯酒，聊以謝罪，然後再說。」說罷仰頸一飲而盡。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看他說得煞有其事，也欠身道：「老堡主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楊文堯神秘的笑了笑，道：「這幾年來，我覺得人生苦短，所以懂得及時行樂的妙處，現下聘養有幾個伶俐姣好的歌妓，暇時便以此自娛。今日三位，可算得楊家堡的嘉賓，待我把她們召來，演唱片刻，以助酒興如何？」

他雖這般說法，也沒有等幾人回話，便附耳與那嬌婢說了幾句，那嬌婢含笑而去。

那嬌婢去後不久，隔湖對岸，竹林裏隱隱傳過來一片絲竹細音。

楊文堯緩步走到臨水的雲頭石欄旁邊，一捲衣袖，施勁一按，兩個石欄應手沉陷下去，軒中地下，響起了一陣軋軋之聲。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聞聲一驚，臉色一整，也都躍身到楊文堯立身之處。

一片響動之中，由軒下地底之中，徐徐伸展出朱欄翠板，向對岸軋軋送去。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那軋軋之聲倏然停歇，那一排排的朱欄翠板，竟曲曲彎彎的架搭起了一道九曲畫橋。

楊文堯轉臉對三人洋洋得意的一笑。

丁炎山等心中正在驚嘆之際，陡覺眼前一花，對面翠竹林中，已浮出幾朵彩雲，冉冉向畫橋移來，幾人再定眼一看，那朵朵彩雲正是身着彩衣錦帶的妙齡少女，但見她們步如凌波，嬝嬝歌舞而來。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雖然走南到北，跑過不少地方，幾曾見過這等如幻如夢的畫境，都不禁看呆在當地。

這羣彩衣少女微綻櫻口，順着九曲畫橋，倩歌而來，到了畫橋中央之時，一齊舞動彩袖，裙帶飄曳，再襯以翠竹林中，遙送過來的細樂之聲，看的人眞如身入仙境一般。

楊文堯瞧了三人一眼，捋髯笑道：「兄弟這點東西，幾位不嫌粗陋吧？」

他這兩句話，丁炎山三人竟如同未聞一般。

楊文堯見三人這等神色，不由得哈哈大笑，笑得三人同時驚覺。

丁炎山轉臉訕訕一笑，道：「楊兄可是跟我們說話？」

楊文堯笑道：「這種俚歌俗曲，不知還悅耳否？」

丁炎山道：「楊兄這等場面，眞是已窮聲色之極了……」

冷公霄道：「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二人話還未完，楊文堯伸手向水源遠處一指，道：「三位請看。」

三人放眼朝前一看，祇見一位仙子，身穿淺玫嫩紅緞裳羅裙，緞裳上鑲綉着滾金花邊，踏着綠綠碧波而來。

丁炎山三人凝神細瞧，這凌波而來的少女，並非仗着「凌空虛渡」的輕身功夫，原來她腳下踏着一片有桌面大小的金色荷瓣。這荷瓣逐波來到畫橋之下，水底陡然噴出如煙如霧般彩色氤氳，彷彿蒙上一層薄紗，而那金色荷瓣，這時竟冉冉上升，把那少女直托到畫橋邊沿。

曲橋上的十二個少女，如衆星拱月般的將那少女奉迎到橋上，圍在中間，那十二個少女繞着她四週，如蝴蝶穿花似的倩歌曼舞起來。

丁炎山、冷公霄都是不喜女色的豪傑之客，這時看了，也不禁怡然動容。

丁炎山點頭讚道：「這姑娘可算得上是廣寒仙子下世了。」

楊文堯笑道：「她的色藝原是名動秦淮，不知多少走馬王孫想一親芳澤。」說到這裏，呵呵朗笑，接道：「不過却被兄弟量珠聘得，這也是兄弟足以自豪之事……」

冷公霄看了一陣，不由悚然一驚，暗道：這楊文堯敢情是要用這等淫泆的聲色，來困禁我等不成？他原是最多猜疑之人，心念一動，立時警覺，趕快將眼光收回，暗暗打算了片刻。用手拍了拍丁炎山道：「丁老三，你覺得這位姑娘怎麼樣？」

丁炎山不知他問此話究竟是何用心，不覺臉上微微一熱，訕訕地答道：「論姿色，可算得上瑤台仙子，實是我丁老三生平罕見……」

冷公霄忽然臉色一沉，道：「丁兄此話說錯了。」

丁炎山奇道：「兄弟又怎麼說錯了呢？」

冷公霄展顏笑道：「你那兩位令姪女才是人間仙品，她哪裏能與雲夢二嬌相比呢？」

楊文堯一聽冷公霄又提出雲夢二嬌，連忙支吾道：「既承蒙三位等相誇，待兄弟叫她來把杯敬幾盅如何？」

說着話，舉手一招，那身着玫紅彩裳的少女應手舉步登橋，蓮步細碎，姍姍而來，片刻之間，已入花軒，直到幾人席前，半屈柳腰，嬌聲說道：「堡主相召小婢，不知有何吩咐？」

楊文堯捋髯微笑，道：「眼下幾位，都是武林上久負盛名的高手，老夫知己之交，你要好好的勸他們多吃幾杯，不要慢待嘉賓。」

那玫紅彩裳少女羅袖微拂，嬝

媽站起身子，嬌聲說道：「婢子遵命。」緩步直向查玉走去。

幾人之中，查玉年紀最輕，人又生得玉樹臨風一般，那玫紅彩裳少女自被楊文堯量珠聘接到楊家堡之後，一直如關在金絲籠中鳥兒一般，平日難得和其他男人見面。

要知楊文堯平日立規甚嚴，這些歌姬居住之處，雖是三尺之童，在未得堡主允准，也不能擅入一步，今日陡然見得這樣一個俊美少年，不自覺的芳心怦然震動，是以一舉步，就向查玉走了過去。

但見她舉起纖纖玉手，挽起桌上酒壺，替查玉斟滿了酒杯，道：「公子如不嫌棄小婢，先請飲盡此杯。」

查玉雖然正值二十左右的風流之年，但他自負甚高，平常的女人根本不放在他的眼下，此女遠看雖然美艷絕倫，但近前之後，仔細一瞧，立時可見那樣艷麗如畫的玉人，大部是借重脂粉化粧。

查玉眼高於頂，審美之念，才貌並重，此人雖然嬌如春花，但却缺少那種高貴的氣質，看來俗不可耐，當下正襟危坐的端起桌上酒杯，冷冷說道：「不敢，不敢。」舉杯就唇，一飲而盡。

那玫紅彩裳少女似是尚未看出查玉冷漠神情，嫣然一笑，道：「多謝公子賞臉。」

查玉目不轉動的冷然道：「好說，好說！」

那玫紅彩裳少女，嬌媚一笑，道：「公子請稍待片刻，小婢稍待再來奉酒。」姍移蓮步，直向「索魂羽士」丁炎山走了過去，玉手挽壺，又替丁炎山斟了一杯，說道：「這位爺請盡此杯！」

丁炎山微微一笑，目注楊文堯說道：「楊兄好大的排場，丁老三生平之中，就沒有享過這等艷福，今日頗有受寵若驚感。」說完，哈哈大笑不止，笑聲直冲霄漢，震得花軒上朱簾爲之搖動。

那玫紅彩裳少女雙耳被丁炎山大笑之聲震得嗡嗡作響，如聞雷鳴，片刻間，花容失色，直是抖顫不停。

楊文堯若有所悟，冷笑一聲，道：「兄弟這花軒建築不牢，丁兄要是笑場這處花軒，祇怕咱們都不方便。」話中隱隱含着警告之意。

丁炎山收住笑聲，回頭望着那玫紅彩裳少女說道：「這等如花似玉的姑娘，給我斟上一杯，別說是酒，就是毒藥，丁老三也得把它喝入肚裏。」舉杯就唇，一口喝完。

楊文堯待丁炎山放下酒杯，一捋銀髯笑道：「丁兄弟豪氣干雲，眞是英雄本色，祇是兄弟這楊家堡祇有待客的美酒，却沒有害人的毒藥，這個丁兄祇管放心。」說着一陣哈哈朗笑。

丁炎山笑道：「丁老三嘴饞貪杯，倒教楊兄見笑了……」他嘴上這樣說，心裏却罵道：你少在丁老三面前耍花樣，管你是美酒，還是毒藥，我總不吃你這一套。

丁炎山的爲人特別的陰沉，是以在那玫紅彩裳少女敬酒之時，他便藉故放聲大笑，他這等縱聲大笑並不當眞的迷於這少女的艷美，而是他想藉這笑聲，能使丁玲、丁鳳姐妹二人知道自己來到楊家堡，同時他很懷疑自己與徐元平力拚之後，內傷究竟有無妨礙，這才暗運功力，縱聲大笑。

那杯酒雖然是接過來一飲而盡，但他乃老謀深算之人，平素知道楊文堯不是好相與之輩，哪裏敢貿然的把酒嚥下去，暗聚內家眞力，把酒逼凝在一邊。

那玫紅彩裳少女，斟完丁炎山的酒之後，又輕移蓮步走到冷公霄面前，淺淺一笑，才提玉壺，滿滿斟了一盅，含笑說道：「這位爺乃是我們堡主的貴客，請乾此杯……」

冷公霄的爲人更是奸猾，他用目光瞟了丁炎山和查玉一眼，才抬眼望着那玫紅彩裳少女，乾咳一聲道：「我冷老二素來是點酒不沾，多謝姑娘美意了……」說罷勉强又乾笑了兩聲。

那玫紅彩裳少女放下玉壺，雙手捧起玉杯，低眉含顰的道：「爺今是客，務請乾了此杯……」

冷公霄還是一臉冷漠，淡然說道：「我生平從不吃酒，姑娘不必費心了。」

那少女手捧着玉杯，臉上泛上一層紅霞，轉臉向楊文堯瞧去。

楊文堯却正凝神的望着九曲畫橋之上，對她這舉動竟似未見一般。

那少女又轉臉勸了冷公霄一番，冷公霄依然不飲，弄得那少女僵立席前。

過了片刻工夫，楊文堯才緩緩轉過身來，朝冷公霄和那少女望了一眼，道：「怎麼，冷兄竟不吃這盅酒麼？」

那少女捧着玉杯，訕訕地道：「這位爺說生平不吃酒，所以不曾賞臉。」

楊文堯道：「你就不會婉言勸敬麼？」

那少女低着頭，低聲的答道：「小婢已勸請過幾次了……」

楊文堯望了冷公霄一眼，冷冷的道：「那麼你過來吧……」

那少女依言放下酒杯，姍姍的移向楊文堯走去。

楊文堯陰陰笑了一聲，道：「你當眞勸了麼？」

那玫紅彩裳少女又輕移了一

步，楚楚的倚立在楊文堯席前，緩緩點頭道：「小婢已勸……」

楊文堯未待她說完，冷哼一聲，道：「沒用的東西……」

那少女抬起令人憐惜的眼光，還想解說，楊文堯右掌已出，輕輕在她背上一拍，但聽「哇」的一聲，那少女噴出一口鮮血，彩裳飛閃，宛如落霞沉山一般，飛墜水塘之內。

楊文堯驟然出掌，擊斃玫紅彩衣少女，此舉實大出三人意料之外，任丁炎山三人江湖閱歷如何深廣，也不禁看得臉色陡變，心中驚駭不已。

楊文堯又輕擊了一下手掌，向橋上喚道：「玉荷過來。」

那叫玉荷的少女無可奈何的拖移蓮步，走了過去，但冷公霄依然未喝。

待那少女向楊文堯回話時，楊文堯已一翻掌，「啪」的一聲，正擊中她的頭骨，祇見秀髮披亂，人已跌入水池。

楊文堯擊斃玉荷之後，高聲喊道：「玉菊過來，向冷谷主敬酒。」

橋上施施走過來一個身穿菊黃彩衣，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她到來軒中，已是淚掛香腮，走到冷公霄跟前，手捧酒杯，一言不發，睜着一雙淚光濡濡的大眼，雙手輕抖的望着冷公霄，眼中充滿驚怖、哀悽的神色。

冷公霄也望了她一眼，心中陡然一寒，甚是不忍，唉了一聲，接過酒杯，一飲而盡。

楊文堯仰起臉來，哈哈一笑，道：「冷兄生平酒不沾唇，這等破例賞臉，實叫兄弟感到榮幸。」

冷公霄道：「江湖之上，都說我們千毒谷中人人心狠手辣，今日一見楊兄連斃兩位歌姬的手段，實叫兄弟汗顏，冷老二這二毒之名，算是白被人叫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好說，冷兄可算賞兄弟的臉……」

冷公霄臉色一變，霍然起身，怒道：「冷老二殺人放火，無惡不作，足以誇耀同儕者，就是生平之中不近女色，不負信諾。」

楊文堯對冷公霄發怒之情，視若無睹，微笑依然，舉手一招，說道：「玉菊，你過來！」

那菊黃彩衣少女一見楊文堯舉手相招，早已嚇得臉無人色，勉力舉步走到楊文堯身前之時，全身已顫抖得站立不穩。

楊文堯探手從懷中摸出一顆龍眼大小的明珠，交給那菊黃彩衣少女手中，笑道：「老夫素來賞罰嚴明，違命必死，有功立賞，你能勸得冷二谷主飲下一杯藥酒，實是大不容易之事，這顆明珠賞賜於你，以獎勸酒之功。」

那菊黃彩衣少女接過明珠，愁顏頓展，躬身拜伏地上，嬌聲說道：「多謝堡主恩賜。」

楊文堯揮手笑道：「現在已用你們不着，快給我退下去吧！」

那菊黃彩衣少女如得大赦一般，盈盈站起嬌軀，轉身奔上那九曲畫橋。

楊文堯站起身來，緩步走近石欄，伸手一拂，登時一陣軋軋之聲，那九曲橋緩緩向對面移去，隱入那翠竹林中不見。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等正看得神凝目呆之際，楊文堯突然轉過身來，望着三人微微一笑，道：「三位適才飲下之酒，乃兄弟費盡苦心調製而成的藥酒，無色、無味，但却劇毒無比。」

冷公霄冷笑一聲，站了起來，說道：「楊兄雖然費盡了機心，可惜白送了兩條歌姬的性命……」說着話，雙肩一晃，突然凌空而起，落到那石欄旁邊，一張口，但見一道酒泉，衝口而出，直向荷花池中射去。

楊文堯突然舉手一拂，一股暗勁，直向那酒泉撞去。

那一股酒泉吃楊文堯拂袖一撞之勢向側偏去，酒落在荷花池旁邊一叢花樹之上。

丁炎山暗中一提眞氣，取過一個酒杯，一張口，把逼在胸中的藥酒，重又吐在酒杯之中，剛好滿滿一杯，暗中舒一口氣，忖道：我把嚥入胸中之酒，全都逼了出來，酒中雖有劇毒，却也難以傷得我，登時心中一暢。

祇有查玉暗暗叫苦，忖道：這兩個老奸巨猾之人，早已知道楊文堯酒中下了毒藥，但却不肯暗中示意於我，如今他們都把藥酒逼出，祇有我一人嚥入腹中……

冷公霄暗中提聚眞氣，目注楊文堯，微聲一笑道：「楊兄智者千慮，却有一失，你這花軒中雖有重重機關埋伏，而且又以掌斃歌姬的殘酷手段，迫我們飲下藥酒，却未想到丁老三、冷老二，都暗中作了準備，兄弟自信把飲入腹中的藥酒，全部逼了出來，丁老三比兄弟更是精明，原酒奉還了楊兄一個滿杯，想來他腹中藥酒，也已逼出得點滴不剩，楊兄一番苦心，也許祇毒害了一個查玉，這筆賬自有查子清找你討還，和我們這鬼王、千毒二谷無關……」

他微微一頓後，接道：「這且不說他，單以眼下情勢而論，楊兄也是算有遺策，這花軒不過數丈方圓，四個人，有三個和楊兄誓不兩立，兄弟也許不是楊兄敵手，但如加上丁老三和查玉，情勢又自不同，楊兄估量估量，可有以一勝三的把握麼？」

楊文堯並不立時答話，先打量一下花軒中的敵我形勢，祇見丁炎山、查玉、冷公霄各守一個方位，已成了合圍之勢，當下捋髯大笑，道：「別說三位已飲了我楊文堯秘製的絕毒藥酒，縱然三位未曾飲過毒藥，兄弟還能擋得住三位聯手之力，三位如若不信，但請出手就是。」

丁炎山陡然向前欺進兩步，逼到楊文堯身外三尺遠處，冷冷說道：「楊兄豪氣實叫兄弟佩服，丁老三最是不知死活，願先和楊兄力拚十招試試，不過……」倏而住口不言。

楊文堯道：「丁兄有興，莫說十招，就是一千招一萬招，兄弟也要奉陪，不過甚麼？先請把話說明，生死之事，也不急在一時。」

丁炎山道：「我那兩位姪女被楊兄擄來楊家堡，不知現在何處？」他剛才那一陣放聲狂笑，暗試眞氣，已知身體復元，膽氣壯了很多。

楊文堯道：「丁兄問話實在高明，兩位賢姪女現在敝堡後宅，我已責承內人小心看顧，丁兄祇管放心。」

丁炎山拂塵一甩，道：「楊兄以堂堂堡主之尊，擄迫兩個晚輩到你楊家堡來，不知用心何在？」

楊文堯道：「兩位賢姪女在兄弟堡中一事，千眞萬確，『擄迫』兩字，實愧不敢當，如若丁兄認爲別有用心，這就叫兄弟難以答覆了。」

丁炎山怒道：「不論是擄迫，還是哄騙，這等作爲，未免太過欺人。」拂塵一抖，劈頭打去。

楊文堯抱袖一拂，劈出一股潛力，架開拂塵，笑道：「丁兄如果眞要動手，最好抽出背上兵刃。」

丁炎山道：「那倒不必！」拂塵一揮，横腰掃去。

楊文堯大聲喝道：「丁兄遠來是客，兄弟禮讓三招。」身子一轉，横向旁側躍去。

冷公霄「呼」的劈出一掌，道：「比武動手，講求眞功實學，楊兄最好少耍花招。」

楊文堯身懸半空，猛揮右掌，硬接了冷公霄一記掌風，身子藉勢飄起，懸空一轉，已出花軒，但聞花軒四周一陣隆隆巨響，陡然由軒沿四週，疾落下一面金網。

原來楊文堯閃避丁炎山拂塵襲擊之時，已把機關發動，算準了時間，借着和丁炎山、冷公霄動手的機會，躍出花軒。

但見他身懸半空，猛一旋身，落在一片荷葉之上，拂髯笑道：「三位請在花軒中住幾日吧！兄弟那花軒，外面看來雖不起眼，但裏面埋伏機關甚多，三位如能安安份份在軒中休息幾日，兄弟自會派人按時送上酒菜，絕不會虧待嘉賓，如若妄圖破那金網，觸動了甚麼機關，可別怪兄弟事先沒有說明。」

但見那花軒和楊文堯距離漸遠，瞬息已到數丈開外。

不知何時，那花軒已自行由岸邊向荷池之中移動。

冷公霄伸手一觸那落下的金網，但覺柔中帶硬，也不知何物作成。

這三人都是久歷江湖之人，身陷危險，反而都變得十分沉着。

六隻眼睛，一齊盯在楊文堯身上。

楊文堯說完之後，縱身而起，躍登上岸，轉眼間隱入花叢之中不見。

冷公霄緩緩退到席位旁邊坐下，笑道：「楊文堯把咱們困到這花軒之中，不知用心何在？要說他眞敢存心加害咱們，量他憑仗楊家堡這點基業，還不敢樹立二谷再加一個查家堡這等强敵。」

丁炎山繞軒走了一周，說道：「『神算子』楊文堯之名倒非虛傳，這花軒已移到荷池之中，丁老三還是看不出一點門道。」

查玉心中暗暗忖道：他們兩人都把吞入腹中藥酒逼了出來，縱然在花軒中困上幾日，也不致有甚麼危險，我却不能陪他們守在此地，靜待藥酒發作而死，怎生想個法子，逃出此軒才好。

* * *

按下三人被困荷池花軒之中，再說偃師郊外，那荒涼的莊院之中，一所精緻的廂房裏，高燒着四支紅燭，照得滿室通明。

「神州一君」易天行靜靜的站在一角，臉上微帶笑意，看着那紫衣少女。

忽見她放下掩口羅袖，整了整頭上珠飾，星目流轉，打量了室中的景物，突然綻唇微微一笑。

這一笑和適才那等羅袖掩口的大笑，截然不同，祇見她嬌艷絕倫的粉臉之上，隨着那笑容幻化出千嬌百媚，祇看得室中所有之人，個個目凝神呆。

正當室中所有之人，都爲她那動人魂魄的笑容引得如醉如癡之時，忽聽徐元平「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那紫衣少女星目微轉，望了徐元平一眼，臉上笑容突斂，緩步直向徐元平走了過去，冷笑一聲，道：「你怎不神氣啦？」

徐元平剛由重傷之下醒過來，氣血還未穩住，「神丐」宗濤却動手去搶奪上官婉倩服用的藥丸，未能及時扶他走動，徐元平站立不牢，摔了一跤，以致尚未穩住氣血，左胸中翻騰起來，他勉强用力壓制，

仍是壓制不住，終於吐出一口血來。

他擧起衣袖，拂拭一下嘴角間的血跡，雙手撐在地上，掙扎着站了起來，目光緩緩轉動，掃掠全室一周，抱拳對「神丐」宗濤一禮，說道：「晚輩多承施救，此情此恩，留待日後補報。」搖搖擺擺，直向室外走去。

他這等倔强的性格，使全場高手都爲之怦然動容，齊齊把目光投注在他的身上。

要知眼下之人，無一不是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都已看出他沉重的傷勢，如果不及時調息，祇怕凶多吉少。

「神丐」宗濤一張嘴，欲言又止，順手取過背上的大紅葫蘆，咕咕嘟嘟，連喝了三大口酒。

那紫衣少女移動蓮步，嬌軀向後退了二尺，讓開一條去路。

上官婉倩扶着父親的肩膀，繞到父親身前，冷冷說道：「站住！你要到哪裏去？」

徐元平聽得喝問之言，不自禁轉頭望去。

他全身餘力都用來支持身體走路，這猛一轉頭，身子重心頓失，脚下站立不穩，疾向一側倒去。

但見「神州一君」右脚一抬，突然向前欺進三尺，伸手把他倒摔的身子扶住。

徐元平目光仍然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身上，喘一口氣，說道：「我到哪裏去，你能管得着麼？」

上官婉倩道：「哼，誰要管你了……」她微一停頓後，又說道：「但咱們打架之事，還沒有分出勝敗，你跑了，我到哪裏找你？」

徐元平微一沉吟，豪壯的說道：「我要死了，咱們自是不用再比啦！如果我還活着，自然會找你打個勝敗出來。」

上官婉倩說道：「好吧！你的傷要是好了，可以到甘南上官堡去找我，祇要得不到你的死訊，我會永遠……」

忽然覺得話中有了語病，倏然住口。

徐元平擧起手來，伸出三個指頭，道：「三年吧！如果我三年還沒有去，那我就是死了！」

上官婉倩忽的嘆息一聲，黯然說道：「你如眞的死了，我這一生之中，祇怕再難找到像你這樣的敵手了。唉，那實在可惜得很。」

她自藝滿離師之後，縱横西北武林道上，從未遇到一次敵手，今宵和徐元平一番苦戰，雖然打得兩敗俱傷，想他如一旦眞的死去，茫茫人間，哪裏還能找到像他這般武功之人，妙齡少女童心未脫，如何能控制得住心中感慨之事，幾句感嘆之言，倒是由衷而發。

上官嵩雖知女兒武功得自一位蓋代奇人傳授，功力、手法，均較自己高出很多，但此刻情勢不同，祇怕她這幾句狂傲之言引起痲煩，趕忙接口說道：「你胡說八道些甚麼？今夜若不是易老前輩仗義施救，你還能活得了麼？」

易天行道：「上官兄言重了，如果不是令嬡身具上乘內功，兄弟縱然伸手，祇怕也無能救得。」

徐元平聽得易天行說話之聲，突然轉過身來，掙脫被挾手臂，直向門口衝去，扶住門框回過頭來，說道：「易天行，我傷勢如果能夠療治復元，第一個要殺的人，你知道是誰嗎？」

易天行輕輕的一拂胸前長髯，淡淡的笑道：「看來小兄弟的仇人似是很多，要殺哪個，實叫人難以想到。」

徐元平雙目圓睜，大聲說道：「是你！」

易天行微微一笑，答非所問的說道：「你傷勢十分嚴重，不管要殺哪個，都是以後的事，眼下首要之事，還是好好的養息內傷。」

那紫衣少女忽然緩步走了過來，星目流盼，儀態萬千，側臉兒望着徐元平柔聲說道：「擧世間沒有人能醫治好你的傷勢了，你將失去所有的武功，像一個普通的人一樣……」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朱鳳說了有人假扮風小月，迫她寫了十多封信，後來如何逃出墮崖毀容的經過。風小月無意間發現星星的行踪詭秘，好奇進谷勘察，險中強弩之箭，却看不到石屋中有人，反倒引起對方的警惕，派人通知星星——三小姐留心，小燕與星星的對話被風小月聽到，知道他們的頭頭是「老鷹」。星星的大師兄欲强姦她，被風小月碰到……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大喊救命解危機　功虧一簣敵逃去

一急之下，居然讓他想到一個辦法，登時大聲呼叫：「救命！救命！」

他高聲大嚷，果然很快便驚醒店小二，連忙提燈來拍門：「客官有甚麼事？」

「快推門進來，慢則無命，踢破門，少爺會賠錢給你。」風小月裝出一副焦急莫名之狀。

星星則叫道：「你敢進來，姑奶奶便不放過你。」

店小二一聽，那女的口氣强蠻，分明是强盜的口脗，他雖然害怕，却高聲呼叫！又有幾位旅客聞訊趕來，正所謂人多膽壯，一齊將門撞開，提燈一望，不由儍住了：「兩位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女子要殺我，你們將她搬開，再用繩綁緊。」風小月尚未衝開穴道，急得滿頭大汗。

店小二大着膽子走過去，攔腰將星星抱起，星星大怒：「快放下姑奶奶，否則殺死你。」

一聽到殺字，店小二膽氣登時烟消雲散，連忙鬆開雙臂，踉蹌後退。

他驟然鬆手，星星因爲痳穴被制，雙脚僵硬，未曾放好，身子撲前「嗆郎」一聲，長劍落地，人却倒在風小月身上。風小月上身後傾，因爲有窗台及牆壁抵擋，不曾倒下，而最巧的，却是星星這一撲，正好把自己的痳穴撞上風小月的左中指上，剛才他的「彈指神功」剛使畢，尚未回收，自己之痳穴已被點中，中指挺直，抵個正着，如今星星之痳穴一直壓着他的中指，任她如何運功，也無法衝得開。

風小月一怔之後，不由樂得哈哈大笑：「眞是天助我也！」

「氣煞姑奶奶了！」

店小二和旅客見狀又儍了眼，風小月忙道：「對不起，對不起，咱夫婦在吵架，這次多謝你們助了我一個忙，明天多多有打賞。」

「快把姑娘拉開！」

風小月道：「拉甚麼？夫妻間鬥氣也有個限度，如今是天假其便，妳便不要再爲難爲夫了。」店小二和旅客見狀不由氣結，拉上房門便跑了。

星星氣得牙癢癢的，但嬌軀整個壓在風小月身上，又羞又怒，一時間竟忘了痛駡。「星星姑娘，天賜良緣，咱們可趁此交談一下，打發寂寥。」

「你，你這狗賊眞是卑鄙，姑奶奶一定……」

「請慢，如今可是妳欺侮我，不是我欺侮妳，如果有人看見，妳說他會怎樣看？」

「你狗嘴長不出象牙，姑奶奶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否則難解心頭之恨。」

「妳最好平心靜氣一點，彼此坦白，於事有益無害，何必……」

「姑奶奶跟你誓不兩立，有何好談。」

「請不要忘記，少爺的痳穴快要解開了，妳難道想不到後果？嗯，妳的粉頸好香。」

原來星星的頭正好伏在他肩上，粉頸就在他嘴邊，風小月一說話，她便覺得癢癢的，忽然覺得一陣暖流通過，一股從未有過的特異感覺泛上心頭，芳心怦怦亂跳，如小鹿亂撞，但覺四肢酥軟無力。刹那間，臉紅耳赤，祇覺風小月身上那股男子氣息，薰得她忘記身在何處。

這刹那，風小月也才發覺壓在自己身上的，是一具凹凸分明，光滑有彈力的嬌軀，正是軟玉溫香抱滿懷。他生性風流，經歷過不少女人，但像這樣的艷遇，可是平生第一次，便覺得說不出的舒服。

忽然，星星低聲駡道：「你，你下流！」

「姑娘，我四肢不能動彈，如何下流？那是自然反應，也證明你美麗動人，令人不克自制！請妳包涵則個！」風小月的道歉倒是誠心，他忙說話分神：「妳爲何要陷我於不義？」

「胡說，誰陷你不義？是你陷姑奶奶於不白之中！」

「那天在新月池，指出我的身份的，不是妳還有誰？」

「那是個男人，我是個女子，怎可張冠李戴？人可以喬裝，但聲音却變不了！」

風小月反問：「若非妳，妳又怎知得如此清楚？」

「當時我就在人羣中，看得清清楚楚，怎會不知？」

「不要騙我了，妳一直跟在我後面，不是妳是誰？妳既是三丫頭，也是三姐，三姐說話也是男人的聲音！」

「證明我不是甚麼三姐！」

「不，在下知道江湖上有一種腹語術，聽說傳自天竺，妳一定是學得此術，以此瞞人耳目！如今你已落在少爺手中，何不光棍一點，老實招供！請不要忘記，我一定比妳先解開穴道，屆時妳不過是俎上之魚肉而已！」

星星道：「你硬要寃枉姑奶奶，尚有何話好說！」

「不管你承認與否，在下都認定妳是他們一伙的。」

「甚麼一伙的？」

「廬山山谷裏的那一伙！我已知道這一伙人很多，其中除了老鷹、大師兄、妳和燕子之外，還有好幾個人！你們的目的到底是甚麼？」

星星咬牙不吭一聲，風小月又道：「你們之間根本毫無感情，祇是一羣受控制的可憐蟲而已！妳以爲對他們忠貞，便可以保得住性命，妳以爲還有人會來救你？祇要妳如實招供，在下一定盡力保護妳，最終一定幫妳脫離魔掌！」

星星「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就憑你一人？」

「不，吾道不孤，武林中正義之士均會跟咱們一道抗擊邪惡！」

星星不屑地道：「姑奶奶本以爲你是個老江湖，今日方知原來你是個天眞活潑，幼稚可笑的青年！」

風小月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妳以爲在下不敢殺妳？我已知道你們在廬山的巢穴，殺了妳可查出眞相！祇可惜妳自己替人當了三年殺手，出師未捷身先死！」

「你說甚麼我根本聽不懂！」

「唉！在下還以爲妳也算是個人物，敢作敢爲，原來看走眼了！三丫頭，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你幾時出家當和尚？嫖客也能出家？」

風小月的身子忽然微微顫動了，這是穴道將解之先兆，星星一顆心登時往下沉，風小月若恢復了活動能力，不知會用甚麼辦法整治自己，她一急之下，依樣畫葫蘆，也高聲叫嚷起來：「救命，救命！」

就在此刻，屋頂上的洞口突然跳下一個人來，抓住星星的後肩，將她拉開，順便解開她的穴道，喝道：「姑娘快走，讓貧道來教訓教訓這登徒子！」

星星看也不看來人是誰，便立即自屋頂破洞躍上去溜掉。風小月此時方發現來者竟是武當派的懷竹道長，他又驚又怒地道：「道長，快把她追回來！」

「放肆！你竟敢要貧道做你之幫兇！貧道如今便先教訓你一下！」

風小月急道：「她是眞兇的幫兇！老道你不分皂白，不但放走她，還要替她掩護，眞是……」

他話未說畢，懷竹已怒叱一聲，拂塵運勁朝他頭臉擊下去！風小月之痳穴將解未解，電光石火之間，心頭一急，眞氣及時將穴道衝開，他立即縮下身子，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懷竹擊不中，轉身發出第二招，一招「鋪天蓋地」往地上的風小月擊去，與此同時，風小月的如意棒亦已出手，反刺懷竹之小腿，同時在地上滾動閃避。

懷竹佔了上風，不肯放鬆，一招急過一招，這倒惹火了風小月，心裏忖道：「少爺今日便放手跟牛鼻子鬥一鬥！」他沉住氣，一招接一招，但始終無法直起身來，懷竹

的目的正是如此。

忽然風小月喝道：「看針！」同時左手向上一揚。

風小月「三才如意神針」大名，果有震撼敵膽之威，懷竹不由自主退後一步，同時拂塵在身前佈下一條密不透風的防網。

不料，風小月祇是虛晃一下，目的是將對方迫退，他立即彈躍起來，長笑一聲：「道長，如今咱們方可公平地一鬥！」

懷竹吃了一記悶棍，老臉有點掛不住，輕嘯一聲，借着狹窄的客房，展開大開大闔的攻勢，氣勢威猛無比，風小月依然用小巧功夫應敵，眞是各有擅長，各自發揮自身之威力，一時間殺得難分難解！

懷竹道長成名時，風小月尚在襁褓中，今時今日面對面惡鬥，他毫無畏懼之色，見招破招，乘罅抵隙，寸步不讓，祇殺得懷竹暗暗心驚：「難怪這小子這般狂，手頭下果有幾分眞實本領！」

今日他若敗在風小月手中，日後如何再在武林出頭露面？是故左掌運功助陣，心想就算風小月在娘胎內便練功，內力亦不可能與自己匹敵，何況武當派的是正宗內功心法。

但風小月勝在頭腦靈活，經驗甚豐富，他並不與對方硬拚，且不時乘機發出「彈指神通」，表面上落在下風，實則上懷竹想勝他，可得付出極大之代價。

此時天色早已大亮，旅客已都下床，聞得響聲紛紛來察看，風小月恐有認得懷竹的，則祇要懷竹招呼一聲，自己便要陷於重圍，他想了一下，乃道：「道長，你說晚輩是登徒子，請問是她壓在我身上，還是晚輩壓在她身上？總不會女人壓在登徒子身上吧？」

懷竹冷笑一聲：「哼，貧道雖是出家人，却也知道這種奧妙，你封了她的痲穴，再將她抱起壓在自己身上，難道人家一位姑娘會無端端的壓在你身上？也許你有怪癖！」

風小月哭笑不得，長嘆一聲：「剛才你何不問清楚，便將她放走？適才晚輩怒氣攻心，尚以爲你跟她是一夥的哩！」

「胡說，貧道根本未見過她，豈會同夥！她到底是甚麼人？」

「晚輩懷疑她是陷害布天星及晚輩的組織成員之一，當日便是她在新月池畔指出晚輩身份的！」

「貧道尚未眼花，當日那個神秘人可是個男子！」

「請問道長憑甚麼認定她是個男子漢？」

「你耳朵又未聾，聽不出他是個男子的聲音？」

風小月苦笑道：「在昨夜之前，晚輩也一直認爲他是個男人，昨夜才知道情況，原來她懂得腹語，那腹語發出的聲音男女不分，大概空洞低沉，是以更像男人的聲音！請問，那神秘人是不是身材纖細的？本應懷疑她是個女子，祇因聲音低沉，是故人人均被迷惑了！」

「你如何發現這個秘密的？」

風小月道：「道長，你在武林德高望重，祇要你登高一呼，誰不響應？你還怕晚輩跑得掉？再說臘月初一，距今祇剩八個月，你急也不急於一時！」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老道聽不明白！」

「晚輩的意思是最好大家停手，找個地方好好談一談，晚輩順便將近日調查到的一些情況告訴你！」風小月語氣一轉：「何況再打下去，兩敗俱傷，徒益了他人！」

「好，貧道且信你一次，你隨貧道來！」懷竹收起拂塵，自窗口射了出去，風小月略一猶疑，也跟着出去。

懷竹在前快步而行，風小月見路旁便有一爿麵店，忙道：「道長，此處是個好地方，咱們就在此處坐談！」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將他拉進店去。

小店裏食客頗多，兩人找了個座位坐下，懷竹不悅地道：「此處說話方便麼？」

「雖然人多，却是最安全之所，道長且看看，無一人是武林同道！」風小月招店小二過來，兩人各自叫了一碗麵。

懷竹道：「風施主可以說了。」

風小月乃將認識星星之過程以及如何在德化巧遇，同上廬山，後來她失踪了，自己在山上找不到她，昨夜進城，在城隍廟之內，無意中聽到兩個女子之對話；後來夜探客棧，與星星打鬥，互相封住對方痲穴等情況說了一遍。却有意隱瞞在廬山山谷和在山洞裏見到朱鳳之情節。又恐星星名譽受損，也將她大師兄欲强姦她一事抹過。

「風施主說這兩個月來調查到一些事情，欲告知老道，就祇這些乎？」

風小月道：「本來晚輩穴道將解，準備拷問星星，眞相便可大白於天下，可惜道長不分皂白將她放走了！」

「哼！這可要怪你自己風流成性，武林皆知，貧道怎知內裏如此曲折複雜？其實你到如今也還沒有眞憑實據證明她跟陷害布天星之兇手有關！」

風小月道：「一定錯不了！」

「這祇是你片面之詞，難塞天下英雄悠悠之口，也沒有其他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換而言之，尚在推測之中，最多祇能說星星可能是對方之同夥人而已！」

風小月苦笑：「道長要晚輩如何做？」

「貧道若知道便早已去調查了！我這般說祇是提醒你一事：這等案子最重要的是眞憑實據，否則難以取信天下，施主的命也過不了臘月初一！」

風小月長嘆一聲：「多謝道長提醒，此事晚輩也知道，本來抓到星星便可解決一切……」

懷竹臉色一沉：「施主是在責怪老道？適才已說過你還沒有證據，可以胡亂抓人來拷問麼？簡直胡鬧！」他忽然目光灼灼地望着風小月，似乎欲將其內心看透般：「你如此肯定，是否還有甚麼事瞞着貧道？」

其實風小月並非有意隱瞞甚麼，他既想替自己洗脫冤情，又不知爲何怕說得太多，擔心星星性命有危險，且內心對這牛鼻子有股說不出原因之厭惡，不欲對他說太多話。將他引來此處，目的祇是爲了脫離險境而已，如今目的已達到，便恨不得將他轟走。

當下他沉吟了一下，然後坦然地道：「晚輩身負奇冤，祇剩八個月活命，如果對晚輩有利的事，爲何要隱瞞？」

懷竹臉色稍霽，忽然輕噓一聲：「貧道就是怕你將一些對你不利的事隱瞞收藏起來！」

風小月輕笑道：「此點道長大可放心，晚輩再如何也躲不過臘月初一。」一頓，又反問：「道長自武當趕來此處有何貴幹？」

「貧道是由信陽趕來的，因爲朱姑娘那封信，是故也想到廬山碰碰運氣，不想在此遇到你！」

「那眞巧得很，這叫做英雄所見略同吧？」風小月反盯懷竹。「今晨道長怎會到那客棧湊熱鬧？也是巧遇麼？」

懷竹臉有怒色：「風施主此話何意？貧道今晨進城，去那裡投宿，無意中發現你在輕薄女子，是以忍不住出手罷了！」

「無意中發現？那是如何無意中的？請道長不要誤會，晚輩並不是懷疑你甚麼，而是懷疑有人有意將你引到那裡去！」

「無人引誘貧道！貧道是投店，無意中聽到你們在談話，又見你們不規不矩，是故才現身！」

風小月裝出一副可惜之表情：「原來如此，晚輩還以爲星星的同黨故意引你跳上屋頂的，如果是，便多了一條可資追查的線索了！」稍頓又道：「道長是否要上廬山，可否讓晚輩追隨左右，上廬山去看看？」

懷竹忽露猶疑之色，半晌才道：「貧道約了一個朋友在此見面，事後再上山去。你只剩八個月時間，正是急如星火，不可躭誤，你先上山吧！若有緣，在山裡自然還能見面。小二，看賬！」

風小月連忙搶着把賬付了，「得聆道長教誨，三生有幸，小子心意幸勿見外！既然道長有約，晚輩稍後便先上山去，望能在山中遇到道長！」

懷竹打了個稽首：「如此老道先走一步，後會有期！」他飄然而去，風小月也跟着出店，却發覺懷竹不斷回首，他便折入一條小巷裡，在附近兜了一圈，然後向客棧走去。

一至客棧門口，便見一道灰影上樓去了，風小月住步稍候再入店，拋了一錠銀銀子給掌櫃。「樓上東七號房的門被撞破、窗櫺也破了，這是償金！」

掌櫃正因住客溜了，賠償沒有着落而愁眉苦臉，見狀不由大喜，連聲道謝。風小月道：「在下再問一句，剛才那位道長來投店，是剛進來的麼？還是一早便到？」

「剛剛才到，與客官你前後腳！客官認識他？」

「不，在下只是問問而已，你千萬不要在他面前提及我！」風小月離開之後，心中却想了解懷竹道長到底約甚麼人來此相會，還是故意將他騙走，是故他在斜對面一間小客棧賃了一間房，窗子正對着這方。於是他不斷注意出入客棧的旅客。過了一陣，即見懷竹出店，却在牆角畫了個記號。

風小月也忙出店，却見懷竹在牆角上畫了一柄拂塵，他記住拂塵之形狀方向，便尾隨他暗中跟踪。懷竹行動謹愼，不時回頭觀察，俄頃，突見他快步閃進另一間客棧，却又在牆角上同樣畫了一柄拂塵。

適才那柄拂塵是橫放的，這個却是豎直，風小月知道他會住在這裡，心中暗罵一聲老狐狸，但同時升起一片疑雲，懷竹如此鬼祟，到底是何原因？

他等懷竹進了房，他也進去賃房，故意挑一間最靠近門口的。他進房之後，便開始緊張地注視着外面的動靜，連午飯也叫小二送進房中吃。

一直等到黃昏，才在窗口處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河西一劍」盧公鼎。盧公鼎在門口稍爲停留了一下，便進店，不問有沒有房間，却問掌櫃有沒有道人來此投店。風小月便肯定他是來找懷竹的。

店小二帶他去敲懷竹的房門，房門開了一條縫，盧公鼎閃身入內，接着房門便閉起，風小月心頭砰砰亂跳，突然決定，冒險出店繞到窗外偸聽，不料那兩人十分鬼，

把窗子打開，風小月登時不敢走過去，恐懷竹在窗口看見，沒奈何只得再回房內。

風小月在房內不耐煩地踱着步，內心交戰，冒險去房外偷聽，很容易暴露，後果難堪，不去偷聽，又覺得自己此舉完全失去意義。最後只好決定，待他們出店再暗中跟踪。

過了半個多時辰，店小二拍門問他今晚在不在店內吃飯，風小月答他：「不！」但當店小二拍不開懷竹的房門，他一顆心又懸起，房內居然毫無反應，風小月忍不住跑出去，從窗外望向房內，那裡還有懷竹和盧公鼎的影子？

他心中暗罵一聲，快步跑回原來那家客棧，再問掌櫃，掌櫃說懷竹午前出去，至今未回，風小月知道被他倆甩掉了！

好狡猾的狐狸，懷竹到底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不敢讓自己知道？風小月十分懊喪，但仍不甘心，在城內各飯館找了一遍，直至起更，仍無踪影，最後，只得草草果腹，重返兩家客棧垂詢，懷竹仍未回來。

這一夜風小月不敢睡，希望懷竹會回來，但直至次日早上，仍無踪影，他暗問一聲：「他倆已上盧山去了麼？我要不要再追上盧山？」

風小月思索了半夜，最後決定次日一早便上盧山查個究竟。只要他倆是到那山谷去的，則不怕他們先走半天。主意打定，這才安然入睡。

次日一早，風小月結賬出店，買了些乾糧便出城，先取了馬匹，便往盧山進發，這次進山與上次不同，有了目標，速度自然快了許多，天色入黑之前，他已匿在山谷外面。

他不敢貿然進谷打草驚蛇，反正只想証明懷竹是否與那夥人有關，是故在谷外「守株待兔」，他耐性驚人，一連等了三天，直至他乾糧已吃盡，這才無奈地離開，跑到獵戶家，又買了幾個饅頭充飢，繼續在山谷外等了兩天，最後才死了心，「看來自己是疑心太重了，錯把好人當作壞人！」

心中又惦掛着朱鳳獨自一人在襄陽苦候，便立即下山。再度返回德化，他忍着飢餓，到那兩家客棧查詢一遍，都說懷竹再沒回來，他在德化歇了一夜，翌日上市換了一匹好馬，再買了些乾糧，然後上路。

* * *

幾天之後，風小月又抵襄陽城。一進城，縱使他是個生性豁達與樂天的人，也百感交集，想起無緣無故惹來一場奇禍，既懊喪又無奈。

進城時，他刻意化了裝，因襄陽城認識他的人太多了，若讓人發現其身份，實在不便，他先到成衣店買了兩套衣服，然後到古城客棧投宿。

朱鳳以化名投店的，風小月也是用化名，結果直至晚上他才找到朱鳳，那時朱鳳剛自外面吃飽飯回來，風小月才拉她到房內，「朱姑娘，愚兄來了半天找不到妳，只道是出了意外，急得快瘋了！」

「小妹等了你幾天，未見踪影也急得心慌，你沒事吧？」

「愚兄有很多話要說，不過肚子餓得慌，先去塡飽肚再說！」

「外面人多，不方便說話，你不如叫店家隨便弄兩個菜吧！」朱鳳開門吩咐店小二去準備，風小月乃將連日來之經歷告訴朱鳳。「星星便是你那天說的女朋友？她如今在何處？」

「愚兄怎知道，相信她早已遠走高飛了！」

「爲何你在德化查問懷竹時，不順便查查她？小妹相信她會跟着你！」

風小月沉吟道：「愚兄沿途十分小心觀察，未覺有人跟踪，不過我承認自己疏忽了，她始終是一條很有用的線索。」

「也是目前唯一的線索！」朱鳳沉吟道：「看來對方的人員還不少，有大師兄有三姐，必然還有大姐二姐，二師兄的，只不知燕子又是甚麼身份！」

「這些都還是一個謎，尚待咱們努力調查！妳來此後有甚麼發現？」

「小妹到新月池畔看過，天天在城內閑遊，人們還在談論咱們三個人的事，除此之外，別無發現！」朱鳳反問：「大哥你準備下一步如何進行？」

「愚兄也不知道！」風小月長嘆一聲：「本來已抓住一條線索了，無奈被懷竹牛鼻子橫伸一脚，給搞斷了！眞是可恨！」

「那麼大哥爲何約小妹來此相會？小妹還以爲你另有含意哩！」

「當時一時之間，想不到一個好地方，又因襄陽城對愚兄之印象特別深刻，是以隨口便說出來了。」

店小二把飯菜送進來，朱鳳看着他狼吞虎嚥，當風小月放下碗筷時才道：「咱們明天去江夏碰碰運氣吧！」

「碰甚麼運氣？」

「歐陽大俠曾說過，若要有甚麼消息，可到江夏找柴老爺子，老爺子會通知他，我想知道華山掌門被殺那案，是否已有眉目！」

「小妹沒有異議，一切隨大哥安排。」

* * *

幾天之後，風小月和朱鳳又到江夏城（今之武漢）了。朱鳳到底是姑娘家，比較細心，「大哥，咱們先找家客棧放下行李，再上街買份禮物和拜帖才好見人。」

於是兩人找到江夏最大的客棧，賃了兩間房，換洗一番便出店去買禮物，一路上朱鳳却十分沉默，風小月怕她悶出病來，不斷說些笑話解悶，朱鳳覺得他心腸很好，更加相信他，視之如親大哥，雖說孤男寡女，却毫無拘束之感。

兩人在街上閑逛，外人見之覺得十分奇怪，爲何一俊一醜會走在一起，都指指點點起來。朱鳳被觸及傷心事，急道：「大哥，你去辦吧，小妹先回客棧等你！」

風小月心思玲瓏，深知原因，乃道：「管他們作甚？你獨自一人在店內豈不悶煞？」他回頭間，目光一及，突然歡呼起來，「雲兄雲兄！」

人叢中果然鑽出一個人來，正是雲飄。「果然是你，你易了容，我不敢胡認哩，幸虧你發現我！」

「你怎會來此？」

雲飄見人多，乃道：「你倆住在何處？先到店內再說！」

「我先去買份見面禮送給柴老爺子，小朱，你帶他先回客棧！」

風小月言畢匆匆走了。他隨便買了兩份禮物又趕回客棧，這才知道原來南宮守義夫婦也在一旁。「眞巧，小弟我正想去柴老爺子那裡，討取你們的消息哩，想不到在此相見。」

南宮守義、藍仙音兩人臉色沉重，眉宇間籠罩着一抹濃得化不開之憂慮。他長嘆一聲方道：「是的，南宮某也想不到會在此處與少俠相見！」

「不知你們是否查到線索？」

雲飄搖搖頭，却指着朱鳳問道：「不知道這位兄台是何方高人？」

風小月「啊」地叫了一聲，接着將窗子關好，低聲道：「她就是布天星之未婚妻朱鳳姑娘！」一提到布天星，朱鳳便流下淚來。

雲飄三人同時驚咦一聲：「妳，妳沒有死？」

「差一點就與世長辭，幸好老天爺有眼，留下一條殘軀來証明風大哥是無辜的！」朱鳳言畢掀起面具，隨即又戴好。

雖只看了一眼，三人都大吃一驚，尤其是藍仙音更是驚呼出口，她從未見過如此醜怪之女人。朱鳳忍不住又哭了，雲飄乾咳一聲，問道：「小風，你在何處遇到朱姑娘的？」

「在盧山一個山洞裡，湊巧上次小弟就是在那山洞裡閉關，這次舊地重遊，無意中便遇到朱姑娘，此既是小弟之福，也是那干人之禍！」

雲飄興奮得連連搓手：「賢弟快將經過說一說，這可是一個大突破。」

「還有大突破呢！雲兄還記得小弟跟你提及在邯鄲城爲一個姑娘出手懲治一批無賴的事嗎？那位姑娘叫星星，她就是二月初一那天，在襄陽新月池畔指出小弟身份的那位神秘人。」

雲飄又「啊」了一聲，半晌方道：「那就太好了，想不到你收獲這般豐，唉，我記得那天那位神秘人是個男人，怎地又變成姑娘了？快從實說來。」

「說來話長，待小弟從頭說起……」風小月足足說了半個多時辰，才將經歷說畢，一直說至懷竹道長與盧公鼎秘密約會爲止。

由於過程曲折又複雜，其他四個人聽後，一時間祇覺千頭萬緒，竟無人作聲，過了好一陣，雲飄才道：「懷竹這牛鼻子到底葫蘆裡面賣的甚麼藥？」

藍仙音道：「雲弟，愚嫂覺得最重要是星星，她既然是他們的人，她一定知道很多秘密，找到她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南宮守義則道：「如此說來，他們的巢穴就在盧山之中，如今咱們有五個人，大可以冒一次險，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藍仙音道：「大哥，賤妾不是怕死，但淸白更重要，如果盧山之行有甚麼閃失，咱們可是要含寃而終呀！」

「愚夫也知道！」南宮守義噓了一口氣：「但天下茫茫，何處去找那個星星？何況我們五人祇有風小月認得她。」

風小月接口道：「認得她也沒用，因爲咱們在明，她在暗，何況她還有人皮面具可易容，就算她從我身前走過，在下也未必知道。」

雲飄忽然問：「朱姑娘，那些對你無禮的人，你還認得出來麼？」

「認得，但小妹本不認識他們。」朱鳳道：「小妹最煩惱的是我一直不知道他們陷害天星及小風大哥的目的，如果他是要害小風的，爲何星星不在暗中下手？」

風小月苦笑道：「莫說是你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朱鳳道：「他們一定是要再利用你，你有甚麼可資人家利用的？」

雲飄道：「以前也許他們還想利用小風，但如今小風既然知道了一些秘密，則他們一定會改變，一有機會必會將小風殺死，是故以後你務必小心，尤其是星星。」

風小月點點頭：「多謝大哥提醒，從今起小弟一定小心謹愼。」稍頓又問：「懷竹之爲人到底怎樣，你們知道麼？」

南宮守義道：「某家對他並不熟悉，不過武林中對他之風評却極佳，大多讚他急公好義，嫉惡如仇。」

「嫉惡如仇，這個容易辨得到，沽名釣譽之上要做到『急公好義』也容易。」風小月問：「雲兄，你對懷竹了解麼？」

雲飄搖搖頭，朱鳳接腔問：「那位『河西一劍』盧公鼎爲人又如何？」

雲飄道：「此人沉默寡言，又不出鋒頭，行事正派，不合羣，雲某與他有幾面之緣，但未敢言有深刻之了解。」

風小月低聲道：「如果他不合羣，爲何那天也到信陽湊熱鬧，我記得他那天也很少開口，咱們不妨也對他倆暗中調查一下。」

藍仙音問：「風少俠懷疑他倆？」

「如今還不敢說，不過，在下始終覺得他倆在德化時之行動太過鬼祟。」風小月再問：「遼東雙雄之爲人，兩位又可否了解？」

南宮守義三人均表示祇有一面之緣，並不了解。朱鳳道：「其實當務之急還是找到星星才是上策，其次便是廬山神秘山谷，她到山谷裡去，一定有原因，小妹認爲裡面的人，未必是住在石屋裡的，很可能有山澗或地窖之類的設施，是以小妹建議，咱們還是應該冒一次險。」

雲飄道：「如果沒有變化，咱們去柴府拜訪後，便聯袂上廬山走一趟吧！」

風小月道：「時間已不早，咱們先去吃午飯，下午再去柴府吧！」當下五人換了衣服，然後出去吃午飯。

午飯之後，五人同去柴府。風小月將拜貼及禮物交給門公。過了頓飯工夫，方見門公出來，道：「請五位跟隨老奴進去，老爺子在廳裡恭候大駕哩！」

風小月等五人跟着那老門公進內，忽然朱鳳低聲對風小月道：「風大哥，星星一定是你於廬山閉關練功時，便綴上了你，因此才知道你之眞實身份，在新月池畔，一口將你叫破，方會弄出一封『廬山樵夫』轉送給天星的信，天下如此之大，他們爲何不說別的地方，偏偏說是廬山，由此証明你在廬山之行動一早便落入人家眼中。」

風小月低聲道：「等下再說。」

朱鳳却繼續說下去：「也因此而証明，星星他們的巢穴是在廬山，此間事了，咱們便回廬山，到那座山谷脚底搜查一下。」

風小月也頗爲激動：「愚兄怎地沒想到這一點？愚兄完全讚成妳之建議！不過，愚兄自詡聰明，這次却成了呆子，讓人跟梢了這麼久，居然一點也沒發覺。」

「侮辱小妹的那些禽獸，跟星星一定是同路人。」

風小月和朱鳳祇顧說話，沒有留意柴府內之情況，直至聽到門公道：「到了，請貴客上廳！」才霍然而醒，抬頭一望，迎面那座大廳，十分寬敞，足可擺放四五十張八仙桌，廳內放着兩排高背椅，正面放着三張太師椅，壁上掛着一幅深山隱居圖，兩邊牆上也都掛些名家書畫，甚是清雅，但與寬敞的大廳不甚配襯。

大廳內空無一人，門公道：「貴客請先稍坐一下，敝上很快便會出來。」他行了一禮便退了出去，隨即有丫頭捧着茶具出來，送上香茗。

五人均剛吃飽飯，無人用茶。坐了頓飯工夫，方見一位中年漢出來，道：「敝上在內廳相候，請諸位隨高某進內。」

雲飄覺得有點奇怪，蓋就此看來，柴老爺子並不如南宮守義所說那般好客。大廳之後，却是一座後院，庭院四面均有房舍，所謂內廳却在正面那排房舍裡，寬敞的能容三四張大桌，却放着幾張籐椅，仍未見有人。

那中年漢請客人坐下，雙手一招，招來丫頭：「快送上六杯茶來。」

雲飄道：「在下等剛吃飽飯，不想喝了。」

姓高的漢子道：「這茶是來自武夷之大紅袍，人生難得一嘗，何況茶能生津解滯，飯後喝一口最好，諸位都是老爺子的貴賓，無須客氣。」

說着話，丫頭又送上茶來了，南宮守義道：「柴老爺子是不是另有客人或是不便？如是者，在下等改天再來打擾，反正並無甚麼重要或緊急之事。」

那姓高的管事道：「老實說，老爺子吃飽午飯，通常都要小寐片刻，如今已叫醒他了，諸位如果在此時離開，高某便難向他交代了，喝杯茶，再稍候片刻，他便到了。」他自己捧起其中一杯喝了一口。

南宮守義等人聽他這樣說，也就釋懷地等候。藍仙音也喝了一口茶，忍不住讚道：「眞是好茶，大哥，賤妾從未喝過這麼好喝的茶。」

高管事道：「茶葉既好，而老爺子又好此道，因此下人們對於烹茶技術都下了苦功，否則如何敢妄

自大言，謂人生難得幾回嘗？」衆人聞言却禁不住也捧起茶盅啜了幾口，果然入口甘甜清香之至，飲後喉底回津，脅下生風，舒爽無比，均同聲讚好，忍不住又喝了幾口。

高管事臉上閃過一絲難察之喜悅，長身道：「諸位稍坐，高某已請老爺子。」

又過了半盞茶工夫，高管事才帶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進來，這老漢身穿員外服，滿臉紅光，精神奕奕，風小月見南宮守義端坐不動，亦不長身。

老漢往中間那張太師椅坐下，問道：「不知諸位大駕光臨，請恕柴某有失遠迎。不過，柴某與諸位素昧平生，未曉登門有何見教？」

南宮守義夫婦均是一怔，藍仙音問道：「你就是柴老爺子？」

「不敢當，某姓柴，老爺子祇是朋友們錯愛稱的。」

南宮守義忍不住再問：「閣下便是此間的主人？」

老漢也是一怔：「當然，否則怎敢坐在此處，莫非諸位找錯了地方？」

藍仙音搶着問：「不知府上有多少個姓柴的？」

老漢哈哈大笑：「老漢之子孫均是姓柴。」

「但在下上次來時，主人並不是閣下……」南宮守義再問：「原主人將此處賣與你？」

「此乃老漢祖上所傳，何需向人購買。」

「再問一句，閣下是否有兄弟？」

「沒有，柴家三代單傳，豈有兄弟？」

姓高的管事反問：「不知諸位上次所見的『主人』，相貌長得如何？」

「比貴主人年紀大六七歲的模樣，蓄着三綹長髯，看來也比較清瘦，且博學多才。」

老漢哈哈大笑：「眞有意思，天下竟有此等奇事？閣下沒有記錯，確是在寒舍見到他的？他叫甚麼名字？」

南宮守義夫婦不約而同地搖搖頭，老漢臉色忽然一沉：「據老漢所知，江南除此之外，並無別家姓柴的，希望諸位不是來白撞的，老漢雖然好客，却不喜歡受騙。」

雲飄忙道：「在下雲飄，這對夫婦是南宮守義及藍仙音，咱們絕不是白撞的。」

「連名字也不知道，你教老漢如何相信？」

朱鳳忍不住道：「南宮大俠，你沒有記錯地址吧？」

南宮守義不斷皺眉，這確是一樁奇事，却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半晌方道：「三年前，愚夫婦帶着犬子來江夏求醫，巧遇當年此屋主人指點，犬子幸得保命，今日同路而過，故特來致謝，却想不通爲何主人家却換了個人。」

老漢臉上已失去適才之熱情，淡淡地問道：「這兩位大名尚未請教。」說着向風小月及朱鳳指了一指。

風小月乃道：「小可風小月，此是在下之義妹丁楓，尚未請教老爺子之大名。」

老漢又是一陣大笑，忽然長身負手於背走了幾步，然後道：「將他們縛起來送官法辦。」

外面忽然湧進幾個精壯的漢子來，南宮守義道：「老爺子沒有損失，何必小題大做？更何況咱們根本不是有意的。」

老漢淡淡地道：「你們喝了老漢的大紅袍，如何賠償？」

朱鳳道：「又不是咱們要喝的，是貴僕硬要咱們喝，既已喝過，你想咱們如何賠償？」

「老漢不愛聽理由，再說金銀財寶，老漢多得連自己也不知道，老漢祇想賠償幾個人命，上吧！」

雲飄道：「待我來！」他長身而起，此時方知有異，祇覺雙脚輕顫，竟然發不出力來，遂道：「不管如何，請協助一下，咦，怎地我說話連舌頭也轉不過來？」

老漢淡淡地道：「當然，否則你們怎會坐到如今還閒着？」言畢揚長而去。

風小月首先叫道：「不好，茶裏放了迷藥，快動手！」他首先躍起，向門口撲過去。一個漢子斜踏一步，封住他的去路，風小月也不打話，立即一拳向他當胸擊去，那漢子顯然也不是省油燈，見招破招。

畢竟風小月技高一籌，覷得眞切，一拳擊在對方肋下，那漢子祇退了一步，又再上前，風小月心中暗嘆，蓋若在平日，對方肋骨最少得被打斷兩根，如今祇退了一步，證明藥力已經發作。

與此同時，南宮守義夫婦、雲飄和朱鳳也都動手了，奈何十成功力祇剩下三成，苦鬥一盞茶工夫，不但無法突圍，反被人打倒於地，一落地之後，便不省人事。

待風小月等人醒來時，祇覺自己躺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光線黯淡之至。他乾咳一聲。但聞朱鳳輕聲道：「風大哥，你醒來了麼？」原來她喝得最少，是以最早醒來。

「他們還未醒來，唉，眞是天亡吾等，糊裏糊塗便成爲階下囚，眞是氣死人了！」

風小月翻身站了起來，運功測試一下，一切恢復正常，這才稍稍放心。「是的，這眞叫人死不瞑目！」

（未完・五）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李自成與杜飛殺了丁卯生捕頭捕快等六十多人，二人帶着四箱金銀上路，路經鳳凰嶺，因白于山寨與闖王高迎祥雙方訂過盟，李自成毫無江湖經驗，出於俠義之心獻給他們一箱銀子，反倒引起高迎祥之女高貴貞的貪婪之心，夜宿山洞險些被其所殺，一聲雷電傳來，見李自成身子長滿了鱗甲，知是龍體之身，當下改變了主意……

假借護送分金銀 人財兩得計謀高

就在大伙剛放下手中木碗抬頭看向天，天空有烏雲在飛掠，忽然聽得半山洞中傳來一聲呼喊：「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

立刻間，有三個大漢奔到半山崖下面，包括在喝酒的中年頭目。

這三人立在下面抬頭看，齊聲大叫：「姑娘，李老八咱們在侍候妳吶！」

忽見洞口走出高貴貞，她身邊多了一個人。

那人當然是李自成，李自成有些靦覥，但還是笑呵呵的笑着。

高貴貞站在洞口一聲叫：「叫兄弟們都過來。」

李老八道：「姑娘，兄弟們等多時了。」

「過來，我有話要說。」

李老八回頭大聲吼：「過來過來，你們沒聽姑娘召喚嗎？是不是耳朵裏塞驢毛了！」

二百五十多漢子嘩啦啦的奔到了這片斷崖下，大伙抬頭看，不知姑娘要幹甚麼。

忽聽杜飛大叫：「兄弟，你快下來呀，你怎麼上去高姑娘的窰洞。」

李自成也看到杜飛了，他口吃的祇說了一個字：「我……」

高貴貞道：「杜頭目，我們就快成親了！」

他忽對下面二百多弟兄們，又道：「李自成就是你們未來的姑爺，他同我變成生命共同體了！」

「好呀！」大伙拍起巴掌又叫起好來了！

高貴貞又道：「這以後是自家人了，你們高興不高興呀！」

大伙齊聲回應：「高興！」

高貴貞又問：「你們贊成不贊成呀！」

大伙又是震天價一聲狂吼：「贊成……」有人已舉起了雙臂，可又笑彎了腰！

杜飛心中吃驚，李自成變成老龍溝女婿，今天祇怕有些不大對勁了，這四箱金銀怕是要得而復失！

祇不過杜飛心中多少帶着幾分安慰，因為他懷中得到那一雙寶石鴛鴦！

這幾個月潛入延長縣，目的就是奪取這件寶物，以了却上三代的恩怨大仇！

至於那些箱中金銀，聽天由命了！

杜飛這是多慮了！

石洞口，祇見高貴貞大方的一手攬緊李自成，道：「下去吧，吃些喝些早上路，我今天送你們去鳳凰嶺！」

杜飛也聽到高貴貞的話了，他幾乎以為聽錯了！

抬頭看，高貴貞露了一手輕功，祇見她雙臂張開直往山崖下飛落，人快到地面上，她忽的一個大翻身，空中觔斗向上彈飛間，雙足已站穩在地面上了。

「好吔！」

大伙又是拍巴掌，高貴貞抬頭看上面，她笑笑道：「我親愛的小丈夫李自成呀，你還不快下來。」

李自成道：「我下去，我慢慢的下去。」

他把屁股貼洞壁，腰肢一挺間沿着石崖往下移，雙肩還左右晃！

李自成的奪魂刀抓在手上不見動，他這動作比往下跳還厲害！

有人已大叫：「喲，壁虎功呀！」

那麼垂直的五丈高下，他慢悠悠的下來了。

高貴貞立刻迎上前，一把抱緊了李自成，嗤嗤的在李自成的臉頰上親着嘴還發聲音。

於是，杜飛擠過來了。

「兄弟，咱們該走了，那麼多東西要送上山！」

李自成點着頭，但高貴貞開口叫起來。

「李老八，你們聽清了，咱們的人馬過了溜平川就往北，送我的未來小丈夫平平安安的去鳳凰嶺！」

那李老八成笑道：「是啦，姑娘，咱們一路保太平，溜平川不往南，送未來的姑爺回鳳凰嶺！」

「走了，上路了！」

大伙有人幫着把箱子抬上馬背，杜飛心中就納悶，這一夜起的變化太大了。

大隊人馬分三批，中間走的是杜飛、李自成、高貴貞，這個土匪頭子高迎祥的寶貝女兒，她生長在土匪窩，那眞是天不怕地不怕，一切事情她說了算，手下人那個不捧她，小心腦袋搬家！

杜飛一行在馬上往西行，快午時，高貴貞忽然對李自成與杜飛二人道：「我去前面交代一聲，今天咱們別趕得那麼快，慢慢的走，我們多相處一天，這樣，你我會增加彼此瞭解，知我心中多愛你！」

李自成一聽笑了，傻哈哈的笑。

高貴貞拍馬追上前面已走出三里多的李老八等，她剛到，三個大頭目圍上了。

李老八道：「姑娘，甚麼時間動手呀！」

高貴貞道：「動甚麼手？」

一邊的尹六郎道：「噫，姑娘，千載難逢大好機會，姑娘忘了？」

高貴貞道：「忘了甚麼？」

張翠山道：「我們的公主呀，你知道嗎？那四箱之中，有一隻箱子雖小一號，却更重，另一箱輕得出奇，不用說也知道，不是黃金也是珠寶，姑娘呀，咱們祇等你發號施令一聲，宰了他二人奏凱歌回山了！」

高貴貞道：「雙方有盟約呀！」

李老八道：「我可敬的姑娘呀，利害當頭，盟約算他娘的狗屁，這些寶物比甚麼盟約都重要。」

高貴貞心中明白，李自成是一條龍呀，將來是個登大室當皇帝的命，這是天機被她撞見，既是天機，那是不可隨便對人說的！

心念間，高貴貞把臉色一沉，道：「聽我的，等咱們到了溜平川，說不定姓杜的還有表現！」

張翠山道：「到了他們地頭上，姑娘呀，他們不把送咱們的那一箱再討回去，那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尹六郎道：「姑娘，過金山不入，寶在面前不取，老當家會殺人的呀！」

高貴貞道：「別怕，有我的。」

她頓了一下，看看前方峽口，又道：「怕你們亂來，我才急急追上來對你們明言，千萬當個有義氣的人！」

她撥轉馬頭退回去了。

* * *

高貴貞往前追的時候，杜飛也對李自成有所抱怨。

「兄弟呀，我是怎麼告訴你的，前半夜你守洞口，三更天你叫我，怎麼快五更天還不見你的人，原來你不聽我的交代，同土匪女睡一起，多險呀！」

笑笑，李自成道：「她待我好得不得了呀！」

「怎麼好得不得了？」

李自成道：「她同我睡一起，我才知道我眞的長大了，成人了，哈……」

杜飛道：「我却為你擔心死了！」

李自成道：「她走來，把我帶去她睡的地方，祇不過初時我有些迷迷糊糊的，後來我清醒多了！」

杜飛也想不到高貴貞對李自成下了迷藥，他嘆口氣，道：「我的好兄弟，你的江湖閱歷太嫩了，不知奸詐為何物，你以後會明白的！」

他看看前面，又道：「你想想，她如果覬覦這四箱寶物，他們會採取甚麼手段？」

李自成道：「當然會殺了我二人！」

杜飛道：「你還不糊塗！」

李自成道：「杜老哥，你有防人之心是對的，祇不過高貴貞姑娘當衆宣佈要嫁我，她不會如此開自己玩笑吧！」

杜飛道：「便是同你進入洞房，也難保她不會一刀戳死你！」

李自成一聽楞了！

於是，高貴貞嘻嘻哈哈的回來了。

高貴貞眞厲害，她拍馬過來就對杜飛，道：「杜頭目，你在說我壞話了，對不對？」

杜飛哈哈一笑，「沒那麼回事！」

高貴貞道：「你們說些甚麼？」

杜飛看看李自成，道：「我祇是奇怪，高姑娘眼高過頂，目空一切，陝北道上的俏辣椒，怎麼會看上李自成我的小兄弟！」

「哈……」高貴貞道：「也許就是人們那句俏皮話吧！烏龜看綠豆，對了眼！」她覺得比喻得不好，立刻又笑道：「乾脆，我看上他了！」

「哈……」杜飛笑了。

李自成也跟着笑，但杜飛忽然又道：「高姑娘不會是拍馬前面吩咐妳的兄弟們，準備對付咱們吧！」

高貴貞道：「杜頭目，你眞的說對了，是呀，這麼多的金銀珠寶，我們會那麼容易叫你們從我眼皮下溜過而毫不動心呀！」

杜飛道：「高姑娘，你眼下是有這力量！」

李自成聽得全身一緊，他怒視高貴貞！

高貴貞却笑笑，道：「別嚇着我的小丈夫了，哈，我其實是吩咐他們，盡心盡力護送你們到溜平川，送到你們的家門口！」

杜飛道：「果眞如此，杜飛感動了！」

高貴貞道：「如果這話出自我未來丈夫之口，我就十分的高興了！」

她轉而看向李自成，又道：「我親愛的李自成，你說說，你會不會感動呀！」

李自成笑了：「那得到了溜平川！」

高貴貞道：「其實我也眞是笨，笨透了！」

杜飛道：「高姑娘，妳若是笨，這世上的人便都成了豬一般！」

高貴貞道：「我怎麼不笨？我如果夜裏引誘李自成，誘他投靠我老爹高迎祥，許他一個頭目幹幹，我今天就不必率領兄弟們護送二位去溜平川，我們回去老龍溝了！」

她此言一出，杜飛就吃一驚，高貴貞說得不錯，她要是誘走李自成，這件事就難辦了！

杜飛哈哈一笑，道：「高姑娘，妳的話是不錯，可那得看是甚麼人。」

他指指李自成，又道：「我與我這李賢弟二人這些天出生入死，奔殺不斷，幾乎已是二合一的一個人了，這別的不提，我相信我這位李兄弟是個十分講義氣的人物，他絕不會棄我而去！」

高貴貞道：「杜頭目，你的話也不差，祇不過我也連你一起誘上老龍溝，你會不會拒絕呀！」

高貴貞這是與杜飛鬥心機，爾虞我詐起來，李自成以爲二人在說笑，要不然杜飛爲甚麼笑了！

江湖奸詐，李自成這是初次遇上！

杜飛道：「高姑娘，妳知道我會拒絕，因爲我的根就在鳳凰嶺上！」

忽然，高貴貞拍馬追上李自成，她把手一伸，拉住李自成的一臂，人一起處，落在李自成的身後面，這一回她摟緊了李自成，差一點沒把李自成摟落馬下。

李自成的馬術不通，這幾天剛習慣！

高貴貞在李自成身邊，道：「李自成呀，把你們送到溜平川，你我甚麼時候好見面？」

李自成一聽，看向杜飛！

杜飛正巧看過來，高貴貞不在乎，她把嫩臉貼在李自成的背上磨蹭着！

「說呀，甚麼時候再見面？」

李自成道：「唉，高姑娘，我老實對妳說，這些天我殺了不少人，這包括官兵捕快一千人，算一算差不多就有上百多人，我是官家追捕犯，妳就不怕受牽連呀！」

「哈……」高貴貞笑得好開心，道：「你是官家捉拿的要犯，我們也不是官家的良民，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咱們這是家常便飯了，你想想，咱們是不是同類呀！」

李自成忽覺衣內癢癢的，高貴貞的手伸進來了。

還好，前面奔來兩個漢子，其中一人高聲，道：「快到溜平川了，路前面擺了茶桌等人吶！」

高貴貞對杜飛道：「杜頭目，這是你們地頭上，就不用我多口了吧！」

杜飛點頭道：「高姑娘，妳眞叫杜某心折，感動又感激，我無二話可說，非請姑娘寨中作客不可！」

高貴貞道：「那得看霍一刀的意思了！」

霍一刀霍大牙不是別人，鳳凰嶺山寨的大寨主是也！

霍一刀的刀法，宮覺的槍法，這二人就在這白于山北地佔山爲王，築起寨牆，嘯聚人馬與官家對上了！

鳳凰嶺有人馬五百多，這兒距離北長城祇不過二十多里地，有兩次官家興兵要剿平鳳凰嶺上之山寇，那霍大牙便率人竄入內蒙古，等到官兵一撤，他們又回來了！

又有一回，官家祇來了二百人，霍大牙不退走，他正面與官兵幹上了，果然一戰下來，大獲全勝，吃掉了二百官兵！

這樣的戰法後來就是人們說的游擊戰法，來的人多他們逃，來的人少就吃掉你！

這一回又來了二百多，消息傳到山寨上，霍一刀哈哈笑，他吩咐一切按計進行！

通往鳳凰嶺的那條山道上，一共有七個地方設下大陷阱，十個地方有暗樁！

當然，他們設下茶桌在大道上，那是山寇們的規矩，來人吃了他們備的茶，那得上山去拜山！

老龍溝的兄弟們知道這規矩，他們遠遠的停下來，派人去向高姑娘請示！

於是，杜飛當先拍馬奔來了。

杜飛到了茶棚前，有幾個漢子圍上來。

「是杜爺，你回來了！」

那杜飛看看茶棚，立刻大叫：「快，把茶換成酒，以酒代茶！」

有個頭目驚道：「來的是朋友呀！」

杜飛已拍馬直上鳳凰嶺，他在馬上大叫：「換酒，小心侍候客人！」

他疾馳而往山上去，有許多漢子覺得怪怪的，却又沒有時間向杜飛發問。

這一邊，高貴貞與李自成併馬在大道上，老龍溝來的兄弟們，很有秩序的站在大路上，他們不說話，就等着對方的人表現了！

高貴貞對李自成道：「李自成呀，我會常來找你的，我是不會忘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多麼的愉快！」

她忽的又低問：「你愉快嗎？」

李自成道：「我高興得不得了！」

一笑，高貴貞又問：「你會想我嗎？」

李自成到了此刻，杜飛不在的時候，他才說了心中的話，道：「老實對姑娘說，我還是頭一回來到此地，如果不好，我眞打算去老龍溝找妳！」

高貴貞一聽，道：「眞的嗎？」

李自成道：「這當然是以後的事！」

高貴貞自懷中摸出一個小小玉珮，急匆匆的交在李自成的手中，道：「快收下，你若去老龍溝，帶着這玉珮，他們就會迎接你。」

李自成收入袋中了。

於是，有個漢子挑了一擔酒過來了。

這是對前來的朋友表示歡迎的行動，高貴貞在馬上只點點頭，那幾個藍衫漢子們已分別把酒往老龍溝來的兄弟們木碗中分倒着。

那年頭山上兄弟們下山，腰間就是一隻木碗，另外便是一把刀。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忽聽山峽道上傳來牛角號聲與擊鼓聲，山上還燃了衝天三眼子火砲三聲响，只見一大隊人馬奔到山口來。

高貴貞抬頭看，她認得爲首的兩個大毛漢，可不正是那霍一刀與宮覺二人走在人前面。

跟在霍一刀身邊的還有個杜飛。

霍大牙很遠就發了狂笑聲：「哈……甚麼風把高大姑娘吹送到鳳凰嶺來了，哈……」

宮覺也大笑：「高姑娘芳駕降臨鳳凰嶺，是咱們大伙的光榮呀，哈……」

「哈……」

他二人先笑，怪了，跟來的人們立刻全都笑，聽起來笑聲很複雜，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很興奮。

大隊人馬到了高貴貞與李自成二人馬前，杜飛又對李自成道：「快過來，過來見見當家的。」

李自成立刻跳下馬，拋去韁繩奔過去。

「小子李自成有禮了。」

他這兒單膝要跪下，霍一刀頓覺頭一昏，他猛搖頭，急忙對李自成道：「咱們已是一家人了，別來這一套，上山寨，你老弟坐第三把金交椅。」

杜飛等一聽也歡喜，高貴貞下了馬，她拍拍另外馬背上馱的箱子，對杜飛道：「杜頭目，我的話兌現了吧，吙，這兒是你們的，我們連碰也沒碰過。」

杜飛抱拳道：「高姑娘，我佩服呀！」

霍一刀對身後的人們吩咐：「兄弟們，今天來了貴客，後山養的牛殺三頭，羊宰十隻，去酒庫抬出高粱酒，咱們同老龍溝的弟兄們醉三天吶。」

「好吔！」大伙這一吼叫，聲音迴蕩在山谷中。

霍一刀對高貴貞道：「高姑娘，你我一同上山寨，霍大牙掃榻以待。」

不料高貴貞笑笑道：「霍當家的，吃喝玩就免了，我只有兩件事情對你講。」

霍大牙道：「高姑娘，甚麼事回到山寨再說吧！」

高貴貞却走近李自成，她伸手拉住李自成的手，道：「霍當家的，他叫李自成，我們雖還沒有夫妻之名，却已有夫妻之實了。」

一聽，全楞了，這個姑娘眞坦白。

霍一刀哈哈笑，他拍拍李自成，道：「好傢伙，三寨主眞的有福氣呀，娶了個大美人呀，

哈……」

李自成也有些赧然的一笑。

高貴貞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一路上有太多的機會下手奪寶，可是我沒有。」

她衝着李自成一笑，又道：「一方面我不要我的未來丈夫失信於人，另方面更爲了咱們雙方和氣，我爹很重視這些的。」

霍大牙道：「我們永遠信守雙方條約，互不侵犯，相互支援。」

高貴貞道：「所以我才會護送這些寶物而來。」

眞大方，她替李自成拍拍頭上的黃土，又道：「霍當家呀，你們以後對我這未來丈夫多多關照，愛護，絕不能對不起人呀！」

霍大牙拍着胸口叭叭响，道：「關於這一點，高姑娘呀，你就放一百二十個心好啦。」

宮覺接道：「我大哥一見面便封他爲三當家，單只這一點，高姑娘，妳可以安心啦！」

高貴貞道：「我會時常來此地的，我會知道你們是不是欺侮他的年紀小。」

杜飛笑道：「高姑娘呀，我們歡迎妳常來玩，山寨上設下妳的房，妳看怎麼樣？」

高貴貞笑了。

但她忽然把手一揮，又道：「抬過來。」

只見隊後面匆匆的四個大漢抬來一隻大箱子，只一看便知道是杜飛送高貴貞他們的一箱銀子。

箱子抬來放地上，杜飛急忙上前問：「高姑娘，這不是送你們的一箱銀子嗎，妳眞客氣，不要了？」

高貴貞笑笑，道：「杜頭目，你的大方令我高貴貞感動，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了。」

「甚麼事情？」

「江湖規矩。」

一怔，杜飛回頭看看霍大牙！

宮覺道：「杜老弟有甚麼失禮之處嗎？那就請高姑娘當面指教。」

高貴貞道：「我說過，杜頭目很夠意思，只是忽略了一件大事情。」

李自成道：「高姑娘，甚麼呀，你快說。」

高貴貞溫柔的摸着李自成面頰，道：「若非爲了你這小寃家，這兒五箱寶物早已運去老龍溝了。」

她此言說得沒人懷疑，李自成不懷疑，杜飛更不會有所懷疑。

只見她忽的對霍大牙道：「當家的，龍行有雲，虎走有風，所謂狠走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我們一路護送的五箱寶物，說得清楚，是要當你的面大家說個明白，理個清楚。」

霍大牙與宮覺一怔間，杜飛道：「高姑娘，莫非你打算對這五箱寶物……」

高貴貞道：「江湖例律，見者有份，道上規矩，見一面分一半。」

她把雙手放在腰間的刀把手上，又道：「我高貴貞不對自家盟友强取豪奪，也不多相求，但憑霍當家的一句話，只要霍當家的話出口，高貴貞可以甚麼也不取，率領我的人馬回老龍溝。」

杜飛聽得一瞪眼，宮覺氣得臉發白。

霍大牙故裝糊塗的道：「姑娘的意思是……」

高貴貞尚未開口，隊中有個大頭目李老八大聲道：「咱們姑娘說得清楚，見一面分一半，這還聽不懂呀！」

霍大牙忽的仰天一笑，道：「高姑娘，妳原來到了地頭上才要求分一半呀！」

高貴貞道：「一方面爲我未來丈夫，另一方面全個義氣，這餘下的全看你霍當家的了！」

霍大牙正在思忖，杜飛道：「我有話要說！」

高貴貞道：「你甚麼話也不用說，便是這五箱寶物是你自己家裡的，此刻也由不得你了。」

杜飛看向李自成，李自成在發楞。

* * *

江湖上頭頂理字，雙手托着仁義二字，那是理直氣壯的，高貴貞就是這個模樣。

高貴貞的二百五十人聽得直點頭，他們的高姑娘令他們佩服，那不只是高貴貞的武功高，心機才叫他們更爲讚賞，眼下高貴貞的這些話就叫他們心折。

大伙便是玩上性命也認了。

雙方話到僵處，顯然也令霍大牙這一方心中不痛快，但霍大牙的心中也明白，高貴貞這是實在話，她若中途來陰的，杜飛二人不但早死了，這些箱中之寶，他們連聞一聞也聞不到。

只不過若是退一步想，這高貴貞却又帶着那麼一些咄咄逼人的意味，是的，在陝北，這一年來他爹率領老龍溝人馬，混出個闖王的名號，五千人馬的場面，這鳳凰嶺難與之相抗衡，大伙立下盟約，成了盟友，可是這高貴貞這又算甚麼？

霍大牙也是有頭腦的人物，他看看杜飛，又看看李自成，平淡的對杜飛道：「杜頭目，弄回這些金銀珠寶回來，也是你二位玩了性命的結果吧，不是憑空檢來的，對不對？」

杜飛道：「我同李老弟二人玩

了性命，血戰金婆婆一家人，才在十里舖金家莊鑽入地洞中幾乎被機關悶死，井水淹死，九死一生的才找到這些寶物金銀，如果再要屬下深入地下，實在已無那個膽子了。」

霍大牙道：「眞是苦了你二人了。」

他又向李自成道：「老三吶，是這樣嗎？」

他眞叫會拉攏人，有那麼一點「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味道，叫起李自成爲老三。

李自成全身一緊，他才多大呀，當起鳳凰嶺的三當家來了，他行嗎？

但李自成還是重重點頭，道：「不信可以去金家莊查一查，杜大哥的話沒有過火。」

霍大牙笑對高貴貞道：「高姑娘，你聽到了嗎，這些金銀寶物可不是憑空到手的，那是出生入死得到的！」

二當家宮覺也道：「如果是你們老龍溝發了一票被咱們知道，高姑娘，要不要見一面分一半呀！」

高貴貞仰天一聲笑，道：「如果是你們也有這樣的機會遇上，而且也像我們一樣的一路平安護送到咱們的門口，二位當家的，不用你們多說，咱們即會當面鼓對面鑼，撥着算盤一五一十的來個二一添作五了。」

立刻，她又把對方的口封住了。

老龍溝的人們幾乎要拍巴掌叫好了。

這就是鬥心智，有時候鬥心機比之鬥功夫對殺對打還重要。

高貴貞在雙方一頓之間，立刻又道：「霍當家的，咱們也不用多言了，高貴貞說過，怎麼處理，全憑你霍當家一句話了！」

她撂下話便雙手叉腰張大了眼睛，一副神聖的樣子！

霍大牙幾乎氣炸肚皮，但他神色却又是泰然自若。

宮覺雙手指頭像炒乾豆一般作响，幾乎要罵人了。

杜飛却對李自成道：「兄弟呀，你看這事怎麼辦？」

李自成一楞，高貴貞已叱道：「杜頭目，這事應由霍當家決定，李自成才剛入你們一夥，他知道甚麼？」

她走近霍大牙，又道：「霍當家，分與不分，高貴貞在等你一句話了，不分，我立刻率人走。」

霍大牙忽的一聲怪吼：「娘的皮，分！」

他這麼一吼，老龍溝這邊的人手立刻狂歡大叫起來。

鳳凰嶺的人馬多一倍，但却無人吭一聲。

杜飛以爲，如果動手殺，老龍嶺的人馬休想佔到便宜，而李自成……

杜飛就是擔心李自成，一旦動上手……

忽見高貴貞走近李自成，道：「我親愛的小丈夫，其實我索的這些也是應該的。」

這句話聽得人們怪怪的，這是甚麼話？

不料，這高貴貞眞的有頭腦，她說的話令人無法對她反感。

李自成雙眉一挑間，高貴貞又道：「李自成，我說過，我們雖未結婚行禮，可已有夫妻之實了，對不對？」

李自成還能否認？他點頭。

高貴貞道：「我索的這些東西，也算是爲咱們未來的花用，這是你出生入死弄上手的，老婆代你索一些，這不正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對，對，有道理。」

這是高貴貞身後三員大將中的張翠山吼來的。

霍大牙臉色鐵靑，全身發抖。

其實，如果李自成不來，杜飛一人歸來，又沒有這些金銀寶物，霍大牙他們日子還是要過，一旦有了這些，反而個個心中不平，火冒三丈，無他，貪也。

此刻，霍大牙又是一聲吼：「取來毛毯舖地上，咱們今天聽高姑娘的，就他娘的來一個二一添作五的分吧！」

他此言一出，鳳凰嶺的人們未動，老龍溝的人立刻取來三件大毛毯舖在地面上。

宮覺低頭道：「當家的……」

霍大牙道：「別說了，外財不富命窮人，便是一半吧，也是咱們外快，認了吧。」

只見幾個鳳凰嶺頭目匆匆自茶棚中拖出幾張板櫈，雙方頭目各自坐下來。

又見幾個哨兵，把五箱金銀珠寶掀開箱子傾倒在毛毯上面，堆了起來。

嘩啦啦，只見金光閃閃，銀芒四射，珠寶翡翠寶石古董，看得人們眼也花了。

高貴貞也看得動容不已。

「你們大伙看看，這麼多的金銀珠寶呀，那金婆婆雄霸一方，搜刮了這些寶物，她花得了嗎？」

高貴貞說着，低頭看看寶物，又道：「金婆婆絕對想不到這些寶物是替咱們雙方積存的，她一家人反而全部死絕，她絕子絕孫了，所以啦，寶不需多，夠花用就好，寶多了是會短命的。」

霍大牙心中罵：「放你娘的狗臭屁！」

宮覺心中同樣罵：「你他娘的

多多益善。」

這時候，四週圍了幾百人，大伙均是大眼瞪小眼，手心流了汗，只見金子全是金條元寶，銀子一個就是五十兩，這幾年川陝甘鬧飢荒，人們日子不好過，有銀子的人們都把金銀堆起來，看着窮苦的人們啃樹皮，一點兒沒有慈悲心，幾十個漢子搓着手，看着那堆金銀分兩批。

那些頭目們這時候不少雙目有紅光。

高貴貞又淡淡的道：「知足者常樂，各位，當知先人有良言，『良田萬頃日食一斤，大屋千間夜眠八尺』，今天有了這些寶物，足夠每個人快活一兩年，還有得剩餘的，回去以後，一五一十的分給你們大伙，這就叫做有飯大家吃，事活兒大家幹，有福要同享，有難大家當。」

高貴貞正說着，忽然有個箱底下露出一個大荷苞，是繡有鴛鴦的金絲袋。

有個漢子剛伸手，高貴貞動作奇快的飛身而上，一把搶奪在手上。

這個動作太突然，立刻引起霍大牙那一邊人的不滿。

「高姑娘，你還是自己動手了！」

高貴貞道：「這隻鴛鴦荷包我太熟悉了，霍當家的，他是我娘的東西。」

霍大牙道：「你娘？」

高貴貞道：「我娘有個妹子困居在延長縣境，聽說我那個可憐的姨呀，她的丈夫是被人害死的，我娘就是聽了消息連夜去了延長縣，不料我娘一去了無消息。」

她舉着這手上的荷包，又道：「這是我娘常帶在身上的東西，怎麼會在這箱子裡？」

霍大牙道：「高姑娘，這是眞的嗎？」

高貴貞道：「絕對不假。」

霍大牙道：「既然妳這麼肯定，高姑娘，你說說，這荷包之中裝的是甚麼？」

「十顆辟邪寶珠。」

高貴貞邊說邊把荷包扯開來，立刻間銀光閃閃，果然是十顆寶珠。

霍大牙等看得吃一驚，顯然，高迎祥這個武功不錯的老婆馬飛女死了，要不然這荷包……

杜飛也以爲高迎祥的老婆死了。

祇見高貴貞落淚了。

高貴貞喃喃的道：「我率兄弟們潛去延長縣附近，明的是找買賣弄幾票，實際上是找我娘，想不到我娘已不見了，她必是遭到金婆婆的毒手了。」

李自成一聽，忙上前道：「我已把金婆婆殺了，高姑娘，金婆婆一家全死絕了。」

高貴貞道：「我爹必傷心死了。」

她抹着眼淚，對霍大牙道：「霍當家的，這荷包不能分，但我也不佔便宜，你們多分一百兩黃金吧！」

她對李自成又道：「你算是替我們報了仇，我爹是恩怨分明的，他日必前來當面致謝。」

李自成道：「已是自己人了，致的甚麼謝，我如果有機會，應前去拜見……拜見……」

高貴貞道：「拜見你未來的岳父大人吶！」

李自成笑得不自在，那面，霍大牙嘆口氣道：「高姑娘，妳娘也太粗心大意了，她隻身前去延長縣，那地方是金家地盤呀！」

高貴貞道：「率人目標太大，引來官兵就不好了。」

她忽然掩面哭了起來：「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又來了這一套哭喊。

陝北地方的習俗，人死了就得這麼哭叫。

很快的金銀珠寶分好了。

很快的，雙方急急又裝箱，每一方各一半，祇不過霍大牙這邊多了一百兩金子。

於是，老龍溝這邊二百五十人排了隊往南走，他們應該很高興的，但聽了高貴貞騎在馬上一邊走一邊掩面哭叫：「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高貴貞還眞的以爲她娘馬飛女死了吶。

聽，她哭叫得好心酸。

帶隊的高姑娘如此傷心欲絕，大伙誰敢開口笑，那是在找死了。

李自成很想追上去安慰高貴貞，但他見杜飛向他搖頭，便忍住了。

老龍溝的人全走了，當然也分走一半金銀珠寶。

李自成當上三寨主，那可不是霍大牙的恩典，而是霍大牙聽了杜飛的話，這李自成的功夫了得，他才會大方的立李自成爲三寨主。

杜飛的武功就叫霍大牙佩服，如果杜飛說李自成的功夫高出他甚多，那還了得？

要知道那年頭各路人馬佔山爲王的人全憑本事，功夫高就是王，沒功夫就當嘍兵了。

李自成不但功夫高，李自成還帶來這麼多的金銀珠寶，他當上三寨主，誰都沒話說。

祇不過李自成同他爹就不一樣。

李自成他爹李高壽却是個耿直的陝北人，李高壽的品行是貧而不賤，窮而不盜，他是怎麼被武功高的金大昌勒死在延河的？那是他撞見金大昌勾引他的老婆，他追到延河邊與金大昌理論才惹出大禍。

李高壽也不想一想，延長縣是誰的地盤，由得他指罵金大昌呀！

金大昌是一不作二不休，幹掉了李高壽也乾淨，那一年李自成不足十二歲。

年輕的李自成與他爹就不同，他記得小時候就有人找上他家門，打算拉他爹上山去，爲了這事，他爹連搬三次家，躲着人家來找他，從米脂縣搬到了延長縣。

李自成上山來了，他不來行嗎？這些天他殺了那麼多的人，官家是不會放過他的。

李自成不是天生殺人胚，他這是被逼的。

天底下沒有人天生就是大盜，沒辦法呀，人嘛，誰不爲生存？如果連日子都過不去，眼看那些有錢人吃香喝辣財大氣粗，有血氣的人就會拚命。

天下大亂，看吧，到了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時候，差不多就到時候了。

＊　＊　＊

高貴貞騎在馬上還在呼喊吶。

她已經呼喊了一天半了，她帶來的二百五十嘍兵們，一個個像是從冰窖裡走出來似的僵硬呆板，就好像有人欠了他們銀子不還似的。

高貴貞的嗓門已經帶點嘶啞了。

嘶啞的聲音更凄涼：「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通天堂，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通天堂。」

不少嘍兵流了淚，淚與汗水和一起，那水更鹹了，苦澀的令人想舉刀殺人。

高貴貞這批人就快走到老龍溝口了，忽然間，遠處有匹驢子盤腿走得快，驢背上那人還把一條腿盤在驢背上，想是騎得太久了，才會這樣子。

遠遠的，高貴貞就看到。

高貴貞一看吃一驚，她張大眼睛張大嘴巴，那一句往西道路通天堂，天堂二字不出口了。

「噫，好像是我娘？」

這就奇怪了，鴛鴦荷包已失，她娘必是被人害了，怎麼又會遇上她娘？

高貴貞心中嘀咕：「莫非遇上活鬼了？」

這句話她不敢說出口，手下大將尹六郎是個鷹眼人物，立刻呼叫了：「是夫人吶，夫人沒有死。」

他叫着便往另一路上迎去了，於是，二百五十嘍兵齊奔跑，這光景如果是鬼，早嚇跑了。

高貴貞不動，她勒馬在大路上，雙目盡是淚水。

遠遠處那個騎驢的，她頭插一朶馬櫻花，腰拴一條紫皮帶，兩把尖刀在一側，鹿皮快靴上有泥巴，粉紅褲子紮褲管，別看已經四十多，一雙奶子還有彈性的抖動着。

這個女人會武功，當年在西安城跑碼頭拉過場子玩刀槍，她的名字叫馬飛女，現在應改爲馬飛婆了，因爲馬飛女那是二十多年前人們呼叫她的名字。

馬飛女見是老龍溝的兄弟們圍上來了，她笑罵：「你們這批小王八蛋，一個個溜出老龍溝幹甚麼呀！」

李老八用手一指，道：「夫人，你瞧，咱們姑娘哭成個淚人了呀！」

馬飛女抬頭看：「這個野丫頭，她也出來了。」說着拍驢一聲叫：「得！」

那驢盤腿便迎過去了。

大伙立刻又回來，且看這個母女二人如何說。

驢馬碰一起，高貴貞一聲大叫：「妳沒死呀，娘！」

這是他媽的甚麼話，可也是由衷而發。

馬飛女聽得全身不自在：「我的寶貝女兒呀，妳怎麼咒妳娘死呀，妳瘋了，不像話。」

「哈……」圍上來的李老八那批嘍兵們忍不住的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高貴貞也破涕爲笑了。

弩了快兩天了，大伙弄了那麼多的金銀珠寶，本應該高高興興的回老龍溝，可是死了夫人，怎麼也高興不起來了。

如今忽見夫人騎驢回來，這弩了許久的快活便一下了爆發出來了。

大伙圍住這母女二人哈哈笑，笑得馬飛女大吼一聲：「別笑了，老娘頭上長角啦！」

高貴貞道：「娘，妳嚇死我了。」

馬飛女吼道：「我的寶貝女兒，是那個不要命的欺侮妳了，害妳哭成淚人了。」

高貴貞忽自懷中取出鴛鴦荷包袋，道：「娘，妳看這是甚麼？」

馬飛女一看驚喜的道：「喲，我的寶貝女兒呀，娘的荷包怎麼會在妳的手上？」

高貴貞看看天色，大吼一聲：「紮營造飯，吃過了再回老龍溝。」

嘍兵忙開了，他們有兩匹馬上馱的就是行軍鍋與行軍糧，乾柴野地多的是，立刻有人去撿拾。

（未完・四）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分道揚鑣除惡霸　各有收穫抓兇徒

上文提要： 勝一豪攔在半路等於心忍，意在測試他的武功與智慧，果然武功不含糊，之後勝一豪故意朝長德方向走，那是去抓金龍寺惡僧了智，半路才繞道向東去狠牙口，於心忍則帶鐵二冲前去領賞……於心忍決定前往狠牙口，路經清風鎮打尖，看到魚老頭父女倆受「通寶賭坊」五個大漢的敲榨，問起內情，原來他們的水老闆要娶荷花做姨太，於心忍聽後決心相幫……

趙麻子道：「你抓我趙管事一人就成了。」

望着尚在流血不停的趙麻子，於心忍道：「好，姑且相信你一次，誰叫我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呢！」

清風鎮上才剛開市呢，通寶賭坊的那棵吊人樹下面，却哼呀咳的走出一行人來，徐徐的出鎮北直往桃花渡。

就在這羣人的後面，於心忍騎在馬背上那份輕鬆自在，可眞的惹人詬，光景看來，直似在遊山玩水。

這種消息也傳得快，清風鎮上立刻傳遍……

當然，魚家飯店的魚氏父女二人也知道了，只是他們心中明白而嘴巴可閉得緊，因爲桃花渡還有個水行雲呢！

* * *

清風河的水悠悠往東流，河不寬，却是細白色的沙底，把清風河水襯托得更見清澈明澄，這時從桃花渡口，有個錦衣微胖大漢，手上提着條皮鞭，騎了一匹黑得發亮的壯馬，「的的得得」的往那座高大莊門馳去，馬後面四條狠似的獒犬，嗷嗷叫着緊跟在馬後面。

這時走在前面的趙麻子，早高聲叫道：「東家！」

不錯，騎馬溜狗的錦衣大漢正是桃花渡水家莊的莊主水行雲，一早他溜狗回來，正要回莊呢，聞得清風鎮來的一行人中有人叫他，先就一怔，自語道：「這不是趙管事嗎？」

調轉馬頭迎上前去，水行雲已看了個眞切，光景還不只是趙管事一人，數一數八個人，全部通寶賭坊的伙計全來了，而且一個個鼻青臉腫，而趙管事左手托緊右腕，一隻耳朵已不翼而飛。

再往後面看，一個年輕人騎在馬上，一副好不自在的得意模樣。

水行雲怒喝道：「這是怎麼回事？」

趙麻子正要開口，馬上的於心忍笑道：「大麻子，這個人可是你的東家吧，快向他討取五百兩銀子，完了我還得趕路呢！」

趙麻子見了水行雲，膽氣又壯起來，回頭罵道：「好個潑皮無賴，大清早你跑到通寶賭坊耍狠敲詐，如今見了我們東家，看你小子還有甚麼本事使出來！」

於心忍嘿然一笑，道：「當眞是强梁手下盡惡人，看來我要把贏得的五百兩銀子弄到手，只怕還得一番折騰呢！」

水行雲豹目怒睜，冷冷道：「朋友，看你年紀輕輕的，照模樣看也是個初出道的，別以爲學了那麼幾手就要在江湖上玩狠使橫！」他

緩緩翻身下馬，又道：「江湖上五花八門的狠角色，我水行雲見得可多了，敲詐銀子可也不作興你這種要法，朋友，報個萬兒，且讓水爺掂掂你有沒有夠份量。」

於心忍笑道：「水大莊主，我這是初出道兒，還眞被你一語道破，不過甚麼事情總得有個起頭，而我也正在費盡心機，挖空心思，千方百計的把自己塑造得在江湖上有聲有色，比方說我在你那家通寶大賭坊的傑作，就是這樣！」邊說着，他緩緩的翻身下馬來。

水行雲臉上顎骨抖動，繞腮短髭根根如戟，豹目一瞬不瞬的逼視着儀態瀟灑，態度輕鬆的於心忍，只把右手向趙麻子擺動幾下，道：「你們八個也太不成氣候，滾回莊裏去把傷包紮好，這裏用不到你們丟人現眼。」

八個人身子才動，於心忍哈哈笑道：「各位好走，等我取了五百兩銀子以後，願意的話就跟我折回清風鎮，我做東請各位喝個醉。」

嘿然一聲沉笑，水行雲道：「一個人在江湖上，如果把成名建立得似水某今日地位，尊嚴與地位實不容人稍加污蔑與糟蹋，尤其你這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當然，如果我沒有容人雅量，稍不如意即大張撻伐的與你這後輩一般見識，又豈能成爲方面人物，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你走吧！」

聳肩打個哈哈，於心忍道：「水大莊主的話眞令我既佩服又感動，只是我這就要拉馬上路的，不過……」

水行雲低沉的道：「你只管說。」

食指擦了一下鼻子，於心忍小心的道：「你的這幫手下是不成材，明敞着想玩我，水大莊主你想想，我大清早提了五百兩銀子上門去，我這是誠心誠意的想在你那賭坊玩兩把的，明白些說，算是你賭坊的顧客，既是顧客，就是你們的衣食父母，那有坑陷自己衣食父母的，推莊的一把牌我來掀，其結果癟十癟十，我的比他的硬一級……」

水行雲微胖的臉上青一陣又白一陣，雙目直視不眨。

於心忍只裝未曾見似的又道：「豎橫也不過銀子五百兩，你們那些伙計竟動起刀子來，他們殺我連帶的把個推莊的也捅死在賭坊，只怕這人命官司有得你水大莊主麻煩了。」

水行雲緩緩向於心忍逼近，邊厲色疾言的道：「話說完了沒有？」

於心忍笑笑，道：「在下只說出了原因，這後果尚未說呢。」

水行雲道：「快說！」

於心忍伸着右手，道：「所謂後果，就是向你水大莊主取回我贏得的五百兩銀子，如此而已！」

先是嘿嘿一陣笑，然後轉變成捧腹狂笑……

於心忍却來個隨聲附和的哈哈笑起來……

突然，水行雲怒指於心忍，道：「我是如此的慈悲爲懷，而你却又恁般的不識好歹，江湖上當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於心忍搖頭道：「不不不，依我看，江湖上越見代有賢能出呢！」

水行雲怒罵一聲道：「你懂個屁，像你這種不識時務，難分屎香屁臭的東西，如何會知道江湖中事，眼前我原是要放你一條生路，而你却又賴着臉皮不即離去，我問你，就算我把五百兩銀子送到你手上，而你却走不出桃花渡地界就一命嗚呼，試問這五百兩銀子對你何益！」

於心忍輕聲一笑，道：「聽大莊主的口吻，敢情你和你那八個渾球一般樣的，想要耍嘴皮子把我唬上路呢！只可惜我是下定決心，不見五百兩銀子不走人。」

水行雲雙臂在緩緩抖動，右手皮鞭像是提了一條活蛇般也跟着緩緩抖動不已，雙目暴睜中，他大吼如雷：「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夫，在水大爺面前，如此的囂張跋扈，不尊先輩，口沒遮攔，胡說八道，我饒不了你！」

水行雲可未曾揮鞭撲上，突見他上身不動，平地暴退三丈，左手一指於心忍，沉喝一聲，道：「給我撕了！」

原本一排坐在水行雲身後的四頭巨犬，一隻隻伸出半尺長大狗舌死盯着對面的於心忍呢，就在水行雲的一聲口令中，四條巨犬「忽」的一聲，已撲向於心忍。

那尺半長的狗舌，一變而成了森森寸長的利齒，黑呼呼的四條如幽靈的巨犬，全對準於心忍的頭肩咬去，光景還眞的要把於心忍撕裂當場！

於心忍猝然上彈如一鶴冲天，老籐棍就在他上冲之時已自背後抽在手中，擰身下翻中，一連兩聲擊鉢之聲中，已見兩頭巨犬倒地不起！

另外兩頭巨犬，就在於心忍的身子下方竄過去。

於是三條影子落地再起！

於是水行雲的叫聲中，又聽得兩聲「彭」！

可眞夠輕鬆俐落，於心忍落下地的時候，老籐棍已插上了後腰裏。

水行雲見四頭愛犬剎時間被面前這年輕人敲碎狗頭死於地上，不由得破口大罵，道：「可惡啊，你

這該死的畜牲，打狗還得看主人，你今恁般狠毒的把我四頭愛犬一一擊斃，今天你小子死定了，王八蛋你保命吧！」

「叭」的一聲脆響起自空中，水行雲隨着鞭影人已緊裹在條條鞭影中，直往於心忍的當頭撲下！

老籐棍再次被於心忍拔在手中，半空中兩下裏像時光倒流般的在空中一陣糾纏不清，才又面對面的落下地來，但見二人依然棍鞭抖撥糾纏不停……

猛可裏，於心忍一個頓樁式，雙膝一彎，左手快不可言的握住他那個怪鋼環，直推猛送中，就聽「卡」的一聲響，一聲只有他二人才聽得到的低聲脆響！

就在這聲脆響中，於心忍右手老籐棍回抽，人已退到三丈外。

好長的一聲淒厲叫聲，發自水行雲的口中，他丟鞭雙手捂住褲襠，而褲襠已在往外流血……

就在水行雲痛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遠處高大的莊門樓下面，連着奔過來四個握刀大漢。

於心忍又見兩手空空，只見他拍拍手，笑道：「水大莊主，你覺得後生如何？江湖上不作與倚老賣老，而你也只不過四十冒個頭吧，就那麼大言不慚的說甚麼一代不如一代，而我却覺得江湖代有新人出，正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呢！」

緩過一口氣，水行雲已見四個護院師父趕來，立刻戟指於心忍，罵道：「殺了這小王八蛋！」

其中一人忙走向前去，道：「莊主傷在那裏，我背你回莊去包紮。」邊伸手去扶呢，突見自水行雲褲管中掉下一節黑而紅的肉棒來，不由一驚，回望着已被三個兄弟圍住的於心忍，高聲罵道：「小子，你怎麼往我們莊主這地方下手，你於心何忍？」

於心忍笑道：「於心忍！於心何忍！哈……」

水行雲似已奄奄一息的樣子，無力的道：「殺，殺了他！」

三個莊上武師三把鬼頭刀，一聲招呼，齊向於心忍殺去。

於心忍身形轉動如旋風，老籐棍就在一陣旋轉中，三個護莊武師已各挨了一棍，却全都是打在各人的後背。

這情況十分明顯，如果於心忍要他們死，老籐棍只要上敲一尺，就是腦袋。

三個武師各自暴退中，於心忍一個空翻，人已落在通往水家那個大莊門的通路上。

他居中一站，冷冷的道：「你想這麼的回莊嗎？」

滿臉灰白之色，紫色長褲已血濕大片，水行雲怒道：「你想怎樣？」

於心忍道：「不怎麼樣，收了我的五百兩銀子走人。」

水行雲怒道：「我不給。」

於心忍呵呵又笑啦……

「不給可以，老子就守在路中央，看着你大莊主流光身上鮮血而亡，你倒地，我走人，這就叫人死爲大，我是不會同死人爭的。」

攙扶水行雲的武師早怒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已經把人糟蹋成這樣，還要怎樣？」

於心忍道：「一開始我就說得十分明白，只需把我贏得的銀子拿到手，立刻走人，偏是你們專欺我這外鄉人，從你們的賭坊就好一陣搏殺，算我命大，沒被你們殺死，這才跟着到此地來收銀子，那想到大莊主明明是鬼，我把他當神，臨了還得一拚，唉，要說我贏這麼五百兩銀子，忑也辛苦了！」

回頭望望身後，三個武師一招之間被人打得直不起腰來，這光景擺得可明顯，今天桃花渡來了惡客，不遂他願難甘休。

心念間，遂低聲對水行雲道：「莊主，君子報仇在後面，眼前先把這惡鬼打發走，總得快些回莊給你包紮啊！」

水行雲痛得連抬起頭來的力量也沒有，伸手入懷，摸出一把銀票來，小心的從中間抽出一張五百兩銀子，惡狠狠的拋向地上，罵道：「王八蛋，拿去買口上好棺材，你等着我宰你吧！」

銀票尚未落地，於心忍已一把抄在手中，一看之下，笑道：「這是廣寧府『開源錢莊』的票子，不錯！」

小心揣入懷中，於心忍側身往道旁一站，左手一讓，道：「快些，那地方最是會流血，得快些止血，最好……」

瞥了一口氣，水行雲回頭罵道：「滾你媽的蛋！」

望着一行人奔回莊去，於心忍嘿嘿笑着跨馬又往清風鎮上馳去。

這次他可眞夠得意的了，只見他一過了街北那棵吊人樹，把他那匹馬四蹄盡在街面上踏，發出「的得得」的連聲脆響來，而引得街上行人住戶一陣注視！

通寶賭坊門口尚圍了一堆人，於心忍也只是偏頭看了一眼，一逕往魚家那個客棧馳去！

魚家客棧裏還沒人上門，魚老頭拉了個櫈子坐在那兒抽旱煙，右脚還放在櫈子上，低着頭似是有一肚皮心事沒處說！

櫃枱裏，那位婉孌多姿的魚姑娘，以手托腮而滿臉憂愁的把個俏嘴嘟得好高！

馬蹄聲把魚家父女二人驚醒，忙不迭的魚老頭站起來，望着提了

個包袱進來的於心忍：「你一個人怎能同他們那麼多人打架，我們還爲你擔心事呢！」

驚喜的雙手扶着櫃枱，魚姑娘臉有喜色。

拉過一張櫈子坐下來，於心忍道：「可有甚麼吃的？」

魚姑娘忙道：「有有，早上那幾個惡棍要的東西，還未給他們端上桌，他們就急急的走了。」

魚老頭道：「快些拿來。」邊又低聲問道：「你找到桃花渡了？」

於心忍道：「是呀，我去取回贏得的五百兩銀子呀！」

魚老頭又問道：「小兄弟，容我問一句，往後他們還會再找我們父女二人的麻煩不？」

於心忍一拍胸脯，道：「我說能把你的事情擺平，當然就能替你辦得圓圓滿滿的，往後你老盡管放心，姓水的那幫人再也不會來打令嫒的主意了。」他神秘的一笑，又道：「何止是不來打令嫒主意，就算他姓水的另外幾個妻妾，只怕也得雙手拱讓他人了！哈……」

魚老頭一驚，難懂於心忍話中含意。

於心忍也不能多加解釋，因爲魚大姑娘還在他面前瓠犀微露，梨渦深陷，芙蓉笑面的爲他擺上一盤肉包子與一碗重新下的麵。

魚老頭道：「荷花，把爹喝的酒裝一壺來，切上一盤滷菜，我同於兄弟喝一杯。」

於心忍伸手一攔，道：「這時候可不作興同你老同桌共飲，再說我還得馬上趕路，我的事那才是大事呢！」

魚老頭心中明白，於兄弟是怕這時候如果兩人對飲，萬一被人傳入姓水的耳朵，自己可就別想在這清風鎮上住下去了。

魚老頭哈哈一笑，起身走入櫃房中取了一兩銀子來：「於兄弟，你收下！」

於心忍望望魚老頭，又看看滿臉微笑的魚荷花，一笑收下一兩銀子入懷！

一盤包子一碗麵，於心忍可吃得快，利時間被他悉數送入腹中。

緩緩站起身來，於心忍道：「多少銀子？」

魚荷花道：「無價！」

於心忍一怔，道：「姑娘，妳是說……」

魚荷花淺淺一笑，貝齒盡露的道：「我父女的心意，也是我對你的敬意，這種誠意是不能以價衡量，只望着這份誠意能使你明白，清風鎮上有個荷花姑娘，我就很高興了。」

於心忍一楞，旋而笑了。

＊　＊　＊

勝一豪沒有到長德金龍寺去找惡僧了智，他多繞了五十里而一馬到廣寧北面的狠牙口。

方不邪就是狠牙口人。

繪影圖形上面註得可清楚，方不邪三十八，一臉紅鬍子，身高六尺五，有一對時常露在口外的老虎牙。

單就這些特徵，不難讓人一眼就認得出來。

桐柏山西邊狠牙口，實際上算是個小鎭甸，勝一豪趕到這兒的時候，天才剛剛黑下來。

狠牙口小鎭沒城牆，可有幾處大客棧，原因是由狠牙口西去就是襄樊，不少行旅會在狠牙口過宿。

勝一豪找了一家較大客棧住下來。

當天晚上他向店小二打聽方不邪住在何處。

不料店小二却搖搖頭，道：「沒聽說過。」隨之就退出房來。

勝一豪淡然一笑，望着走去的店小二，輕搖搖頭。

快二更天了，勝一豪屋裏油燈已經熄去，看起來他似是已經上床睡了。

客店前面的大門也被關起來，只是店裏有個小二，却疾快的走出小鎭，一路朝着迎面山坳中走去，細看之下，他手裏還提了個酒壺。

約摸着這小二走了將近五六里，山溪旁已聽得幾聲狗叫，而使得店小二高聲叫道：「方爺，是我呀，小徒弟給你送酒來了！」

繞過幾株梨樹，面前是兩間小瓦房，台階上，一個大漢還站在屋門口，一條老黃狗已被他喝叱在脚前。

月光下這大漢左手叉腰，右手拿了一根鐵棍，粗聲叫道：「是小李呀，怎的這時候趕來，只怕不是單爲給師父送酒喝吧！」

小李走到小屋前面，笑道：「師父你還眞猜對了，鎭上來了個騎馬的，他在打聽師父呢。」

方不邪一怔，道：「甚麼樣的長相？」

小李緩緩的道：「大概三十來歲，長長的鼻子有些兒翹，一嘴短鬚，可有精神，只那雙單鳳眼朝人一瞪，我就一哆嗦。」

方不邪自言自語道：「不認識這樣一個人哪！」邊去接小李手中的酒。

就在這時候，突然月影下有人應道：「不認識沒關係，只要我知道你是方不邪就行了。」

方不邪與小李望過去，只見一人緩緩舉步走來，這人的脅下面還夾了把雨傘。

不錯，他就是勝一豪。

小李手指勝一豪，道：「你……」

沒有等小李說下去，勝一豪道

：「謝謝你帶我來，小費我必多給！」

小李指着勝一豪忙對方不邪道：「我沒帶他來呀！」

勝一豪笑道：「伙計，回去吧，把我那匹馬加好料，等着我們上路呢！」

小李驚道：「你們？」

勝一豪道：「我同這位方仁兄呀！」

方不邪一頓手中鐵棍，沉聲道：「閣下何人，我方不邪並不認識你。」

勝一豪道：「方仁兄，爲甚麼你一定要認識我呢，你只要跟着我一路往南走就行了。」

方不邪道：「往南，到那兒？」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當然是廣寧府衙門吶！」

方不邪大怒，道：「狗東西，你是六扇門中人了！」

勝一豪高聲道：「王八蛋是六扇門中人。」

方不邪一怔，道：「那你會是誰？」

勝一豪突然低聲道：「我呀，江湖上最沒出息行業，靠博取官家一點賞金過日子的人。」

方不邪厲吼一聲道：「娘的老皮，你比六扇門中人更可惡！」

小李突然驚問道：「這位爺，你是如何知道我會來的，你不是熄燈睡了嗎，怎麼你……」

勝一豪爽朗的笑道：「江湖一點訣，不對旁人說，小二哥，快走吧，晚了只怕會濺你一身血呢！」

小李一聽望了方不邪一眼。

方不邪左手一揮，小李回頭就跑，勝一豪尚且高聲道：「別忘了把我那匹馬餵飽！」

方不邪右手鐵棍身前橫托，月光下兩隻虎牙全都暴露出來，他厲叫道：「能幹你這一行的，手底下都有那麼兩下子，當然還得配合着一種無與倫比的殘忍手段，才能在燙手的鮮血中撿拾銀子。」

勝一豪搖頭笑道：「方不邪，你只說對一半。」

方不邪一挺胸：「噢！是那一半？」

勝一豪已雨傘握在右手中，邊笑道：「手底下有兩把刷子，那是必然的條件，如果說甚麼無與倫比的殘忍手段，我這位當事人絕難苟同。」

方不邪冷哼一聲，罵道：「他娘的，拿別人的命去換銀子，還不叫殘忍，我操，難道應被稱做仁慈不成！」

不料勝一豪呵呵笑道：「對對對，這下子你算是說對了，不但是仁慈，而且是大大的仁慈。」他踏前一步，又緩聲道：「從小的地方說，如今我找到你閣下，只要你能大大方方的隨我去至廣寧府衙，三天的路程上，我會像對待自己親兄弟一般的照顧着你，你想吃甚麼，喝甚麼，只要天底下有的，我就會爲你買來，我絕對不叫你累着、餓着，渴着、凍着，甚至我的那匹馬也由你來騎，我在地上走……」抬頭望了一眼氣呼呼的方不邪，勝一豪又道：「至於大的地方看，那更顯得我十分仁慈，如果我不悲天憫人，又怎會幹上這一行的，你可曾聽人說過，一人作惡，萬人遭殃，我如今這是在替萬人着想，難道這不是在做好事！」

仰天哈哈狂笑，滿臉紅鬍子抖動中，方不邪道：「說得好，只不過你這王八蛋能不能擋得住方爺三棍子，像你這種自以爲行善的人，方大爺眞擔心，棍子會把你砸成肉醬。」

勝一豪道：「眞要被你一棍子打死，那也怨不得人，因爲天底下爲銀子而拚命的人太多了，不幸死在你手下，那也是極端平常的事。」

勝一豪的話聲才落，方不邪已「咳」的一聲擧棍打來，其勢之疾，之猛，就算面前是塊大石頭，只怕也會被他一鐵棍砸成一堆石粉。

勝一豪的奪命傘未展開來，却暴抬合着的雨傘迎着鐵棍一粘一撥，鐵棍就在勝一豪的右身側滑去，暴伸左手，勝一豪直向方不邪抓去。

方不邪一棍子落空，又見勝一豪近身抓來，冷哼一聲，以棍尾回抽之勢，一個大旋身又向勝一豪胸前搗去。

一聲冷笑，勝一豪雨傘忽的張開來！

方不邪失去勝一豪眞正位置，而棍端已搗中雨傘，是實是虛，他還未覺察出來呢，突然雨傘一偏，勝一豪已到了方不邪身邊。

方不邪豹目一怔之間，勝一豪早暴伸左掌，狠狠的一掌砍在方不邪那皮粗肉厚的脖根上！

「叭」聲中，方不邪一個跟蹌錯步前衝，不料勝一豪右脚一鈎，六尺五寸高大的方不邪，「咚」的一聲已倒在地上，兀自咳嗽喘氣不已！

「花」的一聲收起雨傘來，勝一豪一脚鈎住地上大鐵棍，暴抬狂踢中，足有五十斤重的鐵棍，已被他踢落花草林中，且自語的道：「這鐵棍拿在你方不邪手上，大概砸死不少原不應該死的人吧。」

方不邪一衝未曾站起身子，仍然歪着身子在地上直咳嗽，邊憤怒的望着勝一豪！

一抖手間，勝一豪已取出他那特製繩子，臉無表情的道：「該上路了吧！」

方不邪突然戟指勝一豪罵道：「我操你親娘，原來你說話不算數哇！」

勝一豪已在抖着他的繩頭，奪命傘就在脅下夾着，聞言一怔，道：「怎麼啦？」

方不邪怒道：「剛才你還說如何如何的善待方大爺，怎的只一轉眼之間就忘得一乾二淨，要說你小子也太過健忘了。」

坦然一笑，勝一豪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回事，但那是對待安份的對象，你方不邪會聽話嗎？如果我不把你綑着上道，只怕走不到地頭上你早就造我的反了。」

雙手撐地，緩緩的站起身來，方不邪那個大腦袋已無法端正的放在雙肩之上，因爲勝一豪那一掌可不是普通一巴掌，斜掌砍在連着背脊的兩條大筋上，只怕不養個十來二十天的，方不邪的頭就無法放得正。

齜牙咧嘴的站起來，方不邪左手扶着脖子，氣喘如牛道：「王八蛋，算你狠，我方不邪這條命是你的了，走吧，老子跟你上廣寧府。」

呵呵一笑，勝一豪收起繩子，邊關心的道：「早這麼說，也不會挨那麼一下子了，不過還算你聰明，沒有像瘋狗般的再打，否則難保我不把你一雙招子點破，你想想，如果沒有眼睛，那該多不方便。」

方不邪怒道：「老子是想重戰，只是你個王八蛋一掌幾乎把方大爺砍岔氣，娘的，你若眞要弄瞎老子，廣寧府的庫銀你還想要不要！」

勝一豪道：「只要你有一口氣，五百兩賞銀一兩也少不了。」

牙齒咬得「格格」響，方不邪罵道：「可惡！」

＊　＊　＊

方不邪走在前面，偏着個大腦袋望向天，似乎在欣賞藍天上那大半個月亮，跟蹌的朝着狠牙口走去！

勝一豪夾着雨傘跟在後，盤腿碎步的緊跟着，他可不怕前面方不邪逃走，因爲人若跑得快，腦袋左右擺，如今方不邪的肩上腦袋，既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還得把個大毛臉仰向天，自不會從他的手上溜走了。

三更天，二人已來到客棧前面。

勝一豪就在門外一站，高聲叫了一聲：「伙計！」

「吱」的一聲，客棧大門應手而開，小李一下子就閃出門來，見方不邪抬頭望天，早笑道：「三更天快過去了呢！」

勝一豪笑道：「拉馬來，我們這就上路了。」

小李一怔，回望依然望天的方不邪，道：「師父，你眞的要跟他去廣寧府？」

方不邪頭未動，只厲聲道：「去牽馬來！」

小李不解的應道：「是！」

不旋踵間，勝一豪的那匹「烏雲蓋天」已被小李從槽上牽出來。

勝一豪摸出一錠銀子，塞在小二手內，邊拍着小李肩頭笑道：「往後再拜師學藝，那得先打聽清楚，我這裏送你八個字，那才是夠格當人師父的，你找這種人準不會有錯，那就是，『德高望重，武藝精通。』像你這位師父，也只是耍狠有餘，武藝稀鬆，哈哈……」

仰面依舊望着天，方不邪冲天大罵，道：「放你娘的屁！」

接過絲韁，勝一豪笑道：「別罵了，省些力氣吧，我問你，是喜歡走路呢，還是願意騎馬？」

方不邪罵道：「你他娘的會把馬讓方大爺騎？」

勝一豪不以爲然的道：「這是甚麼話，我不是事先說得一清二楚嗎，只要你打從現在起，不再造我的反，別說是騎馬，就算你狂慾泛濫的想找個姑娘，我一樣會叫你隨心所欲的達到目的，當然這一路之上你想吃些喝些，也全是最高級，最上等的。」

方不邪突然仰天更高的尖嘯一聲，大笑道：「人活千年終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與其活在刀口上，不如痛快過兩日，好小子，老子絕不造你的反，咱們這就一路聊着上道。」

勝一豪道：「那麼方兄你受傷不輕，走路不太方便，就請上馬吧！」

方不邪也不客氣，雙手攀着馬背，大腿一跨，人已坐在馬背上。

勝一豪的馬鞍只是一張軟牛皮，可也十分舒坦，馬屁股上面有個行李捲，他賺的銀子還在裏面捲着。

小李雙目有些濕濕的，道：「師父！你……」

勝一豪道：「小李呀，你能不能弄些吃的來，包上一包我們上路。」

小李一聽，忙回身走入店內，早聽得勝一豪道：「可要弄些你師父平日喜歡吃的喲！」

不旋踵間，又是酒又是滷肉的了一大包走出來。

勝一豪把吃的掛在馬背上，隨着又塞了一錠銀子，這才夾着他那奪命傘，拉着馬走去。

這一次勝一豪可未曾拐彎抹角的多走冤枉路，他直接出狠牙口走桃花渡過清風鎮而到廣寧。

勝一豪心中十分明白，不定天

亮以後，他就會碰上「索命郎君」於心忍的。

從狠牙口到廣寧府，那得走上兩三天，算里數正好是兩百八十里。

四更天走出狠牙口，天亮的時候勝一豪已拉着馬進了桐柏山，從走入山道起到李老峯下的小村店，少說也有七十多里地，這段路上可不太平！

前一段林深樹密，野狼出沒，荒草沒脛，還有毒蟒出現過，後一段千岩萬壑，壁立千仞，偶爾還會有幾個翦徑毛賊出沒在怪石嶙峋中，算得是一段窮山惡水艱難路程。

不過這段路却又是商旅必經之地，只不過商旅總是等着有個三五十人的時候才上路。

這情形對於方不邪而言，確是十分清楚，原因無他，只是他方不邪也曾在這段路上做過幾次買賣。

當然他方不邪的買賣是伸手掠奪的買賣。

旭日東升，萬物重見活躍，騎在馬上的方不邪道：「喂，我方不邪的馬前卒。」

勝一豪一怔，旋即呵呵一笑，道：「方仁兄，你可有甚麼吩咐的？」

方不邪的脖子更見扭得厲害，聞言冷冷道：「就算咱們連夜走，也得要明日天黑才能走入廣寧地界，你小子同方大爺相處期間，總得有個稱謂甚麼的，否則我叫你老鳥老蛋呀！」

勝一豪一笑，道：「說得也是，沒個稱呼的盡叫『喂』，是有些不順耳。」

方不邪道：「那就告訴方大爺你的名和姓吧，小子。」

勝一豪道：「我姓勝，往後你叫我勝爺勝老爹、勝大哥或勝仁兄，甚至勝小子不是人的，那就悉隨尊便，我不會計較這些的，因爲我是個十分注重實際的人，哈……」

方不邪怒哼一聲，道：「你的所謂實際，說穿了一文不值，唯銀子是從！」

勝一豪笑笑，道：「諸多事情，只能點到爲止，何必一定說明而令你我徒傷和氣！」

方不邪罵道：「他娘的老皮，你我之間還存在着和氣呀，哦呸！」

勝一豪連正眼也不多看的道：「至少在我的意念中尚存有令我滿意的和氣，因爲這一和氣的存在，完全建立在你沒有造我姓勝的反上面，而且我在期盼着這種和氣持續下去呢！」

方不邪冷冷的沉聲道：「勝小子，如今甚麼時辰了？」

勝一豪道：「大概卯時快過去了吧。」

方不邪仰頭翹起一臉紅鬍，晨陽中閃閃發光，他厲吼道：「這個時辰該幹甚麼？」

勝一豪哈哈一笑，道：「一路閒聊的聊忘了，是該吃早飯的時候，再說這生氣的人餓得快，方兄不提我還眞忽略了呢，對不住呀！」邊拉馬往道旁一拴，隨即取下包裹來。

方不邪下得馬來，舉着大臉望着天，走到路旁大石上坐下來。

勝一豪問道：「方兄，你是先喝酒呢，還是先吃肉，咱們這包裹裏還包了不少肉包子呢！」

方不邪道：「拿酒來！」

勝一豪隨即把一袋酒遞過去，笑道：「人騎在馬上，頭又不能左顧右盼，必然十分辛苦，喝些酒活活脈，也許好得快些。」

方不邪已不能說話，只見他把嘴巴湊在酒袋口上直往喉嚨裏灌。一袋酒足有五斤重，他好像喝了一半才罷休：「拿肉來！」

勝一豪笑道：「我這裏有花筋醬肉，紅滷猪蹄膀，還有十幾個雞子，你吃甚麼？」

方不邪道：「老子吃個猪蹄膀吧！」

勝一豪隨之把個近三斤重的猪蹄膀遞在方不邪的手上，却見方不邪高舉着直往口中塞。

那光景看得勝一豪心中一緊，他在想，常言道得好，能吃肚大漢，越吃越能幹，可是眼前這個十惡不赦的方不邪，却也是能吃肚大漢，吃飯不正幹。

望着身上的粗布內衣外面穿的羊皮背心，方不邪把雙手油膩盡在背心上抹拭，邊又拍拍肚皮，道：「勝小子，上路吧！」

十個肉包才吃了五個，小雞子也送進口中三個，勝一豪一聽要走，立刻站起身來，笑道：「方兄請上馬吧！」

＊　＊　＊

山道上勝一豪仍然牽馬前行，蹄聲敲在碎石上越見清脆響亮，順着二十多里深的老荒林中道上走，勝一豪依然的笑意盎然，他的那把奪命傘，不時的往肩上一扛，儀態是恁般的自在。

而馬背上的方不邪却也一如他所說的，要把握住眼前的「好」時光，心情輕鬆愉快的好生享受一番，要不然，他方不邪絕對無法在馬背上吹起口哨來。

方不邪的口哨聲可也是抑揚頓挫，高吭處聲貫雲霄，輕柔時廻腸蕩氣，而令前面走的勝一豪，也不由稱讚他着實吹得不錯！

漸漸的，二人就要走出這片荒林中了！

漸漸的，方不邪的口哨聲轉變成歌聲！

也許方不邪脖子傷得重，馬前的勝一豪却只聽清楚兩句來，那是：「蒼鷹怒目視大地，草莽英雄雄心壯……」

勝一豪心中明白，這全是土匪强盜們編出來的，蒼鷹與草莽人物，全都是掠奪者，當然他方不邪自不例外了！

勝一豪高視闊步的走着。

方不邪却唱來唱去的就是那麼四五句的翻來覆去唱個沒完沒了，而令勝一豪漸漸感覺有些膩煩起來：「方仁兄，你可是就會那麼幾句嗎？換點新鮮的如何？」

方不邪大怒，破口就罵，道：「勝小子，你他娘的甚麼東西，老子這身臭皮囊已經大方的送到你小子手上，而你小子也答應方大爺痛快的活上這最後兩天，怎麼你連方大爺唱幾句歌就感不耐，王八蛋你這是甚麼意思！」

勝一豪忙笑臉相迎的道：「誤會，誤會，我只是想知道你方兄除了這幾句歌詞之外，還會些甚麼更動聽的歌，當然，如果方兄單只會這麼幾句歌，那就繼續高歌吧，其實就是一歌走天下的人可多着呢，拿我來說，連一支歌也不會哼呢！」

冲天吐了一口唾沫，方不邪清清喉管，又開始高歌起來了，他依然是口哨加歌聲！

漸漸的四山有了廻響……

漸漸的，勝一豪單鳳眼怒瞪高山，嘴巴一緊，他停下脚來側耳聆聽……

方不邪見馬不前行，歌聲更見高吭起來……

勝一豪沉聲道：「方兄，你的歌聲竟引來了和音呢！」

方不邪歌聲一停，露齒一笑，道：「敢情吾道不孤，哈……」

和應的歌聲漸近，勝一豪輕鬆的道：「方兄，我們可是君子協定，你不能造我的反，而且我也有明『言』規定，這期間你若不安份，我會毫不猶豫的挖取你雙目，因爲我這個人見不得別人欺騙，你說！」

方不邪嘿嘿笑道：「勝小子，你就安心保命吧，我既不能動手，當然更不願一走了之，因爲我要認眞的看着你倒下去，我才會興高采烈而又欣喜若狂的撥馬重回狠牙口！」

勝一豪淡然道：「若眞是稱了你的心，如了你的願，那算我姓勝的祖上無德，而你方兄家的祖墳風水靈！」

突然間，迎面山道上，一列的站了三個大毛漢，其中一人髮毛倒長，繞腮大鬍連胸前，穿着的夾衣未上扣，露出個大毛肚皮來，一對金魚眼連翻中，早高聲叫道：「馬上坐的不是狠牙口的方不邪仁兄嗎，兩年不見你混闊了，看你老兄那種趾高氣揚的連看我兄弟一眼也不屑一顧！」

另一個也笑罵道：「方仁兄，聽說你跟着道上大龍頭黑千歲混，可眞有辦法，竟然還有人替拉馬墜蹬的，哈……」

方不邪冲天叫道：「祈老大，你三兄弟何不把照子放亮，沒看到我方不邪如今正受制於人嗎？」

方不邪話聲一落，祈老大一擺手中鬼頭刀道：「方兄不是在開玩笑吧！」

方不邪大叫道：「那個龜孫王八蛋在開玩笑，不信你們問他！」

問他，當然是問勝一豪。

祈老大暴睜金魚眼，道：「小子，你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勝一豪笑道：「我這位方兄說得一些也不差，他是受制於人，受制於許多要剝他皮的人，而我正是專管押送他的！」

方不邪早叫道：「『桐山三雄』的本事我方不邪信得過，只要三位能把押我的這小子扯横，馬背上現成的數百兩銀子就全是三位的了。」

鬼頭刀已揚起來，虎頭叉隨之向勝一豪面前逼近，還有那一對護手雙鈎，大敞門似的自勝一豪左面包抄過來。

勝一豪忙一擺手，道：「各位可否稍安毋躁！」

鬼頭刀一點，祈老大粗聲道：「你還要交代後事？」

勝一豪奪命傘往肩上一扛，道：「人死萬事休，何苦留遺言，我只是覺得凡事都要講求代價，天底下沒人願意幹毫無代價的事情，各位以爲對吧！」

祈老大怒罵道：「老子們不懂甚麼叫代價，眼下殺了你拿銀子走人。」

勝一豪笑道：「這就是你們的代價呀，你三人殺了我取銀子走人，如果不幸爲銀子而成仁，那就是以各位的生命作代價了。」

祈老大怒吼一聲，道：「誰耐煩聽你放閒屁！」

勝一豪搖搖頭，道：「絕非是我在這節骨眼放閒屁，比方我吧，千里迢迢，吃風喝露的抓到姓方的，其代價是官府的賞格五百兩銀子，否則我怎會給自己找麻煩的在這大山裏同賢昆仲相遇。」

祈老大破口大罵，道：「奶奶的，原來你是個道上煞星，吃賞格飯的催命鬼，今天我兄弟絕不饒你！」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令狐爽與西門風救了大風莊莊主諸葛丹的女兒諸葛紅，令狐爽乘西門風與人妖霍樂大戰之際，拿了他們的家當，放火燒了他們的帳篷……二人陪諸葛姑娘回莊，莊主因爲小爽哥看見了女兒的身體，要把女兒嫁給他，令狐爽不願意，西門風說是訂婚可救姑娘，他才答應，滿莊熱鬧之際，來了三人，原來是霍樂帶了「八指快刀」苟活前來討公道……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金鋼指法鬥快刀　百花谷口再挑戰

苟五全身骨節在響動，可是，誰也看不出他的那把尖利的刀在甚麼地方。他冷冷的道：「好吧，老夫再聽你說說你還有甚麼條件。」

令狐爽道：「我的條件比你高明多了。」

「條件就是條件，有甚麼高不高明的。」

「當然有分別，你一聽就高興了。」

「祇怕我太高興了，你就死得更早了。」

令狐爽道：「我的條件有三個，你叫這兩個男女淫賊，從大門口三跪九拜的跪到人家諸葛莊主一家人面前，大叫三聲我混蛋，叩頭謝個罪。」

他已見霍樂全身在哆嗦。

當然是氣得哆嗦。

那乖乖也在咬銀牙，銀牙咬得咯蹦響，好像她滿嘴吃的是爆玉米。

那苟五也冷笑，冷笑中向令狐爽道：「你的第二條件是甚麼？」

令狐爽道：「第二個條件更簡單，叩完頭，謝過罪，我出手揑碎他卵蛋，叫他以後老實些。」

他笑笑，又道：「剛才你老也提過，你身邊帶有止痛藥，叫這姓霍的用，我他娘的永遠也用不着。」

苟五已嘿嘿笑不停了。

令狐爽又道：「第三個條件是對你老說的。」

「甚麼？還有對老夫的條件？」

他雙手在抖動，又道：「小子呀，你快快的說，也叫老夫聽一聽，你這不尊重老前輩的臭小子。」

令狐爽却笑道：「你可得聽清楚了，你千萬別血氣衝腦當場死翹翹。」

「快說！」

令狐爽道：「第三個條件，是因爲你是非不明，頭腦昏庸，自大自狂，狗屁不通，所以你快快滾出大風莊，以後永遠也別來此地。」

他此言一出，那霍樂大吼一聲：「我要殺了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帳王八蛋呀！」

他叫着跑了，因爲苟五已如幽靈般到了令狐爽的面前兩尺之地。

那是個下刀最佳的距離，也是要命的距離。

有一道奇怪的銳芒，閃動着彎彎曲曲的光芒，那幾乎是比閃光還快上十倍的刄芒，來回穿刺七次之多。

而半空中響起了一聲怪吼。

「龍泣血！」

「噢……」

這一聲蒼老的嗥叫，傳出三里之外。

半空中祇見苟五騰空蹈虛，甩

動兩袖往外奔去。

誰都看到他的臉上好像碎了。

令狐爽暴閃中，他的左臂送到口中吮着血。

他也一把抓碎了苟五的臉。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看得在場之人都楞了。

那莊門內站的霍樂與乖乖二人，也大吃一驚。

西門風奔過來了。

西門風大叫：「諸葛莊主，快做了這一對淫賊，永除後患。」

諸葛丹厲吼一聲：「圍起來！」

莊上武師們早就火大了。

聽得這一聲叫，大伙揮刀便殺向霍樂二人。

「不好了呀！」

這是乖乖在尖叫，光景他們已往莊外奔去了。

大風莊上護莊武師七八人，發一聲喊便往莊門外追去，那霍樂尖聲叫得凄厲。

「我們完了呀，我們一無所有了呀。」

他叫，前面奔逃的乖乖也叫，叫得更凄涼，就如同天上飛的那隻孤雁在哀鳴。

二人的後面，七八個武師追得急，還有二人也窮追，這二人不是別人，乃諸葛紅的兩個兄長是也。

這時候，西門風與諸葛丹雙雙走近令狐爽。

西門風急叫：「小子啊，你受傷了也！」

令狐爽却笑笑，道：「這點傷算甚麼，我的師父傳我武功的時候，就告訴我學挨刀，而且他們用刀尖戳我，比這一刀厲害多了！」

他忽的舉起右掌，哈哈笑了。

別人看得嚇一跳，因爲他的右掌上盡是碎肉，還有一隻眼珠子，不用問那是苟五的眼珠子。

苟五還眞有那股子狠勁，重傷之下飛奔而去。

西門風道：「快去洗把手，你……」

他對着令狐爽仔細看，上下看，祇差未把令狐爽的衣服脫下來。

「小子，老夫以爲你至少挨了三刀，你怎麼祇是左手臂上被割了一下。」

令狐爽聽得哈哈笑。

令狐爽不會說出他身上套了一件金絲軟甲。

是的，他應該是挨了三刀的，那兩刀眞快，連環的扎在他的胸前，甚麼人能抵得過苟五的快刀。

令狐爽笑笑，道：「我的本事大呀，那小老頭的刀快，也抵不過我的金剛指一把抓。」

他在一個莊丁端來的水盆中洗了手，又笑笑道：「他有一把刀，我有五把刀，我的五指就是刀，哈……」

西門風也吃驚了。

西門風心中在想：「難道八仙幾人眞的打算要這小搗蛋當他們的接班人？」

此刻，諸葛丹愉快的大聲吩咐。

「重整杯盤，大家痛飲啦，哈……」

嗄，令狐爽可抖起來了，他成了眞正的大風莊嬌客了，客人們誰不豎起大拇指，讚上一聲。

西門風有些悶悶不悅的樣子，他應該高興的，爲甚麼突然不悅了？

西門風心中想的可邪了。

他想着這小子本事大，大得已經超過他了，似這麼好的小伙子，爲甚麼不收歸己用？而收取這小子的心，大概祇有女兒西門吹花了。

他也想着女兒吹花，應該十五六了，女子這年紀也該找人嫁了，那麼，這小子不就是現成的「佳婿」呀！

西門風大爲後悔，不應該鼓勵令狐爽答應諸葛丹與他的女兒訂這門狗屁親事。

他心中大叫後悔了。

＊　＊　＊

原本打算在這大風莊上住三天，西門風却改變主意了。

西門風吃完酒席就對諸葛丹道：「諸葛兄，實不相瞞，你這位未來女婿，是我老叫化子從八仙手上借來的，你老兄大概也聽過我花子當年的一段愛情故事吧。」

諸葛莊主道：「是有個耳聞。」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好像同百花谷有關。」

西門風道：「不錯，正是百花谷。」

他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接道：「三年前，吹花她娘突然出現，她帶走了吹花，至今沒有消息，我是思女心切，當時還十分着急，後來一想，那時候天下大亂，把女兒留在身邊也是不妥，虎牢關就失散過一次，祇不過此刻天下又太平了，我得把我女兒接到身邊來了。」

他指指令狐爽，又道：「我是向八仙商借來的，答應很快把他交還，所以咱們今天就得趕路了。」

諸葛丹一聽，急道：「西門幫主，這怎麼成？你帶我未來的女婿去甚麼地方都可以，百花谷千萬去不得呀，那女人誰敢惹她？」

西門風道：「你放心，這位未來女婿很有些鬼板眼，他的主意也最多，否則，我老花子也不會帶他前往百花谷去丟人現眼。」

諸葛丹道：「就這麼走了？」

西門風道：「還需怎樣？」

諸葛丹道：「雙方總得留個訂

婚信物吧？」

西門風道：「這是應該的。」

他轉而問令狐爽，道：「小伙子，身邊有甚麼值錢的東西嗎，留下來當做訂婚信物。」

令狐爽道：「有了信物，以後賴也賴不掉了。」

諸葛丹聽得一楞。

西門風哈哈笑，道：「你小子這件事也開玩笑呀。」

他對吃驚的諸葛丹又道：「別聽他信口開河，他小子喜歡開玩笑，哈……」

「哈……我的未來女婿很幽默，樂觀之人最快樂。」

西門風急叫令狐爽取一件信物來。

令狐爽身邊有的是，他摸出一顆藍寶石，舉在手上，道：「你們看，這寶石多美呀，當做訂婚禮物吧。」

諸葛丹張大了嘴巴楞住了，他很難相信令狐爽身邊還藏了這麼一顆寶石鴿蛋那麼大。

西門風也看得一怔，他心中想：「這小子必是先進入徐經太的地室中檢好的拿了不少私藏了。」

他暗自吸着大氣，看着諸葛丹顫抖着兩手接過去。

諸葛丹口中不住的道：「好，好，太好了。」

他接過藍寶石立刻一聲呼叫，道：「把紅兒的最好東西取一件來。」

果然，有個丫頭很快的取來一件錦繡。

別看祇是一塊錦繡，上面可是用金絲繡了一對鴛鴦戲水圖，河塘風光，栩栩如親臨其景。

令狐爽却笑笑藏在身上了。

其實令狐爽身上的寶物還眞不少。

他袋中是有各種寶，這中間就有通天秘笈、金八仙、金絲甲，還有十幾顆大寶石，當然又弄了霍樂的一應藏金與銀票。

現在，令狐爽眞風光，大大方方的走出莊，莊門外正遇上追那霍樂與乖乖二人的武師與諸葛兄弟二人。

這些人見令狐爽與花子頭要走，立刻迎上前。

諸葛浩道：「我未來的妹夫呀，怎麼今天就要走？」

諸葛勇道：「多呆幾天再走吧。」

令狐爽笑笑，道：「我們辦完急事就回來，二位放寬心，我已下了聘。」

「下聘？哈……」兄弟二人笑開懷了。

諸葛丹道：「沒追上那淫賊二人？」

諸葛浩道：「爹，那二人跑得眞快，好像他們爹娘給他們生了四條腿一樣，追到山邊不見了。」

西門風道：「沒有追上最好不過。」

諸葛丹一瞪眼，道：「甚麼意思？」

西門風道：「雙方動刀有死傷呀，萬一死上幾個人，今天這是一場喜，多沒意思。」

他哈哈一笑，又道：「更何況那淫賊還會幾手奇幻之術，中了他的邪，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諸葛丹不開口了。

於是，大伙互相揮揮手，算是告別了。

西門風帶着令狐爽，二人又回到了牧羊鎮，客棧中二人關上房門睡大覺！

西門風滿肚子的心事叫他睡得不安寧，他是翻來覆去直哼哼！

令狐爽睡得熟，睡得口水往外流！

令狐爽並非睡在大床上，他在橫樑上睡！

爲甚麼他要睡橫樑而不睡大床呢？

那可不是他睡不慣，只因爲八仙時常告訴他，懷中有金銀，那不一定是你的，如果一個不小心，懷中一切是別人的！

此刻，令狐爽就十分小心的上了樑上，這對他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比之他受的苦是好得太多了，所以在樑上睡得流口水！

大床上，他把床下放的夜壺用布包了擱在枕頭上，棉被裏的虛泡泡，裡面好像睡了人。

就快四更天了吧，隔壁房中的老花子已睡着了，眞辛苦，快五更才睡着。

這時候，院中跳進一個人，不，應該說是兩個人。

如果仔細看，這二人正是霍樂與乖乖二人。

這光景二人非來不可。

二人存的積蓄不少，如今全被令狐爽弄走了。

兩個人躲在通往大風莊的要道附近，緊盯着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回到牧羊鎮。

如今霍樂也明白，令狐爽不好惹，八指快刀苟五也不是這小子對手，自己又何必正面幹？

霍樂用他的手段，他對付女人的手段用上了！

隔着小窗刮的風，黑濛濛中他手掌上托了一把白粉末，攤開手掌用口吹，粉末吹向床頭上，他身後站的是乖乖，那女人手上一把刀，光景準備殺人了！

沒多久，就聽乖乖道：「中了，中了！」

霍樂低聲道：「你飛身直撲，下手要狠要準，一擊而中要害，別叫他吼出聲，娘的，隔壁還有個老花子，我來對付他！」

霍樂在牆外轉身閃，那乖乖拔身穿窗而入，她的身子直撲到大床上，同時手中尖刀已刺向棉被頭的人頭下！

那是喉管部位，逃也難了！

就聽卡的一聲響，乖乖厲吼一聲：「不好！」

她的頭上已飛下一團人影來了。

是的，令狐爽被這一聲「卡」吵醒過來，便也發現有人正拔刀欲逃！

「王八蛋，果然不死心呀！」

他暴伸雙手去抓乖乖，那女人像蛇一樣的溜出了窗戶，令狐爽抓起枕頭上破了的尿壺追出去了。

他看到有兩條人影要往牆頭躍，手上夜壺以打暗器手法打過去。

「看打！」

「砰」的一聲響，那女人抱頭一聲叫：「哎呀！」

這女人的頭上挨了一記，夜壺也全碎了！

半空中，霍樂一聲厲吼：「老子同你拚了！」

他回身彎刀十八殺，銳芒直捲令狐爽！

令狐爽越來越膽大，他一個錯步抓過去，口中不發聲，用的可是「隨心所欲」中的「開腸破肚」那一招。

就聽指風穿刄絲聲，霍樂忽覺右腕門一陣刺骨錐心般疼痛，彎刀再也握不住的嘷叫一聲，抛刀拔空飛過了院牆，他以爲逃過一劫了。

不料牆外站了一個人，這人手上握着打狗棒。

是的，西門風守在牆外面。

西門風晚出來一步，沒攔住乖乖，但他發覺霍樂外逃，他就不客氣了！

「吃我一棒！」

霍樂頭上一共挨了幾棒，不知道，但牆頭上站的令狐爽大笑道：「一本萬利呀！」

不錯，老花子西門風正是用的那接招「一本萬利」，也是令狐爽學過的那一招！

令狐爽一看就明白。

那霍樂被打得哇哇叫，黑暗中奔出乖乖來了。

這二人還眞有感情，乖乖挾住快倒的霍樂，這二人身上又挨了棒，二人也不回身動手了，拚命的往附近小巷中逃，正就是「烏龜啃西瓜」……有滾有爬逃走了！

西門風抬頭道：「小子，你怎麼不追呀！」

令狐爽道：「我爲甚麼要追？」

「噫，他們殺你呀！」

令狐爽道：「他們應該殺我呀！」

西門風道：「你這是放的甚麼狗臭屁！」

令狐爽道：「你老想一想，我把他們弄得好慘呀，如是你的話，你也會殺我吧！」

西門風道：「還有替敵人設想的呀，你小子早晚會挨刀子！」

令狐爽道：「所以我有預防的本事呀！」

西門風有些忿怒的叱道：「你對霍樂這樣的惡人，你也手軟？豈有此理！」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江湖上誰才是好人呀？我只不過暫時放了他，以後他仍然不悔改，我就會叫他挨殺，人嘛，給他一次自新機會是應該的嘛！」

西門風道：「娘的，八仙怎麼不爲你洗洗腦呀，行走江湖似你這般，危險呀！」

令狐爽心想：你們這批花子是强盜！

* * *

西門風對於令狐爽的手軟有些不甚滿意，其實令狐爽才多大年紀，這麼十幾歲就學習嗜殺，還了得！

二人拍馬往西行，大山道上馳了一百里，西門風忽然勒馬道：「有人過來了！」

令狐爽道：「我早看到了，是三個人，都是穿白衣的人，是不是？」

西門風道：「你早發現了？」

「半個時辰前就發現了！」

「娘的，發現怎麼不告訴我！」

令狐爽道：「車走直路炮翻山，各走各的溜平川，與我們何干，何必告訴你老呀！」

西門風道：「說的是不錯，可是這地方不同！」

「有甚麼不同？」

「這是大山裡，很少有行人，又是一路跟我們，能不多加小心呀！」

「我早已小心了！」

西門風正要再說甚麼，忽然前面傳來一聲沉吼：「好小子，你好大的狗膽，找上門來了！」

令狐爽與西門風勒馬站住了。

令狐爽抬頭看，只見三個白衣人攔在一道石樑上，阻住他二人的去路。

這三人中有個白面漢子在揮手！

「幹甚麼的？」

西門風道：「去百花谷！」

「回去，回去，百花谷不見外人！」

西門風低聲對令狐爽，道：「瞧見沒有，這些是百花谷的外圍組織，他們爲百花谷辦事，平時是不許進入百花谷的。」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我要是他們，才不會聽女人使喚，當她們看門犬！」

西門風已對三人道：「煩勞一聲，西門風要見你們谷主玫瑰夫人。」

那人冷冷道：「咱們知道你是花子頭，谷主早有命令，不再見你了，識相的快回頭吧！」

西門風道：「連我女兒一面也不叫我見呀！」

「少囉嗦，滾！」

百花谷的人眞霸道，西門風幾乎又要落淚了。

只要想到西門吹花，西門風就想大哭。

令狐爽開口了！

「喂、王八老蛋，你們三個全都給小爺聽清楚，小爺我是來赴約的，快叫那個女人味十足的甚麼水中花滾出來，我是來同他打架的。」

三個人一聽這令狐爽那股子氣焰，又叫出水中花的大名，立刻間楞然了。

西門風道：「小子呀，我是叫你來幫忙的，不是叫你來打架的，百花谷這地方，誰敢前來撒野呀，你不要命了！」

令狐爽道：「別怕，我是在幫你的忙呀！」

「幫倒忙呀，哦操，你這初生之犢！」

令狐爽道：「你放心，天下沒有人是神，人是人，如果有人把人當成神，這個人就是猪！」

「你罵老頭是猪？」

「你如果把人當成神，你比猪還不如，傻蛋一個！」

西門風大叫：「壞事了呀！」

對面三人中，又見那人開口了！

「喂，報個名字，咱們傳信入谷！」

令狐爽大叫：「本大少爺站不改名坐不改姓，虎牢關的令狐爽是也！」

「沒聽過有你這號人物呀！」

令狐爽叱道：「那是你們見識淺、混帳王八蛋！」

「你怎麼罵人呀！」

令狐爽道：「水中花面前也照樣罵，快去叫他出來，娘的，他曾找上老龍嶺，今天我是回報他來的！」

三個人一聽，彼此之間點個頭。

「等着，咱們去傳信了！」

令狐爽大吼：「快去，叫他快出來，少爺我要同姓水的大戰三百合！」

三個人聽得面面相覷。

三個人知道水中花在百花谷中地位，百花谷主乃是水中花親姨婆，誰敢得罪呀？這小子口氣大，要同水少爺大戰三百合，這小子甚麼來頭？

其實令狐爽甚麼來頭也沒有，他如果死了，宇文鳳幾人也許還會拍手笑吶。

西門風見三人匆匆走去，他在馬上直抱怨。

「小子啊，咱們是來求人的，咱們不是來打架的，你我二人打誰呀，娘的，你幫倒忙！」

令狐爽似乎胸有成竹，道：「放百二十個心吧，說不定我還會叫你們夫妻父女來他娘的一個大團圓，喜劇收場也說不定！」

西門風道：「若眞有此結果，娘的，我把我女兒嫁給你，你看怎麼樣！」

令狐爽搖頭，道：「幫了你的忙，絕不要你的回饋，我不是愛貪便宜的人！」

西門風道：「你不喜歡吹花？」

令狐爽道：「我已名漢有主了呀！」

「甚麼名漢有主？」

令狐爽道：「不就是承你的大媒，與那諸葛紅姑娘訂了親。」

西門風道：「只要沒有入洞房，你隨時可以賴掉！」

令狐爽道：「娘的，江湖上到底好人在那裡呀！」

西門風道：「人人是好人，人人是壞人！」

令狐爽道：「這話怎說？」

西門風道：「危及生命安全者，人人都會造反，所以，人人都想發財，你想想，都發了財，誰還當壞人呀！」

他哈哈一笑，又道：「你的八位師父才眞正叫壞人，說他們是『頭上開了洞，脚底板上流了膿，壞透了』，那一點也不爲過！」

「這又怎麼說？」

西門風道：「他們八位呀，在家不認父母，通天教他們也造反，自私自利，爲害江湖幾十年，而且每個人也都不要後，準備絕子絕孫要當神仙！」

「絕子絕孫還需準備？」

「當然要準備，你想想，八仙之中那一個有兒子呀？沒有兒子，當然也就誤了他們的孫子，有誰知道他們其中何人的兒子叫甚麼？」

令狐爽道：「我知道，他們早晚也會死，他們難成仙，他們是冒牌貨，冒牌貨都不是東西！」

西門風道：「所以我說，他們八人才是眞正的惡人！」

令狐爽道：「我的八位師父與你老人家比一比，又該怎麼評價？」

「我是天下最好的好人呀！」

「你老却同他八位沆瀣一氣。」

「放屁，你小子怎可以拿老夫同他們比？你應該看到的，花子幫上千人跟着我，如果認眞算一算，各方分散的花子兄弟，足有萬人歸我管，小子啊，這些人需要吃飽飯，這些人有的還有家眷在，我是利用他們八人功夫高，避免我兄弟少死傷，才拉他們合夥的，而且是搶那些該搶的貪官們，我幾時搶過可憐人，你說我也是壞人，眞的是混帳王八蛋，不明是非！」

令狐爽道：「喲，想不到你還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大說詞呀，領教，領教！」

西門風道：「別的且不說，昨日咱們仗義救了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例……」

他忽然伸手道：「拿來！」

一楞，令狐爽道：「拿甚麼？」

西門風道：「當然是銀子呀！」

令狐爽道：「我不欠你銀子呀！」

西門風大怒，叱道：「娘的，霍樂的存金必不少，被你一馬掃走了，娘的，我老人家在林中打兩個，我在玩命呀，你他娘的却在布幔中又看光屁股姑娘又撿銀子，好事你挑完，壞事我來幹，你忘了咱二人一條船上幹，有了好處兩分半，你如果獨食，小心撐死你個王八蛋！」

他忽的提高聲音，又道：「拿來！」

令狐爽道：「你相信我拿了淫賊銀子？」

「絕對相信！」

「哈……」令狐爽笑了。

「你小子笑甚麼？」

令狐爽道：「我是拿了他們的家當，金條銀票還眞不少呀……」

西門風道：「老夫不要多，只分一半就好了！」

令狐爽道：「好，我分你一大半，咱們這就分，分完了我拍馬回賀蘭山，這兒的事我也不管了，然後再找那霍樂，我告訴他，銀子一半被你分去了，叫他們找你要……」

他在西門風楞然中，又道：「本來我已在他們面前承認是我拿的，我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所以他們昨夜找上我，飛進窗來要殺我，不就是爲了他們的家當嗎？好，我再對他們去說，他們的家當被你拿走了！」

他下馬，而且自袋中取出個小布包，也有一巴掌那麼大，誰知道銀票一張是幾兩？

西門風急問：「小子，分了銀子你要回頭？」

令狐爽道：「我不回頭留在這兒幹甚麼？」

「你不幫我了？」

「是的！」

「爲什麼呢？」

「是因爲你老不夠意思，在這節骨眼上，不一心商量如何見你的妻子女兒，反而與我斤斤計較，所以我以爲沒有留下的必要。」

西門風大叫：「收起來，收起來，老夫我不分了，總可以了吧？」

令狐爽道：「銀票好幾張，數目也很大呀，你放棄了？」

西門風用力嚥了一口氣，道：「不……要了。」

「以後也不會找我分了？」

「絕對不會。」

「哈……太好了。」

西門風道：「小子，我老人家夠大方了吧？」

「夠，很大方！」

「我老人家不是壞人了吧？」

「絕對是好人中……找出來的。」

「甚麼？」西門風大吼一聲。

令狐爽立刻笑道：「好人中挑出來最好的人呀，哈……」

西門風也笑了：「這還差不多。」

令狐爽不笑，他喃喃的道：「就我所知道的，天下最可惡的人也恨別人說他可惡，惡人都要別人說他們是好人，天下最好的人。」

西門風罵道：「小王八蛋。」

就在這時候，遠處山峯下面飛一般的過來六個人，其中三人身穿白衣，看得最清楚。

百花谷四方有外圍，這些人的衣著是白色，那是百花谷主的規定，很容易被發現，所以這些男人是不敢進入百花谷的。

六個人很快的到了，這其中一人正是水中花。

水中花今天的打扮更好看，鵝黃外罩繡牡丹，牡丹還是白色的，更顯得他瀟洒不大方。

不大方乃是他雙手叉腰一瞪眼，這光景令人不敢領教他那女人味的惡模樣。

「喲，我眞的想不到呀，你有膽子找到百花谷來了呀，小子。」

令狐爽却立刻走上前，他抱拳一禮，道：「水世兄，在下有禮了。」

「雖是你世兄，你不配。」

笑笑，令狐爽又道：「再下特來拜訪。」

不料水中花對一邊的兩個大個子大脚女子，指着令狐爽，道：「就是這小王八蛋，氣死我了。」

大脚女子中一人却指着西門風，冷笑道：「哎唷，那不是花子郎嗎？一心想攀上百花谷呀，三年前你吃了苦頭還不夠，今天找個年輕的來，替你挨摔呀！」

另一大脚女子也接了腔道：「瞧瞧，這花子頭兒眞混帳，天下英雄有的是，偏偏找來個不懂事的娃

兒來上當，羞死人了。」

西門風急對令狐爽道：「千萬少惹這兩個母夜叉，她們幾個力大無窮，皮粗肉厚，不易對付。」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咱們連這兩個母狠也吃不下，還來百花谷幹他娘的甚麼呀！」

水中花冷笑，道：「聽聽，這小子的口氣有多狂妄呀，娘的，我恨死他了。」

令狐爽忽的一聲得意笑，道：「姓水的，我知道你喜歡吹花姑娘，因爲這話是你說的，是不是？」

「不錯，爲了吹花，我獨往終南山找你決戰。」

令狐爽道：「你却逃走了。」

「所以我至今恨死你了。」

令狐爽道：「小子啊，你太沒有禮貌了，你瞧瞧這位灰髮可憐的老人呀，你知道他千里迢迢，吃風喝霜，忍饑挨餓，冒着風險前來百花谷，爲的是甚麼？」

水中花一怔。

令狐爽道：「他乃吹花姑娘的親爹呀，娘的，你愛上了他老人家的女兒，如今姑娘的親爹到了，你起碼的禮貌也沒有，豈有此理，混帳到底……」

水中花一聽，全身一震。

「海棠秋菊。」

兩個大脚女人應聲道：「水少爺。」

水中花指着西門風道：「他就是吹花姑娘的爹。」

令狐爽大叫：「沒有她爹，這世上不會有吹花。」

那秋菊道：「好像是吧！」

原來百花谷中的人，絕口不談有個西門風。

水中花當然不知情。

他問西門風道：「你眞的是吹花妹的爹呀！」

西門風道：「如假包換。」

水中花一怔，他問身邊的兩個大脚女子：「海棠、秋菊，他眞的是……」

那秋菊一瞪眼，叱道：「水少爺，管他是眞是假，咱們把他們打走就對了。」

水中花指着令狐爽，道：「如果他眞是吹花她爹，我們祇能把這小子收拾掉。」

秋菊哈哈一笑，道：「太容易了，我來……」

她要逼近令狐爽了。

令狐爽大怒：「哦呸，姓水的，你他娘的眞窩囊，怎麼別人不找，找個婆娘替你來撐腰，這就表示你連個婆娘還不如。」

水中花怪叱：「胡說！」

令狐爽道：「你如果想得到吹花姑娘的喜愛，那就過來，過來把我打敗，你就可以在吹花姑娘面前人五人六的跩起來了。」

水中花厲叫：「秋菊，回來了，看我收拾這小子。」

秋菊猛回頭，道：「別上這小子當。」

水中花厲叫：「我叫你回來！」

秋菊祇得又回頭，滿臉肥肉在抖動，大塊頭的人物，走起路來也叫人以爲來了一堵牆一樣。

令狐爽並不怕這大脚婆娘，祇是他還未想出要如何來對付她。

令狐爽找上水中花，他心中明白，水中花的那點功夫，他太好對付了。

水中花果然大步走過來了。

「嗆」的一聲，他拔出寶劍來，冷冷道：「今天我要把你碎在我的劍下。」

令狐爽道：「少吹牛，你已丢過一次人了，如今是在你家門口，丢人呀，那才眞叫丢到家裡了。」

水中花大怒：「少耍口舌之能，看劍！」

他出手疾刺，令狐爽上身搖晃猛一閃：「厲害！」

他閃了半尺，眼皮下看着利劍往回抽，他却隨劍而上。

於是，水中花的第二招反削而來。

令狐爽忽的一把握住劍身猛一扭。

「卡！」

長劍被他一掌扭斷，那面的秋菊大叫：「快用百花鏢招呼他。」

果然，水中花旋身抖手，三支百花鏢品字形的射過來，而且射得還眞準。

若論打鏢，水中花差遠了。

令狐爽三年前就在宇文鳳的嚴厲教導下，習了一手飛刀技術。

他老弟有意要賣弄，見三隻百花鏢射來，他來一個正面大敞門，上面張口咬住一支，另外兩支挺胸迎上了。

於是，西門風大叫：「完蛋了！」

他以爲令狐爽胸前中上百花鏢，準定完蛋。

豈料令狐爽上身猛一抖，兩隻扎上身的百花鏢從他的身上滑落掉，他口中的一支一吐，吐向吃驚的水中花。

水中花手上斷劍已拋掉，見百花鏢自敵人口中射回來，急抖雙手猛着拍。

他正拍着，面前人影一閃，令狐爽已併指點在他的肩井穴上了。

那地方一陣痛，水中花的右臂也垂下了。

水中花被令狐爽扣緊了左腕，人已往地上彎下去。

兩個大脚女人奔過來了。

那秋菊大叫一聲，道：「放了水少爺。」

令狐爽大吼一聲：「混帳王八蛋，再走近一步我揑斷他的脈門。」

果然，便是三個白衣大漢也退一邊了。

祇見水中花額上在冒汗，西門風大叫：「殺不得！」

令狐爽道：「老糊塗，一邊涼快去。」

西門風聽得一楞，這小子潑皮了，娘的，六親不認了。

秋菊大吼：「你想幹甚麼？」

令狐爽道：「先說說，你們要不要這小子活？」

秋菊道：「你敢動他一根毛，咱們就絕不饒你。」

令狐爽道：「惹火了我不但動他的毛，我還摘下他的人頭當夜壺。」

秋菊道：「你到底想怎樣？」

令狐爽道：「回百花谷去，快叫那吹花姑娘出來父女會面，最好也叫那甚麼……甚麼呀……」

他轉而問西門風，道：「眞個的，你的妻子甚麼名，娘的，我一時忘記了。」

西門風道：「他叫鳳仙呀，小子。」

令狐爽道：「還有個鳳仙姑娘，快叫她二人走出來，晚了，他的右臂準報廢。」

那海棠急道：「快，快呀，咱們快回百花谷。」

果然，這兩個大脚女人發了狂的往回奔，遠遠看去，活像兩隻大山熊一般。

令狐爽低頭對水中花道：「痛不痛？」

「痛！」

「眞的是大實話，我也知道痛，我更知道你永遠也打我不過。」

水中花滿眼仇恨的道：「憑甚麼如此說？」

令狐爽道：「你好比溫室一朵花，經不起風吹和雨打，我好比荒野中一根草，不怕風吹和雨打，所以我學的本事比你的紮實呀！」

「你放屁！」

「如若不信，咱們再比劃。」

「你會放了我？」

「我這就放了你。」

他還眞的動手解開了水中花的穴道。

「怎麼樣？你看我多大方，你快活動活動筋骨，等你血氣一通，咱們再打一架。」

水中花怔了。

水中花滿臉變成羞愧色，他重重的道：「你爲甚麼這樣子，這樣子吹花更不愛我了。」

令狐爽道：「你愛吹花？」

「是的！」

「吹花是你的了。」

水中花道：「你……不是爲吹花而來？」

令狐爽道：「是呀，祇是我已是訂過親的人了，所以吹花是你的了。」

水中花驚喜的道：「你訂過婚了？」

令狐爽道：「是呀，我的媒人就是他。」

他指着西門風，又道：「不信你問他。」

西門風道：「不錯，大風莊的閨女叫諸葛紅的，他們已訂了親。」

水中花活動了雙臂，顫巍巍的站起來了。

他衝着令狐爽一抱拳，道：「兄台，我不該誤會你了，眞是對不起呀！」

「哈……」令狐爽樂了。

這也是他來此的第一步計劃。

西門風也笑了，他心中想，這小子眞詭呀！

果然，水中花伸手拉住令狐爽，道：「歡迎你來百花谷外玩。」

令狐爽道：「爲甚麼在百花谷外玩，爲甚麼不去百花谷中玩？」

水中花道：「不能，因爲我姨婆討厭男人近入百花谷中，她禁止男人進谷。」

「你也是男人呀！」

水中花道：「我們是近親一家人，那是不同的。」

祇見這兩個人併肩在山道上愉快的聊上了。

二人正在談得愉快，嚄，從遠處奔來七個女人。

這其中有四人西門風就惹不起。

西門風見了這四個女的就頭痛，他對令狐爽叫道：「小子啊，回來啦，大脚女子不好惹。」

是的，他曾在百花谷中被這四個大脚女人摔慘了，那一回他也丢了人。

令狐爽與水中花併肩過來了。

水中花對另外三女有忌諱，因爲那三女長得美，可也心狠手辣。

那三女正是百花谷主長孫玫瑰身邊的十二殺手中的三人，那是武功高絕的人物。

秋菊與海棠二人見水中花與令狐爽二人有說有笑的過來，她二人也楞了。

秋菊道：「噫，你們怎麼回事呀！」

海棠道：「莫非水大爺中邪了？」

祇見水中花走上去，道：「阿姨們，我們一場大誤會，說清楚了，也就風吹雲散了。」

有個面貌美的女人冷冷道：「既然如此，叫他們快走，別再來這裡。」

水中花道：「趙阿姨，把鳳仙姨母吹花姑娘叫出來，她們的親人來了，應該叫人家見一面的。」

姓趙的女人道：「這事誰能做主？」

另一女子衝着西門風道：「又是你，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呀！」

西門風道：「各位大姐幫忙呀，我……我……」

水中花道：「我去，我去求我姨婆去，你們在此等等我，我去跪求。」

他說完便拔身往回奔去了。

西門風果然很感動，他幾乎落淚。

令狐爽却對七個女人呵呵笑。

他走過去，一個一個的評其頭論其足來了。

他這是在捅馬蜂窩，逗猛虎了，因為他知道，早晚免不了同她們打一架，那麼，此時先找機會鬥一鬥，等到正式下了場，也好收拾她們。

令狐爽站在秋菊面前了。

「要說阿姨呀，妳長得還眞不賴。」

秋菊火氣捺住了，聽聽這小子怎麼說。

令狐爽道：「你的五官長得好呀，鼻子沒有倒着長，牙齒也沒有三寸長。」

「他娘的，你敢逍遣老娘呀，我揍你！」

令狐爽見大脚丫子女人向他走來，急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呀，快閃開，小心濺你一身血！」

西門風道：「你小子何苦沒事找架打！」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呀，聽說你吃過她們的虧，我找個機會替你再找回來！」

只見那秋菊站在山道中，她對令狐爽道：「小子，你過來，用拳頭打我的肚子上！」

「打幾拳？」

「你打我三拳，老娘只打你一拳！」

令狐爽一聽笑了：「那好，你提的意見我先出手，我打過一拳之後，你再打我一拳！」

他還舉舉右拳，又道：「大塊頭呀，我是男子漢呀，我怎麼用拳頭打人呀，這麼辦，我用手掌戳你三下，你如果挺得我三戳，你也不用打我了，我認輸了！」

秋菊沉叱：「非打不可，老娘為的就是叫你知道我的厲害，叫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爬着回去！」

令狐爽道：「這話是你說的！」

秋菊咧着肥大的嘴巴，道：「少囉嗦，開始了！」

令狐爽回頭看看西門風道：「西門幫主呀，我這個小子別的沒有，對朋友絕對兩肋插刀，我就是在為你老上刀山……」

西門風道：「你已令老夫很感動了！」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我如果萬一不幸完蛋了，你只管把我這身臭皮囊拋在山溝餵野狼！」

西門風道：「我把你屍體帶去交給諸葛紅！」

令狐爽道：「不可以，何必我死了，叫別人為我傷心呀，那是俗人幹的事，我不用！」

西門風道：「還未開始你就如此洩氣呀！」

令狐爽道：「我是在做最壞打算，然後才有較好的收穫呀！」

秋菊已運功在肚子上，她咬牙吼道：「來吧，交代後事也晚了！」

令狐爽道：「來了也！」

忽見他平起右掌，猛的往秋菊肚皮上插過去！

那秋菊還在冷冷笑，打算以氣功吸牢令狐爽的手！

豈料她忽覺一片刺痛，以為令狐爽的手上藏了刀，大叫一聲：「哎呀！」

她把肚皮猛一收，一片血肉連破衣，抓了一把在令狐爽的手掌上。

秋菊大叫：「肚皮破了吔！」

那海棠急忙跳過來，指着令狐爽叱罵：「小王八蛋，你的手上藏有刀！」

令狐爽道：「放屁，為何不過來仔細瞧，看一看我的手上是不是有刀！」

海棠果然仔細看，令狐爽手上甚麼也沒有，她驚楞了！

她急忙扶住秋菊，道：「傷得怎麼樣？」

秋菊臉都氣歪了！

令狐爽却料落一手的碎皮油，道：「來來來，我還有兩把未戳你，快過來！」

秋菊咬牙道：「老娘看走眼了呀！」

她們怎知道令狐爽習了金剛指，根根指頭如利刄，令狐爽在老龍洞中為練這一手功夫，那可是吃盡了苦頭，受的罪也大了！

呼的一聲，有個極漂亮的女人躍過來。

「你剛才用的是金剛指？」

「佩服，佩服！」

「誰教你的？這乃少林七十二武技中最難練的一種，也只有男人練，你竟然小小年紀習得此絕學，着實令人為你高興！」

令狐爽道：「你不會是為了讚美一句來的吧？」

那女人道：「的確不是，小友，我以飛花掌領教你的金剛指，如何？」

令狐爽道：「我們的比鬥尚未完呀！」

那女人道：「肚皮被你抓爛，她輸了！」

令狐爽道：「你的百花掌必然十分了得吧？」

那女子道：「比了才知道……」

令狐爽道：「好，我等你出招了！」

那女子一聲冷叱道：「小心了！」

隨着她的一聲叱吼，一片掌影罩上來！

令狐爽學的功夫很紮實，但他學的並不多，一共才那麼幾手絕活。

於是，他想到了，如果他把所學全部用出來，萬一那百花谷主來了，他就完蛋了！

令狐爽心中有了這念頭，他故意的飛起雙掌迎上去，他也把門戶大開放，果然，那女子一聲冷笑，一掌穿進來，狠狠的印在他的胸口上。

「哦……哇……」

令狐爽一個倒翻，他退在一片草窩上，哇哇的吐起來了！

西門風一見大吃一驚，急忙大叫：「住手！」

那女人得意的站在那兒冷冷笑，西門風跳到草地上，他急叫：「令狐爽，令狐爽！」

令狐爽低聲道：「別急呀，我是裝的啦！」

西門風一聽便明白令狐爽的心意是甚麼。

於是，西門風幫着令狐爽大聲叫：「哎呀，看你傷得可不輕，吐了這麼多呀！」

他站起來，又對那女人叱道：「你這女人太狠心，你要一掌打死他呀！」

那女子反唇相譏道：「是他不自量力，學了那麼一點皮毛，也敢來百花谷撒野，我這是給他一點點教訓，叫他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那秋菊喘過氣來，道：「打死最好！」

那女人冷笑道：「若非看他年少，剛才一掌就立刻斃了他！」

西門風道：「算你厲害！」

那女人指着山外，道：「你們可以走了！」

西門風道：「你急甚麼，何不等那水中花回來。」

那女人道：「我可以告訴你們，水少爺得不到谷主允許的，你們白等！」

令狐爽喘着大氣過來了。

「妳這女人眞黑心，若非我的功力夠，剛才妳那一掌就斃了我的命。」

那女人也一怔，是的，她本來不叫令狐爽活的，不料這小子好像沒事一樣，難道他也習了忍術功？

甚麼叫忍術功？

那是一種特異的功夫，越是挨得慘，功力也越高。

她有些不相信的又要出手了！

忽的，遠處奔來一個人。

是的，水中花又奔回來了。

水中花大聲叫：「我姨婆決定了，叫你們闖三關，如果闖過三關，就叫你們夫妻父女見面了！」

西門風一聽，大叫一聲：「苦也！」

水中花已到了幾人面前，他對幾個女人道：「回去吧，他們就去百花谷了！」

幾個女人嘿嘿笑，轉身而去，走得可眞快！

水中花對令狐爽與西門風道：「二位，我帶你們去百花谷！」

西門風把馬匹拴在山道旁，他對三個白衣人點個頭，也算是打了招呼。

令狐爽道：「水兄，甚麼叫闖三關？」

水中花道：「百花洲有四個女大力士，百花障有百花八卦陣，百花溪畔有十二劍陣，這三關過去，就是百花溝了！」

西門風嘆口氣，道：「唉，三年前老夫連頭一關也未過去，就吃了癟，大哭而去！」（未完・十八）

飛鷹

上文提要：火龍眞人聽了陸浩的遭遇，不再妒恨陸浩喝了駝龍的血。司徒海與小譚被金素如踢下絕崖，司徒海寧願自己粉身碎骨，讓小譚跌在鷹鷲的窩巢裡，司徒海跌成白癡，而小譚也險被母鷹鷲撕開，醒來時金素如反說是試驗兩人的忠心……小譚住在金素如的石屋中養傷，夜則兩人同睡一張床，白天則出去找尋陸浩。大悲神尼找火龍眞人要法衣……

金領銀袖藏秘笈　爾虞我詐起爭奪

「事已至此，妳也不必自責，咱們修習了這多年，都未能調理出一個中規中矩的傳人，說來汗顏。」

大悲道：「你的大徒司徒靈偷走了法衣，而法衣卻變成了『西天教』鎮教之寶，而教主是甚麼人？」

「據說知道教主是何人的，祇有該教三個護法。」

「按理說，要不是你那劣徒盜走法衣之後又被人奪走，或已被害死，那麼『西天教』教主就是他了？」

火龍眞人道：「這件事一定要盡快查明，却因貧道本打算以小徒牛步成的功力為陸浩舒解駝龍寶血及元嬰眞炁的鬱結，導入他的奇經八脈之中，使他成為一個絕頂高手，也為他築好道基，如他將來有意潛修，必然事半功倍。然後再以他的深堪內力為貧道治療輕微的走火及內傷，必不成問題，那知劣徒牛步成功力仍淺，效果不彰，如今這年輕人十分危急。」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大悲道：「你火龍牛鼻子能成全他，難道貧尼會那麼吝嗇不成？」

火龍眞人大喜道：「妳祇要點點頭，這年輕人就有福了，而且我們可以分享那駝龍的肝膽。」

當下叫牛步成去取來以藥酒淬泡的駝龍肝膽，分而食之，且分別行功予以吸收。然後，由火龍引導，來到閉關室內。

陸浩自己運功舒解，終不能生效，情況十分不妙，大悲試了他的脈，道：「此子內力深厚，且受創極重，若換了別人，恐怕早已不治了，好，你來護法，貧尼試試看。」

＊　＊　＊

小譚並未完全復原，但她堅持外出找陸浩，金素如扭不過她，祇好奉陪，司徒海也帶了去。

家中祇有猺女，猺女到山泉處去挑水，這工夫，一個一頭鬈髮的中年人潛入小屋之中，立刻開始搜索。

他算是一個有經驗的搜索者，凡是一般人不注意，極容易忽略之處，他都搜遍了，却一無所獲，聽到猺女挑水回來，自前門溜出。

猺女再去挑水，此人再入屋搜索，待猺女回來，仍無所獲，又再溜出，當猺女第三次去挑水，此人入屋搜了一會，忽然聽到後門口有聲音。

也許是猺女的聲音太高，或者此人全神貫注在搜索上未加注意，這時才發現，竟是猺女未挑水中途折回，站在門外。

原來猺女的嗅覺奇靈，簡直和狗一樣，祇要生人入屋稍久，她就可以嗅出是生人味道。

「好詐的女人！」

「誰詐？」這猺女一直沒有在小譚及司徒海面前說過中原語言，現在都說了，而且吐字很清晰。

「妳這母狗不詐嗎？除了金素如，誰知道妳會說中原話？」

「我比你還詐嗎？你是何人？」

「妳不配知道我是誰？金素如才配。」

「你在找甚麼？」

「妳明明知道我在找甚麼。」

「找到了沒有？」

「告訴我在甚麼地方？」

「你到底要找甚麼？」

這人肩不晃、腿不彎，已到了猺女面前，說他其快如風，簡直是太不恰當。

但是，猺女也不含乎，一扭身人已在小屋之外了。幾乎她一停下，來人已到了她的跟前，而且身子幾乎變成一個圓球，繞她轉了三匝。

猺女似乎成竹在胸，冷哼一聲，身子一挫，不知怎麼一轉，竟轉到來人身子後側，一叠掌影當頭罩下。

來人不須換式，雙臂絞動發出嘯聲，一口氣攻出十來掌腿，猺女退了兩步，但身子如猛隼狂鷙，飛瀉了七八個來回，也把來人逼退了兩步。

可以說兩人誰沒勝誰也沒輸。

兩人再次撲上時，男的是左掌右劍，女的是左掌右刀，狂飆旋湧，寒芒忽漲忽斂，吞吐飛射，瞬間交換了七八招。

雖祇七八招，雙方想在幾招之下制服對方的雄心已經消失，就在這時，遠處已傳來了金素如清脆的笑聲。

來人狠攻一招，身子彈射入林消失，猺女並沒有追，但却向金素如處望去，她後悔剛才以中原語和來人答話。

不久金素如等人來到屋子附近，猺女上前接過獵物，那是一隻獐子和三隻野兔。入屋後，立即以小譚等人聽不懂的語言談了一陣子。

金素如雖然故作平淡之色，小譚仍可看出，她似乎十分驚異，也問了猺女一些話。

祇有司徒海在一邊默默地不出一聲，好像不管誰說甚麼他都不在意似的。

飯後小譚和金素如又去洗澡，最後才是猺女在洗，這工夫一邊林中傳來了法螺之聲。

所謂法螺，就是海螺製成，吹起來聲音雖不甚宏亮，但可及遠。

金素如聽到此聲不由一震，道：「來了敵人，你們千萬可別來，我去看看。」說畢出屋而去。

可是，小譚對這法螺的吹法極熟，她想不通為何在此能聽到法螺聲，而且金素如立顯驚色。

她立刻繞到林邊那兒去了。

此刻林中十分黑暗，金素如和一婦人對峙，道：「你這是幹甚麼？」這婦人的年紀和金素如差不多。

「我想問妳一件事，妳要據實回答。」

「別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金素如，聽說昔年『西天教』內鬨是由妳挑撥起來的。」

「你簡直是一派胡言，妳是何人？」

「甚至於也有人說，那東西落入妳的手中了。」

「你放屁！我看妳是窮極無聊。」

「金素如，妳敢讓我搜搜身嗎？」

「呸！你憑甚麼？噢！我聽出來了，原來妳是『七巧梭』。」

「金素如，昔年我們一直沒有想到是妳，但近年來，我仔細思考，教中人，有些固然心懷叵測，但他們成不了事，祇有妳……」

「我怎麼樣？把你們的『西天教』弄垮了？白雨花，妳別聽譚長風的一面之詞。」

「甚有可能。」

「妳再血口噴人，我對妳不客氣。」

「金素如，妳先別咋唬，據可靠的消息，妳那師父大悲神尼已經東來，聲言要清理門戶。」

林中黑暗，看不清金素如的神色，事實上她自然不會無動於衷，却道：「妳少在這兒造謠生事。」

「好好，算我多事，金素如，傳說妳的功力大進，已非吳下阿蒙，這自然可喜可賀，可是大悲被認為是當今武林第一人，大概不會有人認為言過其詞吧？」

「那也未必！」

「這話是甚麼意思？」

「學無先後，達者無師。」

「聽妳的口氣，妳似乎不在乎大悲了？」

「我沒有那麼說。」

「她如果眞的來了妳怎麼辦？妳好事沒做幾件，除了給陸浩一百萬兩銀子，傳為美談之外，壞事倒是做得很多。」

「我也不妨告訴你，就連那一百萬兩銀子，也是另有企圖和居心的。」

「這個我也知道，妳是攏絡小的，以便討好老的，結果被潑了一頭冷水，在鰲魚峯上翻了臉，也見了眞章。」

「你對我的事，知道的不少啊！」

「秀才不出門，遍知天下事。」

「你少在這兒窮吹，八成是譚

長風告訴妳的，他比我能好到哪裡去？」

「他至少在武林中倍受景仰，你們兩人放在秤上，他比妳的份量重得多了。」

「呸！我看你是不知愁，他的紕漏比我的還大，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譚長風不過風流一點，他可沒有妳那麼狠辣，趕盡殺絕。」

「妳回去告訴他，他如果能和我聯手，他才能渡過危機，要不，他會比我更慘。」

「妳少在這兒胡扯。」

「不信是不是？告訴妳，有個和大悲齊名的人物正在找他。」說完就走。

白雨花低吒一聲，雙手齊揚，三道寒星有如北斗七星，閃閃爍爍地瀉向金素如。

金素如此刻非比等閒，自視極高，雖然白雨花的「七巧梭」早負盛名，却仍認爲是雕蟲小技。

然而，待三點寒星近在一丈之內時，忽見最後面那隻突然加速，而前面的那隻由分而合。這樣一來，正好三梭撞在一起。

祇聞「噹郎」聲中，兩梭被後面的一擊，三梭突然變爲較小的七梭。臉部一隻，雙肩兩隻，胸部兩隻，雙膝兩隻。嘯聲大作，閃電射到。

「七巧」之名果非浪得。

金素如猛吃一驚，一時情急，突作拉弓狀，但手中却無弓箭，祇聞「騰」地一聲，似乎射出了箭。

幾乎同時，身子向右側裡疾移三步。

金素如施出的奇學叫着「意弓心箭」，眞正是失傳千年以上的玄門絕技，祇不過，僅有三成火候而已，能憑心念一動，傷敵於無形。

這祇是瞬間的事，她的「心箭」射落了右肩、右胸及右膝三支梭，同時急閃，但左肩肩衣仍被射了個窟窿，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現在才知道，「七巧梭」不是泛泛之輩了。

這也正是譚長風敢派她隻身來此的原因。

此刻白雨花既震驚於金素如的奇技怪學，金素如也收斂了狂妄的自信，而在此同時，白雨花已隱於林深之處。

金素如也不願久留，因爲她也怕這些交談被小譚及司徒海聽到。

可是也眞夠絕，此刻司徒海却迎上了白雨花，打了個怪怪的手勢，白雨花低聲道：「你是何人？」

「小的『雷神』司徒海。」

「是你？甚麼事？」

「啓稟夫人，譚老爺子及夫人懷疑的事八成是眞的。」

「你是說法衣的事？」

「是的，卑職某夜尾隨她和猺女到七八里外林中，看到她們練幾種絕技，曾見她自身上掏出三個金銀色的繡囊，看着那金銀囊練功。」還大致說了一切。

「很好，司徒海，金素如怎能容得你在她臥塌之旁鼾睡呢？」

「啓稟夫人，那是因爲卑職自絕崖落下摔在葛籐上，內傷不重，却故作痴呆，前事儘忘，所以她把我當作廢人了。而且金素如似乎對小姐很好，卑職沾了小姐的光。我眞想不通，這女人是不是改邪歸正了？要不，怎麼會對小姐那麼體貼？」

「哼！你懂甚麼？那不過是一個女人在迭次失戀，倍受打擊之下的一種變……」白雨花並未再說下去，却道：「你快回去，以免她多疑。」

「是的，請問老爺子來了沒有？」

「來了，但他不便露面。」

司徒海返回小屋，金素如望着他，他又傻笑。

「你剛才去了何處？」金素如也是剛回來的。

「嘻……」司徒海傻笑着，金素如臉色一冷，出指逾電，疾點司徒海的「紫宮穴」，此穴在「華蓋穴」之下，也是三十六大死穴之一。

在這瞬間，司徒海心念電轉，金素如試探性居多，爲了攏絡小姐，她不會殺他，但這祇是一種直覺的想法，萬一估計錯誤，就要送命。

祇是爲了主人死了，他沒有遺憾。

所以他像是懵然不知，仍然「嘿嘿」傻笑道：「是去拉……」

金素如在手指沾衣的瞬間收回手，道：「拉甚麼？」

「去……去大解……嘿……」

「呸！」金素如轉身返回屋，而小譚祇比她早進入不到半盞茶工夫，如果金素如不盤問司徒海，小譚即會被懷疑了。

金素如發現小譚躺在床上，道：「怎麼？不是好得多了？」

「好是好些，祇是混身無力。」

「病剛好嘛，當然虛弱囉！來，我給妳按摩一下。」由於她的按摩十分徹底，全身幾乎每寸部位都不放過，小譚癢得縮作一團。

＊ ＊ ＊

此刻在十餘里外一個秘密山洞中兩人正在低聲交談，這是兩個中年人。

「她說此時此刻你應該和她同仇敵愾，聯手還敵。」

「爲甚麼？」

「她說有個和大悲齊名的高人也正在找你。」

這中年人正是譚長風，女的

是「七巧梭」白雨花，世上也有很多女人，並不太計較她們的男人另有外遇，白雨花即爲一例。她知道譚長風有老婆，也接近過北斗會會主白菊花，甚至還有其他的女人，白雨花祇是折服譚長風的高絕身手，和無比的財富。

他的黃白之物之多也許不下於麥家，祇是武林中人很少人知道，就連小譚母女都不知道。

一個男人具備了高絕的身手和大量的財富，差不多的女人是難以招架的，所以白雨花對譚長風頗忠，此番需她協助，一召即來。

譚長風當然知道那位和大悲神尼齊名的人物是誰了。他沉默了一會，却改變了話題，道：「妳是說金素如施出一招怪學？」

「不錯，那簡直類似邪術。」白雨花說了金素如作開弓射箭狀，却眞像射出了有形的箭似的，擊飛了她的七梭之三。

譚長風又沉默很久，道：「那就沒錯了，東西落在她的手中。」

「你是說那……」

「對對！就是那件東西。」

「莫非她的怪武功就是學自那上面的……」

譚長風點點頭，道：「要不，她不可能在第十年上，仍能擊敗苦練『一指禪』有成的陸燕樵和『跨鶴叟』。」

「果眞如此，誰還能制得住她？」

「在妳這幾天的暗中觀察之下，金素如對譚珍還不錯？甚至連司徒海也沾了光？」

「司徒海是故作失去記憶，才保住一命，至於小珍嘛……」

「怎麼不說了？是不是這丫頭見異思遷，被金素如這女人的甜言蜜語騙昏了頭，把她當作好人了？」

「不是。」

「那是爲了甚麼？」

「她們可能在『梳攏』……」

「妳說甚麼？」

「哎呀！人老了耳朵也不管用了！我是說，她們可能在『對食』……」

「對食？甚麼叫對食？」

白雨花有點羞于出口，道：「你眞差勁！這箇都不知道。大內宮女、尼庵、女樂等婦女，在『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思春之下的一種女人和女人的行爲……」

「妳胡說甚麼？珍兒絕不會做出那種事來。」

「我並沒有說她們確有其事呀！」

「既然沒有，何必胡說八道。」

「可是，也不無可能呀！」她說了一切不平凡的事例，如金素如窺浴、故意使小譚發冷、發燒，以便要她脫光爲她打扇，以便慢慢欣賞她的胴體，發冷時，又可以和她赤裸相抱取暖。

「怎知發冷發燒不是眞有病。」

「我見過她點珍兒的穴道，那是一種奇門點穴法，能使體內的溫度忽升忽降，起落極大。」

「妳爲甚麼不阻止？」

「是你要我暗中觀察，不可現身的呀！不過你放心，她們雖有『金蘭會』的趨象，却無實際『對食』的事發生，我在暗中看到，那不是『對食』的舉措。」

「怎會？妳對此道挺內行呀？」

白雨花打了他一下，道：「忘了我是廣西武宣縣人？而『不落家』和『金蘭會』最流行的地方，就是兩廣和福建某些縣份。不過，並非說，某些流行的縣份每個女人都是如此。」

「妳懂的事還眞不少哩！」

「這只是道聽途說嘛！在某些地方，丈夫外出謀生，往往數月或數年回家一次，一些怨女常在一起，難免作出一些狎戲來，久而久之，不免產生情感……」

「不要說了！小珍要盡快使她離開這個壞女人。」

「這可眞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呀！我說過，金素如一生中迭遭情場失意打擊，心態大變，才有這反常現象，並非眞是那種……」

譚長風道：「我是『肉己則亂』，她不是妳生的，事不關己，不關己不亂對不對？」

「老譚哪，你窮緊張甚麼？珍兒只是被她當作一個假的異性來欣賞，並未有實際上的自慰舉措，這一點我敢保証。」

「不管怎麼樣，要把小珍救出來。」

「救小珍時要不要一併救出司徒海？」

「當然要。」

＊ ＊ ＊

深夜小譚又裝睡，發現金素如和猺女到山谷去練功，待她回來時，瞇着眼注意她的一切。

金素如脫了外衣，掛在用竹枝作的衣架上，然後上床和小譚共枕而眠。

小譚故作稍醒而抱住她，她也趁機抱緊小譚，兩人抱了一會，小譚睡意矇矓地道：「金阿姨……不要這樣……這好像是……不要嘛！怪不好意思地……」

金素如道：「都是女兒之身，而且我這年紀了，還沒有被男人碰過，姊妹有緣，情感好，怕甚麼呢？」

「金阿姨……我不要……以後不要睡在一個被窩內好不好？」

「好！好！反正一切都依

妳……」捏了小譚的面頰一下。小譚躺在床的外邊，另蓋一條薄被。

雖然剛過仲秋不久，天氣仍很熱，但入夜以後，在這深山之中，却已經很涼了。

白天還要狩獵、做飯，晚上又練過功，不但猺女躺下不久就已熟睡，就連金素如也睡了。

小譚偷偷看不很久，相信金素如是睡了，輕輕下床弄好衣服，去摸衣架上金素如的外衣。

可是她十分失望，她的外衣內根本沒有她要找的東西。而她在她回來時，故作稍醒而抱住金素如時，主要是試摸那東西在不在她的褻衣之內，結果証明沒有。

那麼既然東西不在她的內衣之內，必在她的外衣內，爲甚麼沒有呢？今夜那個來此搜索的人，主要就是找這東西，但猺女沒有留下那人，可見那人的身手不俗。

那人也未在這小屋中搜那東西，會放在甚麼地方？應該不會放在屋中或屋外的。

那麼重要的東西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藏在身上。小譚不停地摸着外衣，仍然沒有，要是此刻金素如醒來，一切都完蛋，恐怕連小命也保不住的。

她把外衣又掛回衣架，呆呆地望着床上仰臥而眠的金素如，正在不斷地想：會放在甚麼地方？會放在甚麼地方……

原來小譚昨夜及前夜也在她們去山谷之後，暗暗跟去看了一下，見過金素如掏出一金二銀三個錦囊，加上今夜金素如在林中和白雨花交談。小譚即確定，那三個囊必是法衣的金領銀袖了。

那根本就不是囊，而是由法衣上扯下的衣領和兩隻袖口，她這才下決心盜去此物。

她並無私吞之意，只是不願此寶落入這女人手中，即使僅僅爲了陸浩，她也要冒險盜走這東西的。常和泥鰍在一起，幹這個是不會外行的。

她又伸手去摸那衣架上的衣服，這是一套質料粗糙的衣裳，當她的手無意捏到衣袖上時，忽然心頭一震。

這是單衣，爲甚麼衣袖袖口是雙層，甚至還不僅僅是雙層，心頭一震之後，不由大喜過望，急忙再去捏另一隻袖口及衣領。

她立刻伸手取下衣衫回頭就往外竄。

那知一時興奮，忘了小心，竟把那竹枝製成的衣架拉倒，「嘩啦啦」一聲，把金素如驚醒。

這女人本來不信任小譚，所以前幾天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防她一手，一個人時時提防別人是十分吃力。尤其晚上太警醒，睡眠就不足。

即使武功高的人，長久失眠也不成。這一兩天她看出小譚樂不思蜀，也不像是懷疑她身上有那東西的樣子，這才放心大膽地熟睡。

此刻一被驚醒，還楞了一陣，是不是屋外發出的聲音？因爲猺女有時半夜會外出巡邏，往往會弄出點聲音來。

但聽了一下，外面根本無聲，伸手一摸，身邊無人，不由心頭一驚，再看衣架是空的，不由一躍而起。

此刻小譚已把司徒海搖醒，道：「司徒海快走，快……」她已先竄出屋外。

這是因爲她已在林中聽到司徒海和白雨花交談，這才知道這小子眞會裝，自山崖摔下，落在集密的山籐上，摔得不重，却故作痴呆，前事儘忘的樣子。

司徒海此刻隱隱猜到，不是小姐已盜走了東西，必然是盜東西失敗緊急逃命，好在他早有準備，睡覺不脫衣，只蹬上鞋子竄了出去。

小譚已奔出數十丈外了，司徒海才奔出屋外十來丈，金素如已竄了出來，沉聲道：「要命的就給我站住！」

司徒海當然要命，却必須迅速快逃。

金素如冷冷一笑，一掠就是二十丈左右，再一個起落，竟落在司徒海前面，司徒海陡然一驚，立刻打住，向左邊疾掠。

金素如又在左邊迎頭攔住，道：「司徒海，把東西還給我。」

司徒海心想，既然妳以爲東西在我身上，不如將計就計，又往右掠，自然仍被她截住，他不過是故意拖延時間，以便小姐能逃得遠些。

「拿來，我饒你不死！」

司徒海又猶豫了一會，伸手入懷，掏出一件東西向她擲出，身子却疾射而出，那是相反方向。

金素如一看是一塊髒兮兮的手帕，厲喝一聲，又是一兩個起落，攔住了司徒海，陰聲道：「好詐的東西，原來你的痴呆是裝出來的。」

「不錯！如不作假，我能活到如今嗎？」

「東西在你身上對不？」

「是又如何？我把東西還給妳，妳會留我的活口？只有笨蛋才會相信。」

「司徒海你必須相信，我留你的活口對我有益無害，因爲你是個忠心不二的好漢。」

「妳少來這一套，我忠心不二是不錯的，那要看對誰而定。」

「只要我對你好，你也會忠心不二的。」

「妳不會對任何人好，妳是冷血，現在我不妨告訴妳，東西根本不在我的身上！」

金素如臉色驟變，切齒道：「在譚珍身上？」

「也不在她的身上，而是另有二人，一人在外把風，一人進屋搜東西，得手方後弄出了聲。我們只是趁機逃走，落在後面，反而弄了一身的嫌疑。」

金素如道：「那兩人去了何處？」

「我只看到其中之一去了南方，另一個沒看到。」

「譚珍去了那個方向？」

「東面！」

金素如一滑就到了司徒海面前，道：「別怨我，你誤了我追敵時機，留你不得……」

但一掌尚未砸出，忽感左後側有股暗勁十分兇猛向她襲來，金素如自然先求自保，撤步迴身，發現又是「七巧梭」白雨花，不由怒極，道：「白雨花，妳不是我的敵手，找譚長風來。」

「也許，但妳要想宰了老譚的忠貞部下，休想！」

此刻司徒海和白雨花有聯手之意，但金素如根本不在乎他們，只是她不想躭擱時間，道：「好，我先放他一馬……」

她扭身欲掠，「七巧梭」白雨花在前面擋住，道：「妳要放他一馬，我並不想放過妳。」

「狂妄！白雨花，你們兩個齊上都還差一截哩！上吧！」

「不必！就我一個已經夠了……」

金素如不想浪費時間，不待白雨花說完，已如電撲上，而且是迂迴欺上，到了一半時，身子升空一丈五六。

因爲「七巧梭」大多平射，還沒有見過她向上發射的。這一手果然被她猜中，白雨花來不及用「七巧梭」，拔劍迎上。

金素如此計得逞，身在空中，作狀開弓，白雨花一劍刺上，只聞「噹」地一聲，長劍蕩開，幾乎脫手，不由暗吃一驚。

金素如落地，故技重施，但有人大喝：「雨花退下……」一條人影破空而至，已落在白雨花前面，長衫「蓬」地一聲脹起，接着他的前胸發出一聲被擊中却又被彈回的「咚」聲。

來人正是譚長風，和金素如各退了一步。譚長風是被她的「意弓心箭」震退了一步，金素如却是被老譚的罡氣反震退了一步的。

兩人的功力，已在伯仲之間，當然，在七八年前，金素如是沒有這等功力的。

「素如，恭喜妳！妳的功力大有進步了！」

金素如狠狠地道：「譚長風，你可別倚老賣老！」

「呵呵……我譚長風目前祇希望年輕，怎麼會倚老賣老？」

「是你遙遙控制你的女兒，前來偷我的東西是不是？」

「偷甚麼東西？」

「譚長風你少裝糊塗！」

「是我裝糊塗還是妳裝糊塗？試問，妳把小女留在身邊，又那麼百依百順，照妳的作風來說，是不是日頭從西邊出來了？妳的目的何在？」

「你老譚的女兒，我不對她好，該對她壞不成？」

「金素如，別人不知道妳，即使有些人瞭解妳，也等於瞎子摸象，妳的一切却瞞不了我。」

「你以爲你的一切能瞞得過我。」

「我也從未想瞞妳。」

「那麼把東西拿來。」

「金素如摸摸妳自己的良心，那東西是妳的嗎？」

「難道是你的？」

「金素如，那東西丟了，我譚長風背了黑禍，這件事妳應該知道，不是我的，妳說是誰的？」示意叫白雨花及司徒海離去，速找小譚。

兩人離去後，金素如道：「譚長風，你不能血口噴人。」

「金素如，我倒要勸妳，少在這兒瞪着眼睛說謊。昔年本教如日中天時，祇有本人、三位護法及壇主知道法衣的事，當然，另外一個也就是妳了，妳表面上敷衍我，事實上妳自失去了陸燕樵之後，就恨透了所有的男人，妳和我接近不過是志在法衣，因此妳暗中挑撥一些心懷叵測的壇主和護法，搶奪法衣，造成內鬨，在一片混亂中妳偷走了法衣！」

「你胡說！」

「金素如，事後雖然有幾位護法和壇主他們明事達理，相信不是本人監守自盜，但傳此謠言的却大有人在……」

金素如不能不想，大悲東來找她，這話可信，她目前奇技祇學了三成，如眞正動手，絕非大悲的敵手，再說，如東西是落入小譚手中，必然交給老譚，到那時候，必然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還不如此刻承認，和他協議聯手好些。

「再說，妳如果未練那東西上面的武功，妳剛才施展的是甚麼絕學？這叫着雪裏埋屍，能瞞多久？」

「老譚，咱們先不談這件事，談點互惠的事好不好？」

「我以爲先談此事爲當務之

急。」

金素如沉聲道：「東西十之八九在你的寶貝女兒手中，你何不去問問她？」

「妳是承認昔年盜走法衣了？」

「你怎麼那麼囉嗦！」

「有妳這句話就夠了！必要時妳能出面作證嗎？」

「好吧！譚長風，你有沒有看出來，咱們兩人合則無人能敵，分則可能各個被人擊破。」

「妳金素如怎麼忽然膽小起來了？」

「你也不必故作驚人之語，你的處境並不比我好些，有位和大悲齊名的人物，也要把你拎回去……」

這話本是她胡編的，但也正擊中了譚長風的要害，他嘿嘿冷笑道：「妳知道的事還不少哩！」

「譚長風你作個決定，要不要和我聯手？」

譚長風沒有金素如那麼狠那麼絕，不能不考慮一下，是否可以一錯再錯下去。

而金素如見他正在猶豫，款款走近柔聲道：「和我合作，你以前想要而未能如願的，也許能……」嫣然一笑，這女人到了這把子年紀，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而是對她有過染指之心者，此刻才會有此感覺的。

譚長風的缺點就是太風流，不免心動，況且，昔年盜取法衣逃走，由司徒靈改名為譚長風，師門當時也出來找過，不久就沒有下文了。

以他的師門的功力，果眞找上他，自然是凶多吉少。而且一旦被擒，可能清理門戶。如和金素如合作，合二人之力，火龍眞人要生擒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當然，譚長風猶豫不決，他實在不曾想過和師父動手對抗，道：「金素如，妳怎麼知道家師要找我？」

「別人不知道你的來歷，能瞞得了我嗎？」

「就算妳知道我的來歷，妳又怎知家師要找我？」

「因為我進過貴門的石府一次。」

「妳好大的膽子。」

「我的膽子的確不小，但一個人的膽子大如果心不細，那就是衝動了！昔年你告訴我石府內的反五行路綫之後，這些年來我還不想進入，直到我在鰲魚峯上受了內傷，且風傳大悲要東來，我才下了決心，進石府一次。」

「進去幹甚麼？」

「偷火龍金丹。」

「嘿！果然是膽大包天，偷到了沒有？」

「本想多偷幾粒，可惜當時火龍眞人雖有點輕微走火現象，掌力仍然無儔，我又受了傷，所以抓了兩粒就跑……」

「甚麼？家師走火了？」

「輕微的走火，以他的修為必能復原，如借助其他高手之力，可能康復得更快些。所以你不要又抱僥倖心理，以為火龍眞人走了火，今生不會再威脅你了。」

譚長風呆呆地沒有出聲，其實他想的不是這些，而是良知未泯，聽說師父走火，總不免有罪孽深重之感。

「譚長風，你不信我的話？」

「我……我信……」譚長風道：「家師的走火就是妳造成的？」

「當然，因為也祇有我刺探清楚，火龍眞人正在閉關，我才敢進去，而且他的小徒正在和司徒海及你女兒在裏面惡鬥，我才敢趁機進入，弄開閉關室的巨大石門時，聲浪太大而導致他的走火。」

譚長風道：「以後呢？」

「我搶了鼎爐中兩粒金丹，且戰且走，他因受傷，沒有馬上追來，結果竟被我逃出來了！」

譚長風久久才道：「金素如，先不談這件事，韋紫琴作代教主，可是妳冒我之名，利用我的墨玉珮派令調派的。」

「不錯。」

「目的何在？」

「譚長風，韋紫琴是你的心腹韋昌的女兒，要她作代教主有甚麼不好？」

「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妳必然另有居心！」

「譚長風，這當然是有點私心，因為我要她在會中有實權，代我去整一個人。我要這個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痛苦一生。」

「陸燕樵？」

金素如冷笑不語，譚長風道：「必是陸浩了？妳未免太毒了吧？上一代的情仇，和下一代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目前陸燕樵夫婦由『跨鶴叟』師兄妹護着，我不便下手，祇有把目標指向他們的獨子及徒弟了！譚長風，合作之事，你有無誠意？」

「讓我考慮一下。」

「譚長風，法衣由你保管，自然可以，但應由你我二人共研。」

「為甚麼？」

「你想想看，大悲和火龍眞人是昔年一對情侶，因故鬧僵，各自遁入空門，聽說如今已經諒解，這次大悲東來，如和火龍眞人聯手的話……」

譚長風神色微變，却未出聲。

「不過你也大可放心，據我所

知，他們二人昔年都有這份雄心，那就是法衣要火龍眞人保管，却都不看上面的武功，要憑各人的修為證道，所以，他們的功力固然了得，沒有學法衣上的玄功，自然比不上千年以前的奇人奇學了。」

譚長風仍未出聲。

金素如道：「我們祇要研學法衣上玄功的五七成，合我們二人之力，即使火龍眞人和大悲聯手，也大可一拚，咱們總不能任人宰割對不？」

譚長風還在猶豫，金素如也看出，對方沒有她那麼絕，為了攏絡他，又道：「譚長風，為了表示我的誠意，兩粒火龍金丹我已服了一粒，另一粒決定給你。」

譚長風不免有些動搖，道：「好吧，我先去找到小女，看看東西在不在她的手中。」

「我陪你一道去……」她當然不放心譚長風一個人去的。

小譚先逃出小屋，落荒而走，可惜她去的方向並不是譚長風所在的方向，本以為司徒海必然跟在後面不遠。但奔出七八里外，發現他沒有跟來。

她知道司徒海冒充癡呆，前事盡忘，如被金素如逮到，絕無生還之理。

她坐在石上歇了一會，決定再回頭找找看。但這時忽聞左側岩石中走出一人。小譚本以為是司徒海，道：「司徒海，我還以為你……」突然發覺不對勁，此人很矮，司徒海頗高。

還有，此人長了一頭焦黃的鬈髮，雙眉却極寬，小譚道：「你是甚麼人？」她也很精靈，退到大石之後小心提防。

「丫頭，妳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甚麼了不起？」

「丫頭，能在虎口中拔牙，妳的膽識和機智眞叫人佩服。」

「這和尊駕有甚麼關係？」

「丫頭，這關係太大了！我要的東西，被妳撿了便宜。」

小譚早知此人是為這個來的，道：「甚麼東西呀？」

「丫頭，裝聾賣傻，妳和司徒海都是高手，但在我面前，你們還差點！」

「你是萬能成了吧？」

「拿來！」

「我欠你的？」

「丫頭，可別惹我上火。告訴妳，我在附近鵠候了一兩個月，這東西應該是我的，不過我這人一向待人厚道，東西還給我，我也不會讓妳白忙！」

「我已經忙了！何須尊駕置喙。」

「丫頭，妳看了也不懂，我學了送妳幾手就受益不淺了。」

「笑話，我得到的東西送給別人，再由別人施捨我幾手，我要不是白癡，一定缺個心眼兒！」

「丫頭，妳以為妳能作多久的主人？」

「至少在你我動手還沒有證明你比我高明之前，我仍是它的主人。」

「這可不能怪我了！丫頭，其實我祇想和妳好好商量，是妳不識趣。」

「你到底是甚麼人？」

「待會東西到了我的手中，我自然會告訴妳，說不定會開張收據給妳也不一定。」

「我的看法則不同，一旦東西到了你的手中，八成會殺我滅口。」

「為甚麼會這麼想？」

「因為我想起了一個人，他的綽號是『火獅子』……」

「丫頭，妳果然不單純，不錯我正是『火獅子』毛起，拿不拿來？」說着人已撲了上來。

毛起能和猱女打成平手，甚至還高一籌，小譚固然傳自名家，但總是學得不純，閃電奔雷地交換了十一二招，毛起一個敗勢，誘她搶攻而式子用老，「啪」地一聲，肩頭被砸了一掌。

小譚栽出三四步，在此同時，衣服「刷」地被抓裂，東西已在對方手中了，毛起如此準確地抓到手中，主要是一路跟下來，暗中觀察，見她不時去摸袋內的東西。

這等於告訴覬覦者東西放在何處，毛起可以說早已部署如何動手，如何趁機搶東西的舉措都設計好了。

小譚厲聲驚道：「姓毛的，你簡直是個下五門的血賊！」

「既然妳把毛某看成這麼低下的人物，不是好人也就不做好事，丫頭，別怪我手段狠了點，別人在這情況之下，也會如此的……」

小譚心想：這金領銀袖固然重要，以此人的身手，父親、白阿姨甚至和司徒海聯手，都可能奪回來，此刻他要殺她滅口，生命總比這東西重要。

小譚掉頭就跑，毛起絕不放過她。

這是因為他就是譚長風的部下，一旦小譚告訴了譚長風，或者傳入了金素如的耳中，他將無法在武林中立足，所以非殺小譚不可。

小譚也知道對方的心意，就在這一帶的亂岩中穿梭奔掠。

毛起的輕功比她高，但一個逃一個追，又在亂岩中轉來彎去，毛起一時之間總是抓不到她。

小譚被追急了，忽然大叫：「白阿姨，爹，快來救我，你們怎麼

不來？」

毛起急停下來，四下一打量，那裡有人？再看小譚，已出了亂石，穿入林內，毛起心想，事已到此，再抓她不易，不如速離中原爲妙。

反正練成了奇學，再回來不遲，他向相反的方向馳去，大約馳出十里外，停下來傾聽，附近有水源，不久找到了山泉，喝了個夠。

他正要連夜逃出這是非之地，忽見月光之下由山坡上走下一人，這人以白紗蒙面，頭上是禿的，不是和尚必是尼姑。

但看此人的走路姿態，應該是個男人。

毛起以爲，此刻可以裝糊塗，來個相應不理，掉頭就走。那人道：「毛大俠……」

故作未聞，仍然加快走去。

「毛起，在下使命在身，不能不躭擱你一點時間。」

毛起還是不出聲，忽聞衣袂破空，人已落在他的面前約一丈之外，毛起暗暗心驚，剛才雙方相距十餘丈，此人的輕功了得，自己萬萬不及，道：「閣下有何見教？」

來人道：「在下奉火龍眞人之命，前來抓那偷取法衣的劣徒，不久知道此衣落入金素如之手，不意姓譚的丫頭鬼精靈，故意和金素如接近投其所『好』，虛與委蛇，竟然得手，而不旋踵，東西又到了毛大俠手中。」

毛起道：「在下不知閣下說了些甚麼。」

來人道：「毛大俠乃武林知名人物，諒不至侵佔別人的東西而據爲己有吧？」

「尊駕何人？」

「區區乃是火龍眞人的忘年之交，名字久已不用了。」

「在下並沒有得到甚麼東西，閣下看錯了人。」

來人道：「如要在下動手，毛大俠的下場恐怕不會比那丫頭好些。至少那丫頭尚能逃出毛大俠的掌握。」言下之意，毛起逃不出他的掌心。

毛起「嘿嘿」獰笑，好歹他曾是「西天教」第一壇壇主，也可以說，他的身手在當時除了三位護法，是壇主中的佼佼者，怕過誰來？

祇是此人的輕功了得，也不無忌憚。

「這麼說，閣下可以手到擒來，如探囊取物？」

「這是甚麼話？毛大俠爲某教壇主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區區不敢如此托大，祇是區區辦事，一向是謀定而後動，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放肆，那你就試試看吧！」

「這麼說東西是在尊駕身上了？」

「尊駕大言炎炎，要証明這一點，不是十分容易嗎？」毛起撩衣取出一根漆黑的東西，來人自然知道，那是他的稱手兵刃旱烟、點穴兩用的烟管點穴鐝，這當然是外門兵刃。

來人沒有動，似乎不想撤兵刃，或者根本不用兵刃。

毛起正中下懷，攻出「力劃鴻溝」，聽聲音可知其速度及力道十分驚人。但來人雙足不動，身子如風中弱柳搖曳一陣，一招三式全部落空。

毛起再攻出「金豹露爪」和「橫掃六合」，兩招七式，來人衣袂飄飄，看似從容，但行動極快，祇以雙袖搪格，兩招七式又告落空。

毛起已有點發毛了，他的鐝上火候有三十年，全力施出三招，人家空手，沒有佔到半點便宜。他沉聲道：「尊駕到底是何人？」

「山野傖夫，不用名字久矣！」

毛起不遺餘力，絕招盡出，三十招已過，還是一樣，偶爾僅能逼退來人半步，如此而已。

毛起越來越寒心，但是此物到手，那能輕易送人，無論如何要設法逃走。此念一起，就時時作逃走之想。

而來人又豈能不知，却故作不知，毛起狂攻兩鐝，且作勢欲射暗器，却「金鯉倒穿波」射出十二三丈。

本以爲至少比對方早起步，再有兩個起落即可入林逃走。那知來人像粘住了他，可以說毛起還沒落地，人家的手已伸入他的袋中。

待毛起稍覺不妙，伸手去抓對方的手時，東西已到了人家手中。

毛起氣結，一時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此刻的景況，和剛才的小譚差不多，祇不過小譚還是個毛孩子，他自己却已是不惑之年了。

這人把東西納入懷中，緩緩向毛起欺近。

毛起陡然一驚，他自己曾打算殺小譚滅口，這人當然也有此打算，這東西，凡是武林中人，人人欲得之而甘心，誰得到它也不希望別人知道，要不，將永無寧日，直到再被別人搶走爲止。

東西既然被人搶走，而雙方的功力又相差懸殊，還是逃命要緊，毛起掉頭往亂石中猛竄，不久就竄入林中。

他以爲是自己逃得快，事實上，也許是此人不爲已甚，放他一馬吧！

（未完・十五）